

國學基礎  
鮑琦亭集  
六

上海圖書館藏  
~~鮑琦亭集~~  
六

上海圖書館藏  
鮑琦亭集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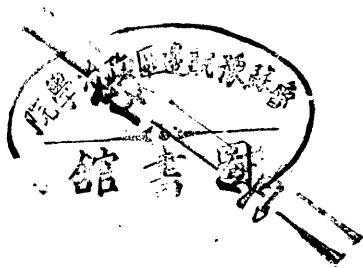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06 1515B

書叢本基學國

集 亭 埼 鮎

(六)

撰望祖全



行發館書印務商

# 鮪埼亭集外編卷三十六

鄞 全祖望 紹衣

論一

## 春秋五霸失實論

春秋之五霸其說不一。或曰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或則進吳闔廬而退宋襄。或又登越句踐而去秦穆。愚皆不以爲然。秦穆原非中國之霸。曾是西戎之牛耳。而可以言主盟者。雖史記嘗有天子錫命之文。而不足信。宋襄實嘗主盟。以困於楚。故不終。先儒亦嘗言之。顧不知楚莊之不足言霸也。楚莊於中國。求如宋襄之一敵。且不可得。何以言霸。蓋楚自成穆以來。無日不爭霸。而終不得霸。直至盟宋會虢。弭兵以後。始得專會於申。而其霸以成。然以靈之無道。終不可言霸。故追屬之楚莊。楚莊非霸。惟馬驢嘗見及之。至吳。則黃池主盟。方遂其霸。而國隨以亡。是亦宋襄之流也。越雖嘗主盟。然從之者寥寥。詎能夸糾合之盛乎。蓋所謂霸者。必能使天下望國皆來聽命。定其朝聘之節。張其征討之威。號令分明。有如葵邱。如踐土。而後不媿於禮樂。征伐之自出。如楚。如吳。如越。草竊苟簡。不過爲霸之閏而已。卽軼秦宋。何足以嗣桓文。然則五霸之目。究以誰當之。曰齊一而晉四也。終晉之霸。由文襄至昭頃。凡十君。然實止四世。文公垂老而得國。急於求霸。既有成矣。而圍鄭之役。見欺於秦。此其所深恨也。幸襄公真肖子。足以繼霸。自靈以後。而始衰。成公以邲之敗。幾失霸。至景公而復振。至厲公而又衰。中興於悼。其規模赫然。有先公風。平公



以後至昭頃則無譏矣。故文也。襄也。景也。悼也。接齊桓而五。晉之失霸。齊景稍有志焉。而弗能也。是以霸於此而絕。世之無識者。以爲一晉而得五霸之四。疑於予晉過厚。不知論四王者。周之文武居二。非厚周也。楚之恃強而好勝。莫如靈。其時南北旣成。而申之會。要必請於晉而行。是以知天下之望惟晉。是說也。今戶部侍郎臨川李公。最以爲然。

春秋四國強弱論

鄭桓公當周之季。已能卜齊晉秦楚四國之大。其後卒如其言。吾以四國形勢論之。晉與秦最上。楚次之。齊爲下。自夏以前。皆都晉。蓋其據太行。負中山。扼蒲津。風氣最完固。輔以代北之馬。猗氏之鹽。有不殆者三焉。晉之初封。疆宇尙隘。其後漸廓。直與雍豫相接。姜戎又附之。故天下莫強焉。而由太原下瞰長安。纔數百里。故嘗足以凌秦。然秦人據函谷。負三巴。扼渭曲。稱爲陸海。其險不下於晉。是二國者。實天下之奧區。楚之勢萬不足以擬此。然而伊洛以南。江漢環之。亦天塹也。進則由申息以通中原。退則閉方城而守。雖強國弗能驟加。亦足豪矣。而齊皆無之。雖負泰山。環濁河清濟。據臨淄。而不足以稱地險。其以東秦稱之者。妄也。是以自桓公卒。晉強則附晉。楚強則附楚。而見摧於晉者。爲尤甚。靡筭敗後。再折於平陰。三困於夷儀。無不長驅得志。齊之報晉者。一特乘其纒盈之難。不可爲武。直至晉陽大亂。齊始稍挺。可以知其弱矣。宋之盟。晉楚共議釋齊。秦齊終朝楚。而秦不然。甚矣齊之弱也。晉楚相爭。晉之大得志於楚者。城濮也。鄢陵也。楚之大得志於晉者。邲也。楚之敗。以子玉子反。晉之敗。以先穀。苟非然者。莫能相尙。然亦皆去其國而鬪。若直入其境。則未聞其能大勝者。則險可知也。齊則使人入其堂。奧而凌之矣。秦之強。足以抗

晉而過楚。乃不得稱霸於中原。則屈於晉也。晉之霸也。首得秦。而伐鄭之役失之。向非襄公之再勝。則晉幾不霸。然雖勝之。而秦遂去而之楚。晉霸之減色也。未嘗不以秦。故成公厲公之際。累欲收秦而不得。而楚雖得秦。不過稱與國。未嘗能致其朝享。豈若齊之朝晉。朝楚奉命不暇哉。夫晉楚雖世霸。而菁華亦稍竭矣。故五霸之降爲七雄。而秦晚出。莫能與爭。是亦運會之迭爲消長也。晉不分。或尙足以抗秦。晉分而秦盛矣。則秦之不成霸也。亦未必非福。雖然。此亦第以險論之耳。齊於四國爲稍弱。而桓公之時。南服楚。西致秦。葵邱之會。晉亦聞風而至。何其雄也。內政廢。兵車衰。至使晉人脅之。欲令南東其畝。則亦視乎其人而已矣。

### 秦穆公論

甚矣夫讀秦誓者之疏也。謂穆公是誓。以其悔過之誠。故錄之。充是心也。霸而幾近於王。嗟乎。穆公而果悔乎哉。秦晉之隙。始於伐鄭。秦與晉共伐之。而秦背晉而戍之。其曲在秦。然晉受大恩於秦。而以此爲讐。則曲在晉。秦旣戍鄭。而又襲之。則曲在秦。然秦自襲鄭。而晉邀之。則曲在晉。是固皆衰世之事。不足深責。而吾觀當日晉甚巧。而秦甚拙。彭衙之役。孟明欲雪隻輪不返之恥。而不意再敗。至使晉人嗤爲拜賜。悔過者如是乎。旣而晉人取汪以報之。孟明不能禦。復窮兵以逞。至於焚舟。悔過者如是乎。晉人以爲是必死之兵也。何必與角。角之而勝。無所加於前。而相尋且不可已。不勝。或損吾軍。於是閉關不出。聽其小有所得。可以自蓋。而秦人果封殺尸而還。不知者竟以爲晉之屈。豈知晉者乎。究之。王官之役。秦何嘗大有加於晉。不久而晉報之矣。再敗而一勝。已不爲武。而況其不成勝也。旣食其悔過之言。又不足遂其雪恥。

之志。吾竊爲笑之。且夫孟明、庸人耳。其與陽處父相語。甫離俘馘。遽以拜賜爲詞。何其淺也。當其爲斯語。而識者有以卜其彭衙之辱矣。故吾以爲孟明歸秦之後。百里奚、蹇叔。殆不久死。而後得以窮兵。不然。是二人者。必將復痛哭而諫之。而不至如此之悖也。抑或秦誓之文。蓋卽出於二人代作之詞。及二人者死。而侈心又動。亦未可知也。左氏之見不及此。盛稱秦君臣。而以爲霸西戎之舉。卽由於此。多見其誣也。然則聖人之錄之尙書何也。曰。是非有取而錄之也。聖人蓋歎誓誥之衰。有如秦人之托諸空言。而卒不克踐者。故存之以爲世戒。不見夫詩之錄闕宮耶。僖公有何攘楚復許之功。而妄言之。聖人之存之。亦以示譏。非取之也。秦自王官之後。不復東征。蓋亦力竭不能復出矣。是舉也。後世有學之而亡者。慕容垂是也。更有謬悠之說。以爲聖人逆知秦之繼周。而存其誓。則是比於緯候之流。其亦不待吾言而後辨也夫。

楚莊王論

慈溪黃氏曰。諸家多以討賊譽楚。愚謂楚初令陳人無動。將有討於少西氏。已乃入陳而縣之。是以盜賊之行。給而取之也。討賊者如是乎。徵舒弑君。公孫寧、儀行父。致君之弑。以法則徵舒之罪重。以情則二人之罪尤重。今殺徵舒。納二人。討賊者如是乎。善乎清江張氏之言云。二人必誘楚以利。故楚殺徵舒而縣陳。徵申叔時言。陳亡矣。又曰。徵舒之弑。在宣十一年之夏。辰陵之盟。弑已及年。何以不討。楚自背盟而行無道。故陳亦背楚而從晉。黃氏之言。可謂核矣。愚初治春秋時。蓋嘗見及此。顧未敢遽反先儒百口同聲之說。不知黃氏已言之也。然黃氏於楚所以背盟之故。尙未發焉。春秋之世。嗣君得列於會。則不討。是雖衰世之法。要亦霸主之例然也。寧儀之奔楚久矣。而辰陵之盟帖然。則未嘗聽其言。蓋楚但欲得陳而已。

無他心也。使陳終服於楚。則少西固在所不討。然而陳卽以是年朝於晉。斯楚之所以怒也。於是假討賊之名以加陳。可以使陳無動。固絕非寧儀之力也。其後之復陳也。亦不盡以納諫。蓋是時陳侯固在晉也。倘晉挾陳侯以與楚爭。則事亦尙未可知。於是假納諫之名以復陳。而陳必不敢抗我而他之矣。故謂其討賊者固非。卽謂其納諫者亦未盡也。楚之與晉爭者。陳鄭宋耳。辰陵之盟。陳鄭俱在。未幾俱入於晉。故陳平而加鄭矣。鄭亦有賊耶。鄭平而及宋之蕭矣。宋亦有賊耶。是固不待辨而明者。聖經但書辰陵之盟於前。則其後無不了然甚矣。夫左氏之昧也。又何況於諸家。至於靈公之葬。說者以爲前此竟未嘗葬。至是楚始葬之。雖黃氏亦云然。則益昧矣。靈公雖弑。嗣國者固其子也。謂其見脅於逆臣。而不備禮。如齊莊公之葬。則固有之。豈竟有棄而不葬者。是特楚人假仗義之名。爲之改葬。而徧告於諸侯耳。五霸之中。惟楚最無可稱。僅此入陳之役。諸家許之。而豈知其皆非聖人之意也。

### 叔仲惠伯論

荀息之傅奚齊也。阿君命而踐危機。故左氏以白圭之玷惜之。而春秋之書法。居然與孔父仇牧同科。蓋以王法言之。是易樹子也。以荀息言之。則君命也。彼菀枯之歌出。而里克以畏死改節矣。則荀息能誓死。不可謂非義。叔仲惠伯更非荀息比也。彼其所傅者爲世子。先君卒。旣已主喪矣。襄仲突出而弑之。此在未事之先。文公未嘗有並嫡之失也。宣公未聞有奪宗之嫌也。彼其私事襄仲之醜。文公不知。何況惠伯。則是惠伯之死。足與烈日爭光。而聖人不書焉。何歟。求其說而不得。遂有妄詆爲匹夫之諒者。或指爲暴虎馮河之勇者。前則馬驢。後則顧絳。一口同詞。有是哉。其謬也。果爾。則將使魯之臣。皆如季孫行父。叔孫

得臣奔走以成襄仲之事者。反得以通權自任歟。得臣無足論矣。行父號稱賢者。方且屈於襄仲而爲之役。則是中流一壺。僅惠伯耳。爲此說者。徒以長後人臨難苟免之習者也。當付託之重。亦有不死以成事者。季友是也。是必諒其才力足以辦之。而後可。不然。不如死之愈也。亦有成事而卒害義者。里克是也。是以亂濟亂。不如死之愈也。安得以惠伯爲徒死哉。倘責惠伯以不能先事弭奸。保其所託。則亦求備之論。要之。其一死不可非也。且夫惠伯之死也。其孥已奔蔡矣。已而復叔仲氏。豈非宣公自媿其篡。襄仲亦自媿其逆。行父輩亦自媿其依違。而魯人亦共憐其忠而復之乎。柰何百世而後。反有持謬論以非之者哉。然則聖人之不具於史何歟。曰。春秋旣諱國惡。不書子赤之死。則惠伯之死。無從附見。此屈於尊者。不得已也。亦非以舊史畏襄仲不書而仍之也。

論華元劫盟事

七雄之時。勇夫以氣矜。互相尙。習俗旣成。王侯亦降心焉。然成功者。要僅見其一。則藺相如。其一則毛遂。至於安陵之唐雎。則頗疑附會矣。要其源起於華元之劫盟。然左氏所載夜登子反之牀。其辭氣仍雍容。但終之以子反懼。與之盟而已。曰懼。則華元之情狀。足以脅之。可見矣。此左氏之文詞。所以大雅難及也。柰何妄撰曹沫事。而史公從而實之。妄矣。

孔子正名論

蘇右丞謂靈公之死。衛人立公子郢。而郢不可。乃立輒。使輒知禮。必辭。辭而不獲。必逃。輒逃郢立。則名正矣。雖以拒蒯聩可也。雖然。孔子爲政。豈將廢輒而立郢耶。其亦將教輒避位而納父耳。蒯聩得罪於父。然

於其入也。春秋以世子稱之。非世子而以世子名。以其子得立。成其爲世子也。若輒避位納父。是世子爲君也。而名亦正矣。其後胡侍郎謂孔子爲政。必當告於天子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

子全子曰。右丞何以知蒯聵之非世子。若本非世子。而孔子可以世子稱之。則本爲世子。而亦可不以世子目之。宋儒說春秋多如此。乃大亂之道也。孔子以世子稱蒯聵。則其嘗爲靈公所立無疑矣。觀左傳累稱爲太子。固有明文矣。不特此也。其出亡之後。靈公雖怒而未嘗廢之也。又無疑矣。觀左傳靈公欲立公子郢。而郢辭。則靈公有廢之意。而不果。又有明文矣。世豈有其子得嗣爲諸侯。而其父遂不必有所受而稱爲世子之禮。右丞之說。真無稽之談也。惟蒯聵嘗爲靈公所立。未嘗爲靈公所廢。特以得罪而出亡。則聞喪而奔赴。衛人所不可拒也。蒯聵之歸有名。而衛人之拒無名也。然而衛人方自以爲有名。則以蒯聵得罪於父也。夫蒯聵欲殺南子。其處人倫之閒。未盡其道。則有之。而其心則可原也。雖以此得罪於父。而當在末減之條者也。況靈公前此嘗立之。而其後又未嘗聲其罪而廢之。則衛人欲追探靈公之意。而廢之。於義有未安也。故蒯聵之歸有名。而衛人之拒無名也。況諸侯之子。得罪於父。而仍歸者。亦不一矣。晉之亂也。夷吾奔屈。重耳奔蒲。及奚齊卓子之死。夷吾兄弟相繼而歸。不聞以得罪而晉人拒之也。然則於蒯聵何尤焉。故孔子之正名也。但正其世子之名而已。旣爲世子。則衛人所不可拒也。且使蒯聵不得爲世子。則衛人何所見而立輒。其立輒也。固以其爲世子所出而立之也。天下有世子而不應嗣位者乎。侍郎之說。亦未爲斟酌盡善之道。孔子爲政。必不出於此也。

### 萇弘論

左傳。葺弘合諸侯以城成周。衛彪僕曰。葺弘其不沒乎。周語有之曰。天之所廢不可支也。左氏之爲此言。以爲周人殺葺弘之張本也。子全子曰。有是哉。左氏之妄也。左氏喜言前知。故於葺弘之死。亦豫爲之地。步而不自知其背。使如其言。則是後世人臣當國事將去。必當袖手旁觀。方有合於明哲保身之旨。而天地之崩裂。且將不顧矣。雖然。吾於葺弘。則尙別有責焉。春秋之末。所稱閱覽博物君子者。莫弘若也。故孔子亦嘗從之學樂。則其識古今事變必多。據左氏言。周劉氏。晉范氏。世爲昏姻。朝歌之難。周人與范氏及趙鞅以爲討。遂殺弘以說。夫范中行。搆難之由。不過欲并趙氏。范中行之據朝歌。趙氏之據晉陽。其罪惟均。然至於戰不克而伐公宮。旣出奔而連齊衛。結戎蠻以傾故國。則其狡獪潰決。無君甚矣。葺弘方將扶周室於垂盡。射狸首以致諸侯之不庭者。則欲使天子得有其諸侯。卽當使諸侯之得有其大夫。今不能明大義於天下。而反從而助焉。天下其謂之何。稽之往事。孫林父之叛衛也。而晉人戍之。是晉霸中衰之時。欒盈之叛晉也。而齊人救之。是齊靈公極亂之時。魚石之叛宋也。而楚人戍之。是楚霸中衰之時。是皆其國無賢臣遠慮。故倒行而逆施。一至於此。是以欒盈之亂。叔孫穆子救晉。次於雍榆。春秋子之。彼與國尙有然者。況天下之共主哉。況敬王之入周也。崎嶇伊洛之間。其懂而得免者。惟晉是依。乃當晉之有事。而忽連衡其叛臣。則其召侮也固宜。然吾意葺弘之賢。必無此事。或者周室諸臣。忌弘之才。方見用於劉氏。及晉之討。無可委過從而害焉。如唐之殺杜讓。能以說于岐。固始之流涕致諫而不從者也。古今冤抑之事。容有相類。彼其勃鬱煩沍之氣。莫可暴白。所以血三年而化爲碧。不然。則其爲周計固未當。一死亦不足辭矣。惜乎左氏生於定哀之際。乃不能爲詳攷其實也。若據韓非子。則以爲叔向所陷。其時叔向之



卒久矣。韓子之言，不知何所據也。狸首之射，太史公嘗笑之。故予不復述，而但就其致死一節論之云。

### 亡吳論

春秋之季，吳國天下莫強焉。及其亡也，忽諸世之尤之者，以爲會稽之成一也，艾陵之師二也，黃池之會三也。向微是者，吳當遂霸天下。然此皆自事之已形者言之，而非其元氣之所由削，福命之所由傾。夫吳之亡，始於通晉，成於入楚，而其構怨於越，則由此兩事而起。固不待其子之身有齟同之佞，員聖之誅，而識者方知之也。且吳建國於江淮之間，其疆隅不足當楚之半，以形勢言，則大江之與長淮，楚皆踞其上流。江東四戰之地，不足與之爭衡，是以自壽夢以前，俯首而附楚者，非特其風會未開，抑且勢不得不然。晉霸既衰，思出奇策以制楚。巫臣又藉手以洩私忿，其通吳於晉者，非能確然謂吳之必可以制楚，以爲卽令不果勝，而楚之一歲七奔命，已大病矣。夫吳之一往而無厭也，其亦何所止竟，得志於楚，則必并加於晉。其後齊盟爭長之事可驗也。然晉自趙文子當國而後，偷安視息，以自延，特利其目前之爲助，而不暇遠慮於吳之卽楚也。而楚亦不幸而適在中替之日。當國如子重子瑕之徒，皆庸材，是以吳得起而乘之。齊桓之謀楚也，蓋亦嘗用徐矣。輔之以江黃道柏而不克也。當時之徐，未必下於吳也。前後之楚不同也。然以累世強大之楚，植根已固，卽令不競，豈能猝亡其國。而諸蠻視吳，素屬等夷，其中必有倔強而不相下者。斯越禍之所生也。楚不可猝亡，又生與國之患。則吳之國危，吳之國危，其勢固非中原救援所能及。是則輕其社稷之計，而受人發縱指示之愚，以結歡於鞭長不及之地，失策未有如是之甚者。且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黷武者造物之所忌也。吳自諸樊以至王僚，無不好戰，疆場之間，連年

角鬪。江淮而東。前此所未有也。玉帛外竭。干戈近訏。民力幾何而不困也。強水師爲車戰。遠地利也。凡若此者。皆吳人墮於巫臣之計而不自知。且吳亦第見平王暮年。信用囊瓦。費無極。鄙將師。幾於尸居餘氣。以爲可亡之會。不知大臣自左司馬戍而下。猶有人焉。又三公子皆賢者。君子是以知楚之未易翦也。隨人陳人守舊盟而不寒。豈果忘平日見凌之怨。覘國者其審矣。故當是時。非以王者之師臨之。必不足以亡楚。夫王者之師。何如當囊瓦臨陣之際。宣其脅盟。列侯殺害忠臣之罪。正告於楚之三軍。以及其近郊遠郊之民。則楚人自瓦解而倒戈。繼遣一介上告天子。及中原諸國。宣其累世憑陵諸夏之罪。或許以反其侵地。或許以繼絕九縣之封。盡還其故。則小國向風。牛酒日至。爲伯州犁。伍奢。郤宛發喪。收諸亂臣之族。付諸理官。慰安楚之公室。安堵無恐。禮其士之賢者。則楚人將反爲吾用。於是分兵歸吳。以備不虞。休士於楚。以鎮新國。則秦人必不敢出。而數年之後。入朝周室。一匡天下。大業可得而成矣。七國之時。樂毅入齊。蓋頗有其風焉。而惜乎其用未竟也。今觀於吳。則反是。逞其封豕長蛇之習。恣其倒行逆施之狀。決漳水以灌紀南。決赤湖以灌郢。則民其魚矣。夫槩王與子山爭處令尹之宮。則草野之遭污辱。又可知矣。楚人上之則痛心於廟社之荼毒。下之則切齒於家室之播蕩。卽無秦人。吳亦安得有楚。卒之內變起。外援至。踉蹌而去。所得不償所失。夫得失之不相償。猶之可也。而過此以往。楚人之讎。雖百世不解。豈不懼哉。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固罔或不亡矣。況自晉人以吳困楚。而楚人卽以越窺吳。昭公五年。越大夫常壽過。始以師會楚。伐吳。圍陽之役。越遣大夫胥犴勞之。公子倉歸。乘舟師而從之。其固相結也如此。三十二年。吳始用師於越。而是役也。越遂乘虛入吳。夫吳旣素有不快於越。而入郢之時。全不爲備。是亦可以

見其疏矣。卒之構李之役，反隕其身。以致貽患於其子。其後句踐興師，申包胥實在焉。則楚自遷都而還，雖不以一矢修怨於吳，而吳實亡於楚也。嗟夫！天道好還，故禍機之倚伏如轉轂焉。可不懼哉。或曰：若吳當會稽之時，不許句踐之成，豈能復爲後患，而跨三江五湖之固，亦不遽至於亡。予曰：不然。吳不滅越，固亡卽滅越，亦亡。夫闔閭父子皆好勝而不顧其後者，使其晏然而有越，則將以爲天下皆莫吾若。其進而與中原爭衡，不待其事之畢也。是時中原遽衰，固不能摧吳之鋒，然而商魯之溝，荼墨之壘，逞其雄心，虐民以用。楚人復仇之師，將起而議其後。百粵宗支之處，甌閩者從中應之。此其亡亦不出二十年以後也。或曰：然則如之何而可。曰：夫差之報仇，是固不可以已者也。旣取越而有之，慄慄危懼，撫諸小國，結好中原，其庶可以免乎。雖然，吳以崛起之國，窮兵以犯鬼神之怒，求其保泰而持盈也，吾有以知其不能。故曰：吳之亡，自壽夢以後啓之，至闔閩而極。夫差乃天之所假手者耳。

### 越句踐論

以吳之強也，而句踐於覆亡之餘，生聚教訓而沼之，是荆楚所弗能。古今之論復讎者，孰有光於斯。自是而反諸侯之侵地，遂以稱長於上國，誠偉矣。然其晚年功業稍衰，何也。曰：是可以見持盈之難也。范蠡之言曰：句踐之爲人，可與患難，不可與安樂。以是知其量亦易荒也。彼夫差之初政，蓋刻苦自勵矣。卒以報越及其功成，何一往而不克自持也。句踐雖不至如此之甚，然以沼吳之後，夷考其所爲，非前日比。太宰嚭者，亡吳之巨子也。句踐信而任之，其欲納魯哀公而不克，出於嚭之受賂。句踐尙可爲國乎。吾觀范蠡之去也，殆有見於嚭之見用，而飄然而避之也。文種之死也，必嚭惡而殺之也。洩庸以下諸公之不復見

也。必皆爲齧所抑也。太史公謂誅齧者謬矣。爲國莫大乎用人。卽此一端。其餘皆可知也。鄧艾平蜀而赦黃皓。君子知其不終。況從而用之乎。迹其遠。驚上國。於魯於衛於邾。逞其雄心。而淮泗之間。終弗能有。是皆亡吳之遺。而句踐襲之。其幸而不亡者。幾希。嗟乎。晉之衰也。南方之霸。凡三出。楚雖久爭中國。然至靈王。始得專主諸侯之盟。恣睢暴戾。遂以自殒。繼楚者吳。其橫行更甚焉。故其亡也愈慘。越則稍戢。故無覆滅之禍。而其不克終。霸要亦侈心爲之也。或以爲種不死。蠡不去。夾輔霸業。必不至於此而已。予以爲種不死。蠡不去。當輔之以廓大其國。而必不教以圖霸。蓋遠處三江五湖之間。鞭雖長而不及。欲博主盟之空名。而耗其國以從之。智者所不爲也。況重之以戮功臣。信壬人。則其衰也固宜。

信陵君論

信陵君之賢。至使漢高祖易代慕之。良亦難矣。其初破秦軍以存趙也。得之侯嬴。其再破秦軍也。得之毛公。薛公。皆知人之效也。顧獨失之虞卿。子全子曰。是舉也。當魏齊之亡。走於趙而已。失之。不待虞卿之至也。魏齊魏之相也。又魏之諸公子也。夫以諸公子之親。加以相之重。而使秦人一言。而竟惴惴乎不能保其頭。卽謂齊之庸。有以招強國之侮。而以二千里之魏。信陵之才。不能保其公子與相之頭。則辱甚矣。魯仲連之語辛垣衍也。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衍驚其言。仲連引紂之烹九侯。鄂侯以證之。吾以爲仲連之證猶疏也。何不曰。前者魏未帝秦。秦猶能取魏公子及相之頭。夫公子王之骨肉也。相王之左右手也。同爲王而不能庇其骨肉與手。旣帝之。而何難烹醢其身乎。吾不知是時。衍將何辭以對也。且諦觀秦之肆暴於六國也。固挾其堅甲利兵以摧人。亦半挾其虛聲恫疑恐喝以下人。六國之需也。堅甲利兵尙未

至而已爲其虛聲所劫。此其所以亡也。彼和氏之璧。其不重於公子與相之頭明矣。澠池一擊之缶。其不重於公子與相之頭。又已明矣。藺相如以身當之。而秦遂不能有加於趙。其氣足以抗之也。秦以其氣加人。人亦以其氣抗之。而秦遂詘然而沮。以是知秦之亦無能爲也。何也。以氣遇氣。有勇者勝。此七國時之風習然也。且相如之抗秦也。以匹夫入虎口而抗之。若信陵是時。則據吾國而抗之。不似相如之危也。計不出此。使魏齊走趙。平原仗義畱之。及平原被給見畱於秦。虞卿復以魏齊來歸。而信陵猶遲疑不敢納焉。不可以爲丈夫矣。予嘗爲信陵計。是時莫若畱魏齊。令無他往。而治兵待於境上。以書答秦曰。魏齊下國之公子。而寡君之相也。無忌亦忝公子之末。而與聞寡君之國政者也。范雎則王之相也。秦王爲其相。他國之王。孰不爲其相。今王以己之相而求寡君之相。卽魏齊不足惜。寡君之相足惜。下國之公子亦足惜。寡君不堪其辱。王必欲齊。請以師見。吾知秦必不敢再索魏齊。亦不敢戰。至若平原之素行。其他不如信陵。而是舉則在信陵之上。夫平原之與魏齊。越境之交耳。其始之畱之也。尙不足爲平原異。及其被給見畱於秦。而侃侃曰。貴而爲友者。爲賤也。富而爲交者。爲貧也。魏齊者。勝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此其言有相如之風矣。是時秦雖不肯出平原於關。然其氣已屈。使趙王能用虞卿之言。必不捕魏齊。而使廉頗趙奢李牧之徒。以兵叩關。問罪於秦。曰。魏齊。魏之公子。而又相也。平原君。寡君之弟。而又相也。范雎。則王之相也。秦王爲其相。他國之王。孰不爲其相。今王以己之相。而執寡君之相。以求魏相。寡君不堪其辱。王必不出平原君於關。願以師見。吾知秦必不敢害平原。亦不敢戰。然則是舉也。信陵能行之。魏可以自強。趙能成平原之美。而行之。趙可以自強。而惜乎其皆不能。以遂秦之暴。以示六國之弱。以是知六國

之必亡也。嗟乎。他人不能。則亦無足責耳矣。信陵君之賢。而亦不能。是可惜也。非特交臂失一虞卿而已也。宋之困於金也。函韓侂胄之首以予之。執田俊邁以予之。其人良不足惜。不知國體之辱。士氣之自此而不振也。

# 鮎埼亭集外編卷三十七

## 論二

### 諸葛孔明入蜀論

眉山蘇氏曰。孔明棄荊州而入蜀。吾知其無能爲。子全子曰。謬哉蘇氏之言也。荊州之爲江左重也。誰不知之。雖然。由西北以取東南。則荊州爲要。得荊州而江南不可保。由東南以取西北。則荊州非其地也。當是時。曹氏據中原之形勝。十有其九。由荊州以取襄陽。不過得宛洛。其地四戰卽得之。江南亦不能以兵守之。倘謂由荊州以窺武關。據長安。則甚難。桓溫之攻苻氏是也。蜀之爲土也。嵯峨天險。宜不過自守之區。而爲長安之背。高祖嘗用之以取三秦。以長安之固。豈蜀之所能爭。而長安有事。則蜀之力能爲患。昭烈之入蜀。長安十部甫歸。曹氏張魯未亡。正關中可取之機也。其時欲制曹氏。當以蜀中窺長安爲正兵。而遊軍從荊州以綴宛洛。故周瑜爲孫權畫策。急以取劉璋。并張魯。結馬超爲上。甘寧亦主其議。而孫權謂使曹氏得蜀。荊州必危。英雄之所見審矣。不然。孫氏方捷於荊。何不徑由江陵北向。而顧爲此迂圖哉。其後孫氏不能得蜀。故終吳之世。不能得志於魏。況孔明曷嘗棄荊也。荊州本非劉氏之有。而江左君臣亦無推心劉氏之誠。呂蒙之徒。日相窺伺。夫人又從中主之。古無借人之地。足以成王業者。此孔明得蜀之後。所以不欲裁抑法正也。吾則謂孔明之失。正在不能棄荊。以起孫氏之釁。而蜀遂以之不振。何也。孔

鄞 全祖望 紹衣



明隆中之策。本欲兼荆蜀以爲家。有蜀又有荆。兩軍並出。良爲可恃。然孫氏旣索荆。則其勢已與劉氏分。況荆本孫氏所取。今據之而不返。其曲蓋有歸矣。曷若慨然以荊州還之孫氏。則隣好尙可保。而以全力由漢中以撓長安。彼十部之餘。必有響應者。況馬超以宿將。正在蜀。卽不能盡得長安。而要之長安必危。孫氏旣得荆。亦必進而圖襄陽。則曹氏之勢大分矣。曹氏知兵。故其棄漢中也。急徙武都氏於天水。誠懼漢之撓長安也。計不出此。乃使前將軍日結怨於吳。而浪用兵於魏。卒不聞漢中之一甲一矢。應之於西。以相犄角也。不但西師寂然。而荆軍之出。疾呼夷陵。上庸之援。竟亦不至也。可以謂之知兵乎。劉封固庸材。然孔明何不見及此也。夫得宛洛之地千里。不如長安之一郡一縣也。何其督歟。迨白帝之役。趙雲亦謂當急據河渭上流。以圖關東。不當從事荆吳。則荊州之不必力爭也明矣。或曰。前將軍之出師也。魏人將遷都以避之。宛洛震動。何子過之深也。曰。魏人恐其挾天子而去。故欲遷以避之。遷帝也。非遷都也。魏人之都在鄴。不在許。卽使漢人得許。亦未能窺鄴也。而況徐晃已至。宛城之內應已平。前將軍之兵已折。卽無糜芳輩。亦敗而歸耳。然卽襄陽可得。許都可至。挾天子以攻曹氏。而彼以幽冀之地自固。亦不能挾其頸而笞其背。不如得長安之爲萬全也。是說也。蜀人廖立蓋嘗言之。而蘇氏未之知耳。或曰。然則襄鄧不足恃。而宋之南。李忠定諸公。皆欲都之。何也。曰。爲其近汴梁也。宋人不甚爭長安。以逼於西夏耳。則勢必由襄鄧以入宛洛矣。言各有所主也。

司馬孚王導論

古來篡弑之禍。必有判身家爲之羽翼者。其人旣已不顧名節。亦更何所惜。李德林、高頴之徒。以爲縱事

不成。族滅亦所不辭。至於陰附而陽離。欲以蒙天下後世之耳目。以爲事成吾可以享佐命之功。否則可以避禍。斯其術倍工而其心倍拙。吾於晉得二人焉。其一曰司馬孚。其一曰王導。是二子者。一成一否。而道則同。史言孚當其兄執柄之時。嘗自退抑。果爾。則其預誅曹爽之密謀。何耶。疏跡者而能然耶。嗚呼。狼顧之相。孚所曉也。三馬一槽之跡。孚所悉也。而邵陵之廢。高貴之弑。皆極力粉飾。以示其無預。果漠然不知耶。至當塗改步。猶自言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斯其言將誰欺歟。孚以文明舊臣。官至鈞輔。使果乃心王室。卽令見制於家門。力不足匡。何不飄然去之。以師昭之悍。其不容臥榻之旁。有人異志。又可知也。蓋孚之始也。見人心尙未忘魏。王凌母邱儉諸葛誕。王經之徒迭出。或尙能輔魏以存。故爲自全之計。及久假而不歸。遂自附於貞士矣。善夫厚齋王子之言。以爲上不能爲叔盼。次不能爲朱全昱者。嗟乎。其所謂不夷不惠者。正其欺天罔人之祕也。當是時。有習陽亭侯順者。孚之姪也。其人不達天命。稱制之際。歎曰。事乖唐虞。而假爲禪讓。遂悲泣。由是廢徙姑臧。卒守意不移。終於貶所。向使孚之所爲如順。安平之封。太宰之拜。安得加其身耶。而溫公乃取孚而略順。則其疏也。王敦擅命。司徒導以婉順處其間。時主不之疑也。然使姑孰之疾有瘳。典午之命終墜。則所謂大義滅親者。又居然司馬家兒矣。何如王彬之正氣。廩也。雖然。原夫孚與導之心。始蓋畏禍。其後則猶思掩惡。至如宋齊邱之徒。恥禪代之議。爲人所先。而反覆操異議。以梗之。進退失據。反以遭其君之譴。則又降而愈下也矣。

### 陶侃論

坡公謂晉史所傳陶侃折翼之夢。以爲出於庾氏誣謗之口。庾陶多嫌隙。誣謗諒有之。然遂以爲忠誠足

貫神明。則吾未敢以爲然也。當時忠誠孰有出溫忠武之上者。卞郝二公亦其流亞。而才不足以匹之。陶侃因不預顧命。胸中怏怏。勤王之師。累欲返鎮。向非忠武。誰挽其駕。其可謂之純臣乎。陶侃而謂之純臣。則郭汾陽之累黜。累起。毫無容心。不足貴也。司徒導之入石頭也。侃笑以爲非蘇武之節。然向非忠武。侃亦無乃爲甘卓之流乎。曾憶明季臥子先生嘗有此論。今忘之矣。作陶侃論。

謝安論

王謝齊名。其人亦相似。王敦之難。導不能抗也。而能巧自異於敦。然不過待敦之死而已。使敦不死。遂成其篡。導將如之何。桓溫之難。安不能抗也。而能婉自異於溫。然不過待溫之死而已。使溫不死。遂成其篡。安將如之何。敦與導爲兄弟。導之心。或別有不可知者。安則非其比也。特其才不足以討亂。節不足以拒逆。於是累改九錫之文。以冀事緩而變生。其亦懂矣。向令安才足以討亂。節足以拒逆。則溫以九錫之文。至從而聲其罪。加以六師。可矣。豈不毅然大丈夫所爲耶。淝水之捷。千古以爲安之才。吾以爲是役也。符堅失律。使安得以成其名。蓋亦幸而勝耳。安之拒桓冲。勤王之師。蓋其矯情鎮物之能事。非果有成算也。安能令元成淝水之捷。何以不能令元乘勝直取秦之國乎。厥後進師黎陽。不能復京洛。并可以知元之才矣。

袁憲論

甚哉袁憲之妄也。韓擒虎入丹陽。而勸陳主用梁武。見侯景故事以臨之。何其不倫也。景雖凶逆。然究嘗爲梁之臣子。故得以御殿之禮。攝其氣。擒虎於陳。寧有此哉。向令陳主用其言。其被辱當有更甚者。甚哉

憲之妄也。然則溫公載其言於通鑑何也。曰。溫公偶然之失也。溫公蓋有取於憲之臨危不輕去其君。而遂不審其言之誤也。雖然。陽源袁氏如淑如覲如粲。良世濟其忠義。梁之昂。則始抗節而終失之。惟憲亦卒失身於隋。陽源之澤衰矣。

韓柳交情論

茅鹿門責退之。謂其嘗以列卿光顯於朝。不能援子厚於綰帶而交之日。而顧弔之於墓草。既宿之後。是乃目不見唐史之言。近日臨川李丈穆堂。據兩家歷官之年駁之。是也。而於韓柳交情委曲。則似尙未有盡者。予乃更爲論以申之。

退之官御史時。於子厚爲寮友。然當是時。子厚實據要津。參大政。其視退之之孤立者不同。夷考。任文當日。原有澄清天下之思。故能收神策軍之權。卻藩方之請。事事皆爲唐室罷政起見。其心未可盡非。而不自知任重之非其才也。順宗不久其位。新舊猜嫌之際。任文遂不克自支。一蹶而滿朝皆加以奸邪之目。遂使八司馬蒙謗。是固出於後世成敗論人之口。而范文正公所極以爲冤者。獨是時方有一退之。而不能。偶爾建言。遽有陽山之貶。斯則當路諸公所不能辭其咎。而其卒不克大有所爲。亦正於此可見。況其中疑案尙未易明也。退之寄三學士詩有曰。同官多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語言洩。傳之落冤讎。其別竇。司直詩有曰。愛才不擇行。觸事得讒謗。是因陽山之貶。而歸過於柳劉者。殆不。一口退之雖不遽信人言。而其中亦不盡帖然也。然吾以爲子厚必無排退之之事。使其有之。則後此豈有覲顏而託之以子女者。特其不能力爭於任文。則誠足抱友朋之媿。而人言亦有自來矣。故使子厚再假數年。則必還朝。還朝。

則其與退之必有剖晰前事。可以釋然於形迹者。而不意子厚竟不得再見退之以死。若退之經紀其身。後斯則古人之誼。不以蒼黃易節者也。謂其中年竟未嘗有纖毫之相失者。非也。古人於論交一事。蓋多有難言者。而陽山一案。關係舊史。又不獨爲世之處功名之際。妨才嫉能。遺棄故舊。而妄藉口於古人者。戒也。迨退之銘子厚。力稱其以柳易播之舉。夫同一子厚也。豈獨於退之爲小人。於夢得爲君子乎。吾知退之是時亦固諒前事之虛矣。

李習之論

伊洛諸儒未出以前。其能以扶持正道爲事。不雜異端者。祇推韓李歐三君子。說者謂其皆因文見道。夫當波靡流極之世。而有人焉。獨自任以斯道之重。斯卽因文而見。安得謂非中流之一柱哉。乃韓歐已祀文廟。獨不及習之。則尙論者之闕也。習之之學。未嘗盡本於退之。或者不察。竟以爲韓門籍湜之流。蓋退之實欲致之於門下。特習之不屈耳。習之之妻。退之兄子也。然其呼退之爲兄。則尙不肯以後輩之禮自居。而況師之云乎。自秦漢以來。大學中庸雜入禮記之中。千有餘年。無人得其藩籬。而首見及之者。韓李也。退之作原道。實闡正心誠意之旨。以推本之於大學。而習之論復性。則專以羽翼中庸。觀其發明至誠盡性之道。自孟子推之子思。自子思推之孔子。而超然有以見夫顏子三月不違仁之心。一若并苟揚而不屑道者。故朱子亦以有本領有思量稱之。至去佛齋文。則其所以衛道者尤嚴。嗟乎。伊洛高弟。平日自詡以爲直接道統者多矣。然其晚年也。有與東林僧常總遊者。有尼出入其門者。有日誦光明經一過者。其視因文見道之習之。得無有慚色焉。孟子稱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然則孟子而在。不將亟進習之。

於上座哉。至其平賦。則周禮之精意也。得此意而善用之。雖麟之盛可復也。蓋習之有體有用。具見於復性平賦二書。文中子之書流傳已久。獨習之。嗤其似太公家教。吾於是而知習之所得。蓋未可以尋常窺也。退之文字之交徧天下。至其解論語解孟子。則習之一人而已。後世以習之之文稍遜退之。而并其有功於聖門者而掩之。惡乎可。歐公之於唐人。並稱韓李。而其慕習之也。尙在退之之上。然其所以慕之者。祇於不作哀二鳥賦而止。而反謂其復性書不過中庸之義疏。則尙未爲知其本者。惟葉石林宋潛溪。所以論習之最當。而近人罕信之。是皆因文見道之言誤之也。或謂習之言道而其言未純於道。闢佛而其言時或染於佛。此亦本之朱子。嗚呼。苛矣。是不過習之學力稍未至。而遽短之。可乎。唐書於習之學術。概略不書。反言其累仕不得顯官。怫鬱無所發。見宰相李逢吉。面斥其過失。逢吉詭不校。習之恚懼移病。爲有司論罷。夫逢吉之媚克。誰人不曉。習之而欲得顯官耶。必不敢斥逢吉。既斥之矣。寧復有顯官在其意中者。且習之而懼逢吉耶。亦不敢斥逢吉。既斥之矣。抑復何懼之有。是蓋當時朋黨小人誣善失實之詞。而史臣誤采之者。雖以荆公之識。不能盡諒此事。異矣。今因論從祀而牽連及之。并以糾舊史之謬云。

### 杜牧之論

杜牧之才氣。其唐長慶以後第一人耶。讀其詩古文詞。感時憤世。殆與漢長沙太傅相上下。然長沙生際熙時。特爲廟堂作憂盛危明之言。以警惰窳。牧之正丁輓季。故其語益蒿目。搥胸不能自己。而其不善用其才。亦略同。牧之世家公相。少負高名。其於進取本易。不幸以牛僧孺之知。遂爲李衛公所不喜。核而論之。當時之黨於牛者。盡小人也。而獨有牧之之磊落。李給事中敏之伉直。則雖受知於牛。而不可謂之牛

之黨。衛公不能別白用之。概使沈埋。此其褊心。無所逃於識者之責備。而其勛名之不得究竟。至有朱崖之行。亦未嘗不由此。然在牧之。則不可謂非急售其才而不善其用者也。衛公討澤潞。牧之上方略。衛公頗用其言。功成而賞弗之及。衛公誠過矣。然古之人有成非常之功。裂圭封之。而飄然辭去者。牧之獨弗聞耶。亦何用是怏怏爲也。且衛公雖未能忘情於門戶之見。而其相業。則雖怨仇之口不能沒。牧之所爲詩。其於衛公。深文詆之。是何言歟。近世海鹽胡孝轅。謂牧之年未五十四。典專城。亦不可謂之牢落。其言良是。長洲何焯。不以爲然。果爾。則是必爲鄧仲華而後可也。且牧之自湖州入爲舍人。唐之舍人。乃入相之資也。其時衛公已退。牧之之大用。亦不遠矣。而讀其應召時詩。何其衰之甚耶。殆亦長沙賦鵬之徵也。非所謂不善用其才者耶。嗚呼。天下之難得者才也。僅而生之。而或有人焉抑之。或又不能隨時知進退得喪。急求表見。而反自小之。是非特其人之不幸也。天下之不幸也。吾願操大鈞之柄者。其無以成見爲用。舍春容而陶鑄之。而負瑰奇之器者。其無以一擲不中。遂蕉萃而喪其天年。其庶幾乎。

唐天祐紀年論

漢亡而昭烈支一綫於蜀。梁亡而永嘉支一綫於郢。劉崇之太原。南宋之匡山。成敗修短不同。而其事同也。昭烈得而爲正統。則何氏之欲存永嘉亦宜。然儒者置之與劉崇等。以其在五代也。匡山則無可議矣。獨唐亡梁篡。更無親支之可期。而諸藩各以天祐紀號。綿延幾二十年。則又一變局也。然前此亦有例。晉亡宋篡。而仇池王楊盛。猶以義熙紀年。終其身不改。則唐末之權輿矣。諸藩祇太原。尙有心於唐。其餘如鳳翔淮南。亦何足以語此。劍南則不久卽止矣。然是乃核其實而言之也。若以名言之。則天祐之號尙存。



不與東西京之廟社俱亡。天下猶知有唐。而史氏不得并此一綫棄之矣。夫西周之共和。亦猶唐末之例也。特西周之時無篡號者。而青宮尙有宣王在髫年。爲可望耳。然使李克用不早死。終能滅梁。張承業之徒輔之。安知不求唐之宗子而立之。何必不追美於共和。故宋元憲公紀年通譜。直以天祐紀年引而下。接於同光。而近世長洲宋□□亦祖此以著書。是與帝在房州之例不同。爲可從耶。然則晉朔之斬。亦當在楊盛之卒。不得以宋之篡爲限也。然其以太原稱帝之歲接天祐。則亦非也。夫諸藩自劍南而外。十七年而太原滅梁。淮南已先稱制。然鳳翔猶用天祐也。同光二年始入貢稱臣於洛。則唐之紀年尙延二年。若以同光之元直接天祐。是亦未覈其實。不應其十七年以前當存。而十七年以後當去也。夫鳳翔固預有亡唐之罪者。其不足以望太原復仇之師明矣。然而唐朔自十七年而後。以鳳翔較多二年。是不可沒也。吾故曰。不以天祐紀年。則已。如以天祐紀年。則當以鳳翔之奉同光爲止。是前人所未及也。

#### 唐李克用元擴廓論

衰世人物。有不可以春秋之義拘之者。歐陽公之論李克用也。以爲僖昭之亂。天下並起而窺唐。朱氏以梁李氏以晉。而梁先得之。故克用以之爲名。此其說嚴矣。而未盡吾嘗綜克用之始終而觀之。蓋其生於唐末。習見藩鎮竊據之徒。以爲是亦無害也。而以沙陀之性。負其雄略而莫施。則亦思據一鎮以自見。然謂其有妄覬神器之心。則不可。王琳自言。位望有限。豈敢與官爭鬪爲帝。蓋亦同此。故旣得之。則其爲國家禦侮折衝必力。朝貢必勤。然苟無故而猜疑之。裁抑之。則彼亦有所不受。斯其人固不純。而其心則無他。嗟乎。克用前此無論矣。旣平黃巢而後。一逼京師。再抗王旅。其罪不可爲不重。然亦田令孜張濬輩有以

致之。觀其後奉命討邠寧。一奉朝旨。斂軍而返。鳳翔之困。孤軍深入。不惜敗北。則素心固可原也。唐不能推心於克用。有急而求之。事平而棄之。以致朱氏日張。而唐亡之後。終身不失臣節。則至誠不可沒也。後五百年。而有元擴廓宛然似之。世人之論擴廓。謂其阻兵自固。日與諸鎮爭勝。雖累有詔書。抗不奉行。卒之內患紛然。而國勢愈蹙。然當元末義兵紛起。其立功者。祇擴廓。其不負元者。亦祇擴廓。元人乃弗之恃。而反惑於儉邪。始猶依違和解。未幾而奪兵未幾而削爵。自壞其長城。何其愚也。嗟乎。河朔三鎮。則李思齊輩之前車也。王行瑜。則李羅之前車也。劉仁恭。李存孝。則關保。貊高之前車也。天生此輩。其亦所以困英雄而掣之肘。而是國之將亡。蓋不可復挽矣。夫擴廓寧得罪於太子。而力持內禪。寧禦侮於藩方。而不貪揆席。此二者幾幾乎古大臣風。至於明使三反。卒不報聘。與之結昏。亦不反顧。何其烈也。以殘元之臣子如此。其餘雖恕之可也。嗟乎。擴廓之敗於太原。危於大同。播遷於甘肅。而費志以死於塞外。可謂窮矣。然明祖不能不動色稱之。則公論也。

晉開運用兵論

晉開運之挑敵也。世皆咎以不用桑維翰之言。卒亡其國。子全子曰。吾觀維翰之言。不過以謹守舊盟爲苟安計。是亦庸人之見耳。晉高祖之得國。固鬼神之所惡也。天釀其毒。生一出帝以嗣之。而景延廣在內。杜重威。李守貞。張彥澤。三人在外。楊光遠。趙延壽。皆昔日之亡唐者。今轉而亡晉。古今酬報之速。未有過於此者。若自繼其世者言之。則不幸而吾祖父有此玷於前。吾膺其統。使人得世世以兒皇帝畜之。屈身下氣。至於黃河如帶。泰山如礪。而弗敢易。以稱善繼善述。是亦必無之事。唐高祖之臣於突厥。雖未若晉

之甚。要其可恥則一也。太宗赫然滅之。遂以幹父之蠱。使出帝有相如房魏。有將如英衛。俘德光而犁西樓之穴。彼維翰者。束之高閣可矣。是故開運之禍。在於誤用人。而不在戰。德光之才。遠出阿保機之下。而是時中國之可乘。亦非若梁唐雲擾之際。故唐明宗因王晏球中山之捷。遂連斬契丹之使者。而德光讐不敢動。述律后且以東丹之故。頻請和。而不克。卽當開運之初。景延廣以十萬橫磨劍挑之。而遲之二年。不敢以一矢南向。則不可謂無畏晉之心也。迨楊光遠招之。始決計入寇。而竇儀一言。李守貞卽大敗之。於馬家渡。遂與光遠隔絕。德光決戰戚城。又敗。坐視光遠之亡。不能救也。其先後告捷者。劉知遠有秀容之捷。朔州之捷。馬全節有北平之捷。定豐之捷。自從暉有衡水之捷。梁進有德州之捷。自從珂有七里烽之捷。孫方諫有狼山之捷。薛可言有齊州之捷。張彥澤有定州之捷。秦州之捷。誰謂晉師之難用者。至於陽城之役。幾獲德光。而彥澤狼心未變之時。亦盛言契丹可破之狀。申度之奪橋也。德光遽欲引軍北還。蓋其軍律亦易與耳。故觀於白團谷之圍。軍士憤怒。大呼請戰。則晉軍不可謂不勇。觀於申度之降。哭聲震野。則晉軍不可謂不忠。當是時。何必百勝之將。但如高行周符彥卿之徒。已足支吾。而必用重威輩者。天使之也。蓋當出帝之時。其勢不可以不戰。以高祖之鷙悍。猶且悉索奔命。稍有不遂。卽遭誚讓。斯其局不可支。使出帝謹守成轍。雖竭中原之力。有所不足。終亦必亡而已。至若維翰欲奪延廣之位。而陰使人說帝。以制契丹而安天下。非維翰不可。則固屬欺其君之言。夫維翰有何術。以制契丹。當時之制契丹。惟有戰耳。如維翰意。不過臣妾以奉之耳。史夸維翰再相。一制指麾。十五節使。無敢違者。然首用重威爲都招討使。卽是役也。迨其後。委鎮擅自入朝。維翰始疑而欲廢之。則已晚矣。善乎張魏公之言曰。維翰始終

主和。不過偷安固位而已。歐陽公謂卽令重威等不叛。晉亦未必不亡。此蓋以高祖之勦業本無國脈。又重之以出帝之童昏。不亡不止。此探本之言也。明乎此。益可以見開運之禍不關戰。而戰更有未可非者。是又尙論者所當知也。

周世宗論

周世宗之用兵也。所向幾無敵手。使天假之年。則區宇之混一。固不待宋藝祖昆弟。卽其削平功烈。亦當有光於宋。不至如藝祖之累駕而終不能制契丹。世皆言世宗南征北討之策。出自王朴。以予觀之。世宗固未嘗用朴之言。是以其功尤偉。朴之言。至藝祖始盡用之。而其失計亦正坐此。朴謂諸國之易取者。莫如唐。請先收其江北。因乘勝以下江南。然後盡定三川五嶺之地。始及燕雲。而世宗首出兵以攻蜀。隨卽伐唐。其於蜀也。翦其秦鳳階成而遽止。其於唐也。翦其江北而遽止。而急用師於三關。其所經略。飄忽震蕩。令人不測。夫當時孟李二嗣主。皆庸才也。當夫隴右倒戈。淮南割地。因其兇也。而乘之。可以不煩再舉。而世宗審於強弱輕重之間。則不然。當時之能爲中國患者。莫如契丹。其據山前山後之地。尤腹心之憂也。不特河東與爲唇齒。而且閒使出沒唐蜀。熒惑中土。所幸者德光。兀欲。適相繼死。契丹之勢亦中落。此燕雲可取之會也。世宗知諸割據之當問者首燕雲。而恐中國有從而窺其後者。於是先用師於蜀。使之匹馬不敢下隴。繼用師於唐。使之一楫不敢渡淮。而我可以長驅於盧龍之塞矣。燕雲旣下。周師之威震宇內。諸霸國歛衽而朝。可坐致耳。倘先罷兵力於中國。則契丹反得以完所備。而北方之事。或未可料。故世宗弗爲也。其後藝祖不能遵世宗之策。汲汲焉以削平諸國爲事。貽燕雲之憂於太宗。而不知太宗之

才不足辦也。朴之言。以諸方既定。則燕雲必望風內附。如其不然。亦席捲可平。其言竟弗驗也。馴至澶淵之役。而歲幣起。宣和之後。而兵禍起。然則世宗之所見卓矣。予嘗謂宋之開國無武功。無論契丹一遇西夏。卽不能制。其所吞噬。皆垂盡之國耳。太宗欲伐契丹。則趙普固諫。迨師出無功。而普夸其先見。果爾。則燕雲必不當復也。使世宗不死。其庶幾乎。方其下關南。發固安。睡王部落。束裝駐馬。望塵思遁。雖善戰如唐莊宗。未有得志如此者也。天之未厭亂歟。抑亦宋諸宗之不幸也。

### 宋澶淵親征論

明括蒼王交山著論。力詆寇萊公澶淵之役。以爲天子外建諸侯。以爲疆場。內置宰臣。以爲輔弼。天子但垂拱而治。疆場有事。諸侯當致其力。朝廷不寧。宰相當任其責。必欲天子親征。則將焉用彼相矣。幸而契丹請和。車駕坦道而南。苟或失馭。不惟河北淪於敵境。而天下之事去矣。萊公卽遠遷。何救於國。子全子曰。是論也。明人多取之。蓋有惕於英宗之北狩而信之也。雖然。是固未可同年而語矣。以萊公之忠。豈不知萬乘之不可以輕出。顧是行非得已也。當是時。契丹之橫甚矣。宋之不競。又已甚矣。以金甌無缺之天下。鞭箠四裔。亦當沛然有餘。乃兵鋒一抵河上。而重臣皇然請幸成都者有之。請幸金陵者有之。推情論事。其不能有制勝之將可知矣。其不能有運籌之相可知矣。所恃者萊公耳。以萊公之才。赫然整大師而出。其於契丹。亦有何慮。而必奉天子以出者。蓋王欽若之徒可畏也。以萊公在朝。尙且費口舌以爭之。甚至出之天雄。而後成行。向使欽若居中。則雖出國門。明日有從中牽制之者。不特不能爲裴度。而且爲李綱。故反覆思之。惟有挾天子以親征。則六軍在吾掌握。而譚論訛訛之徒無所預。且又足以壯士氣而寒

敵人之膽。不惟壯士氣也。亦使天子親履行陣。有以知敵人之可禦。而恍然於望風請遷者之可斬。蓋一舉而衆益備焉。自是契丹亦果懼於天子之神武。不復犯邊。萊公之善算。爲何如乎。蓋萊公之所以遏寇者。早已了然於方寸。不過借天子以杜羣口。充其志。方且欲爲百年之計。以大創之。此固非爲孤注之說者所能曉也。至若有明之事。則非其倫也。總戎而出者。誰爲萊公其人乎。環衛之長。誰爲高武烈王其人乎。王振之力排羣議。必欲其君親出。蓋欲車駕道經其第一。幸爲榮。此其所見。安得不僨事乎。萊公本一書生耳。千軍萬馬。赤白之羽交錯。而乃與楊大年飲博自如。是非漫無成算。而故爲無懼者也。持此以比有明之事。則所謂不知而妄論者也。

曲端論

宋史臣之爲曲端立傳也。求其一二卓犖可紀之功。寂寥無有。其纍纍者。跋扈遁逃之狀而已。而猶以張魏公之殺之爲非辜。且謂南宋不振之故。自殺端始。斯誠不解其何見。子金子曰。吾諦觀端之爲人。亦小有知兵料敵之長。而剛愎而不仁。伎刻而自用。尤不樂同列之有功名。并不顧國事之有急難。此其所以再起再蹶。而卒以之殺其軀。方宗留守之用。爲經略也。其時關隴六路。雖已隣於強寇。而所在義兵徧野。民心未負宋也。端從任事以來。聲稱蔑如。而志在并軍。性復怯戰。婁室自龍門度河。曲方遁矣。鄭驥死矣。王瓌潰矣。唐重死矣。同州再破再敗矣。端無一旅之赴。而誤張嚴於鳳翔。使之輿尸。罪一。擅斬劉延亮。罪二。聞鳳翔長安議恢復。欲撓其功。擅斬鳳翔將劉彥希。罪三。又殺長安將張宗。罪四。王庶制置六路。端不受命。八公原之戰。飛書止諸帥會兵。而逍遙淳化。罪五。以金人過河。散渭南義兵。罪六。席貢以師會王庶。

端又阻之罪七。延安之急不救。王庶來奔。反奪其符印。而謀殺之罪八。使部將并王瓊軍。罪九。兼帥郿州而不救。罪十。其閒祇有清泥嶺之一捷。而又出自吳玠之功。然則誤關隴之事。至於四裂而不支者。端爲禍首。而當時莫之能問也。迨魏公以中樞開府。倚其宿將。而朝中頗以前事爲疑。於是。以百口保之。遂有都統制之命。其所以湔洗之者至矣。然而李彥仙困陝州。則不救。吳玠戰彭原。則不救。皆以幕府之檄促之。端之遷延而不至。聽其或死或敗者。如昨也。臣節至此。可謂無復人心者。使以司馬穰苴之法論之。專殺固誅。失律亦誅。慢令固誅。負恩亦誅。端之所堪平反者。果安在也。吾又聞築壇拜端之日。魏公咨詢方略。端言見兵八十萬。須斬其半。方得其半之用。見周氏涉筆。信斯言也。則雖杜郵之戮。不足以蔽其辜也。然世之所以訟端冤者。則以富平之師。端言之而中也。當魏公將出師。端謂驟合諸路大舉。不若以偏師迭出擾之。是固兵法。但魏公此役。別有苦心。不得以成敗論之。是時行在失守。乘輿飄泊。鎮江之勝。雖足使兀朮膽落。而淮上之軍。留連未去。魏公懼其復有渡江之舉。遂大出師。由同華郿延。以擣其虛。而兀朮果由六合西行。以援陝西。劉子羽王彥之諫也。魏公以爲東南事急。不得不出於此。斯言也。執干戈以衛社稷之心。如將見之。川陝雖挫。而東南遂高枕而無事矣。中興聖政記。以爲魏公非不知五路兵將之情未通。非不知三年養力之期未滿。而心憂屬車之清塵。然則諸將之言。特論事勢者之常。豈知夫元老大臣。蒿目犯手而爲之者。固別自有爲哉。至史家言魏公嘗詐張端旗以懼敵。是尤誣妄之甚者。婁室以孤軍恣行三輔。未嘗一挫於端。則其旗固不足以張吾軍。而寒敵人之心。使果懼之。富平之役。端本以轉運在軍。婁室不畏也。自是而後。三戰於和尚原。一戰於箭筈關。一戰於仙人關。皆吳玠也。再戰於金州。皆王



彥也。一戰於饒風關。則吳王之合軍也。二將皆萬人敵也。誰肯冒端名者哉。是特野史附會之談。而續通鑑者無識。竟采入之。晉鄙之客。造謗信陵。固不足致詰也。且夫李光弼之洺朔方也。誅張用濟。余玠之洩蜀也。誅王夔。古來丈人之嚴軍律。未有不懲悍帥而可以期成事者。吾謂魏公下車卽當暴端之罪。尸之三軍。以示不用命之罰。顧乃計不出此。而猶欲收其桑榆之效。吾知其無能爲也。及其誅也。以幕府治一部將。不能著其應有之讞。而於區區文字之間。誣其指斥。又坐以謀反之名。責以部下張中孚趙彬之叛。是則端所不受也。求其罪而不當。反令死者得以有辭。是則魏公之失。而王庶、吳玠亦與有過焉。聖政記曰。端死。頗爲時所惜。然議者謂端不死。一日得志。逞其宿憾。搖足而秦蜀非朝廷之有。雖殺之可也。是有誅端之心矣。嗟乎。魏公之精忠。足以貫日。而短於才。故累舉而累蹶。其蒙謗於陝中也。以曲端。其蒙謗於淮上也。以劉光世。不知不殺曲端。陝中之軍令不肅。不罷劉光世。淮上之軍氣不揚。雖有才十倍於魏公者。無以成功。陝中之敗。以輕敵。淮上之敗。以失人。是才之短也。有明之人。疏於考古。襲宋史之唾餘。而極詆魏公。甚至比曲端於岳飛。則眞愚而妄者也。

劉錡論

劉太尉晚年禦完顏亮無功。世多議之。或謂其有雅量無英略。或謂其狃於順昌之勝。或謂其用從子。是皆出於虞允文之徒所造謗。其實非也。正隆入寇。聲勢雖盛。然其才非兀朮比也。淮東出師。以全軍委託。非順昌五千人比也。太尉能破兀朮於順昌。而不能保淮東。此固世所不信也。然當時之致敗。則非一端。和議已久。軍士弛不堪用。一也。諸宿將皆死。餘無可共功名者。順昌所備祇一城。太尉一人足辦之。而至

是則非一人之力所能二也。中朝先無戰意。急而謀之。三也。而太尉又病故。不克有功。且此中本末尚不止此也。完顏亮之初發。徧問諸將。莫敢當太尉者。乃曰。我自當之。及太尉出淮東。而亮反。以大軍自淮西。太尉之所遇者。其支軍也。當時淮西之迎敵者。爲王權。望風輒遁。亮遂至采石。欲渡江。太尉方在淮東。相持未下。而江上事急。中樞日以符促太尉還軍保江。於是不得不還。由盱眙而江都。而瓜步。以中樞之符。日至。太尉固未嘗敗也。假令王權稍能守淮西二十日。太尉可以不歸。而亮亦斃矣。太尉旣還。淮東自失。不得委過於太尉也。吾聞太尉初渡江而北也。已病。日食脫粟。中使以醫至。歎曰。我本無病。止緣國家邊事。必不肯先發制人。以至敗壞。憂憤至此。中使因述自今。必不中制之旨。太尉卽瞿然而起。具奏。建大將旗鼓往盱眙。謂諸將曰。諸公墳墓在北者。宜具拜掃之禮。此行當爲諸公建節。旣至。與金人夾岸。無日不戰。中使至者。見虜勢盛。皆震悚。太尉曰。惟以死報國耳。其壯如此。及還瓜步。尙遣人自京口取家屬至。謀以死守。而中樞促愈甚。太尉亦病愈甚。用兩人扶掖。坐肩輿中。神氣尙悴。其子無馬。使人負之。然尙慰諭居民。以大軍在江北。決可無虞。不須驚惶。嗚呼。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也。讀史至此。猶欲從而議之。則無復人心者也。乃若允文楊林之勝。張皇已甚。吾以中輿遺史考之。是日。亮以五百人試十七舟於江。允文以十舟擊破之。則捷奏中所云。殺賊無算者。妄也。亮於次日。棄采石而趨瓜步。亦豈以允文之勝。蓋亮素畏太尉之軍。及聞其以病退。而瓜步已下。故遂思合勢以進。非因敗而走也。時李顯忠尙未至。楊林小捷。不爲無功。然亮軍極盛。豈肯因五百人之挫。而遽走。假使亮次日不去。金師竟渡。未卜允文如何應之。乃會逢其適。遂從而夸大之。且謂太尉聞之。自稱媿死。不已過乎。且使亮不死。復從瓜步臨江。未卜允

文如何應之。而耳食者以虛聲言史事。妄加褒貶。其可信耶。夫允文致身宰相。以是捷也。及其既相。亦嘗有經略關陝之說。卒無尺寸之功。豈非狃於楊林之役耶。然則奈何以之譏太尉哉。古今之稱奇捷者。亦壁也。淝水也。楊林則絕非其倫。而因欲以之蓋太尉。則真無識者矣。

論謝上蔡應城事

胡文定公爲湖北提舉時。上蔡知應城縣。文定因自楊文靖公求書見之。既至湖北。遣人先致書。已而入境。上蔡不迎。吏民皆驚。以爲知縣何慢監司。文定徑修後進之禮入謁。愚謂文定之所以自處者是也。若上蔡則執師道而過焉者也。夫監司者。天子所以蒞有司。使上蔡不爲知縣。則雖閉戶可也。布衣之於顯者。分不相干。而以道自重。固不必因監司而屈也。旣爲知縣。則監司之屬吏。非監司之得而屬我。乃天子屬我於監司也。監司之問道於知縣。爲私交。知縣之致禮於監司。爲庸敬。故監司可忘其尊。而知縣不得自倨其學。朱子乃謂上蔡旣已得書。自亦難於出迎。是何言歟。以知縣迎監司。非必遽有貶於知縣之學。乃爲天子尊監司也。楊文元公當嘉定閒。知温州。有契家子。以奉使至郡。譏察文元。以天使禮出郊迎。使者以父執故。閒道走州。入客位。文元聞之。不敢入。往來傳送數次。客固辭。主人固請。卒以賓主相見。當時以爲各當其禮。斯其視夫上蔡之事。雖非一例。至於卽此悟彼。則固有可以旁通者。或曰。上蔡蓋有感於師道之不立。而抗古誼而爲之也。然吾觀文定自交上蔡以後。雖得其所學爲多。究未嘗在弟子之列也。然則上蔡之以師道自居。而岸然不修屬吏之儀。揆之於禮。似尙有未安者。朱子言上蔡天資高。凡如此者。殆亦賢智之過歟。雖然。今世亦安得有如文定其人者。而懼蹈上蔡之過乎。是則吾之多言也夫。

## 明毅宗南遷論

崇禎甲申之難。遺臣故老。爭歎息於南遷之議不行。而李明睿遂僞爲請南遷疏。以自夸炫。予不以爲然也。作明毅宗南遷論。

不必問天子之可以遷幸與否。但當問遷幸之有濟與否。天子爲四方之主。無所往而非吾土。此以平日之遷幸言也。若干戈及京師。委而去之。九廟之鐘虜。列祖之法物。聽其存亡可乎。故操死守之說。以待勤王者亦是也。然而事有萬不得已。則與其偕亡。不若暫爲遷幸。以謀興復。四方亦諒我之衷。而不遽謂非也。獨明毅宗之事。則又不然。毅宗之時。文臣如范倪。戚臣如劉鞏。皆無尺寸之柄。祇可一死以自明。而掌禁衛兵如李國楨。宦寺如曹化淳。其能扈衛翠華。捍牧圉而無恐乎。倘用馮撫軍元颺之策。由海道行。則撫軍轉盼且爲部下盡奪其兵。挺身南走矣。撫軍忠篤有餘。而應變非才也。況出沒波濤之中乎。倘由陸道行。則山東大將乃劉澤清也。其跋扈非一日矣。嗚呼。是時而謀遷幸。不特無郭子儀之徒。亦并無李懷光其人者。不特無楊復光之徒。亦并無高力士其人者。倘冒昧而一出。不爲五將山中之符堅。則卽福王之前車也。以毅宗之剛爲何如。而肯陷其身於不測。非徒無濟。反以增辱乎。毅宗所以能不辱者。惟其於事勢籌之至審。故決於一死而恐後也。曰。然則宋靖康之事若何。曰。宋之與明不同。靖康之被圍。李忠定種忠憲未能竟其用也。而敵已退。倘如李種之謀。敵固不敢再至。卽不用其謀。以再召敵。而李不遠黜。種不死。尙可復用之以支吾。惟委之何處之徒。所以亡也。向使靖康之時。遠而避之。或長安。或襄鄧。謀國者之不臧。豈能令金人之不至。建炎之遠竄。方且至於海上而不足。以退敵何也。然則忠定操固守之說者。

其見卓矣。自有論固守之非者。而或且於景泰之事。是徐有貞而非于謙。不已謬乎。恭毅宗雖欲遷而不可者也。

# 鮎埼亭集外編卷三十八

鄞 全祖望 紹衣

## 論三

### 漢經師論

或有問於予者曰。漢之經師多矣。說者謂其徒明章句。而無得於聖賢之大道。故自董仲舒劉向。外儒者無稱焉。程子稍有取於毛萇。然則三人而已。曰。是何言歟。漢人值儒林之草昧。未極其精粹。則有之。然自文景而後。或以宿德重望。爲一時重。或以經世務見用。或以大節。或以清名。多出其中。子蓋未之知也。夫漢興。張蒼首定律歷。荀子之徒也。治左氏。賈生通禮樂。明王道。從張蒼受左氏。文翁興學校。本傳言其通春秋。不見儒林。丁寬輔梁孝王。將兵距吳。治易。申培面折武帝。以爲治不在多言。魯詩。轅固斥公孫丞相。以曲學阿世。齊詩。韓嬰議事分明。雖董子不能難。韓詩。胡母生則董子著書稱其德。公羊氏。兒寬醇雅有餘。尙書。王陽著名昌邑藩邸。通五經。兼騎氏傳。其子駿。爲御史大夫有名。易。其孫崇。能潔身避莽。非世其學者乎。龔遂之剛毅。不見儒林。但載本傳。曰明經。大夏侯之敢言。尙書。魏相實平霍氏之亂。治易。不見儒林。但載本傳。蓋寬饒之剛正。韓嬰易。嚴彭祖不肯屈身以取宰相。公羊氏。歐陽地餘不肯受賻物以傷廉。尙書。召信臣之豈弟。不見儒林。但載本傳。曰明經。于定國之寬仁。本傳但云春秋。蕭望之之堂堂爲社稷臣。齊詩魯論。薛廣德之犯顏阻駕。魯詩。鄭寬中之雋才。尙書。疏廣之知止知

足。公羊氏·韋賢之守正持重。魯詩·其子元成之讓爵。朱雲廷折張禹。易·亦見本傳·不見儒林·平當不  
 羨侯封。尚書·王嘉則蕭望之之其亞也。本傳但云明經·不見儒林·丁傅王氏之亂何武。易·不見儒林·但載  
 本傳·師丹。齊詩·彭宣。易·論語·龔勝。尚書·鮑宣。尚書·皆中流之砥柱。龔舍潔身早去。魯詩·梅  
 福風節尤高。穀梁氏·邴丹著清名。養志自修。易·而馮野王兄弟各占一經。始則見忌。王鳳終死。新莽。馮  
 野王詩·馮遂易·馮立春秋·馮參書·俱見本傳·蓋經師之與國相終始如此。可不謂之盛乎。授受既多。亦誠  
 不能無主父偃。匡衡。張禹。五鹿充宗。孔光。馬宮之徒。然諸公為漢生色。則已足矣。如路溫舒。王式。黃霸。張  
 敞。孫寶。則稍次焉。吾弗備述也。

唐孔陸兩經師優劣論

杭君堇浦問於予曰。有唐一代。絕少經師。求其博通諸經。不為專門之學者。祇惟孔陸二家。然正義釋文。  
 並傳於今。而華川王氏議學宮之祀。祇及孔。豈以釋文不過小學。而正義能見其大歟。予曰。仲達亦安敢  
 望德明。仲達之在東都。為隋皇泰主太常博士。時有道士桓法嗣。獻孔子閉房記。以為王世充受命之符。  
 世充即命仲達與其長史韋節。楊續。撰禪代儀。仲達此事。可以比美新之大夫矣。其時德明亦為國子助  
 教。世充遣其子玄恕師之。德明不應。服巴豆。臥稱病。玄恕就其家行束修禮。跪拜牀下。德明對之遺利。竟  
 不與語。斯其人視仲達為何如。果誰得為聖人之徒歟。仲達仕唐。頗著風節。有諫太子承乾之功。則以在  
 太宗之世。故欲錚錚自見也。是所謂治世亂世與時屈伸者也。且世充暴人也。徐文遠為其師。猶拜伏見  
 之。德明以一國子先生拒之。可謂大勇矣。至正義之書。依違舊注。不能有所發明。漢晉經師異同之說。芟

棄十九。令後世無所參攷。愚嘗謂正義出而經學之隘自此始。且當時討論之人甚多。仲達不過爲書局之長官。故以其名屬之。其後爲馬嘉運輩所駁正者。又不知幾何。非出其一人之手。德明釋文。力存古儒箋故。未可忽也。予故謂如德明者。可以從祀。董浦曰。然。請書之。作孔陸優劣論。

### 三家易學同源論

今世之說經者曰。易之晦也。圖緯於京孟。黃老於王韓。皆無當於易。其說似也。豈知圖緯之學。本以老莊爲體。老莊之學。卽以圖緯爲用。自諸家言易以來。但知其門戶之分。而不知其門戶之合。今夫漢唐之言五行者。未有不依託黃帝者也。黃帝。道家所援以爲祖者也。則是圖緯之所自出。卽黃老也。蓋世之所謂清淨虛無者。原非盡忘世者也。其本心固欲以方寸運量天下無窮之變。而又不能有聖人洗心退藏。知來藏往之量。故高妙其說。以爲齊死生。輕去就者。矯也。而實則時欲出而一試。其試之也。則必以陰陽消長之說。而又恐世之疑其支離而難通也。則又必返之玄奧之窟。以見其言之未可輕議。而使人神其術而不疑。是以計然之書。實爲壬遁之祖。范蠡輩用之。而陰符之說入於道家。此其證也。雖然。其流傳於後世。則有不同。嚴君平。魏伯陽。葛稚川之徒。以黃老治圖緯者也。管公明之徒。以圖緯治黃老者也。以黃老治圖緯者。其人多屬遜世之徒。其學但以之默觀時變。而不肯輕於自見。故常安。以圖緯治黃老者。其人多屬用世之徒。急求售其說。故常得其道以亡身。是則其流別也。而要其無當於易則同。是以黃老家玄牝谷神之旨。流爲神仙。而圖緯候氣直日之術。亦流爲神仙。蓋神仙有道。亦有法。道其體也。法其用也。玄牝谷神之旨。其道也。候氣直日之術。其法也。得其道。未有可遺其法者。求其一而失其一。則神仙不可得。



成。京孟之說易。專於法。王韓之說易。專於道。兼而有之。則康節也。康節作皇極經世。稱老子以爲得易之體。蓋皇極所以推步元會者。本緯學也。故追而溯之。然其實五千言所有。特可以言皇極推步之體。而不可以言易之體。王韓之易行。而儒者轉思京焦康節之易行。而儒者轉思王韓。所謂耳食者也。豈知三家之門戶。同出於一宗。不過改易其旂幟而出之耳。果有異乎哉。吾觀康節之生平。蓋純乎黃老者也。而著書則圖緯居多。是殆善集二家之長者耶。所以其立言也。尤精。而世之信之也。尤篤。

周程學統論

明道先生傳在哲宗實錄中。乃范學士冲作。伊川先生傳在徽宗實錄中。乃洪學士邁作。並云從學周子。兩朝史局所據。恐亦不祇呂芝閣東見錄一書。但言二程子未嘗師周子者。則汪玉山已有之。玉山之師。爲張子韶。喻子才。淵源不遠。而乃以南安問道。不過如張子之於范文正公。是當時固成疑案矣。雖然。觀明道之自言曰。自再見茂叔。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則非於周子竟無所得者。明道行狀。雖謂其泛濫於諸家。出入於佛老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而要其慨然求道之志。得於茂叔之所聞者。亦不能沒其自也。侯仲良見周子。三日而還。伊川驚曰。非從茂叔來耶。則未嘗不心折之矣。然則謂二程子雖少師周子。而長而能得不傳之祕者。不盡由於周子。可也。謂周子竟非其師。則過也。若遺書中直稱周子之字。則吾疑以爲門人之詞。蓋因其師平日有獨得遺經之言。故遂欲略周子而過之也。朱子之學。自溯其得力於延平。至於籍溪。屏山。白水。則皆以爲嘗從之遊。而未得其要者。然未嘗不執弟子之禮。周子卽非師。固大中公之友也。而直稱其字。若非門人之詞。則直二程子之失也。周子所得。其在聖門。幾

幾顏子之風。二程子之所以未盡其蘊者。蓋其問學在慶歷六年。周子卽以是歲遷秩而去。追隨不甚久也。潘興嗣志墓。其不及二程子之從游者。亦以此。張宣公謂太極圖出於二程子之手。受此固攷之不詳。而或因窮禪客之語。致疑議於周子。則又不知紀錄之不盡足憑也。若夫周子之言。其足以羽翼六經。而大有功於後學者。莫粹於通書四十篇。而無極之真。原於道家者流。必非周子之作。斯則不易之論。正未可以表章於朱子而墨守之也。

### 律呂空積忽微論

漢志曰。黃鐘爲宮。則太簇、姑洗、林鐘、南呂。皆以正聲應。無有忽微。不復與他律爲役者。同心一統之義也。非黃鐘而他律。雖當其月自宮者。則其應和之律。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此黃鐘至尊無與並也。此其解見於西山律呂新書。西山謂黃鐘爲宮。所用七聲皆正律。無空積忽微。自林鐘而下。則有半律。自蕤賓而下。則有變律。皆有空積忽微。西山蓋以半律變律皆屬正律之餘。遂欲以之當空積忽微。然以空積忽微四字之詰求之。則西山之解。疑其不然。空積者。空圍所容之積實也。所謂管長一寸圍容九分者也。忽微。則其所容不能盈寸盈分者。奇零而難求。故曰忽微。然則正律之中。不必皆無忽微也。故惟黃鐘爲宮。則黃鐘長九寸。積七百二十九分。太簇長八寸。積六百四十八分。姑洗長七寸一分。積五百七十六分。林鐘長六寸。積四百八十六分。南呂長五寸三分。積四百三十二分。其空積皆無忽微。所以見黃鐘之尊也。自南呂而應鐘。其長四寸六分有奇。則其積三百七十八分有奇。而忽微生矣。或曰。此特以五聲之旋宮言之耳。若依國語。加二變爲七。則黃鐘之宮。及於應鐘蕤賓。雖黃鐘爲宮。其空積亦未嘗無忽微也。曰變宮。

變徵之目。雖見國語。而古人旋宮之法。未嘗用之。故班志言旋宮。止五聲。禮運孔疏言旋宮。亦止五聲。是可見古之樂。不以二變入旋宮也。八十四調之說。至杜佑始詳。自佑以前。如京房造執始去滅之名。公孫崇上役黃鐘之正律。其說雖皆未協。然其止於六十調則同也。以是知旋宮之無二變也。西山未審於此。故并空積忽徵之詁而失之。

水旱變置社稷論

北夢瑣言載。楚王馬希聲嗣位。連年亢旱。祈禱不應。乃封閉南嶽司天王廟。及境內神祠。竟亦不雨。其兄希振入諫之。飲酒至中夜而退。聞堂前喧噪。復入見。希聲倒立階下。衣裳不披。其首已碎。令親信輿上。以帛蒙首。翼日發喪。先是大將周達。自南嶽回。見江上雲霧中有擁執希聲而去者。祕不敢言。是夕有物如黑墓突入室中。卽時而卒。子全子曰。吾於是而知旱乾水溢變置社稷之說。雖其制爲最古。然非聖賢不能行。蓋國家之於歲事。原恃乎我之所以格天者。而未嘗以人聽於神。陰陽不和。五行失序。於是有恒雨恒暘之咎。原不應於社稷之神。是求也。且亦焉知社稷之神。不將有所大懲。剋於國君。而震動之。使有以知命之不常。天之難讎。而吾乃茫然於其深意之所在。反以其跋扈之氣。責報於天。而文過於已。是固事之所必無者。乃若聖賢則有之。聖賢之於鬼神。其力足以相參。其德足以相感。而要其自反者。原已極至。而無餘。故湯之改社易稷。其在我者無憾也。夫天人一氣之屬也。在我既非尸位。則在神不免失職。雖黜陟之而不爲過矣。李陽冰爲縉雲令。以不雨告於城隍之神曰。五日不雨。將焚其廟。及期而合境告足。此必陽冰縉雲之政有不媿於神明者也。非果神之可脅也。後之人未能有見於此。於是有疑於變置之已。

甚而遂以爲取壇壝而更張之。夫威靈之漸滅。不聞易其地而能爲良也。且古人亦安得有此故事也哉。至若漢人以禹配社。宋人以契配稷。此則不過一代之興。稍更舊制。而非水旱變置之說也。蓋先王設爲配食之禮。原非僅主報本之意。正以天神地示。飛揚飄蕩。昭格爲難。故必籍與吾同類之人。鬼素有功於此事者。通其志氣。是故大之則爲五帝。而其下莫不皆然。是社稷不能爲國君護其民人。原有可以廢置之道。然在人少有不盡。而欲爲此。是猶魯公之欲焚巫尪也。奉牲以告。奉酒醴以告。奉粢盛以告。非有明德之馨。主乎其先。亦豈敢曰神必福乎哉。彼後世禍福之說。儒者所不道。但慢神而蔑禮。則天之奪其魄也亦宜。因爲論以補孟氏之所未盡焉。

李陽冰旣得雨。與耆老吏人。自西谷遷城隍之廟於山巔。以蒼神麻。是更壇壝而新之。乃以蒼其水旱之効靈也。果爾。則水旱不効。亦何更新之有。而陳后山謂實有遷社稷而止盜者。恐出附會。

### 宅經葬經先後論

漢魏以來。有宅經。有葬經。皆出於堪輿形法家之言。元儒義烏朱氏。謂宅經古之所有。葬經古之所無。長山胡氏。最善其說。而聞者莫不駭之。予告之曰。是也。宅經之用。大之爲都邑城郭。小之爲宮室。歷見於經傳。所謂立室以宮。矩立宮以城。矩土圭以求地中。土宜以相民宅。是故相其流泉。觀其夕陽。公劉之卜都也。揆之以日。作於楚室。衛文之卜宮也。南望斗北。戴樞晏子之論卜都也。益屋於東。則凶。家語之論卜室也。而所謂葬經之說。無有焉。周禮墓大夫之職。冢人之職。班班具在。昭穆葬而已。族葬而已。不聞其以形法言也。葬師之徒。求其說之見於古者而不得。於是指流泉夕陽。揆日測景之說。以爲據。不知是宅經之

祖非葬經之祖也。援非祀之鬼而享之。其亦惑矣。聞者曰。君子不言禍福。倘其非耶。曷不并宅經之說而廢之。其是耶。則葬經亦曷可非耶。予告之曰。是必明乎死生之說。而後可以定其是否也。夫都邑者一國之極也。必其風雨和會而陰陽悅豫。然後一國之民命無失所焉。是以邾子之遷繹。雖不利於已。而不恤宮室者。一家之聚也。亦必其五行順序。而後天厲不作。蓋皆生氣之所乘。是以地理得應之。以爲功。是在中和位育之功。亦其一節。特漢魏以後之宅師。或支離其術。而不盡合古耳。若墟墓。則不然。人之死也。魂升天。魄降地。其所遺者枯骨耳。謂孝子之於枯骨。不忍棄而捐之。五患之區。而必求高敞融和之壤。以安之。則可謂有吉地焉。足以追魂攝魄。使之爲利於子孫。則惑矣。彼葬師謂亦有生氣之可乘。真無稽也。然而葬經之說。謂富貴貧賤繼絕俱操之地。其說較宅經爲更侈。夫古者井田之制。行民無甚貧。亦無甚富。而商賈則在所賤。宗法立。則宗子繼。支子否。四民之子。各襲其業。卽有軼羣之才。亦偶然耳。聖王之所以定民志者。秩然。後世葬師富貴貧賤繼絕之說。俱無所用。則夫其說之不見於古。固其宜也。假使鬼果能蔭。聖王之制禮。其所以慎終追遠者。無所不至。何獨忍於負其父母。護庇之靈。而不爲之求吉地以聚之乎。然而爲重爲主。爲廟爲寢。以棲其神。其祭也。於陰於陽。以求之。而絕不問之於墓。則亦疏矣。而漢魏以來之葬師。其能事乃突過於古先聖王。則亦怪矣。闢鬼蔭者。莫若涑水橫浦東山黎洲四家。至其不可與宅經同年而語也。則四家所未及云。

門生論

今世舉主座主之禮尊矣。吾不知其所謂師者。人師耶。經師耶。而門生若是其多。且以不得爲其門生是

懼曰。是固然也。彼營營之徒。使其稱門生於人師。經師之手。則反非其願。故不必問其道德經濟如何。文學如何。但令其爲舉主。爲座主。則人固帖然而推之。己亦儼然而居之。古之事師也。如君如親。不爲不厚。然特左右服勤。心喪而已。今世之事師。主於報恩。其子弟至數世。猶責望其汲引。勒索其財帛。苟不稱所求。謂之負德。嗚呼。吾不解世風之壞至此。直謂之喪其心可也。夫舉主座主之儼然而居之也。謂吾旣借汝以富貴利達之資。安得不事我以師。而人之帖然而推之也。謂彼固予我以富貴利達之路。安得不以師事之。有是哉。在三之誼。若是其可賤也。朋友之交。有感其恩者。有稱之爲知己者。有師事者。凡三等。自唐以前。但有舉主而已。座主之名。始於唐至明。而座主之禮。嚴於舉主。則以科第重也。較其義。則舉主似稍優於座主。然皆不可謂之師。蓋座主之取士。不過聽其言而已。尙未觀其行也。容或卽其言而知其行。如王厚齋之於文宋瑞。然豈能人人而別之。吾姑不深論其所取之果有當與否。而要其所取者。不過其人之言。則謂之文章之投契。感其恩則可矣。且不得稱之曰知己也。而何有於師。舉主之取士。不止於聽言矣。但其所取者。固其人之可取而取之也。非我之私之也。吾姑不深論其所取之果有當與否。而要其所取者。原不出於我之所私。則謂之知己足矣。而何有於師。今將謂舉主之道德經濟。必過於下僚。座主之文學。必過於後輩耶。是亦未必然也。吾故曰。門生之在古。門牆高弟之謂也。門生之在今。門戶私人之謂也。吾姑不深責其以天子之科名。天子之爵位。妄市恩於人。以爲門戶計。但試問其羞惡之心。果有存焉者否。彼其清夜自思。亦未必無自媿者。亦未必無不甘於心者。而行之如故。蓋又別有循環之說焉。舉主座主之儼然而居之也。謂吾向者固嘗折節於此中。而後得有今日也。譬之農夫力穡。始遇豐年。不可

以爲泰也。門生之帖然而推之也。謂吾折節於一時。而異日之設身處地。亦猶此也。譬之農家望歲。敢忘東作。不可以爲過也。嗚呼。安得不相率而爲小人耶。唐人以詞賦取士。苟得於功名。至於投貴主。投中官。則士氣已盡。固無論其餘。然如昌黎之座主爲宣公。而昌黎不甚推之。宣公且然。況其下焉者。以是知豪傑之不徇於流俗也。宋人講名節。故多不肯屈於座主。明道、伊川、橫渠之於歐公。或以禮闈。或以御試。讀卷。祇稱永叔。象山之於東萊。祇稱執事。其餘不可枚舉。明張文恭公陽和。爲羅文懿公同學。文懿取文恭於省闈。文恭不署門生。文懿憾之。文恭不顧。高文襄公取文懿於廷對。文懿亦不署門生也。宋南渡後。於舉主多稱門生者。故舒文靖公行狀。以其力持古誼爲難近。張清恪公舉於遂寧。亦不行此禮。要之。君子立身行己。各有本末。不妄求人之附我。以自尊。亦不肯妄附人以自貶。不求人之尊。而非失之遜。不附人而非失之亢。是論也。前儒黃梨洲、顧亭林嘗及之矣。予略舉其說以告人。而羣然駭之。未通籍。則曰。子爲是言。將使天下之爲舉主爲座主者。相戒莫肯羅而致之矣。是自絕其進取之階也。旣通籍。則曰。子將來且爲座主爲舉主。其毋爲此言。以自困。予皆笑而不答。

破惑論

吾鄉城東錢氏。世有賢者。顧多佞佛。清谿以宗門講學。寧國逃禪更甚。忠介雖稍減。而未淨。塾菴則渾身陷入矣。忠介夫人董氏。在太倉日。禮法華。蠟光成青蓮。有如來瓔珞寶相。結跏其上。見者驚異。余曰。此癡絕而成此幻景也。夫人當久病。心氣所注。嘗有鬼神臨之。皆此類耳。非果有志壹動氣之徵也。同時海岸儀部禮洛伽。見大士現身天際。霓幢露葆。訝爲蜃市。旣而悟曰。此大士也。余曰。此乃真蜃市也。海岸初一

念不錯。而轉念附會之。妄矣。大都斯人神明之感。足以造一切光景。見堯於羹。見舜於牆。見文王於琴。見周公於夢。非果堯舜文周尙有可見。思之既切。遂有此耳。然則如來大士之見。亦猶此矣。



此  
页  
空  
白

# 鮎埼亭集外編卷三十九

鄞 全祖望 紹衣

議

## 亞聖廟配享議上

亞聖廟兩廡配享之位。乃宋政和五年所定。今鄒縣廟中栗主因之。但當時太常諸臣未嘗一一攷覈。奉行疏忽。遂多舛錯。亞聖弟子其確然見於正經者甚少。如咸邱蒙、陳臻之徒。正義以爲有所問於孟子者。卽知爲弟子也。是固已在影響之間。若其中有不可信者。按陸德明序錄。謂高子受詩於子夏。稽之毛傳。絲衣小序。與孟子小弁章所述。則其人原以詩學有聲者。夫子夏爲魏文侯師。高子及遊其門。是孟子之前輩也。所以有高叟之稱。邠卿不知何據。以爲弟子。正義遂謂其嘗學爲詩。而不通是塞其心之一端。以證邠卿嚮道未堅之語。夫山徑茅塞。或出於鏃厲之辭。未可以定其爲及門。而古人稱謂最嚴。豈有以長老之名加之弟子者乎。邠卿以告子爲弟子。愚觀論性諸章。岸然獨立門戶。必非登堂著錄者。至浩生不害。則祇曰齊人而已。正義因其同名曰不害也。始疑浩生卽告子之字。然尙未敢堅其說。古無以字冠於名之上。連舉而稱之者。故正義亦自覺其難通。而依違言之。乃祀典竟爲合并。以成其謬。夫卽以浩生之於孟子。亦不過偶爾答問。乃今直以告子當之。而豈知兩人皆不可以言弟子乎。又一舛也。盆成括之見於晏子。以爲孔子門人。是固郢書之說。邠卿則曰。嘗欲學於孟子。夫欲學。則未學也。曹交之請假館。亦

欲學者流也。正義遂以爲弟子亦無稽之言耳。其爲前儒所已及者。如以季孫子叔並預贈祀。此出於注疏之謬。自朱子改正以來。相傳前代曾經罷享。特以沿襲未革。義烏吳萊更補一人。蓋滕更也。若以孔廟之例言之。則政和封爵。在今日已不當用。宜改從先賢之稱。而去高子以下五人。補入滕更。夫嶧山俎豆。世載有司。其討論亦不容緩者。因具書所見。以質之當世知禮之君子。

亞聖廟配享議中

亞聖廟十八弟子配祀之下。附以漢揚雄。唐韓愈。斯蓋出於孟氏子孫所私祀。其始尙別奉他室。後遂列之廡下。明初去揚雄。愚謂漢儒少有知孟子者。而雄首爲之注。則節取其功而祭之。宜亦古禮所有。而其書出於後世之所因託。則又非愚之所能定也。宋史藝文志·有四家孟子注·揚雄·韓愈·李翱·其一熙時子·注疏趙孫兩家·皆有表章遺文之功·雖其言未盡醇·要其人自卓然不背於道·其當祀於廡下·無可疑者·若自東都以來·程曾有章句·見後漢書儒林傳·高誘有正孟章句·見玉海·鄭玄有注七卷·劉熙有注七卷·綦母邃有注九卷·見隋書經籍志·陸善經有注七卷·見唐書藝文志·李翱有注·見崇文總目·劉軻有翼孟·見白氏長慶集·其作音釋者二家·則丁公著·張鎰·斯皆於絕學有功·卽其書已不傳·未知其醇駁如何·而要當使附之廟食者也·林慎思知尊孟子·其所見固出王充馮休輩一等·況其以殉節著·蓋不媿儒林者·然其謂公孫丑萬章之徒·不足以傳孟子之言·而必自從而續之·孟子之文·豈可續哉·是又河汾之僭已·皮日休·強至·賈同·皆嘗箋釋孟子·而其詳不可得聞·種放有表孟子上下十二篇·總之·伊洛以前·能尊孟子者·皆知言仁義而距異端者也·日休死於吳越·唐史之誣不足信·其從祀可無嫌·況自韓愈而後·尊孟

子者。日休之言最力。宋則范祖禹、孔武仲、吳安詩、豐稷、呂希哲。所謂五臣者也。若王安石、許允成、蘇轍、王令、楊時、尹焞、張九成、張栻、陳耆卿之傳注。皆合登附於廟。而余允文、陸筠。則尤有功者也。其伊川、橫渠、晦翁三公。不當在廡下。宜援孔廟典禮。於樂正子之次。附以昌黎。而三公次之。是亦不易之論也。

### 亞聖廟配享議下

今亞聖廟配享先儒。有孔道輔。詢之孟氏。以爲亦明初事。其後又有錢唐。按道輔知兗州。始訪亞聖之墓。立祠其旁。故祀之以報其功。是則非古所有也。配享之禮。當取其傳經明道者列之。而其他不預焉。孔子廟中。不聞其祀梅福也。如以道輔之功。則所祀者亦未備。熙豐間。荆公素愛孟子。列於科舉。元祐變法。將去之。范純仁曰。孟子之書。如春秋之在六經。不可去也。遂止。是其一言之力亦大矣。晁說之拾疑孟之緒餘。請去孟子於講筵。而胡舜陟爭之。亦衛經之最著也。推崇孟子之議。始於常秩。曾孝寬則請加公爵。程振則請增廟祀。陸長愈則請正位次。席旦則請補石經。王言恭以鄭厚之詆孟。而請毀其書。吳萊以亞聖莫盛於孟子。斥史遷之妄。而別爲之傳。并及其弟子。倘以道輔準之。皆當有列於廟者也。然如舜陟則有附秦檜之嫌。秩亦清議所不予。從祀之。其可乎。明劉三吾作孟子節文。而孫芝上疏力爭。詆三吾爲佞臣。以視錢唐。又前有光而後有輝也。然欲登之兩廡。究於禮未合。無已。則自道輔而下。至孫芝。奉之別室。庶於禮爲稍安。至栗主書道輔爲司空。按本傳。則官中丞。以爭程琳事。出知鄆州。道卒。仁宗特贈侍郎。司空不知誰所加。此近日祝史之謬。所亟當改正也。

### 前漢經師從祀議

開元二十二賢從祀之舉。昔人議之者多矣。是後更進迭出。愚皆不盡。以爲當也。夫謂當秦人絕學之後。不可無以報諸儒修經之功。雖其人生平或無可攷。而要當引而進之。此其說良是也。然此爲草昧初開。言之。蓋在高惠之閒。皆以故博士授弟子者。當斯之時。遺經之不絕如綫。椎輪以爲大輅之始。其從祀宜也。自是而降。經師稍稍接踵以出。如宗法所云別子。夫有爲之前者。詎可無爲之後者。特當於其名家之中。擇其言之不詭於道者。而從祀焉。此爲授受淵源言之。文景武之閒者是也。以後則經術大昌。誠不以師傳門戶爲足有功於聖門。必有躬行經術。以承學統。而後許之。宣元以後是也。吾於三輩人物之中。合而計之。得十有餘人焉。易則田何。書則伏勝。詩則浮邱伯。毛亨。春秋左氏則張蒼。禮則高堂生。此六人者。爲一輩。其時書則古文未出。詩則齊韓未名家。春秋則公穀未名家。禮則周禮禮記未出也。田何之。大宗爲丁寬。其別出爲費直。書則孔安國出。而補伏勝之闕。浮邱伯之。大宗爲申培。毛亨之。大宗爲毛萇。而轅固以齊。韓嬰以韓。張蒼之。大宗爲賈誼。而胡母子都。董仲舒以公羊。江公以穀梁。高堂生之。大宗爲后蒼。而河閒獻王以周禮。蓋經於是乎備矣。丁寬以儒生而有將才。誠非墨守章句者。賈生明禮樂。言王道。當文帝時。以一儒獨起。尤爲有功。申轅正論不撓。毛萇深得聖賢之意。河閒獻王。言必合道。大雅不羣。胡母子都。則董子所尊。韓嬰雖董子不能難。孔安國則克傳其家學。惟費直。江公。后蒼。無言行可紀耳。此十三人者。爲一輩。蓋漢二百年經學所以盛者。諸公之力也。若集諸經之大成。而其人精忠有大節。爲一代儒林之玉振者。則惟劉向。斯皆其必當從祀者。開元禮臣。不知精審。而妄以戴聖。何休。奪席。不亦謬乎。愚嘗謂西漢儒林。盛於東漢。卽其人亦多卓犖可傳。東京自賈逵。鄭康成。盧植而外。無足取者。夫前茅之

功過於後勁。而況後之本不如前也。世有君子。倘以予言爲不謬矣。

### 唐經師從祀議

唐之經學。可謂衰矣。初年尙有河汾教育之餘風。能以經術立言。自後詩賦日盛。而經學之衰。日復一日。稍有講明其際者。不能以中流之一壺挽末俗。然使無此數人。則經學將遂爲啞鐘。是亦不可不稍存其學派也。今世從祀孔穎達。其實穎達生平大節。有玷聖門。故愚嘗欲黜之。而進陸德明。以其大節也。其三百年中有爲兼通五經之學者。陸氏而後。曰褚無量。曰馬懷素。曰王元感。曰元行沖。專門名家之學。三禮則魏文貞公徵。其後有成伯璵。易則李鼎祚。蔡廣成。春秋則啖助。趙匡。詩則施士丐。斯數人者。猶能守先聖之緒言。以傳之後。雖其言未必醇。而不爲無功於經。言乎其人。則文貞不可尙矣。褚氏。馬氏。王氏。元氏。皆名臣。而施氏。見稱於韓子。雖所得或淺。要皆賢者。成氏。李氏。蔡氏。啖氏。趙氏。其書尙存。多爲後學所采。則亦不可泯其勞矣。韓子同時李習之。尤當從祀。其復性關佛之言。大爲韓子之助。宋人深求而詆之。未爲平允。晦翁同父之爭。其抑揚祇在漢唐之學問功名。然漢唐誠不足以望古人。而天之未喪斯文。際時之厄。亦不得不於駁雜之中。求稍可寄者而寄之。故同父之說固過恕。晦翁之說亦過苛。此愚所以有唐經師之議也。說者謂唐之經師存亡繼絕之功。不足以望漢人。其明道又不足以望宋人。故從祀不及。愚因記所見。以俟論定。

### 尊經閣祀典議

自經師二十二人之從祀進退不一。而儒者各持其論。有爲責備之辭者。以爲非有得於聖人之道。則不

得爲聖人之徒。今宮牆數仞之中。而僅以章句之流預其間。非所以尊道統也。有爲忠厚之辭者。以爲當世衰道微之日。遺經不絕如綫。而有能兢兢呵護。以待後之學者。雖其人不無可議。而祀不容廢也。是二說者。皆是也。而未盡。蓋傳經之功固大。而自商瞿子木以來。夫豈二十二人所能盡也。今貞觀之所舉。則固已偏而不咸。若使盡列之先賢之下。則又夫人而知其不可也。是原不能不核其人之生平定之矣。乃卽以二十二人核之。而其生平已多不能有當於聖人。所以有退祀之於其鄉者。有竟黜其祀者。雖然。彼其抱殘守缺之勞。似未合竟屏之里社之間。況其并或忽然去之也。愚嘗折衷於兩家之平。以爲今天下皆有先聖廟。廟旁皆有尊經閣。登斯閣者。以敬學尊師之意。修追遠報本之文。則諸君子俎豆之地。於斯爲合。蓋以尊經而遂及傳經之祀。則凡當年之得載於箋疏。得見於儒林者。無不可也。不特春秋之鄒夾。詩之齊魯韓。以暨北宮司馬。仲梁諸子。固所當預。卽以其人或未醇。甚至若張禹。何晏。劉炫。邢昺者。皆可存也。何也。節取其功而錄之。固不可與坐聖人之廡下者同年而語。則稍恕焉。而非濫。夫如是。將經師之允升者。無所遺憾。而兩家之聚訟可息。若其學行粹然。如董仲舒。鄭玄之徒。應從祀者。則固兩列之。而無嫌也。雖然。古之祭祀。莫不有配。是舉也。當各以其鄉先正之有功於經學者配之。卽以吾鄉而言。唐以前未有師。宋宣和以後。陳文介公經學始著。而於是王茂剛以易。曹粹中以詩。高抑崇。高元之以春秋。鄭剛中以周禮。迨至慈湖廣平兩先生。而四明之經學始盛。深寧東發兩先生。而四明之經學始大備。其餘專門之學。如南塘積齋遺書至今流傳。皆吾鄉百世不祧者也。彼秦漢以來經師遠矣。尋墜緒之茫茫。作弟子之矜式。取而配之。斯先王之禮意。而非予一人之私言也。予持此論已久。會吾鄉學宮新落。持節觀察

西涼孫公。今好禮者也。因語及之。謂是固天下可通行之禮。而不妨竊舉於一方。孫公欣然許焉。而予爲議以上之。

章文懿公從祀議

金華之學。昌於呂成公。忠公兄弟。二呂之躬行。角立張朱。而又兼以中原文獻之傳。則爲史學。東萊嘗應詞科。則爲文章之學。艮齋、止齋、說齋、同心、切磋。又參以經制之學。及門弟子。固多賢者。然漸趨於三者之學。而躬行少減。四先生起而中振之。躬行者醇矣。白雲所造稍淺。及門之士。如潛溪、華川、仲子。又變而爲文章之學。而躬行益疏。天順成化之間。楓山先生出而中振之。先生學以躬行爲主。涵養深至。居常龐朴和厚。不知其胷中之海涵地負。臨大節而不可奪也。昔儒謂先生之功業。雖不如司馬溫公之宏。而其人則極似之。蓋先生惟其龐朴。所以海涵地負。臨大節而不可奪。而非文章家致飾於外者之所能也。先生嘗言。斯人形天地之氣。性天地之理。須與天地之體同其廣大。天地之用同其周流。方謂之人。又言。心大則萬物皆通。心小則萬理皆晰。至哉言乎。先生與白沙講學。白沙謂今人陷溺於名利汙濁之中。先令看浴沂風雩章。以洗其心。先生曰。每日浴沂風雩。祇恐流入老莊去也。白沙之說。未始非救時之教。而先生之箴之者。則逆知後來之流弊。予謂白沙似康節。而先生則涑水橫渠一路人。先生之地步。較之白沙爲平正而無疵。先生致政而歸。所入稻田。不足供其食之半。出入徒步。故其及門唐尙書龍、潘侍郎希曾、姪尙書章拯。皆徒步。拯傳先生之家學。其歸家有羸俸。先生卽爲不樂。而拯亦自有慙色。公子敝衣垢履。道爲巡檢所笞。先生不以爲忤。嗚呼。此三代以上人也。浙中學統。自方文正公後。當接以先生。而後可及陽



明。

祀先蠶議

雍正十有三年春。河東總督侍郎王公。以先蠶之祀上請。事下祠部。祠部郎多以其禮質之臨川先生。先生曰。子盍言之。作祀先蠶議。

鄭康成謂天駟乃房星。而蠶爲龍精。每逢大火之月。必浴其種。故蠶與馬同氣。諸家之以天駟爲先蠶者。本此。愚以爲天駟者。列宿也。是但可以言上天司蠶之神。而不可以言先蠶。蓋先蠶當與先農先炊一例。皆主始爲其事之人而言。今以天駟當之。是以天神而充人鬼也。古之祭祀必有配。社爲五土之神。而勾龍配。稷爲五穀之神。而棄配。皆以天神臨之人鬼實陪位焉。說見予水旱變置社稷論。先農先蠶乃中祀。則不復溯天神。而但於人鬼致其報本之意。是禮之差也。漢官儀云。漢之先蠶有二。一曰苑窳婦人。一曰寓氏公主。此乃秦漢以來荆越諸巫之說。薦紳儒者所不道。北齊始祀軒轅。蓋出自淮南王蠶經。北周別祀軒轅之妃西陵。卽帝王世紀所云纁祖者。愚以爲三家之中。纁祖近之。古人祀天駟者。多用燔柴之禮。攷周禮。蠶事必於北郊。則必無以陰祀而用燎壇者。是可以知古先蠶之非天駟也。唐月令用天駟。而開元禮復去之。宋熙寧中。仍用天駟。而元豐詳定。復去之。然其時多以天駟但當爲馬祖。而不得爲先蠶。是又不然。天駟旣主蠶事。則威靈之陟降。正不必以馬祖限之也。元武司冬。而能兼龜蛇之靈。則天駟在房。而能兼蠶馬之氣。不得謂康成之說爲非也。特欲以之當先蠶之祀。則誤耳。今據河東督臣請。欲通行之於直省。則其在京師者。可援唐宋以前所司致祭之禮。在直省者。令封疆之臣主之。其時用季春。其日用巳。

其幣用黑。用瘞埋。其方則古人。或有東者。以桑柘所生之時也。或有西者。以與籍田對其方也。然宜依周人用北。其壇坎廣輪高厚之制。一以先農壇爲準。載入祀典行之可也。蠶事盛於江南。渡淮而北。山桑始多。然愚讀唐史。則雖滇南天末。當時亦嘗有紡紉之利。而後人始盡廢之。是休女紅而習游惰。廢天地自然之利而不舉。實可惜也。斯禮興庶五畝之牆下。皆無隙地。而農桑之盛於此均矣。謹議。

### 請修舉兩制故事議

唐宋兩制之官最備。而又設知制誥之任以統之。明則兩制之官依舊。而知制誥無專官。大率以次輔一人董其事。有詔勅則次輔擇詞臣撰之。典更重矣。然詞臣所撰不及責詞。則較之前代爲率。國朝俱準明例。獨次輔於制誥不復預。直委之所司。凡文武臣僚。但視其品。不問其官。循例填寫而已。尤可笑者。前後毋受封贈。兩勅而共一詞。貽之後世。館閣之羞也。綸綍之重。混淆苟簡若此。甚非所以示王言之體。其不敬莫大乎此。因攷唐吏部給告身。必先令其本人輸朱膠綾軸錢。喪亂以後。貧者多。但受勅牒。不取告身。明宗天成元年。吏部侍郎劉岳上言。告身有褒貶訓戒之詞。豈可使其人初不之覩。於是始俱賜之。五季板蕩。尙有然者。況承平極盛之世乎。況天子用人。亦豈能必其盡當。故唐宋有封還詞頭去位者。有以責詞反用褒語。中含皮裏陽秋。而去位者。此於詞命之中。開言路焉。或天子是之。未嘗不成轉圜之美。卽以此去位。亦未嘗不存此清議於後世也。明世則未有此矣。愚以爲宜亟復唐宋及明之舊。或以閣學。或以院長司之。必攷其家世。切其人。而予以勸懲之語。庶乎王言所降。共凜天咫。而不貽葫蘆依樣之差。且仍加寬大之風。如有不諧衆論。許其封還。卽降責者。如前此果有功可錄。許其敘入。斯則在天子於省臺之

外。增益見聞。在詞臣。真可以文章報國。而不徒爲無益之奉行。而於史冊復見古人一種代言之文。此其不可不亟行者也。

右科取士規制議

右科之制始於唐。其制科中。則有所謂軍謀深遠。武藝絕倫者。而又別有貢舉一科。宋之制科。則武事且居其三。而天聖中亦仍添設貢舉。按宋會要。凡應是科者。實有軍謀武藝。許詣兵部投牒。先投策論三卷。每卷三道。召人保委。主判官先詳其所業。視人材。驗行止。先試步射一石弓力。馬射七斗弓力。再問策一道。合格。卽引見召試。聖政記曰。以策論定去留。以弓馬定高下。會要。皇祐中。又分其等爲三。學識深遠。對策優絕。上也。策對優長。騎射兼有。次也。擊刺拋射。翹傑魁俊。次也。然予攷司馬溫公熙寧三年知舉。謂奉勅攷試法。當先試弓馬。若合格。始試策論。夫弓馬所以選士卒之法。非所以求將帥。不幸而不能挽強馳突。則雖有策略將帥之才。不得預試。恐非朝廷建學之意。乞如舊制。而上卒如中書所請。則熙寧之變法。殆出於荆公耶。其時許不能答策者。以兵書墨義。荆公以爲不可。而罷。夫墨義之罷。是也。其先弓馬而後策論。則非也。再攷長編。則熙寧八年。終從溫公之說。夫以策論定去留。而以弓馬定上下。則其上者必策論。與弓馬兼。此其中可以得有用之才。然且富文忠公憂豪傑之不屑。蓋以重文輕武之弊。久而難返也。況重弓馬於策論也。則卽材官健步。取之有餘。而謂志士肯就乎。且卽合策論弓馬。以取士。猶慮其詐。蘇文公謂以弓馬得者。固不過市井挽強引重之麤材。而以策論中者。亦皆記錄章句。區區無用之學。故士有所不屑。而欲因貢士之歲。使兩制各舉所聞。有司試其可者。天子親策之。權略之外。便於弓馬。不過取

一二人待以不次之位。試以守邊。其說亦極求材之苦心。而欲爲國家得實效者矣。然愚謂策論之制。原不應以故事命題。今誠使試士者。矜慎於發策。其所問。則綜羅經史。自周禮之軍政。春秋左傳列國用兵之事。司馬法內政之遺文。以及漢唐以後之軍制。軍官軍器。一切邊防海防屯田衛卒樓船將士京師禁兵藩國武備。再則雜舉歷代兵謀兵機。不拘忌諱。率以一策中雜舉數十條。而詳問之。務期以穿穴其異同得失之故。而不許以敷陳之語應故事。則恐非近日右科之士所能應矣。弓馬固期於強力。而亦立爲規則。略有取於古人志正體直之遺意。使知夫強力固在所重。而士人之強力。不同於卒伍之麤厲。則恐亦非近日右科之士所能應矣。如此。而不得人者。未之聞也。唐郭忠武王出右科。宋馬擴亦出右科。皆爲千古名臣。而明之萬表。戚繼光。俞大猷。陳第。則且以右科而講學。而窮經。而卒之諸人皆爲名將。其所著書。足以爲有明兵家之菁蔡。則今之重弓馬而輕策論。不亦失歟。

請復服內生子律議

唐宋以來。俱嚴服內生子之禁。明太祖著孝慈錄。詆爲不近人情。遂削其律。太祖因寵一妃。令其子爲三年喪。竟舉古禮牽連廢棄。可謂陷人不孝者矣。人子居喪之制。所謂衰麻者。特其文耳。惟有實以維之。而後文有所寄。後世天性澆薄。諒闇之禮。如飲酒食肉。皆形迹所易掩。卽不可問。至於舉子一事。則以令甲之威爲之防範。蓋禮之所窮。刑以輔之。此正一線之遺。人道所以不絕。今并去之。則其離禽獸者幾希。且以禮而言。則一切飲酒食肉。猶或可以少寬。而獨嚴於御內者。桐城方閣學嘗謂家庭杯著之間。對梁肉而淒然念其所生。斯在常人。亦或有之。若御內而不忘哀。未之有也。是以雜記聖室之內。非時見乎母也。

不入門。然則三年之中。苟非有哭奠之事。不得與婦相見明矣。其但言聖室者。蓋舉遠以概近。而閣學以聖人不忍以不肖待人。當夫枕塊寢苦。豈有漫無人心一至此者。迨至小祥之後。日月漸邁。而不得不皇然慮之矣。斯其言尤足以警當世而使之泣下者也。當時左右重臣。如劉文成公、宋文憲公。俱一代碩儒。乃不能引古誼以力爭。反爲之依阿排纂。用相傳會。故吾鄉萬處士斯同。以爲長君之惡。夜氣俱亡。蓋亦有激而言。非過論矣。在昔宋文帝以居廬中生逆劭。諱而不宣。卽位三年。而後舉之。說者以爲異日商臣之酷。本於沴氣所鍾。雖其言未必果然。然孝子之後。必有孝子。則反是以思。固無足怪。愚又讀明晉江黃相國國史唯疑。言明世廟時。太子於康妃服中生子。世廟問諸輔曰。禮臣得無有言。或據孝慈錄。言其無害。則是以天子之尊。猶知其不可而嫌之。豈若今世以爲習有之事。恬然無忌。是直去律之害中於人者深也。近見邸鈔。載晉撫石公糾屬將縱欲忘親一案。已奉嚴旨訊治。夫以四百年來。內外彈事之所未見。而一旦舉而行之。是可以見天子孝治之隆。能出天下於耳聾目瞶之餘。而封疆大吏之所以範其下者。不可謂非朝陽之鳳也。然愚尙恐窮鄉僻社之民。未能周知。不若復取舊律。詔之天下。按舊律。在服內生子者。並合免所居之一官。其無官者。徒一年。若未發自首。亦原。夫必自首而後原之。則稍知自好者。將有所恥而不敢犯。是真厚風俗之先務也。明太祖以爲如舊律。恐人民生理之罷。是殆與喪亂之世。禁寡婦之不嫁者同。曾謂開國之君。竟出此哉。

請致正承重服制議

喪服小記。祖父卒。而后爲祖母後者三年。鄭康成曰。祖父在。則其服如父在爲母也。古人於父母之服。概

稱三年之喪。而父在祇爲母杖期。非敢獨薄於母。蓋以吾父之所以喪吾母者。不過於期。使子之服不除。恐傷厥考之心。故服從父。而心喪仍以三年。惟父亦達子之志。必三年而後娶。然則子之不敢申其喪者。卽父之不忍遂其娶。周公禮意之精。原可垂之百世而不惑也。歷朝改制以來。禮從其厚。已成不易之條。而適孫承重。猶然喪服小記所云。其於畫一之旨未合。說者以爲孝慈錄之作。原別有爲。非真有見於禮之當然。故當時議禮諸臣。亦不復推廣而講明之。其信然歟。則是後人之所當釐定也。至若康熙二十七年。吏部議得陝西藍田縣知縣鄧士英祖母馬氏病故。以其祖父在不許丁艱。則竊更有疑者。夫居三年之喪之與去官。是兩事也。旣爲父之嫡。則卽令厭於祖。在不爲三年之喪。而不可以不去官。彼思爲後者。祖父在而爲祖母。其與父在而爲母同也。古人父在爲母亦期年。其亦可以不去官乎。彼漢晉人於旁親期功之赴。猶然駿奔。甚至友生且行其禮。而本朝亦許臣下於本生父母。繼母。隨嫁母。俱得給假治喪。柰何以所後之祖母而反不然哉。然愚嘗攷朱子有曰。祖在父亡。祖母死亦承重。詳玩朱子之言。則似亦因當日之不承重。而特舉而言之也。然則因不爲三年之喪。而遂誤認以爲不承重。而廢去官之禮者。其失蓋自宋已然。不始於近世也。楊次公誌評事劉暉墓。稱其喪祖母時。雖有諸叔。援古誼。以嫡孫解官承重。以爲篤厚。而李敬子以祖母之喪。援劉暉事爲請。許之。范蜀公以爲賢。然當時反有咎之者。以爲祇當從衆。則朱子之前。雖祖父亡。而爲祖母持服者。蓋亦寡矣。臣子奪情。不得持服。是必有不得已之故。今假口於祖在不爲三年之喪。而竟晏然居官。是自奪其情也。夫以古人著禮之意而言。不惟其文。惟其實。卽令爲三年之喪。而實不至。亦何當於禮。然以國家一定之制而言。則似不容有參錯者。愚故以爲直當改定。

舊禮不問祖父在否。皆行三年之喪。是在前儒俞汝言已嘗論之。非愚一人之私言也。

重修蛟蜃二池議

蛟池與蜃池本二。或以蛟池卽蜃池。其說見至正志。予攷蛟池址在飲飛祠中。蜃池址在報德觀中。則合之者其說無稽。寶慶志云。城中既有雙湖。又鑿此池。瀦水備旱。而自元時已爲民居所湮。迄今未有問之者。嗚呼。古人建置之精。參乎造化。蓋鄞惟西南之長春。望京二門。受它山大雷山之水而已。而江流不與河通。故其東面之阻江者。鄞江門有氣喉焉。靈橋門有食喉焉。東渡門有水喉焉。水喉氣喉。皆外通江湖。內洩湖水。食喉不納潮。而專放水。則江河之一茹一吐。其脈不隔。而城中之流泉。宣導和暢。然而獨遺於北。以其方位之爲窮陰也。故江湖旣不引之入城。卽湖水之至此者亦甚微。乃又不能不資於水利。於是爲此二池以瀦之。是古人之深心也。說者不知。妄謂昔有蛟蜃來此爲患。因以池鎮之。則妄矣。二池之址本甚巨。今并祠觀亦湫隘。而池無論矣。苟必實心以謀鄞城之水利。則東渡三喉。誠爲要務。而二池又豈可緩哉。

重浚鄞三喉水道議

四明洞天東七十峰之水。趨於它山。其支流會於桃源。引流入城。瀦爲西南雙湖。雙湖之外。支流甚多。皆湖之所醜也。防旱洩潦。旁通市河。內有水喉。食喉氣喉三閘。以洩於江。禁民居屋以塞。王元恭修至正志。力戒後人浚導必時。隄防必謹。啓閉必如式。一邦之大利也。予攷水喉閘在東渡門牆下。宋之都稅務前也。以板爲閘。潮長則與板平。市河之水充溢。則啓閘以洩之。江食喉閘在靈橋門牆下。宋之市舶務前也。

止用洩水。卻不通潮。氣喉闌在獅子橋東。古鄞江門牆下。吾鄉城中之水。皆自山溪。而其洩則並入於江。蓋當王長官未作堰以前。江流本直抵湖上。既有堰。則旱必蓄。澇必洩。必使仍與江通。而後節宣得其宜。故城南之水。有行春。積瀆。烏金三堰以通江。而宋人又增風棚一堰。城西之水。則有保豐。石塘二堰以通江。城中不能容。而爲喉以達之。其所關係。誠不淺也。況雙湖之深無底。其水既從西南二門而入。不能更從西南二門而出。久在湖中。則水性拂而不暢。故出滯宣幽。皆於喉是賴。然三喉特穴城爲道。積久易淤。而居人見湖流甚深。以爲雖無是喉。湖水亦自不竭。無所事於江流之吐納。故自宋時已累廢。賴賢有司以修治之。四百年以來。鄞之河渠。概草率不講。而三喉竟泯焉。僅存水喉。尙有遺跡。薦紳學士。亦不知其爲水利之舊也。悲夫。蛟門李君陟茲。熟於形法家言。嘗與予遊城中。曰。是城之水道。何不馴其性之甚也。予叩之。則曰。五臺寺東。宜有水道入江。而竟無之。平橋之下。宜有水道入江。而亦無之。予嘆曰。平橋者。食喉也。五臺寺東者。氣喉也。舊有之。而今廢耳。陟茲乃曉然。嗟乎。西湖之水。本碧。南湖之水。本赤。今以三喉不通。碧者爲積苔所穢。赤者遂爲黃流。則夫居民之壅闕而不遂其生也。宜矣。然其址雖廢。而城下故道尙存。可一舉而復也。爰爲議以待之。

### 重浚古小溪港議

魏吉州曰。許家橋東。其地名童家港。其北有古溝。勢與港接。今爲沙塞。而汙瀝尙在。耆老以爲古之小溪是也。直逼建壘。舊嘗開浚。以引它山之水。或謂可以再浚。吉州名峴。由廬陵來僑居。著它山水利備覽。最爲詳善。吾由吉州之言推之。乃知周大悲。碑之置。蓋爲它山之水故也。吾鄉之田。城南資它山之水。城西資



大雷之水。故它山之水。南下者多。西下者少。其上流。惟小溪由錫山下西行。與大雷之水會。當廣德湖之存也。大雷山之水有所蓄。建壘之接溪流與否。不甚足輕重。然猶且爲周大悲禩以引之。以防湖後之水之不給。今湖旣廢爲田。大雷山之水。橫穿四出。或由仲夏。或由戚浦。或由鏡川。或由櫟社。南向而會它山之水。以入江。而廢湖之徒。乃謂它山之水足救湖田之旱。固屬謬說。然使建壘不與小溪絕。則它山之水。尙有十一之西下者。而盛修周大悲禩以瀦之。雖未必徧及城西諸鄉。要不爲無補也。乃湖固塞。而溪亦淤。則絕望矣。吾因是嘆古人之於水利。有備無患。而後世之人之憤憤也。大雷山之水。本不敵它山之水之盛。而又爲四道所洩。則是溪之西行。所關非淺。吾嘗謂欲蓄大雷山之水。必於仲夏戚浦鏡川櫟社爲四堰。以阻其南。而欲引它山之水。必復古小溪。使通建壘。以導其西。則庶乎補救之良策也。

改高橋張俊廟議

高橋之捷。爲南渡十三戰功之首。又爲四大捷之首。而飽掠遽去。使其君有館頭之行。其民被屠。尙可言功乎。故自明以來。皆言張俊之廟當毀。固也。但其時之有功吾鄉。而應祀者。則正不少。予謂當改張俊之廟以祀之。謹議如左。

張俊之自越州至也。宿衛盡登舟。俊欲扈行。就上乞舟。上賜手書。勉以捍寇成功。當予王爵。蓋俊之意。本在走。而上欲其畱。俊猶狐疑。有隱士劉相如。不知何所人也。故大俠。以忠義力勸之。且爲畫策。俊始揭榜通衢。下令迎敵。於是有高橋之捷。深寧先生以爲相如之功。不在三老董公之下。其後俊之不終而去。夫豈相如之意。殆必力爭之。而不能得。故遂匿影不復見。當祀劉隱君第一。

初衛士畏航海欲作亂宰相呂頤浩幾爲所害使其事裂則吾鄉先受其禍其扈從定亂者皆辛統制兄弟也當祀辛統制金宗永宗第二

金人分軍犯奉化李侂董之邵任戩皆奉化之義俠也集鄉兵一千餘人於泉口三戰金人不能入而退於是奉化獨完軍費萬餘緡皆侂任之事定口不言功至蔡文懿公幼學始得其事於侂孫元白上言於朝贈三人官並修武郎宜祀李董任三公第三

癸卯之戰楊沂中趙密田師中李質皆有功已而皆隨俊走是日力鬪而死者裨將黨用邱橫也當祀黨邱二將軍第四

張俊既走金人直下定海將犯昌國御舟相隔僅一宿耳提領海舶張公裕擊破之於碇頭金人始返使無公裕當其鋒益重國恥而事且有不可知是尤功之大者當祀張提領第五

時慈溪令林叔豹不受命方集鄉兵擊賊金人懼以降人蔣安義爲知州而去叔豹引軍入州杖殺安義盡戮金人之居開元寺者安義本剡人羈貫明州成進士降金盡籍明之大戶以獻遂致屠城叔豹之殺之最爲吐氣當祀林令君第六

車駕還明張刺史汝舟應奉簡儉粗完而已及行以汝舟爲中書門下省檢發公事官先是台守晁汝爲儲特豐備大擾民上特遷汝舟一官褒其簡儉以媿汝爲嗚呼劉洪道更何如哉當祀張刺史第七右數公者其可謂有功矣而不祀乃祀張俊非所謂蒼黃舛繆者歟他如李顯忠鄭世忠潘迪杜愷張麟相傳皆以扈從死者其有廟也雖非張俊比然數公反不得祀非吾鄉之闕歟請質之鄉論以爲何如

此页空白

# 鮎埼亭集外編卷四十

鄞 全祖望 紹衣

考

## 毛詩初列學官考

予友仁和杭君堇浦嘗問予曰。毛詩據前漢儒林傳。則平帝時嘗置博士。而後漢無有。其後究以何年定列學官。予未有以對也。歲在丙辰。堇浦以所著石經考異示予。且索予向來文字。嘗語及諸經刊石本末者。以助疏證。予以十餘科答之。其中辨七經六經五經之目。謂中郎寫經未及詩而止。而隋書五代史志有一字石經魯詩毛詩二種。當係黃初時邯鄲淳所補。堇浦深以爲然。予因謂曰。是卽毛詩列學官之年也。何以知之。漢肅宗於十四博士之外。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尙書。毛詩。穀梁。左傳。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所以罔羅遺佚。博存衆家。則是時習毛詩者尙少也。其後謝曼卿。衛宏。鄭衆。賈逵。馬融。相繼而出。康成箋之。而毛學盛行矣。毛詩雖盛。而終漢之世。未列於學。則固不得預於刊石之列也。今邯鄲所補石經之目。有毛詩。則是時已列於學矣。卽如中郎所寫春秋。祇公羊。以左穀二家未立也。公羊無正經。故邯鄲又取左傳中經文。寫以補之。唐志所稱左傳經者也。然專取經而不及傳。則以是時左氏尙未立也。觀於左傳。則毛詩之立。又無疑矣。且漢時雖齊魯韓三詩並行。史稱惟魯最爲近之。故邯鄲詩石。一爲魯詩。一爲毛詩。而附齊韓之說於魯詩下。則正以毛詩之新立也。堇浦曰。是則然已。然陳壽魏紀。

黃初五年。穀梁置博士。大書之。豈有毛詩列於學官。而不書者。隋志所書。焉知非裴頌所立。曰。陳壽之書甚簡。固不能保無脫落。若裴頌所書。亭林以爲雖有是舉。而實則未就。且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西晉。則裴頌所立。必無二家。今魯毛二碑並立。魯詩之下。又附齊說。不謂之魏立不可也。石碑立於魏。則其列學官亦在魏矣。況裴頌石經並無傳。則亦莫知其爲何體也。董浦曰。然則曷書之。作毛詩初列學官考。

周禮正歲正月考

周官有正月。有正歲。鄭康成以正月爲周之子月。正歲爲夏之寅月。諸儒多宗其說。然周官六篇。如冬日。至夏日。至之類。無一非夏正。而獨履端一月。忽用天統。恐不至如是之參錯。若旣以子爲正月。勢必以午爲七月。而曰冬至夏日。至。天下有冬正月。夏七月者乎。致使魏鶴山。程叔時輩。引以證其改歲不改月之說。而新安汪氏輩。雖力爲鄭氏功臣。卒不可得而申。以某觀之。周禮正月。斷指夏正而言。然正不足以爲三代改歲不改月之據也。周禮雖或係周公草創之書。然其存於今者。不能無後人所凌雜。故其說容有相乖者。試觀凌人。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若正歲是寅月。則天下無敝寅月於丑月之上者。是以葉培恕。王平仲。不得已而曰。正歲十有二月者。猶云夏正之十有二月。是總曲和鄭氏正月爲周正之說也。然則漢儒因改歲改月之說。而堅指周禮爲周正者。不知周禮之用夏正。與改歲改月之制。可並存而不相妨也。宋儒因周禮之用夏正。而遂附會爲改年始而不改時月之說者。不知周禮之書。不足與吾夫子之書爭是非也。且諸經之雜言三正者。何止周禮。豳風七月之詩。專言夏正者也。然而第五章之十月改歲。忽與首章以二之日爲卒歲者。雜出而不自知。此不得謂周以子寅兩正並行也。月令十二篇。專言夏正。

者。然而孟冬之祈來年於天宗。非周正乎。季秋之頒來歲朔日。則又秦建亥之權輿也。此注疏說。近人或疑是時秦尙未井天下。安得預用亥正。故有先期預頒之說。然亦不確。此不得謂秦以亥子寅三正並行也。蓋一出於風詩謠誦之文。一出於諸儒雜成之手。故有不得與時王之制盡合如此者。又何煩後世陋儒之周章聚訟爲也。

### 古車乘考

古者兵車之制於經無考。其見司馬法者。有云。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率十家出一人之役。百家出十人之役。是以馬季長曰。千乘之國。其地千成。因引司馬法公侯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爲證。鄭康成則引周禮公五百里。侯四百里爲證。然當時又別有一司馬法。有云。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甸凡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杜元凱引以注左傳解之者曰。成之十里。卽是甸之八里。以甸八里外。有治溝洫之夫。各受一井。得二里。不出車賦。仍是十里。更有謂成出一乘。是畿內法。甸出一乘。是邦國法。總之。依違遷就。思作兩家調人。但皆大不合。大抵封建之制。總當以孟子爲定。卽周禮亦不足信。況司馬法以開方之法計之。百里者萬井也。成出一乘。則百乘耳。甸出一乘。則一百五十六乘。是不得不於百里外加湊補也。況夫一井八家。則一通八十家。一成八百家。一終八千家。一同八萬家。此易曉耳。何以減爲三十三百三千三萬乎。論語包氏作十井一乘。何邵公曰。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公侯

千乘。伯四百九十乘。子男二百五十乘。方性夫、鄭漁仲、並宗之。卽朱子亦以其說爲較勝。然邦畿千里。開方百萬井。十井而得一乘。當盈十萬。何以祇萬乘也。況國地不盡井。井地不盡賦。宮室城郭。山林陂澤。園囿溝涂。三分去一。其祇任役不征稅者。三分又一。安所得盈算也。唐仲友乃爲別解。公地四同。有半。爲方二百一十一里。一同爲三郊。一同爲三遂。可通得兵車七百五十乘。餘二同半。出二百五十乘。合爲千乘。而侯上同之。伯地二同。爲方百四十一里。其一同爲方七十里者。二一爲二郊。一爲二遂。可通得兵車五百乘。餘一同。出百乘。合六百乘。男地一同。爲方五十里者。四一爲一郊。一爲一遂。可通得兵車二百五十乘。餘方五十里者。二出百乘。合三百乘。而子下同之。仲友精於三禮之學。當時與陳君舉齊名。獨於此條。不特支離謬戾。無所根據。抑且期期格格。令人不可解釋。據其所謂七百五十乘者。推之似一郊出一百二十五乘。郊凡一萬二千五百家。則百家一乘。但何以餘二同半。又不爾也。以愚考之。古者寓兵於農。一農卽一兵也。故其調役之常例。必家起一人以爲兵。非如後世團練鄉兵之例。數家中抽一人也。若其出軍之法。居鄉者先出。不足。則遂繼之。又不足。則公邑都鄙繼之。見周禮疏。而餘子之出。雖有其令。實無其事。故其車徒。大國不過千乘。而猶僅用其半。以成三軍。此以一乘七十五人爲說。其三軍者。三鄉之所出也。司徒之比閭族黨。卽司馬之伍兩卒旅。合比閭族黨而成一鄉。鄉萬二千五百家。卽成一軍。軍萬二千五百人。一軍蓋一百六十六乘有奇。則三軍者。乃千乘之半耳。由三鄉而三遂。其戶口猶鄉也。則又五百乘也。所謂千乘者也。其公邑都鄙不在千乘中者。蓋畱之以居守焉。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有居者。誰守社稷。非勞鄉遂佚都鄙也。卽千乘中。亦祇以三鄉所出爲正軍。必萬一不足。則掃遂之兵以出。不讀書費誓。

乎。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幹。峙乃芻茭。夫魯人何以專舉郊遂也。則千乘之賦也。然則千乘者。乃大國車徒之制耳。若其國之所出。則固不僅是也。以七十五家具一乘。其說本漢書。而宋儒陳用之詳焉。但陳氏禮書所言。尙有多未盡者。故參用鄙見。爲之鬯之。近世毛西河據左傳昭五年論晉車賦。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又曰。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因謂每一縣得百乘。是十縣卽千乘也。一縣方十六里。中祇二百五十六井。是二井半卽出一乘。百里之國。不過十之三。已足盡之。夫二井半。僅二十家。以二十家而責之七十五人之征。則大桀小桀也。子友李嶧陽。謂一車三十人。千乘用人三萬。故詩曰。公車千乘。公徒三萬。說亦有據。俟再訂。

### 歷代封爵考

兩漢而後。封爵名目。多潦草無義理。其志傳又不詳。故通典、通志通考。亦以其簡略而忽之。偶與同學說史。及此。因有問難。略爲考證。作歷代封爵考。

關內侯之爵。始於秦。荀綽百官表注曰。時六國未平。將帥皆家關中。故以爲號。師古曰。言有侯號。而居京畿。無國邑也。乃王沈魏書曰。關內侯。爵十九級。名號侯。爵十八級。關中侯。爵十七級。關外侯。爵十六級。據通典。乃東漢建安二十年。魏武所制。三國魏志。孫資封關中侯。通鑑。晉楊駿封二千石。以上皆關中侯。十六國春秋。趙冉閔封其將士。關外侯。晉令亦有關內、關中、關外三等。是直與關內命名始意。略無關會。所謂積久而忘其所自來者也。關內侯。雖無國。然自有邑。考之漢書。可見師古之說。亦未盡符。名號侯者。但取其所賜爵之名爲主。如以鐫羌侯。賜邊將。不義侯。賜降奴。是在建安之前原有之。



東漢鄉亭之封。專爲侯爵。乃魏志黃初三年。制封王之庶子爲鄉公。嗣王庶子爲鄉侯。公之庶子爲亭伯。故當時高貴常道二君。皆以鄉公入正大統。陳思王有謝封二子鄉公表。於是五等皆有鄉亭之封。隋志有開國鄉男。北魏之賀拔岳元孚。可朱渾天和。北周赫連達。梁臺。皆封鄉男。

鄉亭之以都名者。胡三省曰。凡郡縣皆有都亭。秦法十里一亭。郡縣治所。則有都亭。是卽章懷所云。都亭者。城內亭也。然則以十亭一鄉推之。亦當仿此。顧亭林曰。都鄉。近今之坊箱。都亭。近今之關箱。是已。後漢書。梁冀徙封比景都鄉侯。章懷注。尹勳封宜陽都鄉侯。虞放封冤句呂都亭侯。十六國春秋。魏賈敷封廣川都亭侯。皆以地著。而其餘或不書者。亭林所謂史家之失載也。統而言之。則總以鄉亭侯稱。漢趙忠傳。封都鄉侯。而單超傳止作鄉侯。吳志是儀傳。封都亭侯。而胡綜傳止作亭侯。華陽國志。王連封都亭侯。而蜀志作平陽亭侯。魏志田疇傳。封亭侯。而裴松之作都亭侯。是也。

列侯之有鄉亭。亦不始於東漢。司馬彪續漢書。西漢列侯封邑。大者食縣。小者食鄉。亭蓋是時已有三等之差。特未以之爲號耳。今考漢書。公孫弘封高成之平津鄉。匡衡封徐僮之樂安鄉。張次公封皮氏之岸頭亭。李壽封河南之邗亭。光武祖舂陵節侯。封冷道縣之舂陵鄉。中山靖王子。封涿縣之陸城亭。而王莽封南陽新野之都鄉。地里志。常山有都鄉侯國。皆其明證。然則楚漢春秋。高祖封許負爲鳴雌亭侯。裴松之謂是時未有鄉亭之封。亭字疑是衍文者。似亦未盡然也。

彭城五諸侯考

應劭曰。雍、翟、塞、殷、韓也。如淳曰。塞、翟、河南、魏、殷也。韋昭曰。塞、翟、韓、殷、魏也。師古曰。常山、河南、韓、魏、殷也。四

說者皆未合。師古但知漢是時已并關中，不得以邯欣翳列諸侯之目，而不知是年河南河內亦皆置郡。陽印均不得列諸侯之目也。若張耳脫身歸漢，而謂亦有兵，則更強爲之辭矣。然則五諸侯者誰也？曰考之馬班二史，前此十九諸侯，是時已去其半。漢并雍、塞、翟、河南、殷而爲一，齊并膠東、濟北而爲一，趙亦并常山而爲一，燕亦并遼東而爲一。漢又降韓、降魏，而以爲屬國。楚僅有九江、臨江從之耳。衡山則楚之所貶矣。漢、楚、齊方交兵，則是五諸侯者當屬燕、趙、韓、魏、衡山。蓋燕、趙不奉楚令，而兼懼楚。旣平齊而討之也，故助漢。衡山以被貶怨楚，故助漢。而韓、魏則本爲漢之屬國矣。吳芮以忠著，則必重修梅、銷從軍之好。其當在彭城之役，無可疑者。卽陳餘之助漢，固明見於本傳。獨臧荼事無可考耳。案此說與經史問答不合。

### 祁連山考

亡友宜興葉徵士桐君，熟於史，獨其辨祁連山非天山，則予以爲尙有未盡者。嘗欲與之暢其說，未及而桐君已卒，檢其遺文，不禁泫然。因別撰一通，以資疏證。桐君曰：顏師古謂祁連山卽天山，考新唐志，伊州北二十里有天山，一名白山，戎人呼祁羅漫山。自伊州納職縣行十餘日，至西州，又西南行百二十里，至所屬天山縣。其祁連山別在甘州北百九十里。夫祁羅漫山自伊州北境迤邐至西州，綿亘千里，而甘州北之祁連山，今在肅州高臺之南，兩山相距蓋千五百里，則指祁連山卽天山者誤矣。舊唐志以祁羅漫山卽祁連山，亦沿師古之誤也。予考唐魏王泰括地志曰：祁連山在甘州張掖縣西北二百里。天山一名白山，今名祁羅漫山，在伊吾縣北百二十里，是原截然爲二山。應劭曰：祁連山，匈奴中山名。晉灼曰：天山在西域，此其爲二山，固無可疑。但祁連之爲天，猶不律之謂筆。師古之言，亦未可非。及詳考之，則伊甘二

州果並有祁連山。其別名並曰天山。特伊之山。又名祁羅漫山。又名白山。而甘州則無之。其名既混。故後人易誤。而誤之甚者。莫如西河舊事。史記索隱。正義。皆引此書。舊事有曰。祁連山在張掖酒泉二界上。東西二百餘里。北百里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溫夏涼。宜牧養。一名天山。一名白山。而又曰。白山冬夏有雪。匈奴謂之天山。夫其所謂冬溫夏涼者。甘之祁連也。其所云冬夏有雪者。伊之祁連也。甘之祁連。並不名白山。而舊事亦以白山加之。則混矣。故索隱已疑祁連天山非白山。然不知伊之祁連。則固白山也。按漢有事於甘之祁連山。自霍去病始。漢書元朔六年。去病以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餘里。過居延。攻祁連山。史記年表。作元狩二年。韋昭曰。居延。卽張掖。而漢張掖郡有鱣得渠。先是匈奴有鱣得單于。去病平之。故武帝曰。驃騎將軍攻祁連山。揚威乎鱣得。而匈奴自喪祁連焉。支二山。嘗有奪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士女無顏色之謠。亦見西河舊事。斯正甘州之祁連山。西河舊事。所謂美水草宜畜牧者也。焉支亦在甘境。自去病奪二山。而混邪以降。河西四郡以開。故去病卒。而以祁連山肖其冢者。象其功也。晉書地理志。張玄靚嘗置祁連郡符。秦有祁連都尉。是也。其有事於伊之祁連山。自李廣利始。史記李將軍列傳。天漢二年。貳師擊右賢王於祁連山。匈奴列傳。作太初五年。正義以伊州之天山當之。蓋是時。漢已得張掖。則河西固爲內地。而李陵以支軍出居延北千餘里。分匈奴兵。正宜在伊吾之境。故漢書云。天山之西。疏榆谷爲蒲類國。山之東。乾當谷爲卑陸國。於太谷爲西且彌國。克虛谷爲東且彌國。丹渠谷爲劫國。此五國並處匈奴北境。南接車師。斯正伊州之祁連山。西河舊事。所謂白山冬夏多雪者也。漢宣帝時。五道北伐。有祁連蒲類兩將軍。正指此地。明帝遣竇固至天山。取伊吾。章懷注曰。天山卽祁

連山一名雪山。則不獨師古以爲祁連矣。唐之呼祁羅漫山。蓋卽祁連山之轉。而天山之名不易也。然則祁連山天山之名。甘州伊州二山所同。但當以白山別之。桐君欲截然以甘州北者爲祁連山。而在伊州北者爲天山。其說似未盡也。甘州之祁連。今爲內地。伊州之祁連。今爲哈密。嗚呼。桐君逝矣。安得起之。地下而質之。

### 燕雲失地考

宋宣和時。與女真夾攻遼。因求晉賂契丹故土。初謂可盡山前後地。而不思平營灤三州非晉賂。乃劉仁恭獻契丹以求援者。旣而王黼悔。欲并得之。遣趙良嗣往請再三。女真終以非晉賂不與。是宋史所紀也。考劉仁恭帥盧龍。未嘗與契丹通。惟資治通鑑載守光末年。衰困。曾遣韓延徽乞師。然亦無割地事。梁乾化三年四月。晉劉光濬拔燕平州。執刺史張在吉。五月。攻營州。刺史楊靖降。則平營未割之明證也。其失平營。肇於周德威作帥時。通鑑謂幽州北七百里有渝關。舊置八防禦軍。募土人守之。以禦契丹。德威恃勇。不修邊備。遂失渝關之險。契丹每芻牧於營平之間。而遼史太祖天贊二年。春正月丙申。大元帥克骨克平州。獲刺史趙思溫。裨將張崇。二月。如平州。甲子。以平州爲盧龍軍。置節度使。則平營遂入契丹矣。至灤州。則古無之。劉守光據燕。暴虐。民多亡入契丹。阿保機乃築此城。本金國行程。旣陷平營。遂改平州爲遼興府。而以營灤二州隸之。號平州路。至石晉初。德光又得十六州地。乃建燕山爲燕京。轄山前六郡地。號燕京路。乃海上議割地時。意以燕山路盡統關內之地。實不知燕山平州之同在關內而異路也。故馴致有張愨之事。而幹離不卒由平州入寇。 本金國節要。然平營在天贊後。又嘗入唐。則諸家皆失考。考歐

史。明宗天成元年十月庚子。幽州奏契丹盧龍節度使盧文進來奔。初。文進爲契丹守平州。帝卽位。遣閒使說之。以易代之後。無復嫌怨。文進所部皆華人。思歸。乃殺契丹守平州者。帥其衆十餘萬。車帳八千乘。來奔。迨三年正月。契丹復陷平州。始不復歸中國耳。但當時石晉所賂地。實不止十六州。通鑑。齊王開運元年三月辛卯。馬全節攻契丹秦州。拔之。以五代會要考之。秦州。後唐之奉化軍。今清苑縣。則秦州亦所賂地也。是年六月。以府州刺史折從遠爲府州防禦使。初。高祖割北邊之地以賂契丹。由是府州亦北屬。從遠拒之。故有是命。則府州亦所賂地也。二年。振武節度使折從遠擊契丹。圍勝州。遂攻朔州。胡三省注。勝州不係天福初所割數內。蓋契丹乘勝并取之。是勝州亦所賂內也。載考金國節要。則易州。景州。亦在賂內。是史所云十六州者。亦或未盡。至史所載十六州中。則蔚州舊爲契丹有。明宗長興三年十一月。蔚州刺史張彥超。本沙陀人。嘗爲帝養子。與石敬瑭有隙。聞敬瑭爲總管。舉城附於契丹。契丹以爲大同節度使。當時不過統舉言之。不則史誤書也。若周世宗克復關南。則瀛莫易景已內附。又奪瓦橋關爲雄州。割容城歸義二縣隸之。胡三省注。在涿州。奪孟津關爲霸州。割文安大城二縣隸之。孟津關。宋以爲幽州之會昌縣。胡三省以爲莫州之文安縣。然觀下云。割文安大城隸之。則宋說是。而乾寧軍之寧州。契丹所自置者。亦已內附。是山前之地。多所收復。乃宣和時。尚云山前山後一十七州。則以幽。卽燕京。薊。景。檀。順。涿。易。爲山前地。以新。媯。儒。武。雲。應。寰。朔。蔚。爲山後地也。尙少一州。當考。

揚子雲生卒考

文選李善注於甘泉賦引桓氏君山。新論謂揚子雲以成帝永始時。待詔賦甘泉。始就夢腸出。收而納。

之。次日卒。近日蜀儒者據此以爲子雲未嘗歷事諸朝。美新投閣。乃出自謗傷之口。相傳子雲甫歿。卽有讎人私改其法言者。以此合之。足以湔雪千載沈屈。使其果核亦正。舊史之一大案矣。予謂漢書紀載誠不能無誤。若以子雲本集考之。有可疑者。子雲解嘲之作。其自序言當丁明傅晏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而已。方草剋太玄。有以自守。客有嘲其玄之尙白者。故爲文解之。夫太玄爲子雲擬經之書。實與法言並稱。眉目尙如新論所云。則早死於十年之前。哀平消長。何由得見。況甘泉待詔以還。朝廷有事。子雲輒預扈從。諸如羽獵。長楊。河東諸作。皇皇大文。皆有歲月可稽。且子雲雖滯下僚。然於國事頗得與聞。累朝奏對。歷歷具在。若欲定子雲之死於永始。則著述亦寥寥矣。或曰。是則然已。前輩汪堯峯固嘗辨之矣。但由成帝建始元年。至王莽天鳳五年。春秋五十有餘。而其得見成帝。已踰四十。則與本傳所謂七十一者。顯然不符。不知子雲未嘗以建始至京也。其客大司馬王音門下。乃在永始元二之間。故不久卽有承明之召。不然。安有二十載京華。姓氏通於天子。直至汾陰肆祀。方得一薦之理。是所謂四十者。蓋從永始言之。其去天鳳。正與漢書年數大略相合。堯峯旣知甘泉妖夢之誣。而欲移子雲之死於平帝末。是強爲之辭者也。或又以谷永亦字子雲。欲以美新之文嫁之。不知谷死於王根之世。不及見禪代。或又以劉棻當之。然總莫之徵也。且李善所引新論。實前後不相應。其於文賦注中。亦引此條。則但曰病而不曰卒。蓋一書之中。業已矛盾。原未必新論之本文也。常熟錢尙書謂新論在明季尙有完書。惜無從得一見之。

### 陶淵明世系考

梁昭明太子作陶淵明傳及晉宋二書皆以淵明爲桓公會孫其實不然。淵明集有贈長沙公族祖詩序云長沙公於予爲族祖同出大司馬昭穆旣遠已爲路人考晉書桓公薨以第三子瞻之子宏嗣宏卒子綽之嗣綽之卒子延壽嗣宋受禪降封吳昌縣侯禮云五世親盡則爲途人淵明爲桓公會孫則於綽之爲再從昆弟於延壽爲族叔固不當有族祖之稱亦不當云昭穆旣盡爲路人也然則據諸家謂是詩爲延壽作則淵明當爲桓公七世孫故詩云同源分流人易世疏蓋袒免殺姓則親屬亦竭六朝近古猶有宗法之遺於此見之且桓公十七子九人皆見舊史得列附傳而謂其餘不顯淵明之祖則武昌太守茂也淵明之詩稱之曰直方二臺惠和千里使茂亦在十七人之內則不得曰九人而外不顯也陶氏家譜亦自知其不合遂改以岱爲祖求當於曾孫之數則岱官至散騎侍郎又與淵明詩戾後世譜系之誣其無稽皆若此吳斗南作陶詩年譜欲求合於諸史謂別本作予於長沙公爲族祖果爾則淵明所贈當屬延壽之子其時長沙之爵已降似不當復稱長沙公而詩題族祖二字將又何以言之蜀人張績作陶詩辨證又謂詩序當以長沙公於予爲族斷句而以祖字連下讀之則不特不能成語而亦忘詩題有族祖之稱尤爲鹵莽之甚者世多疑桓公孫淡清風高節絕世離羣淵明乃其親屬何以命子詩中不一及之不知淵明述祖祇敍一本之親故詩中但敍桓公而死事如瞻立功如輿概不旁及乃立言之例也或曰孟嘉之妻爲桓公女其女則淵明母以親表輩行言之淵明似當爲桓公會孫予曰屬盡則同姓亦疏於親表乎何有或曰古人自曾祖而上皆得稱曾祖自曾孫而下皆得稱曾孫曾者重也雖不拘四世言之亦可予曰是在春秋以前固有之然晉宋以來恐不然也

河東柳氏遷吳考

柳州爲吳人。見於本集與本傳。而蘇之志人物者鮮及焉。按本傳云。柳宗元。其先蓋河東人。後徙於吳。此明文也。柳州作先侍御府君神道表云。天寶末。遇亂。奉德清君。夫人。德清君。侍御父察躬也。夫人。侍御母也。舊人皆誤連讀之。故本傳亦止云。奉母避亂。考柳州建事王父。是時豈得奉母遺父。載家書。隱王屋山閒。閒行求食。亂有閒。舉族如吳。居德清君之喪。服除。常吏部命爲太博。先君固曰。有尊老孤弱在吳。願爲宣城令。三辭而後獲。是侍御已定居於吳。柳州生於大歷九年。當在侍御爲朔方推官。晉州參軍之時。其家於吳久矣。且不特家於吳。并婚於吳。柳州爲楊詹事憑之壻。其作楊郎中凝墓志云。君與季弟凌同日生。不周月而孤。伯兄憑。翦髮爲童。家居於吳。是楊氏之稱宏農。猶柳氏之稱河東。皆推原其族望。而實則皆吳人也。其作亡妻宏農楊氏墓誌云。夫人三歲。依於外族。閒在他國。凡十有三年。而二姓克合。蓋柳與楊同居吳下。而柳州之婦。鞠於外家。故有閒在他國之語。然竊嘗疑柳州再世居吳。而其集中未嘗有一語及於洞庭林屋之勝。韓吏部之誌。劉賓客之祭文。亦不及焉。及夷考之。乃知柳州雖居吳。而在吳之日甚淺。大抵唐人之世宦者。多居京師。蓋當時不特有里第。兼有家廟。枝附葉連。久而重去。柳氏自河東之虞鄉。遷京兆之萬年。已累世矣。其少陵原之大墓。則高祖蘭州府君而下。皆在焉。侍御雖挈家南轅。而柳州作太夫人歸。耐志云。宗元生四歲。居京西田廬中。先君在吳。家無書。太夫人教古賦十四首。是柳州少日固多居長安。侍御之總三司。自夔州再入朝。則又隨侍在長安。已而登進士。歷官至尙書郎。則又在長安。且柳州享年四十七歲。其自序曰。長京師三十三年。合之南竄十四年之數。已自相符。則中間不過偶一至吳。



其遊朝陽巖西亭詩云。羈貫去江介。世仕尙函殺。是明言居吳未久。而以世仕不能忘情於秦。南竄而後。詩文酬答。總惓惓於鄴杜之間。使其得再入朝。始有挈其羣從西歸之意焉。然自柳州南竄。其子弟無復有居萬年者。其答許京兆孟容書。言先墓所在城南。更無子弟。善和里宅。已三易主。則其後柳州雖歸葬萬年。而子弟已卽安於吳矣。不然。則柳氏在吳。祇可以言寓公。本傳不得竟斷之曰徙吳也。唐人最重舊籍。故雖數世之後。必行歸葬之禮。不得以此而疑柳氏之非吳產也。宋人作柳州年譜。於其居吳顛末不詳。而蘇人亦莫之考。吾故表而出之。

通鑑分修諸子考

胡梅磻曰。溫公修通鑑。漢則劉攽。三國迄於南北朝則劉恕。唐則范祖禹。此言不知其何所據。然歷五百年以來。無不信以爲然者。予讀溫公與醇夫帖子。始知梅磻之言不然。帖曰。從唐高祖初起兵。修長編。至哀帝禪位止。其起兵以前。禪位以後。事於今來所看書中見者。亦請令書吏別用草紙錄出。每一事。中間空一行許。以備剪粘。隋以前與貢父。梁以後與道原。令各修入長編中。蓋緣二君更不看此書。若足下止修武德以後。天祐以前。則此等事跡盡成遺棄也。觀於是言。則貢父所修。蓋自漢至隋。而道原任五代明矣。蓋貢父兄弟。嘗著漢釋。而道原有十國紀年。故溫公卽其平日所長而用之。而梅磻未之考也。貢父所修一百八十四卷。醇夫所修八十一卷。道原所修二十七卷。而當時論者推道原之功爲多。何也。蓋溫公平日服膺道原。其通部義例。多從道原商榷。故分修雖止五代。而實係全局副手。觀道原子義仲所紀。可見也。義仲曰。當時訪問疑事。每卷皆數十條。不能盡紀。紀其質正舊史之謬者。然則道原之功誠多矣。至

於三子所修。愚最以唐鑑爲尤。後人以伊川許之。遂有范唐鑑之目。而以其書孤行。其實裁量未爲簡淨也。

### 阿育王寺十二題考

盱江李先生泰伯有阿育王寺十二題詩。乃筠州楊屯田和寺僧常坦而邀盱江同作者。吾鄉阿育王山志莫之收也。其亦固陋矣。夫十二題中至今存者。山水則曰金沙池。曰佛跡峯。曰靈鰻井。伽藍則曰育王塔。曰八角殿。斯其歷劫無恙者也。其曰七佛石。當卽指烏石壘而言。道宣感通傳所稱梵僧七人過此得石函舍利。六僧騰空而去。其一化爲烏石者也。其曰石屏風。恐卽指前山玉几而言。其曰供奉泉。據盱江詩。則時有浮屠璘鑿此泉以奉母者。阿育王山中。所乏者泉。今泉乃以妙喜得名。橫浦以大儒爲之銘。故益著而供奉之跡。遂無稱者。予謂妙喜之大節。良足爲山重。顧妙喜不附和議。爲忠而璘爲孝。生平不喜作浮屠家言。以其去人倫耳。若其有忠孝之節。則固不可以浮屠而泯之也。其曰晉年松。今寺前有巨松。能放光。爲浙東松之最奇者。然非是詩。則不知其遠自晉年也。其曰重臺蓮。今雖有蓮。而不甚盛。豈灌溉乏人力。遂漸成凡種耶。其曰明月臺。則嬾堂舒氏亦嘗有詩。其竟無可考者。袈裟石耳。顧讀盱江詩中。並不一及舍利之神。則知是時已無復舊物。而南渡以後。震而奇之者。其出於耳食。更不待辭費矣。爰牽連記之。以爲吾鄉志乘之一助。

### 續甬上賜府考

賜府之制。昉於宋。蓋大臣之有助勞者。則以嘉名寵其甲第。其後亦有位望未至而特恩賜之者。吾鄉自

宋南渡。賜府極多。有黃翔龍者。東發先生族兄弟也。著甬上賜府考一卷。今不可得見矣。尙有流傳一二者。如史文惠王之壽樂。以位望也。文惠之孫子仁。以避其宗衰。官不達。而亦賜鴻禧之名。則以賢也。深寧先生之汲古傳忠。則以世其家學也。是在圖經中不應遺之。而惜乎其無徵也。明則三品內秩。皆得稱府。外臣則總制巡撫大帥之外不預焉。而不復加以名目。通計十五朝三百十五年之中。吾鄉稱府者五十人。總之四十二家。又總之爲三十三姓。以大學士稱者二。曰余氏。以文敏公有丁也。曰沈氏。以文恭公一貫也。以尙書稱者十有七。曰程氏。以刑部徐也。曰金氏。以忠襄公忠也。曰陳氏。以工部恭也。曰楊氏。以文懿公守陳。吏部守趾。康簡公守隨也。曰屠氏。以襄惠公瀟。簡肅公僑也。曰張氏。以文定公邦奇。兵部時徹也。曰陸氏。以康僖公瑜也。曰聞氏。以莊簡公淵也。曰汪氏。以禮部鏜也。曰趙氏。以端簡公參魯也。曰王氏。以莊簡公佐也。曰周氏。以文穆公應賓也。曰李氏。以禮部康先也。以侍郎稱者九。曰黃氏。以禮部宗明也。曰陳氏。以刑部瑜也。別爲一陳。曰豐氏。以禮部熙也。曰范氏。以兵部欽也。曰全氏。以先工部禮部二公也。曰董氏。以兵部光宏也。曰黃氏。以工部景章也。別爲一黃。曰林氏。以吏部棟隆也。曰李氏。以忠毅公櫟也。別爲一李。而楊氏則文懿之子茂元。官刑部。屠氏則簡肅從子大山。官兵部。李氏則禮部康先之曾大父堂。已官工部。不預焉。以都御史稱者一。曰金氏。以右都御史澤也。以副都御史稱者八。曰周氏。以相也。別爲一周。曰朱氏。以瑄也。曰陳氏。以漕撫濂也。別爲一陳。曰王氏。以應鵬也。別爲一王。曰柴氏。以經也。曰戴氏。以鑿也。曰丁氏。以繼嗣也。曰高氏。以鄖撫斗樞也。而陸氏則康僖之羣從。鈞官保撫副都御史。汪氏則有應天巡撫玉。不預焉。以大理寺卿稱者二。曰蔡氏。以錫也。曰徐氏。以時進也。而陸氏尙有大理世科。

不預焉。以太常稱者二。曰吳氏。以惠也。曰徐氏。以應奎也。別爲一徐。以光祿稱者二。曰管氏。以大助也。曰吳氏。以禮嘉也。別爲一吳。大帥則曰萬氏。以漕督表天津總戎邦孚也。曰施氏。以都督翰也。曰趙氏。以宣大總兵光祖也。別爲一趙。近者新秦子弟。妄自署置。有未嘗賜府而冒稱之者。二十年來。漸不可問。是王謝家門之恥也。予故於暇日。偶記之。

### 董徵君墓考

吾鄉董孝子墓。卽耐於其母淑德夫人墓旁。舒嬾堂詩。所謂孤冢枕城邊者是也。近世慈谿之董氏。指其縣中羊酪河所稱董孝子墓。以爲徵君故塋。鄞之董氏。亦從而祭之。不知此乃明洪永閒別一董孝子。係奉化建炎義士董之邵之後。數傳而爲閣學仁聲。又數傳而爲孝子。諱恭禮。自奉化遷鄞。成洪武辛未進士。以母老歸養。不仕。母卒。值革除。又托廬墓以終。土人亦以孝子呼之。明末之給事中志寧。其裔也。不學之徒。妄祀非族。故爲正之。

此页空白

# 鮎埼亭集外編卷四十一

鄞 全祖望 紹衣

簡帖一

奉方望溪前輩書

甬東後學全祖望再拜頓首。靈臯先生前輩足下。束髮以來。仰慕盛名。南北道遠。不得一御元禮。茲來京師。峨帽天半。幸一望見。從此塵山霧海。有所指歸。幸先生其弗棄。按檀弓曰。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注疏家引以爲殷殯祖廟。周殯路寢之據。因有殷尙質。故於廟。周尙文。故於寢之說。言之確鑿。但攷之左氏。僖八年。與襄四年。皆有不殯於廟之語。而皆以爲降禮。則苟非貶黜。似未有不殯於廟者。杜元凱。孔仲達曰。所謂不殯廟者。非果殯在廟也。臨葬時。必以殯宮朝廟。今貶黜者。禮宜從殺。不復行朝廟禮耳。夫以周禮論。則朝之與殯。截然兩大節目。而乃以不殯廟爲不朝廟。似未可信。攷鄭康成志。答趙商一條。亦嘗及此。然疑竇終不解。載攷之大戴禮諸侯遷廟篇曰。成廟將遷之新廟。君玄服。從者皆玄服。至於廟。祝曰。孝嗣侯某。敢以嘉幣。告於皇考某侯。成廟將徙。敢告。君有司。以次出廟門。至於新廟。夫所謂至於廟。出廟門者。所殯之廟也。所謂新廟者。所祔之廟也。更與左氏相爲證合。於是近世有謂三代殯宮。皆在祖廟。蓋廟中之堂。乃先祖出享帝時。栖神之所。死者之柩。難以直據其所。故不得已而降在庭階之間。若夫路寢。則直殯中堂。何嫌何疑。而階上陳尸。階下行禮。生時負牖。死乃降之。偪仄之區。顯背禮文。其爲儀禮之訛。

無疑。然愚仍有所未信者。殷禮無徵。姑且置之弗論。若周禮。則方大斂時。絞衿衾冒。雖已畢具。然尸尙在牀也。迨舉尸而下於棺。舉棺而載諸輜菆。則周之屋則塗之。是曰殯禮。今曰殯當在廟。則廟在寢東。非咫尺所可到。此纍然之尸。何物舉之而至廟耶。而且所殯之廟。其始祖之廟耶。其皇考之廟耶。其所祔之廟耶。夫倚廬堊室以衛殯宮。殯而在廟。則居喪之制。所有七月五月之期。皆將在廟中耶。何以絕無明證也。已乃思曰。嘻。左氏所謂廟。卽儀禮所謂寢也。以人道。則曰寢。親言之也。以神道。則曰廟。尊言之也。考尙書顧命篇。諸侯出廟門。俟。傳曰。廟門者。路寢門。殯之所處。故曰廟也。蔡傳同。喪大記。甸人所徹。廟之西北扉。疏曰。謂正寢爲廟。神之也。喪服小記。無事不辟廟門。注曰。廟。殯宮也。問喪。祭之宗廟。以鬼享之。疏曰。謂虞祭於殯宮。神之所在。故稱宗廟。士虞禮。側亨於廟門外之右。東面。注曰。鬼神所在。則曰廟。尊言之。雜記。至於廟門。注曰。廟。所殯宮。然則廟卽寢也。儀禮左傳之言。異而同也。是以明堂九室。其中亦曰太廟。夫明堂天子所居。何以忽與都宮一例竝稱。及見陳用之曰。以其秋冬大饗在焉。故也。古者鬼神所在。皆謂之廟。然則又何異於殯宮。總之。夏后氏之阼階。殷之兩楹。周之西階。皆於正寢。卽般人所謂朝而殯於祖者。亦謂於下棺後。便以柩朝廟。而殯於廟中。周則直至葬時。始有朝廟一節。是其禮之所以不同。非謂殷之殯廟如下殯之昇尸而就殮也。若左傳。晉文公薨。而次日卽殯。曲沃檀弓。孔子殯母於五父之衢。則皆末世變禮。晉以兵革之事。務急葬。以臨戎。亦自知其非禮。故諱其名而曰殯。若孔子。則以不知父墓。出萬不得已之舉。是其所謂殯者。直如後世權厝之禮。在三月以後者。但以未能純乎葬禮。而謂之殯。是則別是一例。先生以爲何如。

奉望谿先生論喪禮或問劄子

閣下喪禮或問。議論之精醇。文筆之雅健。直駕西漢石渠諸公之上。此經學中所僅有也。獨有一節。尙不能無請者。禮記曰。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爲之置後。此自方性夫以來。固嘗疑其謬。閣下直以爲野人之語。則愚恐其猶別有說也。天子諸侯之所重者。統則嗣其統者。始主其喪。大夫之所重者。宗則嗣其宗者。始主其喪。且夫大夫之死。其君自聞赴。以至大殮。凡三臨之。庀喪具者。既有家衆。而君又遣大宗人。小宗人。卜人以相其事。故謂大夫之子主喪者。卽以大夫之服服之。雖其說未必可信。而要其所行。則爲大夫之家之禮。夫大夫之長子。寧能保其他日之不爲士。而要不能不以大夫之家之禮行之。蓋國必大夫而後有宗。有宗則其子之賢者。固有嗣爲大夫之勢。卽不賢者。亦尙可邀世祿以長其宗。此宗法之所以重。而主其宗者。與俱重焉。當其時。臨之者。君相之者。國之大臣。趨走之者。家衆。使主喪者。不以大夫之禮將事。則褻其君。而自夷於微者之列。以替其宗。而其行之也。則已隱然示以傳家之重。而望之以象賢。故其父弗能主也。論者競以齊疏之服。自天子達。則衰裳不當有貴賤之殊。愚以爲衰裳之分。其升數固未必然。而要其大夫之家之喪。則自有大夫之禮。不必以升數一節泥之也。請以近世之禮言之。宗法則已廢矣。然位至開府以上者。其死也。天子或爲之賜祭。葬贈官贈諡。則其以謝表上者。必其子也。無子。則其爲後之子也。其父雖在不預也。惟其父亦位開府者。則得自爲陳謝。非常例也。蓋後世之宗法雖亡。而有廕襲之例。是猶古者世官世祿之遺。故其父雖能以子貴。而禮不自達於君。其又何疑於古大夫之禮。然則大夫喪禮所以別於士者。其大綱正在此。是故士不得耐於大夫。而大夫



得耐於士。不以己之貴陵其親也。先王所以申人子之情也。大夫之適子。以大夫之禮主喪。而其父不得預。不以己之私褻其君也。先王所以重宗子之寄也。此其禮原竝行而不悖。諸家乃謂如此。則舜果可以臣。使舜不幸先瞽而死。則其喪固當商均主之。無預於瞽。而非臣父之謂也。樛昧之見。願閣下更有以教之。

與鄭筠谷宮贊論嗣君承重服制帖

昨見所駁日知錄諸條目。皆中寧人先生之失。至於所引朱子議寧宗承重一節。則愚竊以爲無可非者。而執事過有疑於鄭志之說。執事謂父在而服斬。是死其父也。夫天子諸侯之孝。原與士大夫不同。故有適子者無適孫。而或不幸而適子有不能承襲者。如廢疾不任事。則國統所在。不得不傳之子。統之所在。服即在焉。使以父在而服斬爲死其父。則先當以父在而承統爲篡。其父寧宗之受禪也。固以光宗不能執三年之喪故也。當日假退閒之御筆以行之。奉憲聖之明旨以定之。告於九廟。令於四方者。則首以三年之喪屬之寧宗。雖其後光宗康復。自行重服於宮中。此亦當然之禮。然不過一人之私。而非可以當爲後之責也。而謂寧宗得籍口於此而除服。則此後大祥之祭。光宗旣不能出。而主其事。而寧宗之服又除。居然以吉禮行之。是以已承之重而欲棄之。以已傳之重而欲還之。其可謂之禮歟。蓋以父不能執三年之喪。而子代之。是正爲子者不喪七鬯之義也。使以死其父爲嫌。則反絕其祖矣。夫絕其祖。則真死其父矣。況是說亦非鄭志叛言之也。中庸期之喪。達乎大夫。則天子諸侯絕期矣。彼天子諸侯。明明有父在。而傳統者。則父在而服斬可知也。使如胡紘之言。則中庸亦誤也。故鄭志答趙商。但舉天子諸侯之服皆斬。

一語答之。而其義已了然。朱子當時亦失記中庸之文。遂直以爲康成之所斷耳。嘗謂慶元大臣於此事行之未爲盡善。蓋當受禪時。原應援禮文廢疾承重一條。載入詔中。然吾讀水心擬詔有曰。病無嘗藥之人。崩乏居喪之主。則已明及之。而趙忠定公以言之過直。芟而不用。至使後此之盈廷聚訟。則所謂自取紛爭者也。執事之意。固主於厚。然寧人先生所據禮也。故敢爲執事陳之。

答施瞻山問天文二十四時帖子

周天之度三百六十有奇。釐爲十二辰。與大地十二野配。六合儀中。用十二宮者。本此。其又以一宮分二向者。再細判之。應二十四氣也。特是支祇十二。求所以足二十四。向者不可得。乃取干以配之。十干之中。又舍戊己不用。而取坤艮巽乾補成其位。干有十而用八。卦有八而用四。幹旋補綴。學者疑之。不知此淮南子法也。古者呼二十四氣爲二十四時。鴻烈解天文訓。所謂日行十五日爲一節。以生二十四時是也。其序以斗指子。則冬至。每加十五日。指癸。則小寒。指丑。則大寒。指報德之維。則越陰在地。故曰距冬至四十六日。立春。指寅。則雨水。指甲。則驚蟄。指卯。則春分。指乙。則清明。指辰。則穀雨。指常羊之維。則春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立夏。指巳。則小滿。指丙。則芒種。指午。則陽氣極。故曰有四十六日。夏至。指丁。則小暑。指未。則大暑。指背陽之維。則夏分盡。故曰距夏至四十六日。立秋。指申。則處暑。指庚。則白露。指酉。則秋分。指辛。則寒露。指戌。則霜降。指躡通之維。則秋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立冬。指亥。則小雪。指壬。則大雪。復指子。則陰氣極。故曰有四十六日。冬至。孝經緯引周天七衡六間之文。同此。是則淮南之法。先定四正。以爲分至。謂之二繩。次定四維。以爲啓閉。然後以壬癸夾子。丙丁夾午。甲乙夾卯。庚辛夾酉。爲四正輔。若丑寅辰巳

未申戌亥恰當四維前後之位。謂之四鉤。其布置本自井井。所以虛戊己者。戊己居中。不得麗於旁也。後世因報德常羊之文。奇零不整。見其方爲坤艮巽乾之卦。遂以代之。不知者妄詆其於干不備。於卦不全。豈知四卦卽四維。夫固遠有端緒者乎。日知錄曰。漢徐岳術數紀遺。三不能比兩。乃云捐悶與四維。注三不能比兩。孔子所造。布十干於其方。戊己在西南。四維。東萊子所造。布十二時於四維。捐悶。周公所造。先本位。以十二時相從。據此。則又算法所用者。

答施瞻山問鐘聲不比乎左高帖子

瞻山都講座。右仲夏中。接下問數條。俗務周章。蹉跎未應。旋以內子大病。廢紙筆者。匝月架上牙籤。案頭筠管。無不塵封。昨晚秋風驟至。有片紙從硯匣間飛出。起拾視之。則都講來諭也。秉燭草便紙奉答。惶恐死罪。按國策。鐘聲不比乎左高。高誘鮑彪無注。卽資治通鑑中。亦載其語。而胡身之不置片詞。近見坊間網鑑俗本。有妄作注語者。皆不足據。攷尙書大傳曰。天子左五鐘。右五鐘。謂六律爲陽。六呂爲陰。凡律呂十二。各具一鐘。天子宮懸。黃鐘在南。蕤賓在北。其餘分列東西。天子將出。則撞黃鐘。右五鐘皆應。入則撞蕤賓。左五鐘皆應。注謂黃鐘在陽。西五鐘在陰。蕤賓在陰。東五鐘在陽。王深寧曰。以周官合之。王宮懸四面。諸侯軒懸。三面。然則諸侯特南面不懸鐘。而左右之鐘。其制無別。春秋傳云。歌鐘二肆。則十二鐘皆全也。凡樂先奏鐘。以均諸樂。右五鐘。謂林鐘至應鐘。左五鐘。謂大呂至中呂。右陰。其聲欲高。左陽。其聲欲下。高則柔而不懾。下則剛而不亢。其居左而欲下者。猶宮爲君。而其音濁也。其居右而欲高者。猶商爲臣。而其音清也。左鐘當下而高。是以不和。其說見通鑑答問。至所述丁氏啓蒙注。謂天地之數各五。合而衍之。

通得九位。一與二爲三。二與三爲五。三與四爲七。四與五爲九。五與六爲十一。六與七爲十三。七與八爲十五。八與九爲十七。九與十爲十九。九位各有奇。而五位各有偶。置其五位之偶。是爲五十大衍之體數也。存其九位之奇。是爲四十有九大衍之用數也。似以未達爲問。此不過以天五地五之數乘之。其實言奇言偶。舉體舉用。俱屬支離附會。不能於實用有所發明。所謂九位各有奇者。謂第一位至第九位。無成兩者。各有奇也。所謂五位各有偶者。謂第五位至第九位。得十者五。各有偶也。專舉其五位之偶。則得五十。專舉其九位之奇。則得四十有九。正與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偶合。故丁氏言之。然要不必深信者。久不晤賢昆季。近日著撰多否。徐伯魯詞體明辨。容異日檢奉。頓首頓首。

答李嶧陽問開方法帖子

嶧陽先生足下。接札。以井田開方法爲問。因及禮記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諸語。此卽所謂開方法也。而自鄭康成以後。鮮有洞然言之者。以故宋儒多誤解。其載在衛氏禮記集說。陳氏禮書。都不了了。遂致孟子班爵祿一章。人人以爲易曉。而一叩之便茫然。嗚呼。學殖荒落。以童而習之。之四書。尙多盲瞽。而方且晏然不自知。悲夫。弟今年在東錢湖中。聽一老生講孟子。因以天子之卿受地視侯一節爲問。曰。此言畿內班祿之制也。子曰。然。然則天子六卿各受一百里。已去王圻大半。其外尙有大夫元士中士下士不下數百。裂天子之疆。不足以供諸臣。柰何。旁有一生莞然起曰。此固別有一例。圻內之地。原不足。供諸臣。但內諸侯雖名曰受地。而實不過分給以祿。視侯者。受侯之祿。視伯子男者。受伯子男之祿。千里而外。侯國有祿餘。山澤有賦稅。閒田有粟米。合數者以當諸臣之祿。則足矣。子曰。然。

則是受祿。非受地也。何以注曰。王圻之內。亦制都鄙受地耶。夫是說本俗下講章。而兔園學究奉爲的詁。然爲此說者。并禮記未看一過。其人曰。何謂也。予曰。禮記王制云。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有三國。名山大澤不以勝。其餘以祿士以爲閒田。夫畿內千里。何所容此衆建。不知此開方法也。大抵方千里者得百萬里。方百里者得一萬里。方七十里者得四千里。九百里。方五十里者得二千五百里。此在近世。西河毛氏言之最悉。請詳述之。其說曰。方一里者。縱橫一里也。縱橫一里。祇一里者。以縱之一里。卽橫之一里。無二里也。若方十里。卽百里矣。以一方里而縱十之。祇十里耳。至橫亦十之。則已十其十。而爲百里。然猶十倍法也。若方百里。則前所云方十里者。已百里矣。今又十其百。而縱行之。非千里乎。且又十其千。而橫行之。非萬里乎。此非百倍法乎。毛氏之說止此。若方千里。則當以千倍法乘之。蓋前所云方百里者。已得萬里。今又十其萬。而縱行之。則十萬里。且又十其十萬。而橫行之。則百萬里。此最易曉者。然則方七十里。以七十倍法乘之。得四千九百里。方五十里。以五十倍法乘之。得二千五百里。皆一例也。夫誠解開方之法。則圻內地。方千里。除王制所云九十三國外。祇封得三十五萬四百里。尙餘六十四萬九千六百里。以爲祿士閒田。寧患受地有不足乎。宋儒競言開方法。然謂方百里者得千里。方千里者得萬里。則固未能合矣。蓋不知方十里。已得百里。積方十里者百。而得百里。則已萬里。方百里。已得萬里。積方百里者百。而得千里。則已百萬里。宋儒祇以死數乘之。宜其誤也。足下讀書。冥搜細會。不肯毫髮放過。經史諸學。如撥雲霧。而見青天。他日爲斯文羽翼。洵吾道之幸也。頓首敬復。不備。

答陳杏參問律呂星野配合帖子

某頓首承示月令疑義以律呂星野配合之故似不可解此無不可解也總之十二律以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姑洗中呂蕤賓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爲序自子順行而終於亥十二辰以星紀玄枵娵訾降婁大梁實沈鶉尾鶉火鶉鳥壽星大火析木爲序自丑逆行而終於寅順行者天行之次舍也逆行者日月所會之躔垣也蓋天行左旋日月雖麗天以行而一疾一縮似若有左旋右轉之分者所以斗杓建子則日月會於星紀建丑則會於玄枵建寅則會於娵訾建卯則會於降婁建辰則會於大梁建巳則會於實沈建午則會於鶉尾建未則會於鶉火建申則會於鶉鳥建酉則會於壽星建戌則會於大火建亥則會於析木周禮太師職曰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鐘南呂函鐘小呂夾鐘注曰陽聲據左旋也陰聲據右轉也但此非僅斗建日辰配合之序乃周禮樂制中一大節目周禮祀天神則奏黃鐘而歌大呂卽所謂子與丑合也祀地示則奏大簇而歌應鐘卽所謂寅與亥合也祀四望則奏姑洗而歌南呂卽所謂辰與酉合也祀山川則奏蕤賓而歌林鐘卽所謂午與未合也享先妣則奏夷則而歌小呂卽所謂巳與申合也享先祖則奏無射而歌夾鐘卽所謂卯與戌合也是以揚子雲太玄經謂斗振天而進日違天而退先王作樂其必有以合之正指此說又嘗以三代正朔之說考之則又三統中一大節目憶初執經時嘗與同學論三統之旨謂周正符於天道夏正便於農功惟殷之地統甚屬無謂及讀楊龜山與胡康侯書曰周據天統以時言也夏據人統以事言也殷據地統以辰言也乃恍然曰有是哉三統之義無不備也夫殷易坤乾原宗大呂而分野亦肇於星紀其義

正無不相合者。今五行家有衝合之說。大抵皆從律歷中來。蓋陰歷始大呂。終應鐘。而相生之次。乃以未酉亥居丑卯巳之位者。用其衝也。若合。則卽左旋右轉之說也。鄭康成月令注。謂天子躬耕。當用亥辰。皇甫侃曰。正月建寅。日月會辰在亥。故耕用亥也。南齊史。何禋之。孟春擇元辰。祀先農。議亦引鄭注。十二辰爲六合之說。請用亥日。則其來久矣。倘以納辰言之。則其循子寅辰午申戌之序者。卽陰聲之左旋。其循丑亥酉未巳卯之序者。卽陰聲之右轉。六十甲子。皆以此遞傳之者也。惟坤所納辰。用變例耳。若六壬以亥登明爲正月將。戌元魁爲二月將。所謂過宮合神者。亦卽律呂星野配合之例。今試以俗閒歷本習用者明之。則歷中所謂建寅建卯者。卽斗建也。所謂太陽到某宮者。卽日辰也。敬復函丈。率勒不暨。

奉慈溪馮明遠先生論燕虢封國書

舊聞先生著春秋地名考。以衣食奔走未及就函丈得一快讀。近傳此書不戒於火。爲之悵惋屢日。少時就父師受春秋學。亦頗畱心地。乃以杜何范韋合之班馬桑鄺之籍。古今變遷。彼此同異。迄難臆決。姑據兩節言之。燕之封國。其都在薊。故漢書曰。薊。故燕國。召公所封。小司馬曰。北燕卽今幽州薊縣是也。范逸齋詩補傳。謂薊之改名爲燕。猶唐之改名爲晉。荆之改名爲楚。但小戴禮樂記。則謂武王封黃帝之後於薊。史記周本紀及水經注。又謂封帝堯之後於薊。是薊與燕屬兩國。張守節云。召公始封在北平無終縣。以燕山爲名。薊。則因薊邱爲名。後燕并薊。乃徙居之。胡邦衡則云。武王所封之薊。不久滅絕。成王因以召公紹封。顧亭林主其說。愚考無終。卽山戎也。左傳襄四年。無終子使孟樂如晉。漢書。右北平有無終縣。係古無終子國。燕之始封。不得在此。胡氏所謂帝堯之後。隨卽滅絕者。亦無明據。特想當然之詞。爲調人

計者。陸德明謂黃帝姬姓。君奭其後。是薊與燕是一國。朱竹垞主其說。遂謂禮記所指卽召公。史記之稱帝堯後者。因堯亦黃帝裔之故。愚攷穀梁傳曰。燕周之分子。帝王世紀直以召公爲文王子。雖未可信。而要與周同族無疑。況史記明云。后稷別姓姬。則是后稷之姬。不得混於黃帝之姬也。總之。薊自薊。燕自燕。小司馬以燕爲薊縣。固誤。張守節以燕爲無終縣。亦不確。然則召公始封。究在何地乎。又文王有弟虢仲。封於西虢。在今河北弘農。公羊子所謂郭左氏之上陽下陽是也。虢叔封於東虢。在今河南滎陽。左氏所稱虎牢。又稱爲制。鄭桓公寄帑而卒并之者也。西虢亡於周惠王二十二年。東虢則平王元年已爲新鄭。乃史記莊王二十二年。爲秦武公十一年。秦本紀書是年滅小虢。班固亦以西虢稱之。注家以爲在寶雞。東名桃虢村。按小虢之名。不見於三傳。然與西虢絕不相蒙。何以二虢之外復有一虢。豈亦如邾之外別有小邾。而非其支係歟。抑卽虢仲之庶子。封於寶雞。而爲附庸者歟。凡此皆經與史參錯。而不能相通。先生書中必嘗討論。敬以質之講座。

#### 與鄭筠谷宮贊論猗嗟詩序書

執事所論春秋桓六年子同生一節。愚向不敢以此說爲然。謂聖人書此。以別呂嬴黃芊之疑。固本於穀梁子之說。但桓公謂同爲齊侯之子。特一時之憤詞耳。文姜歸齊時。莊公之生十三年矣。其非齊侯之子。誰不知之。而謂有待於國史之暴白。其亦過矣。況左氏於是節。原自有明文也。然諸家所以喜從穀梁之說者。則以猗嗟之詩。小序首爲附會。夫作史者魯人。旣懼人以莊公非其君之子。而書之史。以辨之作詩者齊人。又懼人以莊公果其君之子。而亟以詩正其甥之名。是何齊魯之人皆漫然不攷其事實。欲蓋其



醜而反以諛之。不知是詩之作。蓋在莊公親迎之時。莊公能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而禽之。而萬亦曰。甚矣魯侯之美也。則莊公之材武。原其實跡。在齊人口中。不過夸其女壻之詞。如今世俗之壻。至婦家。親黨里巷。爭夸其才貌。以爲榮。而意中未嘗不諷其忘父之死。結婚讐人之國。豈真能禦亂者乎。是詩人之言。所謂絞而婉者也。且六經中所云甥。多指壻言。其以姊妹之子爲甥。僅見於左傳。莊公六年。鄧祈侯稱。楚子爲甥。其餘不槩見。故愚嘗謂小序原多不可信者。此詩可類推也。春秋統紀。謂是詩當作於莊四年。公及齊人狩於禚之時。且曰。末語蓋以微文諷之。孰謂莊公非齊侯之甥者。則第見詩中有四矢射侯之文。而不知甥之當爲壻也。詩序之誤。旣明。則穀梁傳失所證矣。執事其更賜所以教之。

答吳中林通守論康誥三篇書

康誥三篇。確然爲武王封康叔之書。此本不易之論。西顛謂管蔡以殷畔。幸而復平。當時何事。更有大於此者。而更無一語及之。其爲武王之誥明矣。祇此數語。已足折書序及左史兩家之角。顧疑殷地旣屬武庚。恐不得復封衛。則不然。鄭康成詩譜。謂自殷都以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或曰。邶在殷都之西。王肅云。是三國者。原環殷都而裂之。殷都固無恙也。殷都無恙。則武庚之位置裕如。不必致疑於康叔之難以竝栖也。武庚旣降爲列侯。豈得尙擁其畿內之故封。則自殷都以外。裂以分封者。理也。當時三監。祇在殷都。監武庚。其於邶鄘衛本無預也。後人不知。於是漢志謂邶爲武庚所監之國。鄘爲管叔。衛爲蔡叔。則旣遣一霍叔矣。且管蔡各有所封。管非鄘。蔡非衛也。不應以所監爲所封也。抑豈有三監同監殷。而忽與所監之人分地而同列爲監者。斯在孔疏。詰之已悉。帝王世紀。知其謬。乃稍遷就其說。謂衛爲管叔。邶

爲蔡叔而以邶屬之霍。則豈有三監以王命同監殷。乃反監隣近之三國而不居殷者。將謂三國皆殷所屬。則既別成爲國。而猶屬殷。非附庸耶。附庸奚足監焉。陳止齋謂自荆以南。蔡叔監之。管叔河南。蔡叔河北。此其說更無據。果爾。將不特監殷矣。然卽如其所言。則於康叔之國。要風馬牛不相及也。然則邶鄘衛之於遺殷。毫無所礙。康叔之封。其在武王時。亦無礙也。倘謂篇中有明大命於妹邦之文。妹邦乃紂都。是必得殷餘民以後之證。則三國本殷畿。固得統以妹邦稱之矣。倘謂篇中多言慎刑。而康叔爲司寇。在成王時。是必爲司寇以後之證。則卽據史記。其爲司寇。總在作誥之後。此皆近人之強詞。不足難者。書序本不出於孔子。而是案則左史兩家皆同。故後人多從之。然史記三王世家。康叔爵命之時。未及成人。後捍祿父之難。則固自背其說矣。敢因足下所示。而申其說。

答董映泉問吳草廬易纂言外翼書

草廬於諸經中。自負其易纂言之精。而外翼則罕及之。所以揭曼碩奉詔撰神道碑。不列是書。而元史本傳。俱失載焉。攷草廬年譜。至治二年壬戌。如建康。定王氏義塾規制。十月還家。易纂言成。天歷元年戊辰。春秋纂言成。二年己巳。江西省請攷校鄉試。辭疾不赴。易纂言外翼成。草廬於易。自云累脫稿始就。而猶有未盡。於是。是有外翼之作。又攷草廬行狀。外翼十二篇。曰卦統。曰卦對。曰卦變。曰卦主。曰變卦。曰互卦。曰象例。曰占例。曰辭例。曰變例。曰易原。曰易派。則是書之卷第也。自崑山葉文莊公菘竹堂目錄有此書。其後流傳頗少。姚江黃梨洲徵君。著學易象數論。中引草廬先天互體圓圖。在纂言中無之。當卽係十二篇之一。徵君於書無所不窺。不知及見是書而引之耶。抑展轉出於諸家之所援據耶。草廬之易。愚所不喜。

其大畧見予所作纂言跋語。至於先天互體之例用圓圖。剗作隔八縮四諸法。以六十四卦互成十六卦。以十六卦互成四卦而止。爲漢魏諸儒所未有。然實支離不可信。總之宋人誤信先後天方圓諸圖。以爲出自義文之手。而不知其爲陳邵之學故也。而行狀謂草廬於易自得之妙。有非學者所能遽知。而通其類例以求之者。皆於外翼具之。此固出於弟子推其先師之語。然惜其完書不得見於今。以一一爲之辨正也。惟是書久不傳。故晉江黃俞邵徵君撰明藝文志稿。注曰。不知撰人。秀水朱竹垞檢討經義攷。亦不詳篇目。兩公書目之學。幾幾宋之晁公武陳振孫。尙有疏畧。而足下竟疑此書非草廬所作。則益誤矣。其實此書或尙有在天壤間者。固未可知。今因下問所及。詳述其槩。以補前人之闕焉。草廬行狀。虞學士道園作年譜。危學士雲林作。

答陳時夏先生問杜氏長歷帖子

左傳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爲孔子卒日。杜元凱推長歷。謂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後儒因曰。己當作乙。來教謂史記孔叢子與左氏旣不謀而合。豈有皆誤之理。況長歷又安足據。此先生自得之說也。而先儒已有及之者。吳程謂據大衍歷。己丑乃夏正二月十一日。杜氏謂無己丑。長歷誤也。正可以爲來教左袒之助。而愚猶以爲不然。哀公十四年五月庚申朔。此左氏所書者。下距是年四月中閒當置一閏。共得二十五日。由庚申朔推之。四月當戊申朔。十八日爲乙丑。不可混也。元凱長歷不足憑。春秋不可據乎。以大衍歷排長歷者。其說莫備於宋程公說。於春秋二百四十年置閏。較長歷皆後一年。以故杜謂是五月十二。程謂是四月十一。然而大衍亦未盡足據也。若宋景濂孔子生卒攷。

謂是年四月壬申朔。惟十八日爲乙巳。無己丑。則非惟全不解歷法。直是委巷中人夢語。若四月爲壬申朔。則十八日正己丑。乙丑乃五月二十四日。尙有何誤。此眞所謂東告東方朔。西告西方朔者。又何足爲元凱一行爭長短也。景濂辨孔子生卒。生從公穀。卒從左氏。自以爲不易之論。且力宗胡蔡不改月之指。黃梨門毛西河駁之不遺餘力。獨於此條未有及者。故某於答來教中附辨之。

### 與謝石林御史論古本大學帖子

古本大學之奏出。無不駭者。此其說未可以口舌爭也。然奏中亦有一言之失。關係不小。執事謂明人崇朱子之學。不無因同鄉同姓之故。此在蕭山毛氏固曾言之。然其實最無據。朱子之學。大表章於理宗之世。其時眞西山、魏華甫、乃大宗也。南北尙未混一。而趙江漢亦以其說行於中原。則可謂不介而孚矣。故南宗自眞魏之後。有金華四子而益盛。北宗則有許仲平。迨元人混一中原。仲平入爲祭酒。而普天無異學。有如草廬之稍參會於陸氏。卽不能稍行其說。則不自明始也。豈惟不自明始。抑亦明太祖之初政。嘗欲變之而不能。太祖之頒經。許諸生皆得用注疏。至其於宋人之書。周易則兼用程朱二家。尙書則兼用蔡鄒夏三家。春秋則兼用胡張二家。未嘗墨守一說也。乃轉盼閒。成祖修大全。而盡出於專門。則何故耶。當時之儒臣。皆憚諸說之繁。而不欲改元人之舊。故雖館閣之人如林。而實則委之毘陵徵士陳伯載。以一人任諸經之事。伯載名濟。布衣。伯載於是爲簡易之法。易書以董氏詩以劉氏。春秋以汪氏禮以陳氏。四書以倪氏。稍爲刪潤。而書成矣。當時歲糜廩祿。月費俸錢。而其實竊鈔舊本以成之。罔上行私。莫或糾舉。其遑問漢唐以來之源流乎。故易之程氏僅得存。而尙書之鄒氏夏氏。春秋之張氏。亦無有過而問者。

矣。宣德中，餘姚朱應吉司教章邱，疏言大全之去取不當，下其議於禮部。許令天下學校兼采諸說，一斷以理，而不過託之空言。弘治中，吾鄉楊尙書守陞，在闈中得一用程傳者，已不勝其喜。然則明人之專已守陋，而出於一師之學，此臣下自爲之，而於在上之人無預也。蓋元太學之尊朱，其意將以整齊學術，使不墮於支離汗漫之習，而明大全之尊朱，則以其無事於學術，而適以便其狹隘僻陋之私。此所謂相背而馳者也。倘以是爲明祖之意，則不聞其扳援建安一支以歸玉牒也。此其最曉然者矣。總之，朝廷之修官書，足以爲害，不足以爲益。魏崔浩注羣經，勒石國中，而先儒之說幾廢。幸其被毀而止。唐修正義，而百家之師傳折而歸一。宋之三經亦幸其行之不久。蓋天下之足以廢棄一切者，莫有若官書也。執事之書將以紹絕學者也，一言之失，愚不敢默而已。敬以貢誠於函丈。

答朱憲齋辨西河毛氏大學證文書

漢書藝文志有中庸說二篇，隋書經籍志有宋戴顓中庸傳二卷，又梁武帝有中庸講疏一卷，又中庸義五卷。宋史仁宗曾以御書大學賜新進士王堯臣等。近儒多據此數條，以爲舊有專本之證。但僕以爲不足辨者，古人著書，原多以一二篇單行，尙書或祇用禹貢洪範儀禮，或祇用喪服大戴禮，或祇用夏時卽禮記之四十九篇，或以曲禮或以檀弓，或以樂記。固未嘗不以專本也。卽以有宋言之，大學中庸廣義一卷，早見司馬溫公所著范文正公嘗勸橫渠讀中庸，是能知兩書爲聖賢微言者。原不止兩程子。顧其表章不遺餘力，而使輿論孟竝行，而必歸兩程子，不容有異詞。至若諸經，當兩漢時，原未嘗有大經中經小經之目。新唐書選舉志始稱以禮記春秋左氏傳爲大經，詩周禮儀禮爲中經，易尙書春秋公羊氏傳穀

梁氏傳爲小經論語孝經爾雅不立學官附於小經而已。時孟子尙在諸子部中也。宋始以孟子稱經。詔孫奭譔疏而元祐時改以詩禮記周禮春秋左氏傳爲大經。易尙書春秋公羊氏傳穀梁氏傳儀禮爲中經。論語孝經爾雅孟子爲小經。其後又增加大戴禮爲十四經。皆班班可考者。近世西河毛氏所著大學證文謂漢唐時業有以大學中庸并論孟爲小經者。則僕不知其出何書。西河喜罵前輩。其四書改錯中。駁集注自造故實。不遺餘力。乃已忽尤而效之。是真藐天下學者無有能讀唐宋二史者耶。恐入其室而操其戈。徒令有目者之蹶然於旁也。

#### 與徐徵君惠山論春秋指掌圖帖子

前日於菟浦座上得見足下因讀所著山河兩戒考。本諸經之星野。參以列史之方輿。芋區瓜疇。了然在目。爲之動容。近日讀書人東塗西抹。伎倆窮老盡氣。不過稍駕帖括而上之。至於詞章之學。而上及見足下所著。以爲不知人世間尙有此等書卷也。其中有一事失於考索者。世所傳東坡春秋指掌圖。其爲贗本。不必復問。但古人原有以爲東坡作者。足下以爲胡身之之譌。恐未然也。朱子語錄已言其僞。是先於身之矣。足下因其中載大觀年間都邑。又有或問於蒙之語。遂定以爲侯文穆。則誤之甚者。古人之稱蒙猶愚也。豈必自道其名之謂哉。愚考宋史藝文志。有李瑾春秋指掌圖十卷。又張傑春秋指掌圖二卷。此皆唐人之書。而李氏則分門鈔取釋例正義。并及劉炫陸淳之書。張氏亦以類纂。在今日恐皆不存。陳直齋書目。則有地理指掌圖一卷。蜀人稅安禮撰。元符中欲上之朝。未及而卒。書肆所刊多不著其姓氏。按安禮乃山谷弟子。然今所指爲東坡書者。固不止地里。而稅氏所作亦非春秋之封域。況元符又在太觀

之前。至於崇文書目、中興館閣書目、總未嘗及是書。而合之文穆本傳、及東都事畧諸種、竝不言其有所述作。是可以決然知非侯氏之書也。夫古今文獻之失所證者、闕之可也。必求其人以實之。則有不免於後世之抨彈者。居常與董浦言。注書如師古。可以爲百世圭臬。卽如臣瓚姓氏。其說不一。惟以爲傅姓近之。蓋傅嘗受詔校中祕書。穆天子傳。而今注中所引。多出汲冢中語。然師古尙疑之。而不敢質也。斯可謂慎之至者矣。以足下用功之勤。與夫書之卓然可傳也。偶然遺誤之處。將啓讀者之疑。故敢爲足下言之。以當負暄之愚。足下其是正之。

答鄭筠谷宮贊論朱氏經義考帖子

前述長洲何氏之言。謂王文憲詩可言竝非箋詩之書。而經義考誤采入之。愚考是書本文憲之詩話。故方虛谷曰。予所采詩話十家。始於茗溪。終於魯齋。然則非經解明矣。然此乃宋藝文志之譌。而竹垞未及是正者。竹垞是書。凡先儒殘篇賸本。皆援而列之。以求備。至如張霸尙書百兩篇。乃漢時古今文聚訟一大案。石梁王氏禮記批本。見於陳氏集說。引用書目。而皆失載焉。并陳用之之樂書俱遺之。又如易稽覽圖。中有中孚記。乃緯也。而列之經。楊慈湖詩傳具在。乃以爲未成之本。曹放齋之孫泰宇。著易解。乃混列爲放齋所作其餘一書。而復出者不可枚舉。所謂考索旣繁。反不能無疏漏者也。而其失之大者。尙不在此。其一則謬託於經。而實不可以言經者。皆未加別白也。請以易言之。自孟喜、焦延壽、京房而下。所有妖占錯卦占事守林飛候混沌委化諸書。其甚者。有所謂明堂隨曲射匿大筮衍易鼠序卜黃八具之流。降而至於管輅、郭璞、葛洪輩。所著荒唐譌妄。占驗之嚙語。射覆之廋詞。皆出其中。是在漢隋史志及七略七

錄。或入之著龜家。或入之五行家。原自割然。閒亦有分晰未清。如古五子十八篇之流。儒者尙嫌其編次之未當。若唐志則尤嚴焉。其餘尙書則有五行星歷日月變諸書。詩則有歷神泉元談諸書。禮則有明堂陰陽諸書。凡若此者。皆應置之附錄。參於綷緯中候之閒。而不可與傳經之著同登於一卷。乃竹垞反爲合之誤矣。彼其有見於參同契之不當錄。惜其未觸類而通之也。一則圖學之去取未審也。諸經莫不有圖。古人所以左圖而右書。然有以圖明經者。有偶以經爲圖者。司馬昭之幽風。宋璟之無逸。雖有意於治道。而無關於經學。降而至於顧愷之陸探微。劉褒。衛協。馬和之。趙孟頫之徒。蓋工師遊戲之筆耳。是故唐志於楊嗣復諸人之毛詩草木蟲魚圖。夏侯伏朗諸人之三禮圖。王大力之琴聲律圖。張傑之春秋國圖。則收之經。於李嗣真之禮圖。上官儀諸人之投壺圖。則收之雜藝術家。竹垞槩而取焉。則是馳譽丹青者。皆得垂聲國冑矣。得毋失之褻乎。一則粗涉於經。而原非解經者。不必收也。顏鼎受之國風演連珠。王禕之禹貢。周官急就章。課蒙童者。所以便記習也。張九成之論語詩。宇文虛中洪皓之春秋百詠。方回之易吟。偶然之翰墨也。易六十四卦歌。易大象歌。則卜筮之歌訣也。凡類此者。其於經術無甚發揮。雖弗錄可也。若夫自有明以來。大全降而爲講章。蒙存淺達之書。變秀才而爲學究。實運會一大升降。愚竊以爲尤當別爲一帙。而不可濫廁於先儒之閒者也。舊嘗聞何氏於是書彈駁成編。多所匡正。惜今日不可得見。而據所見以陳之執事。雖然。竹垞之用功固勤矣。猶有此失。可以見著書之難。區區之言。非敢以倚撫前輩爲事也。

與施東萊論六經輿論中解溝洫帖



承諭六經奧論其所辨溝洫一條甚精是在唐應德已極稱之但僕以爲不足信也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是周官遂人語康成解曰此鄉遂法以千夫萬夫爲制蓋以鄉遂則用貢法惟計夫爲溝洫也井閒有溝成閒有洫同閒有澮是考工匠人語康成解曰此畿內之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蓋以采地則用助法畫井爲區也攷之於經原無明文可據況就兩節之文言之則鄉遂之田溝澮如是之多采地之田溝洫如是之少似不應以地之遠近遽爾差池故朱子深疑之今奧論思爲調人以爲遂人舉其一端匠人舉其大槩成閒有洫謂一成有九洫以求合於千夫有澮之語同閒有澮謂一同有九澮以求合於萬夫有川之語夫一成固九百夫謂有九洫是也其與千夫有澮誠可通也至若推而上之則一終萬夫已當九澮一同不止是也是仍有不盡符者奧論非漁仲作竹垞始言之僕別有跋不復重述

答萬九沙先生辨尙書象恭滔天帖子

明水昨以書札見商謂據竹書帝堯嘗使共工治水所以有滔天之語竹書晚晉所出不爲儒生所信況如所云不特於本文靜言庸違語意全不相蒙幷與象恭不屬按孔安國傳滔漫也孔穎達曰漫者加陵之辭史記本紀亦作漫天古文滔通於滔漫通於慢故諸葛忠武曰滔慢則不能研精合之孔氏所云傲狠孔疏所云侮上陵下是滔天者慢天也班孟堅幽通賦巨滔天以泯夏唐六臣采班昭注滔漫也可知舊解如此蓋貌莊而心險實與僞言僞行交濟其惡大禹以巧言令色當之正合是旨又史記罪狀共工言其淫僻亦與慢天相證嘗見瑯琊漫鈔實有此說而未竟其委愚故攷之諸家之說以疏明焉

與李元音論左江樵易義帖

同里左江樵舍人。以古文名。其佳處遍羅鄂州。然未有知其經學之醇者。江樵平生不著書。頗與林艾軒相似。曾見其易藝一冊。乃其嗣子出以示予者。其中名理繹絡。能貫穿前儒之書。真可寶也。如於小畜六四則曰。本義在卦詞。既以三陽爲剛正之君子。一陰爲邪慝之小人。在爻詞。反以三陽爲強暴之小人。一陰爲柔嘉之君子。雖易不可爲典要。固不可泥。然智者觀其彖詞。將何如哉。不知小畜之四。實小人之畜。君子者因其順而得正。故能不堅於畜。而與諸陽合志。是爲有孚。蓋邪不勝正。故常有傷害恐懼之事。剝以羣陰排一陽。尚不免剝廬之凶。今以一陰止衆陽。又安能遏其復道之勢。倘使終迷不悟。是自貽伊戚耳。幸其有孚。則雖君子之恃以無恐。而實小人之善自爲謀。血去惕出。又何疑焉。在上兩陽。雖居巽位。而本與乾體合德。志不在於畜者。四能改圖。則與之合志矣。夫惟不堅於畜。故謂之小畜也。按此在程傳有之。而未如江樵之暢。其於屯二則曰。六二之所以不字者。以初之妄求耳。妄求者一日不去。二亦一日不字。積之既久。則窺覷者度不能屈。亦必舍之而去。十年不字。其初九之變乎。初變則內體爲坤。而成比矣。其何以取於十也。坤之數終於十。故數窮理極。而終得合者。於此象之。夫當顯比之主。比之自內。得與剛中之德共襄三驅之治。而昔之遭如於焉。而通昔之班如於焉。而遂寧復有屯。其膏者是實象也。按此在沈氏易小傳亦及此。然自江樵以前。未有能述之者。愚生平不喜帖括。雖以前能大家文字。多束高閣。是日手江樵卷不置。客因問曰。是藁當必有異。然其中自得之言。猶多嗟乎。安得此經術之文。立爲標榜。一洗時風衆勢之疲。使之復知宋人經義家法。則白茅黃葦之漸除。將變學究爲秀才。拭目可待。今以東之

足下。足下爲我節鈔其中精語。僕將附之說經之錄。弗使前哲苦心孤詣。汨沒於朽蠹中也。

與葛巽亭論易剝卦貫魚帖

諸家取巽象爲魚者。原本之虞仲翔。蓋巽之一陰。義取善入。故以魚之潛伏者象之。姤有兩包魚象。四之無所包也。以與巽一陰遠。二之有所包也。以與巽一陰近。以至井鮒孚豚。竝取是意。惟剝之貫魚。竝無巽體。杏參指五變則外體成巽爲言。是在沈守約易小傳。吳草廬易纂言有之。但五之貫魚。所貫者四陰耳。其以五變巽言者。是祇就五言之。而所以象四陰者。尙未分曉。則似尙未盡者。惟洪景廬隨筆。謂剝五陰而一陽。方一陰自下生。變乾爲姤。下三爻乃巽體也。二陰生而爲遯。則自二至四互巽。三陰生而爲否。則自三至五互巽。四陰生而爲觀。則上三爻又巽體。惟至五變成剝。而巽始爲良。羣魚皆爲所止。故曰貫魚。如魚駢頭而貫。以象下四爻都從巽來也。其取象之曲而中。爲前人所未有。但予謂前說亦未可廢者。蓋剝之五陰。以五爲魁。尙使逞其剝廬之凶。則說輻反目。何所不至。然而陽無終窮之運。五變爲巽。則小人之柔順者。故反不與四陰爲伍。而洗心革面。帥其類以受制於陽。此君子之所以得輿也。易爲君子謀。不益信乎。向嘗與嶧陽言之。嶧陽曰。取象則信然已。然而剝自觀來。本由巽而變。良。今日良復爲巽。又由剝而變觀。殆所謂莊周爲蝴蝶。蝴蝶爲莊周者。得無過於幻耶。僕曰。不然。不聞諸晦翁乎。苟以伏羲畫卦而論。則六十四卦一時俱定。何所謂變。若自己成後言之。則反復縱橫。隨意辨之。總無不可。夫觀之進爲剝也。是以十二辟卦次序言。而聖人之所不得已也。剝之反爲觀也。是以每爻之變言。而警小人以知所變也。苟非然者。五爲衆陰之長。一陽孤危。司馬公所謂如黃葉在秋風中。拉朽摧枯。玄黃之禍。孰能禦之。又

安肯貫魚以宮人寵乎。守約有言。良而爲巽。順以止也。剝而反觀。觀而化也。夫易也者。原惟變所適者也。至西河因此卦無巽體。牽強解事。有兌澤有魚。艮山無魚之說。則大屬附會。兌澤有魚。中孚所以取象。艮山無魚。剝五何所貫焉。況兌爲澤。而有魚象。則坎爲水。亦當有魚象耶。是未嘗博考諸家者。西河解經。多屬穿鑿。而仲氏易爲尤甚不備。

答杭堇浦辨毛西河述石經原委帖

辱以西河序述石經原委見問。謂其不知何據。西河此節。無一語不錯。生平排擊朱子。最稱擅長。今卽以此書觀之。則時代錯。人錯。地錯。典故錯。凡平日所以詆人者。無不躬自蹈之。欺世人之不學耶。抑亦滅裂而未及致詳耶。其曰東漢盧植上書。請刊定經文。會其時博士以甲乙科爭第高下。用私文暗易古字。因詔諸儒據經。蔡邕正定其文。爲三體。曰篆。曰隸。曰八分。按盧植本傳。則蔡邕等已校石經。而植上疏求預其閒。非因植之請而始校也。若邕所書。祇八分。而范史誤云三體。故隋志仍稱一字石經。但卽從前之誤。以爲三體者。亦皆以古文篆隸當之。蓋卽正始所書之本。而未有如西河所云篆隸八分者。其曰經文一從獻王。后蒼。高堂生。馬融所傳。及康成古本。按熹平寫石經。三禮但用禮記。高堂生后蒼之儀禮不得預。至康成之書。尙未有立學官者。安得稱古本乎。其曰魏正始中。邯鄲淳。鍾會等。又以蝌蚪古文新傳於世。請去蔡邕所書之八分。而易以古文。則又異矣。邯鄲淳不能及正始之世。洪盤洲考之已備。而胡身之述之。西河并通鑑注亦不諦觀。至於古文蝌蚪。西漢已出人閒。豈至正始始傳。而欲去蔡邕所書八分者。是誰之請。豈非妄言之尤歟。又曰唐貞觀閒。勅祕書顏師古等。考定石經本。將以李陽冰古篆勒之明堂。而

不果。天寶閒刻九經。又以李林甫所定。多未遵行。按陽冰欲以古篆寫經。見唐文粹。然陽冰正天寶閒人。而師古等欲用其篆。則一奇也。貞觀亦未聞有考定石經之勅。而林甫所定。止月令有改易。開成石經。尙遵行之。豈西河俱未之見歟。乃又曰。開成石經。宋元祐閒。移西安。名陝碑。夫唐都西安。石經不在西安。而在何所。且韓建棄之。劉鄩始用尹玉羽之請。移置城中。具有明文。而西河皆不知。蓋元祐中。呂汲公始以是碑置之學宮。西河遂以爲是時方至陝矣。乃又曰。後唐後蜀。亦皆有石經。則從未聞後唐之有石經者。殆以長興板本當之耳。蓋自熹平正始而後。有裴頴之石經。有崔浩之石經。孟蜀而後。有楊南仲之石經。有高宗御書之石經。西河皆未之聞。而其所聞者。則又任情妄道如此。依類以推。其所言之難信。大畧蓋可觀矣。西河知豐氏石經。魯詩大學之僞。是已。而又信其言。謂邯鄲淳。賈逵。鍾會。虞松。在正始中寫石經。見魏志。不特邯鄲淳竝無正始中寫經之事。卽賈逵以下三人。本傳具在。何嘗有此。是仍不免爲豐氏所欺。考據之疏。頗可笑也。

答史雪汀論孔門門人弟子帖子

受業者爲弟子。受業於弟子者爲門生。是歐陽公跋孔宙碑中語。但東漢之所謂門生。與經傳稱門人者不同。竹垞誤據之。因指論孟所云。都受業於弟子者。顏淵死。門人厚葬之。是顏子弟子。子出。門人問。是曾子弟子。子路使門人爲臣。又門人不敬子路。是子路弟子。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是子夏弟子。門人治任將歸。是子貢弟子。因以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家語弟子解。參之各經傳。作弟子考一卷。以七十子之徒。作門人考一卷。謬之甚已。愚請以見於諸書者。折之。檀弓。孔子旣得合葬於防。先反。雨甚。門人後。是時孔

子甫十七歲。秦商、顏路諸公俱在髫年。卽以爲有弟子。橫渠已以爲不可信。安得有受業於弟子者。又孔子說驂於舊館。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是時顏淵、伯牛、宰我、季路相繼凋喪。故有此語。若樂正子春、公明高、段干木之輩。先夫子而死者。其誰。又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觀子貢之言。明謂孔子以猶子之喪處門人。門人以猶父之喪報孔子。顏淵、季路寧非受業於孔子者。又史記孟子列傳。謂孟子受業子思。門人後世以孔叢子中明有思孟問答。駁之。如竹垞言。是孟子之師。受業於子思之弟子。非但不及受業。子思并不及受業。子思弟子又家語。孔子曰。自吾得回。門人日親。竹垞謂回本弟子之子。分同門人。今以賢列於弟子。此門人所以日親。是因升一弟子之子。而弟子之徒遂以日親。恐非聖言之旨。況夫門生之目。實始東京。如後漢書賈景伯傳。顯宗拜達所選弟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鄭康成傳。門生相與譏。所答諸弟子問。作鄭志。其餘列傳亦多以弟子門生兩出。是誠如歐陽子所言。但其時之呼門人者。仍是弟子。如鄭康成傳。康成師事馬融。學畢辭歸。融喟然與門人有吾道東矣之歎。世說新語。服虔將注春秋。聞崔烈集門生講傳。遂匿姓名爲烈門人。賃作食。是也。至於東漢而降。門生不盡以授受言。如宋書徐湛之傳。門生千餘。皆三吳富人子。姿質端妍。衣服鮮麗。每出入行游。塗巷盈滿。泥雨日。悉以後車載之。是門生之供燕昵者。後漢書鄧壽傳。大將軍竇憲以外戚之寵。威傾天下。常使門生齋書詣壽。有所請託。是門生之供使令者。宋書顧琛傳。尙書寺門有制。八座以下。門生隨入。各有差。不得雜以人士。是門生之供驕從者。南齊書劉懷珍傳。懷珍北門舊姓。門附殷積。啓上門生千人。充宿衛。孝武大驚。是門生之供爪牙者。詳日知錄。是以或與僮僕竝稱。顏氏家訓。或與家奴對舉。通鑑注。固與門人大有不同者。子觀竹垞所指。

論孟都是影響。惟子夏一條爲是。但正唯門人卽弟子。故得以門人屬子夏言之。不然。則子夏之弟子。祇應稱孔子之門人。不得稱子夏之門人也。若子夏之門人。當受業子夏之弟子。不得謂子夏之弟子也。焉得起竹垞而質之家語弟子解。有懸竄。前世疑其與鄭單譌。如薛邦鄭國之比。遂爲祀典所遺。竹垞因廣韻注中稱門人。因降之七子之弟子。他如公休哀、公祈哀。竝見廣韻注者。竹垞皆因門人而列之。再傳。則小司馬注史記。有曰孟子門人萬章。是豈亦再傳之列耶。以竹垞之精密。顧尙有失考如此種者。甚矣言不可不慎也。

# 鮎埼亭集外編卷四十二

鄞 全祖望 紹衣

簡帖二

答沈東甫徵君論唐書帖子

南雷先生晚年文字亦多疏畧。如唐書玄宗憲宗之死。皆非定論。不可不加考索。新唐書於憲宗郭后曰。宣宗母鄭。故后侍兒。有曩怨。宣宗奉養稍薄。后不得志。一日暴崩。此其罪在宣宗也。東觀奏記則曰。宣宗追恨穆宗商臣之酷。誅鋤逆黨。無漏網者。太后慙懼。一日登樓。便欲自殞。左右持之。以聞。其夕暴崩。時禮院檢討官王皞。抗疏請合葬配享。上怒。宰相白敏中。召皞詰之。皞曰。憲宗厭代之夕。事出曖昧。太后母天下。歷五朝。豈得以曖昧之事。遽廢正嫡之禮。皞坐貶官。然則宣宗以郭后預聞元和之弑。固矣。而據此。遂謂其事爲實。則恐不然。宣宗實錄。是年五月戊寅。以太后寢疾。權不聽政。宰相帥百僚。問起居。己卯。復問起居。下遺令。是日太后崩。初。上以憲宗遇弑。頗疑后在黨中。至是。暴得疾崩。蓋上志也。甲申。白敏中帥百僚。請聽政。不許。丙戌。三上表。乃依。六月。貶王皞。旬容令。夫據云太后寢疾。權不聽政。宰臣等問起居。且有遺令。則固非暴崩矣。其成喪也。猶循一切故事。三上表。始臨朝。俄而遽黜其葬祔之禮。實錄成於宋敏求所補。蓋其云問起居罷朝。乃本內起居注所書。循向來故事。而又采東觀奏記之語。故有自相戾者。宜溫公之深疑其事也。但使宣宗實有見於元和之變。懿安萬無可逃。則其罪通天。已自與憲宗絕。雖聲其罪。



於天下以釋王皞之疑可也。今旣不然，是猶在疑似之間也。是以溫公意郭后實以疾終，而宣宗積平日猜嫌，又因鄭后之故，遂逞忿以殺其身後之禮。外人推見宣宗猜嫌之隱，遂有異論。斯於當日事情，最爲揣摩得當。觀於大中之時，旣停穆宗忌日，又以次誅東宮官屬，罷公卿拜謁，甚至移守陵宮人於別地，所以實其罪案者，惟恐不至，而咸通以子繼父，王皞復敢瀆言之，嗣君弗以爲非，卒得配享焉。何也？得非天理人心，固有不能自己於中者乎？當王皞之初言也，周墀歎其孤直，然則公議固以懿安之事爲屈矣。善乎胡身之之言曰：文宗憤元和逆黨，欲盡誅之，終於不克，以成甘露之禍，使其父爲商臣，則子未有不爲潘崇諱者。斯言并可以釋郭后之誣，而愚又以爲郭后旣有鄭后之憾，必有兩宮左右乘此作污蠱之言。前此長慶童昏，父死不卹，宣宗志在討賊，以爲是真與乎弑者，豈知其實未嘗有也。舊唐書全然不考，反謂宣宗事后，恩禮視前代愈隆，固已質質而新史亦復不詳其事，以釋千古之疑。南雷遂謂憲宗實死郭后之手，弑逆大惡豈可妄以加人者，未知足下以爲是否。玄宗之死，愚舊嘗於友人問日中及之矣，并附上以請益。

論唐書宗室世系表一則柬沈東甫

新唐書宗室世系表，自中葉以後，已無所考。卽前此者，舛漏已多。然唐室去今遠，遺文無可覈舉，所謂鑄鐵成錯，莫能誰何者矣。予作讀史通表，嘗取萬處士斯同所改唐史諸王世表，略爲審定。如道孝王元慶之下，唐表首書嗣王誘，次嗣王宗正卿微，誘孫·次嗣王宗正卿鍊，次嗣王京兆尹實。按舊唐書，鍊於開元二十五年封嗣道王，廣德中官宗正卿，在肅宗朝。通鑑貞元十九年，以嗣道王實爲京兆尹，則德宗朝

以時代言似亦尙可相接。然草堂贈李義詩。困學紀聞。以義爲微之子。而杜詩博議辨之。謂微以景雲中卒。去大歷五十餘年。使義卽微所生。則齒當長矣。而詩中目以少年自居老夫。則義乃鍊之子。實之弟。夫以義接鍊可也。但義已及見草堂。而實乃直接昌黎。則義非實弟。而實亦恐非鍊子也。博議但得其一。而未及唐表之有可疑耳。書之以寄東甫。使附注諸本表之下。

### 答沈東甫問李茂貞地界柬

胡梅圃釋通鑑。其於地理。可謂精核。而馮叟南耕不盡許。近熟視之。乃知其果有誤者。則甚矣。箋注之難也。昨接來諭。以李茂貞曾兼伊涼之地。而弟所著岐國方鎮表中失之。此殆本之梅圃注中耶。通鑑。乾寧二年。河東勤王兵旣去。李茂貞驍橫如故。河西州縣。多爲所據。以其將胡敬璋爲河西節度使。梅圃云。河西。謂涼瓜沙肅諸州。按涼瓜沙肅之爲河西舊矣。然茂貞之封域。不得至此。茂貞前後所并吞。共有十鎮之地。初鎮鳳翔。已而兼有秦隴。景福元年。所稱秦帥李茂莊者也。卽天雄軍。已而克興鳳二州。卽感義軍。又取洋州。卽武定軍。又取興元。卽山南東道。皆在景福元年。其時諸楊尙有龍劍一軍。領龍劍利閬四州。亦歸茂貞。興元楊守亮。武定楊守忠。龍劍楊守貞。感義滿存。是茂貞乾寧以前所兼六鎮也。乾寧四年。又取邠州。卽靜難軍。光化二年。又取涇州。卽彰義軍。邠州自王行瑜平後。歸於朝廷。以蘇文建領使節。是年。文建鎮利州。而茂貞以子繼徽代之。按利州亦茂貞地。則文建已歸岐矣。涇州張氏世據。茂貞逐張球而有之。通鑑載不詳。但見攷異中。又取鄜州。卽保大軍。又取延州。卽寧塞軍。二鎮皆屬夏州。李氏乾寧三年。尙有節使思敬忠諫。其後皆歸茂貞。史失其年。大略在光化時。是茂貞乾寧以後所兼四鎮也。中間又嘗據有同州。而不久失之。若涼瓜

沙肅則中爲靈夏所斷。靈州屬韓氏。夏州屬李氏。皆不在岐人管內。而河西別賜軍號曰歸義。其時乃曹義金守之。義金卒。子元忠襲。并非靈夏所得有也。梅磻之言誤矣。曰然則通鑑所指河西者安在。曰是卽指鄜延而言。蓋亦渡河而西也。敬璋本爲延州節度。而茂貞弟茂勳鎮鄜州。皆岐國所指之河西。非瓜沙也。但當乾寧二年。茂貞尙未有鄜延。溫公要其終而言之耳。梅磻所注。大段縝密。要其綜羅。旣多。不能無失。聞馮叟用功。是注甚力。其所討論。必有以補前人者。而惜其不傳矣。

答王十一兄敬朗論五代史天德軍建節始末帖子

昨接來札。以五代史劉守光傳。有天德軍節度使宋瑤。列於河東六鎮之末。天德軍建節始末。以及宋瑤始末。俱無所見爲疑。按天德軍在唐之豐州。唐書地理志。豐州中受降城。西二百里。大同川。有天德軍。天寶十三年置。本名天安軍。乾元後。徙屯永濟柵。故隋大同城也。改名天德。元和九年。宰相李吉甫奏。復舊城。安北大都護府。本治中受降城。開元十二年。徙治天德。領縣二。曰陰山。曰通濟。方鎮表。天德軍原隸朔方。大歷十四年。析置河中振武。邠寧。三節度使。而朔方專領靈鹽。夏豐四州。西受降城。定遠。天德。二軍。貞元十二年。朔方罷領天德。及西受降城。以振武之東。中二受降城。隸天德軍。置天德軍都團練防禦使。領豐惠二州。三受降城。胡身之曰。天德東南至中受降城。二百里。西渡河至豐州。百六十里。西至西受降城。百八十里。北至磧口。三百里。西北至橫塞軍。二百里。回鶻列傳。武宗卽位。嗚沒斯率三部及特勒大會。詣振武降。詔以天德軍爲歸義軍。卽拜歸義軍使。明年罷歸義軍。卽方鎮表所云天德賜號節度者也。此天德在武宗以前。開府置鎮之可攷者也。初。唐人置六胡州於靈鹽之南。以降突厥。曰魯州。曰麗州。曰含州。

曰塞州。曰伊州。曰契州。以接應天德而援夏州。開元并爲宥州。續通典曰。宥州本漢三封縣地。蓋靈鹽夏皆有籍於天德。如此。晉人起於忻代之間。世有事於天德。沙陀列傳。元和八年。以回鶻過磧南。詔朱邪執宜屯天德。及國昌爲鄜延節度使。以回鶻寇天德。徙節振武。然則天德罷節而後。始卽以其軍屬振武。此唐表之所闕。而可以旁推而得之者也。國昌拒命天德。入於吐渾。沙陀列傳。國昌與黨項戰未決。大同川吐渾赫連鐸襲振武。盡得其貲械。僖宗以鐸領大同節度使。然則赫連蓋已先居天德。旣破國昌。遂得雲州。而以大同建節。天德亦當由振武徙隸大同。此亦唐表之所闕。而可以旁推而得之者。五代史唐本紀。大順二年。克用攻雲州。圍之百餘日。赫連鐸走吐渾。天德之復歸於晉。蓋在是時。其復建節。雖舊史失之。然亦在大順以後可知。然則晉人未有天德。吐谷渾時足爲雁門害。蓋忻代之有籍於天德如此。若天德之陷於契丹。則在莊宗時。遼史太祖本紀。神冊五年。略地天德。節度使宋瑤降。更其軍曰應天。宋瑤復叛。拔其城。禽瑤。俘其家屬。徙其民於陰山南。蓋在莊宗并梁之前三年。故其後勸進表有大同振武二使。而無天德。自宋以後。豐州沒於夏人。故其地望遂不著。至明。則卽所謂河套者也。瑤之從李克用軍中。未得齒於薛志勤。康君立之餘。而以大將領邊。則必有可紀之功。而史失之。其孫偓。於宋史有傳。故知爲河南洛陽人。瑤雖陷北。然其子廷浩。尙莊宗女義寧公主。歷石原房三州刺史。晉初。爲汜水關使。張從賓之叛。力戰死之。故偓以父死事。補殿直。偓又尙漢高祖女永寧公主。偓之女卽宋藝祖孝章皇后。蓋五代時之世家。貂蟬累葉。未有如宋氏者。宋史又言。瑤在唐。以天德節度使兼中書令。唐末。以三省長官加藩服者。祇有梁晉岐蜀吳趙諸王。其麾下將帥之建節者。止於尙書或僕射而止。宋史所云。或瑤之贈官。而誤以

爲兼者。聊爲牽連記之。以奉復云。

答史雪汀問宋瀛國公遺事帖子

來諭以宋瀛國公事諸書所載多相牴牾。兼之不見正史爲疑。此在元史順帝本紀及虞集傳已啓其端。但未詳紀。通鑑續編因元史綱目。又因通鑑。是以其事多未悉者。常熟錢尙書蒼萃諸書。攷其顛末。已無滲漏。符臺外集宋幼主北遷時。降封爲瀛國公。一夕世祖夢金龍舒爪纏殿柱。明日瀛國來朝。立所夢柱下。世祖感其事。欲除之。謀諸臣下。瀛國知之。大懼。遂乞從釋。號合尊大師。往西天受佛法。獲免。按宋恭帝以元世祖至元十三年丙子亡國。時方六歲。以至元十九年二月徙上都。其日卽殺文丞相。蓋因奸民薛保住告變。謂有興復宋室之謀也。以二十五年十月。學佛法於吐番。時年祇十八耳。余應詩曰。皇宋第十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元君詔公尙公主。時蒙賜宴明光宮。酒酣舒指爬金柱。化爲龍爪驚天容。元君含笑語羣臣。鳳雛寧與凡禽同。侍臣獻謀將見除。公主夜泣沾酥胸。瀛公晨馳見帝師。大雄門下參禪宗。幸脫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是也。湖山類稿。瀛國公爲僧。號木波講師。庚申外史。瀛國爲僧白塔寺。已而奉詔居甘州山寺。有趙王者。因嬉遊至其寺。憐國公年老且孤。留一回到女子與之。延祐七年。女子懷娠。四月十六日夜。生一男子。明宗適自北方來。早行。見其寺上有龍文五采氣。卽物色得之。乃瀛國所居室也。因問子之所居。得母有重寶乎。曰無。有固問之。則曰。今早五更後。舍下生一子。明宗大喜。因求爲子。并其母以歸。元史順帝本紀。母罕祿魯氏。名邁來迪。郡王阿爾斯蘭之裔孫。初。太祖取西北諸國。阿爾斯蘭帥其衆來降。乃封爲郡王。俾領其部族。及明宗北狩。過其地。納罕祿魯氏。延祐七年四月丙寅。生帝

於北方。此與外史言雖參錯。然實相合。余應詩云。是時明宗在沙漠。締交合尊情頗濃。何喬新注。延祐丙辰。仁宗命明宗出鎮雲南。明宗不受命。逃之漠北。其與瀛國公締交。蓋在斯時。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宗隔帳聞笙鏞。乞歸行宮養爲嗣。皇考崩時年甫童。是也。元史順帝本紀。當泰定帝之崩。太師燕鐵木兒與諸王大臣迎立文宗。文宗既卽位。以明宗嫡長。復遣使迎立之。明宗卽位於和寧之北。而立文宗爲皇太子。及明宗崩。文宗復正大位。至順元年四月辛丑。明宗后八不沙被讒遇害。遂徙帝於高麗。使居大青島中。不與人接。閱一載。復詔天下。言明宗在沙漠之時。素謂非其己子。移於廣西之靜江。虞集傳。文宗將立其子阿剌忒納答剌爲皇太子。乃以妥懽帖睦爾太子乳母夫言。明宗在日。素謂太子非其子。黜之江南。駟召翰林學士承旨阿憐貼木兒。奎章閣大學士忽都魯篤彌實。書其事於脫卜赤顏。又召集使播詔書。誥中外。余應詩云。文宗降詔居南海。是也。庚申外史。文宗疾大漸。召皇后及燕帖木兒曰。昔者晃忽叉之事。爲朕平生大錯。悔之無及。燕帖古思雖朕子。然今日大位。乃明宗之位。願召妥懽帖木兒立之。庶可見明宗於地下。言訖而崩。晃忽叉者。乃明宗皇帝從北方來飲毒而崩之地。燕帖木兒內懼。躊躇累日。自念晃忽叉事已實造謀。恐妥懽帖木兒至而治其罪。姑祕遺詔不發。因謂文宗后曰。阿婆且權守上位。妥懽帖木兒居南徼荒瘴之地。未知有無。我與宗戚諸王徐議之可也。是時燕帖木兒以太平王爲右相。宗戚諸王無敢言者。逗遛至至順四年三月。上位虛攝已久。內外頗以爲言。始迎明宗幼子懿璘。只班登位。不發詔。不改年號。踰月而崩。廟號寧宗。燕帖木兒復欲立燕帖古思。文宗后固辭曰。天位至重。吾兒年少。妥懽帖木兒在靜江。可取爲帝。且先帝臨崩。言猶在耳。燕帖木兒知不能已。遂遣使去。廣取妥懽帖木兒太子來京。行至

良鄉以郊祀鹵簿禮迎之。欲以此取悅太子之意。旣而燕帖木兒驅馬竝行道上。舉鞭指示太子。以國家多難。遣使奉迎之。由太子訖無一言以答之。燕帖木兒心疑懼。留連至六月。方使登位。通鑑綱目。燕帖木兒疑太子意不可測。故至京久不得立。適太史亦言其立則天下亂。用是議未能決。遷延數月。至是。燕帖木兒死。皇太后乃與大臣定議立之。且約後當傳於燕帖古思。若武宗仁宗故事。余應詩云。五年仍歸居九重。是也。庚申外史。太后每言帝不用心治天下。而乃專作嬉戲。至元五年乙卯。臺官奏曰。太皇太后非陛下母。乃陛下嫡母也。前嘗推陛下母墮燒羊爐中以死。父母之讎。不共戴天。乃貶太后東安州安置。太子燕帖古思。番陽路安置。尋皆遇害。尙書因希旨。謂文宗在日。謂陛下素非明宗子。帝大怒。撤去文宗廟主。并逮當時草詔者。瞿宗吉詩話。時虞集已謝病在家。以皮繩拴腰。馬尾縫眼。夾兩馬間。逮捕至大都。疾之者爲作十七字詩曰。自謂非其子。如今作天子。傳語老蠻子。請死至則以文宗親改詔稿呈上。帝覽之曰。此朕家事。外人豈知。脫脫亦爲之言得釋。然兩目由是喪明。水東日記。後至元二年。追尊帝生母邁來迪爲眞裕雲徽后。余應詩云。壬癸枯乾丙丁發。西江月下生涯終。何喬新注。壬癸水。丙丁火。元水德王。宋火德王。故老相傳。順帝北遁。殂於應昌。倉卒取西江寺梁以供梓宮之用。梁間隱隱有字。亟視之。乃西江月一調。有龍蛇跨馬亂如麻。可汗卻在西江寺下之句。或曰。太保劉秉忠所作。至今兒孫去沙磧。吁嗟趙氏何其隆。惟昔祖宗受周禪。仁義綽有三王風。雖因浪子失中國。世爲君長傳無窮。是也。其閒印合之奇。又有不可解者。宋太祖以庚申卽位。聞陳希夷只怕五更頭之言。命宮中於四更末卽轉六更。方鼓嚴鳴鐘。太祖之意。恐有不軌之徒竊發於五更之時。故終宋之世。宮中無五更。而不知更之爲庚也。歷眞宗天禧四年一庚。神宗元

豐三年二庚高宗紹興元年三庚寧宗慶元六年四庚至理宗景定元年爲五庚而元世祖以是年卽位希夷所謂怕聽五更頭也越十七年遂以亡國乃從世祖至元元年歷仁宗延祐七年又得庚申則六庚也而庚申君適以是生並見聞中今古錄及甘露園短書非所謂莫之爲而爲者乎又陶弘景胡笳曲有負展飛天歷終是甲辰君之句元文宗生年甲辰紀年天歷當時以爲受命之符乃元讖亦有曰大元之後有庚申彭瑋以爲甲辰君者元之所以亡也庚申君者宋之所以復也符臺集又載永樂中常侍太宗觀歷代帝王遺像至宋太祖以下太宗笑曰雖都是胡羊鼻其氣象清濯若太醫然至元列帝曰都吃綿羊肉者及順帝曰惟此何爲類太醫也忠徹俯首不能對退問同里黃潤玉得之因歎不得以此對爲恨是其賦形之異又有冥合非異事乎楊維禎曰宋太祖之德至矣肇造帝業不傳諸子而傳諸弟太宗負約金人之禍舉族北遷而太祖之末孫復紹大統有江南者百餘年爲元所滅而瀛國公陰纂元緒世爲漠北主天之報太祖一何厚也庚申君以洪武元年北遁而其次年卽得太行隱士權衡所著外史是其事在元人皆知之而明寧王奉太祖詔纂序博論直云瀛國外婦之子綿延宋末六更之讖正與國史所書相爲證助錢謙益謂元史潦草卒業原屬未成之書然則庚申軼事直元史一定案不得以呂贏牛馬之疑等諸曖昧也

### 與杭堇浦論金史第一帖子

交聘表中其於使事但書其人而已若以三朝北盟會編諸書畧取其節目之有關係者補入之則旁行之譜較不寂寞當日班荆燕賓之館簿錄不少今脫落十九良可惜也茲偶翻石湖詩集又得一可疑者



石湖輓太上皇帝詩有曰。寇降千獍獠。胡拜兩單于。元注。遺詔之下。淮北父老涕泣曰。太上皇。真主也。實受北人兩朝之拜。謂亶亮二酋。皆嘗在聘使中。是在交聘表中不載。或尙有說。乃宋史本紀亦無之。愚初以石湖身事兩朝。又嘗奉使命而北。其言應有據依。豈知其皆荒唐之語也。攷北史至南。大率降人如施宜生。王全之輩。雖卿輔重臣。亦未有以使遠出者。至以宗室行。則尤不槩見。況熙宗本太祖冢孫。早居儲副之地。固斷無奉使之理。而宋史自高宗卽位。累使如金。未嘗報聘。紹興三年冬。粘沒喝始遣李永壽。王翊來。欲畫江以益劉豫。次年卽有南牧之師。又一年而世宗殂。熙宗繼統。則亶未嘗在聘使中之證也。海陵在熙宗之世。已爲三省尊寵長官。迨其篡位之後。讀柳屯田望江潮詩。遂慕臨安繁盛。始密遣畫工。隨使臣來。俾寫西湖山水。爲屏置之座右。圖已像於其上。題有立馬吳山之句。則亮未嘗在聘使中之證也。蓋嘗攷之金史。惟海陵之弟克。嘗於熙宗末年。以左宣徽使至宋。其事不見於交聘表。而見於其傳。是故大定以前。金之宗室。曾至宋者一人而已。夫以漫然無影響之事。而輿人傳之。詩老筆之。可謂誣矣。嗟乎。稽首稱藩。以微朽木燈檠之櫬。開闢以來。未聞若是之辱。而臣子於身後。乃加以烏有之榮。是又誓心天地之士。所爲扼腕長吁。而君子以是知宋之終於不競也。昔遺山之輯詩也。亦以庀史。足下方蒐軼事。備參核。如石湖詩。亦攷異之所不遺也。謹書此柬之座右。

與杭堇浦論金史第二帖子

宇文虛中在宋金二史俱有傳。然金史但言其恃才傲物。詈國人爲獷魯。於是諸貴要積不能平。誣其謀反。有司鞠治無狀。乃羅織其家圖書。以爲反具。虛中引高士談爲證。有司并殺士談。是虛中原未嘗反也。

然則臨安何以爲之贈卹。宋史則言。旣爲國師。因得知東南之士。皆憤恨陷北。密以信義結之。金人不覺。秦檜聞而惡之。遣其家屬往北。已而虛中被誣。百口同日焚死。是特徵言虛中之不忘故國。而究不詳其所以死。及讀周益公平園集。言虛中忠謀義槩。謂當享平國君之封。而天不相之。乃從庾珉王雋於地下。又言蘇屬國看羊海上。假雁足帛書得歸。虛中真有此書。而不得遂。頗疑其於二史無徵。乃博攷建炎雜記。三朝北盟會編。金國南遷錄。及北窗炙輠諸書。則虛中欲以皇統六年。熙宗郊祀之日。結死士挾淵聖以歸。時金人方德秦檜誓書中有不輕易宰相之語。而檜亦發虛中事以報之。虛中知事洩。卽以所部先發。不克。遂死。卽中州集所云。謀以兵仗南奔者也。李大諒征蒙記。言虛中連結內外官守七十餘員。爲萬戶司寇。惟可所告。然則虛中雖失身異域。而報國之誠。炳炳如丹。其不惜屈身以圖成事。志固可悲。而功亦垂就。當與姜伯約同科。史臣盡掩不書。可謂冤矣。愚讀虛中初見畱時所作長句三首。情詞悲壯悽惻。蓋三致意於西河之館。北海之羊。而極之以裂背穿胸。要之以一死。其後金人遣之南歸。虛中以奉命祈請而來。二帝不還。虛中不可獨返。遂翻然有聖德神功碑之作。虛中之才。固自謂其足以辦完顏君臣於股掌也。及金人爲請家屬。則虛中密令王倫奏請弗發。而秦檜使私人程邁促發之。虛中子師援力乞畱。不得。是其父子之情。亦可原矣。前此呂頤浩之請督師。亦以虛中密奏也。迨陰謀不發於和龍。而蠟丸反告於江左。虞淵之日。終沈不返。一門并命。雖復賜廟易名。命官賜姓。欲以遙慰孤魂。其亦何益之有。雖然。吾嘗三復虛中之事。亦非盡奸臣之過也。史言韋太后之歸也。淵聖臥車前泣曰。歸語九哥。我得太乙宮使足矣。他不敢望也。太后許之。旣至臨安。始知朝議。遂不敢復述淵聖車前之語。蓋自苗劉之亂。軍士安

以淵聖爲言。高宗始恐淵聖之歸。或有搖動人心之患。故王敬所以爲秦氏。但以淵聖脅高宗而和議定。非過論也。虛中死。又越六年。始遣巫伋請之。海陵亦云。不知歸時作何頓放。伋遂唯唯而退。不復再請。是淵聖之終於北。高宗志也。彼一德格天者。其亦逆探吾君之隱。而有所恃而爲之。又藉此以固北方之寵。使無復梗和議以爲吾患者。然則虛中區區之忱。雖謂之不知幾焉可也。史又言。金人旣廢劉豫。將立淵聖於南京。會以和成而止。而鄂武穆王嘗奏稱。金人將遣淵聖小皇子來統河南之地。當時中原之民。延頸以望故國。金人豈不知之。而肯挈其地以然。旣死之灰者。蓋故爲是言。以脅臨安使之急於和耳。古之君子。不置身不測之地。以覲非望之功。以虛中之苦衷。而生爲洪皓。朱弁所鄙。死與王倫同傳。一擲不中。瓦裂而無以自白。可爲流涕。士談乃武烈之裔。亦虛中同謀也。宋金二史。荒陋已甚。如虛中之被卹。在紹興末。出於太學生程宏圖之疏。史亦無之。足下能爲一洗其沈屈。則舊史之功臣矣。虛中子師援仕宋。官顯謨閣待制。而朱子謂其入金嘗帥河南。故虛中欲倚以成事。此於他書無可證。伏希并畱意攷之。

與杭堇浦論金史第四帖子第三帖子已入內集。

于侍郎齊乘。其中多不可信者。所言濟南府雒山有劉豫墓。中生蝎子。足下欲引入豫傳作注。是妄語也。僕前過雒山時。亦嘗訪神鱣之故址。以求白龍之遺髻。或稍補曹王別集之舊聞。使得與梟鳴龍嘯諸事相爲疏證。而茫然莫得意。謂陵谷變遷。故不可問。及取劉氏事跡。與楊堯弼所作豫傳。皆無此語。乃以史諦攷之。始覺其誣。方宋之以豫守濟南也。是時山東羣盜蠭起。豫欲易江南一郡。政府持之不與。忿忿而去。其冬。遂殺守將關勝。降於撻懶。蓋建炎之二年也。金人移豫知東平。盡統河南陝西之地。而畱其子麟。

守濟南。踰二年。金始冊豫爲帝。定都大名。尋以東平爲東京。徙之。而升濟南爲興平軍。麟以節使兼判府。則天會之八年。豫旣建元。阜昌都汴。麟亦入相。罷節。豫以其弟復知府事。踰年失國。徙臨潢。麟復出鎮興平。改上京路轉運使。是則劉氏父子兄弟居齊之始末也。然則麟嘗再蒞濟南。首尾歷有年所。而豫之在官。數月而已。安得有墓在雒山也。其徙臨潢以後。卽欲歸骨阜城。恐亦不可得。況遠至歷下乎。且豫以不愛濟南。故降金。寧復有賞於雒山之秋色。而視爲桐鄉也。倘謂是麟之墓。而訛爲豫。則麟之卒官。亦在上京。總之。於雒山非菟裘也。蠢茲蛙聲。豈能附蠶尾以延其毒乎。殆亦因野人田父所傳。而筆諸簡者。齊州山明水秀之區。蓮湖十里。曾爲松壽所污。寧堪使雒山之靈。并受此殺糞之屈也。聊書之以供一笑。

與杭堇浦論金史第五帖子

昨讀所注河渠志。引齊乘。以大清河爲古濟水。小清河爲劉豫所導。此在近人。皆沿其說。然嘗聞之閭閻。君百詩。則非也。以水經注。元和郡國志。太平寰宇記攷之。濟水最南。漯水在中。河水最北。今者小清河所經。自歷城以東。如章邱。鄒平。長山。新城。高苑。博興。樂安諸縣。皆古濟水所行也。大清河所經。惟自歷城以上。至東阿。爲古濟水道。而自歷城東北行。如濟陽。齊東。青城諸縣。則皆古漯水所行也。蒲臺以北。則古河水所行也。蓋唐宋時。大河行漯川。其後大清兼行河漯。而小清則斷爲濟水故道。齊乘之言。蓋攷之不審也。今一統志。以大清河之上流爲古濟水。是已。而謂小清河卽古漯水。此似不安於齊乘之失。而小變之。然亦非也。自漢至唐。祇稱濟水。杜氏通典。始有清河之名。南渡後。始分大小清河。而漯水之名。與濟水並見於左傳。今小清河之道。屬濟水故道。非漯水也。蔣本無今小清河以下三句。註云。以下闕。

移明史館帖子一

橫雲山人撰明藝文志稿。專收有明一代之書。其簡淨似爲可喜。然古人於藝文一門。必綜彙歷代所有。不以重複繁冗爲嫌者。蓋古今四部之存亡所由見焉。班氏於春秋諸傳。以騶氏之無師。夾氏之無書。尙登諸册。愍古學之失傳也。師曠六篇。顯然爲後人因託。不敢輕去。闕所疑也。是以王子邕家語之非舊本。師古必注之。漢志之下。而歐公謂水經作於郭璞。正不嫌與隋志異同。漢志所有。至隋而佚其半。隋志所有。至唐而佚其半。其卷數或校前志而少。則書之闕可知。或校前志而多。卽未必僞。要其書之攙改失真。可知。漢以七畧爲本。隋以七志七錄。唐以開元書目。宋以崇文中興兩書目。天下圖籍至繁。豈無逸出於山林草澤之間。而必以內府所藏核之。防作僞也。世道降而人心壞。雖在翰墨。俱思舞弊。以聳一時。漢之百兩尙書。宋之三墳。在前代已不少。而明尤甚。前輩議明文淵閣書目。不詳撰人姓氏。不詳卷帙。其爲荒畧。固無可辭。然正嘉之間。有僞作正始石經者。託言中祕所得。而不知其爲書目之所無。其妄立見。則雖荒畧。亦自可寶矣。卽如崔氏十六國春秋。晁公武所未見。馬氏通攷。已去其目。而有明中葉。綴集成書。出於秀水項氏。斯亦不可不詳者也。常熟錢尙書。言內府尙有吳謝承後漢書。其友會裔雲及見之。後爲德清方少師取去。斯言吾未之敢信。而閩徵君言曾見之於太原。爲明永樂間刻本。信或有之。必僞書也。蕭山毛檢討所引經典釋文。皆稱舊本。又不知其爲誰氏之藏也。姚江黃徵君。有宋薛居正五代史。不戒於火。近人有詭言其書尙在者。及詳詰之。則窮矣。年運而往。贗本乘之。徵文不足。徵獻不足。後輩之無識者。必相驚以爲是羽陵酉陽中物也。下走於此。有憂患焉。而不自知其爲杞人之固。故竊謂前史之例。有未

合者此也。況藝文自宋以後俱無恙也。劉宋符瑞等篇遠溯於周漢楊隋食貨諸作旁及於梁陳古人宏雅不羣之材大都以述舊聞補逸事爲尙。今姑弗及於唐宋以前而卽以完顏蒙古兩朝其登天祿入石渠者不知幾何棄而不錄得毋爲諸史家所笑也。然攷明史藝文原志出自黃徹君俞邵雖變舊史之例而於遼金元諸卷帙猶仿宋隋二志之例附書於後南宋書籍之未登於史者亦備列焉。橫雲又從而去之而益簡矣。今文淵閣前後所修書目具在所當疏通證明匡謬補遺之處此固秉史筆者之事秣陵焦氏之書原爲國史起見然其序謂以大內之書歸之四部而實則與三館之目全不相符。又其舛戾極多不可用也。其文淵閣之所無而見於各家書目者附錄於後此在前史諸志固有成例如漢唐二志凡爲內府所本有而不可以登於正史或本無而增入者一一注明於下以志慎也。倘如橫雲山人所作則此等義例一切滅裂殆盡矣。班氏而後言藝文者莫善於隋歐公唐志亦佳。紊亂而無章者無若宋也。軼唐宋而侷漢隋是在史局諸公爲之。

移明史館帖子二

藝文不當專收本代之書幸不以愚言爲妄然卽以本代之書言之亦大費攷證也。新唐書藝文志凡前代所已有不復措一辭者以漢隋兩家在耳其於三唐圖籍必畧及其大意而官書更備凡撰述覆審刪正之人皆詳載焉是故於永徽禮則著許敬宗李義府擅去國恤之謬以歎大臣不學無術爲典禮無徵之自於開元禮則載張說不敢輕改禮記之議以嘉其存古之功於則天實錄具書爲劉知幾吳兢所重修而知直筆之所由存於六典據實言李林甫所上而知會要以爲張九齡者蓋惡小人之名而去之是

皆有係於一代之事。而不徒以該洽爲博。至於別集之下。雖以明經及第。幕府微僚。旁及通人德士。皆爲詳其邑里。紀其行事。使後世讀是書者。得有所據。以補列傳之所不備。而丹陽十八詩人。連名載於包融之末。擬之附傳。其中載邱爲之居喪。可以見當時牧守惠養老臣之禮。滕珣之乞休。可以見當時職官給券還鄉之禮。典則遺文。藉此不墜。斯豈僅書目而已者。有明一代。藝文極繁。然太祖實錄。已爲楊士奇芟改失實。至纂修書傳。會選諸臣姓名。因其中有殉讓帝難者。盡削去之。則文籍之不足憑如此。馮涿州再相。奮筆改熹廟實錄。而劉若愚酌中志。或去其黑頭。爰立伎倆一卷。以爲之諱。則篇第之不足憑如此。是皆本志所當嚴覈者也。先儒之著不備見。竊鈔舊書。以爲大全。通鑑未有成編。遽就所見。以續綱目。畧舉其意。以見一時儒臣之概。可也。蒙存淺達。實爲講章濫觴。非經解也。小山天臺諸集。兼及經藝。又非復文鑑所錄之舊體也。是又風會之變。不可不加別白者也。或疑如此。或過於繁。不知但準唐志之例。固非若馬氏通攷之盈篇接幅也。或又疑草野孤行之本。未可登於正史。然觀唐志。則熊執易之化統。西川帥武元衡。欲寫進而不果者。亦在焉。以是知覈之而無僞者。皆不妨於著錄也。特是采摭旣多。宜防疏漏。如漢志莊愨奇嚴助之駁文。然則旁搜博采。而又弗令遺誤。以資後人之譏彈。則庶幾乎其可矣。

移明史館帖子三

史之有表。歷代不必相沿。要隨其時之所有而作。如東漢之宦者侯表。唐之方鎮年表。遼之外戚世表。此皆歷代所無。而本史必不可少者也。祇屬國表。則世多以爲契丹起幽雲之地。統領諸藩。故特詳其撰述。似爲歷代所無庸。而不知古今皆應有之。蓋屬國之爲中國重甚矣。其興廢傳襲瓊屑之跡。雖有列傳可

攷而眉目非表不著。又其中有交推而旁見者。尤必於表觀之。請以往事爲準。漢武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而於是乎有夜郎昆明之師。其後三十六國既附。漠北遂以衰弱。然至新莽之世。匈奴中振。西域復阻。班定遠之得成功者。再值兩單于之亂。不能與漢爭西顧也。豈知西域定而東胡熾。烏丸鮮卑。遂至虎視袁曹之間。舉足左右。中原倚爲輕重。是故匈奴內徙。鮮卑北據。兩者皆爲六朝之累。唐之軍威所以能及百濟渤海而遙者。以突厥旣滅也。開元之末。吐蕃回紇。盛於西北。蒙詔盛於西南。安朱之亂。頗仗西北兩番同仇之力。然自是遂爲國患。鳳翔涇原之師。防秋無一歲寧。南詔雖時拒命。不甚爲中土憂。乃大中以還。河湟反爲職方所有。而卒之搆兵。以釀龐黃之禍。亡唐室者。反在蒙詔。夫立乎百世之下。執遺文墜簡。以觀往事。蛛絲馬綫。正於原委。棼錯之中。求其要領。然苟得一表。以標舉之。則展卷歷歷在目矣。有明一代。初則王保保未靖。頻勞出塞之師。其後榆木川之喪。土木之狩。陽和之困。九重旰食。不一而足。而朝鮮之易姓。交趾之頻失。倭人之內犯。是皆東南大案。所當特書者也。滇粵亡而投緬甸。閩甌失而竄東寧。以視夫延禧之餘歷。大石之殘疆。約畧相同。而日本乞師。安南假道。其與求援高麗。通使回鶻之舉。又無不酷肖者。斯皆當依遼表之例。爲之附錄。其他荒遠諸國。則自三保太監下西洋以後。多有至者。不過書其貢獻之期。而亦原不必詳也。且夫有明疆場。其旣得而復棄者。朶顏之三衛也。有自棄以貽患者。受降城之遺址也。有暫開而復廢者。東江之四島也。廟算邊防。俱得括之於表。夫豈徒夸王會之浮文哉。遼金三史。世人多置之自鄙。以下無譏之列。豈知其中體例。固自有可采者。乃任耳而棄目。豈不惜夫。

#### 移明史館帖子四



遼史於屬國之外。又有部族一表。諸國所以識其大者。諸部所以識其小者。大小雖有不同。然但取其有關於一代之故。則某所謂隨其時之所有而作之者也。西南黎犴狃獠獠之種。大昆小叟。隨地險爲郡聚。蓋亦四裔之未成國者。然而南中諸郡拒命。則諸葛不敢北征。山越爲梗。孫吳爲之旰食。洗夫人累世立保障之功。而彭士然亦仗節於十國。不可以其小而忽之也。攷之前史。多附入四裔傳中。蓋以其類相從。有明循蒙古之制。置宣慰安撫。招討長官四司。其始皆隸驗封。以布政使領之。其後半領武選。以都指揮使主之。蓋取文武相維之意。三百年來。史冊所書洞主酋長之事。頗與諸國相等。始於麓川之役。而漸且相踵而起。甚至於勤樞輔。戕撫鎮。瞰省會。震動半壁。八百老撾。朝貢竟絕。播州水西。僅而克之。以是知三宣六慰。撫馭之難也。迨至國命寄於蝸角。魯陽之戈。更能幾時。黔國世鎮之亡也。以定洲之亂也。緬甸援師之絕也。以孟定之攜也。有明末造。宗祀之殲。未嘗不于土司有累焉。其中勤王殉節。如秦良玉。龍在田輩。亦多有之。皆前史所希聞也。秀水朱竹垞檢討。以其事之關於明者繁。乃請別作土司傳。不復附之外國之末。謂其雖非純屬。然已就羈縻。乃引而近之也。土官蠻觸之爭。大抵起於世襲。或有司失所以治之。遂成禍端。而前史謂蜀中土司有事多主勦黔。中土司有事多主撫。封疆之議多右蜀。廟堂之議多右黔。是又關其域內軍力之強弱。一時財賦之豐歉。而出之者。推之西南諸省。可概見矣。愚故欲仿遼史部族之例。別爲立表。取前人所著西南土司簿錄諸種。以爲稿本。亦有始末簡畧。但須具之於表。不必傳者。兼足爲全史去蕪文之一節。觀唐書於羈縻諸州。以其頻經喪亂。雖不能詳。亦附之地志。則頗未完具者。其立表寧過焉。

移明史館帖子五

宋史分道學於儒林。臨川禮部若士非之。國朝修明史。黃徵君梨洲移書史局。復申其說。而朱檢討竹垞。因合并之。可謂不易之論。惟是隱逸一傳。歷代未有能言其失者。少讀世說。所載向長禽慶之語。愛其高潔。以爲是冥飛之孤鳳也。及攷其軼事。則皆不仕新室而逃者。然後知其所謂富不如貧。貴不如賤。蓋皆有所託以長往。而非遺世者流也。范史不知其旨。遂與逢萌俱歸逸民。於是後之作史者。凡遇陶潛。周續之。宗炳之徒。皆依其例。不知其判然兩途也。向使諸君子遭逢盛世。固不甘以土室繩牀終老。而滄海揚塵。新王改步。獨以麻衣苴履。章皇草澤之閒。則西臺之血。何必不與萇弘同碧。晞髮白石之吟。何必不與采薇同哀。使必以一死一生。遂岐其人而二之。是論世者之無見也。且士之報國。原自各有分限。未嘗概以一死期之。東澗湯氏謂淵明不事異代之節。與子房五世相韓之義同。既不爲狙擊震動之舉。又時無漢祖者。可託以行其志。故每寄情於首山易水之閒。可以深悲其遇。斯真善言淵明之心者。倘謂非殺身不可以言忠。則是伯夷商容。亦尙有慙德也。蓋不知其人。當聽其言。抗節不仕之徒。雖其愛讒畏譏。嗷嗷不敢自盡。而鬱結淒楚之思。有不能自己者。至若一邱一壑。寄託於蠱之上。九其神本怡。則其辭自曠也。是不過山澤之臞。而豈可同年而語哉。唐書入甄濟司空圖於卓行。蓋於宋景文之有學。尙泥舊例如此。夫譙玄李業之歸於獨行。亦范史之謬。後世不必以爲準也。卓行之傳非不佳。而二公非元德秀陽城之伍。擬人固各有其倫矣。惟宋史忠義傳序有云。世變淪胥。晦迹冥遁。能以貞厲保厥初心。抑又其次。以類附從。斯真發前人未發之蒙。然而列傳十卷。仍祇及死綏仗節諸君。未嘗載謝翱。鄭思肖隻字。如靖康時。

之褚承亮誓不仕金而祇列之隱逸則又何也夫惟歐公以死節死事立傳則不能及生者若概以忠義之例言之則凡不仕二姓者皆其人也前輩萬季野處士嘗輯宋季忠義錄附入遺民四卷論者疑之因念與朝應運臺社爲墟而一二吞聲喪職之徒紀甲子哭庚申表獨行吟老婦如汪胤徐枋輩不可謂陽春之松柏無預於歲寒也幸生不諱之時闡潛表微於今爲盛而使苦心亮節不得表見於班管甚者如劉遺民孫邵竟爲史臣之所遺是後死者之媿也博討於忠義卓行隱逸之科而歸之於至是願進不佞而教之幸甚幸甚

移明史館帖子六

忠義列傳宜列抗節不仕者於後愚固已言之矣茲偶與客語靈壽傅氏明書謂其中尙有一例可采者從斷代爲史以來無以因國死事之臣入易姓之史者有之自晉書之嵇康始深寧以爲中散義不仕晉甘以身殉今使晉書有其傳是中散之恥也斯言足以扶宇宙之元氣作宋史者有見於此乃援歐公五代史中唐六臣傳之例而反用之作周三臣傳一卷於末以明瞠眼諸公之節是蓋歐揭之徒巧於位置故其傳立而不能以深寧之論加之元史於殉難臣僚業已專傳哀然可無原父第二等文字之謂而其仗節於順帝遜位之後尙有多人史彙成於洪武之初多失不錄如擴廓不當與張李同傳陳友定不當與張陳同傳是猶其顯焉者至伯顏子中之拒命則太祖所欲致之而不得者也戴良之被囚則太祖所欲奪之而不能者也蔡子英之遜荒則太祖所欲畱之而不敢強者也王冕以兵死永福山道士以刎死葉蘭以不受薦死原吉製壙銘以待盡鐵厓書李黼榜進士以志懷李一初序青陽集恨不得効一障之

用而丁鶴年宣光綸旅之望。至死不衰。淮張亡後。張憲變姓名。備於僧寺。要之皆非明臣也。太祖當干戈草昧之際。卽能以扶持名義爲念。觀其于擴廓守節。歎賞不置。以爲天下奇男子。大哉王言。所以培一代忠臣義士之澤。而不轉盼而有壬午之家難。諸臣之駢首者。甘心於十族之逮。瓜蔓之鈔。以至甲申失守。殘山剩水。奉四藩而不替。皆此一語啓之。然則附元遺臣。傳於明史。亦太祖之所許也。傅氏之書。譴劣不爲著述家所稱。其補元臣亦未備。要其所見則佳耳。

移廣東志局論修督不當立傳帖

於一統志局中。見廣東通志草本。其國朝大吏。首列修督養甲。以爲死事。不知所據者何書。養甲乃降明而死。雖其出於迫脅。非本心。然大節已塗地。列之死事。得無有媿。當大兵之下嶺也。養甲以重臣視師。而使降將李成棟先驅。摧鋒拓地。皆出成棟。養甲拱手受成而已。及奏功。而養甲爲制府。成棟仍以總兵加都督。戎服入見。始用公禮。成棟快快。故所取印信不下五十。而獨匿總制印。不以與養甲。其時廣東尙未靖。殘明舊臣四起。陳閣部子壯。張尙書家玉。陳給事邦彥。以及霍師連。韓如璜之徒。更進迭退。成棟猶爲養甲盡力。而所望殊遷終不得。乃密與布政使袁彭年謀反。會贛州以被圍告急。養甲令成棟援之。撥餉八萬。彭年故言額匱。遷延不發。成棟招花山羣盜。大至廣州。郭門晝閉。成棟給養甲曰。贛州旦暮亡。而吾土寇深如此。五嶺其可保耶。彼聲言復故國耳。曷若權宜許之。徐治軍爲勦寇計。養甲故庸人。兵柄皆掌於成棟。雖心知不可。然無如之何。而羣盜受指。縱火焚野。呼聲震天地。養甲不得已。出示安民。但書甲子。榜旣下。成棟宣言曰。制府降矣。卽用所藏總制印。奉永歷朔上表南寧。養甲倉皇遜位。南寧加成棟大將。

軍惠國公。養甲兵部尙書襄平伯。以百官遷肇慶。養甲亦遂受職。此其降之顛末也。先是陳閣部子壯之死。養甲寸磔之。投其骨於四郊。論者謂子壯先朝大臣。起兵亦各爲其主。養甲殺之足矣。乃以極刑未足。至無完骸。則過於忍。至是子壯贈太師。番禺侯。謚文忠。卽遣養甲爲諭祭。使養甲媿欲死。遣臣又時時辱之。乃密遣人北行通表。欲自歸。爲邏者所得。遣祭興陵。卽桂端王墓也。成棟之子元胤。以兵禽之江中。磔之。此其不自安於降而死之顛末也。夫以封疆大臣。智不足以燭奸。才不足以應變。節又不足以臨危。覲顏而受襄平之封。以至首鼠不終而死。則何益矣。以愚平日所聞如此。謹質之局中諸公。如其不妄。伏望芟薙。

# 鮎埼亭集外編卷四十三

鄞 全祖望 紹衣

## 簡帖三

與陳時夏外翰論通鑑前後君年號帖

僕少時見司馬溫公與范內翰論通鑑帖。凡年號皆以後來者爲定。如唐高祖武德元年。則正月便不稱隋煬帝。義寧三年。唐玄宗先天元年。正月便不稱睿宗。景雲三年。梁太祖開平元年。正月便不稱唐哀宗。天祐四年。僕以爲史家紀載。當取簡捷。固是不易。但皆以後來爲定。則竊以爲未盡然者。大抵前王後王之會。祇應據實書之。不當以特筆進退其間。倘必以後統前。則次第之間。或以君而蓋於其臣。父而蓋於其子。祖而蓋於其孫。兄而蓋於其弟。是非悖典庸禮之旨也。又況所標於上者。已是新主之年。所列於下者。尙屬前世之事。於名於實。均似有所不合。及見朱子綱目。凡例有曰。如漢建安二十五年十月。魏始稱帝。改元黃初。而通鑑是年之首。卽爲魏黃初。又章武二年五月。後主卽位。改元建興。而通鑑目錄舉要。是年之首。卽稱建興。凡若此類。非惟失於事實。而於君臣父子之教。所害尤大。始知前人已有先我言者。但綱目雖多所改正。而於中歲改元。無關事義者。仍依通鑑之舊。鄙見以爲一書當有定例。今或以前爲主。或以後爲主。似乎紊亂。故於古今通史年表。概以前統後。而分注其後來之年號於下。固與溫公大左。然不敢以大儒之書苟附和也。春秋定公以六月卽位。而正月卽已紀元。則以昭公在去年已逝。預紀無所

辰。非後世之比也。先生以爲可否。

新舊五代史本末寄趙谷林

梁唐晉漢周之書。薛居正所纂者。當時謂之新編五代史。見於宋太祖本紀。歐陽竟公書出。則謂薛本爲五代史。而歐公爲新五代史。見於洪景廬馬端臨所稱。近讀永樂大典。則凡其引用五代史者。皆歐公本。而引薛本者。曰新修五代史。蓋沿最初之名也。薛本在國初。黎洲先生尙有之。仁和吳志伊檢討。著十國春秋。曾借之而未得。南雷一水一火之後。遺籍不存百一。予從其後人求之。不可得矣。近有摺摺冊府元龜。資治通鑑中語成一編。託言南雷故物。是麻沙坊市書賈之習氣也。因吾友趙五谷林來問。書其本末以貽之。

答史雪汀問十六國春秋書

來問崔鴻十六國春秋一書。此舍間所無者。前年曾從徐思沐家借看一過。係明萬歷間刊本。然竝非崔氏舊璧。請得以原委言之。當十六國時。僞史最多。其著者有若和苞漢趙記。田融石趙記。并鄴都記。杜輔前燕記。董統後燕書。申秀燕史。高閭燕志。封愨燕書。范亨燕書。崔逞燕紀。王景暉南燕錄。張謐前燕錄。常璩蜀李書。索綏涼春秋。劉慶涼記。張諮涼記。索暉涼書。劉昞涼書。裴景仁前秦記。姚和都後秦記。段龜龍西涼記。高謙之北涼書。宗欽西秦記。韓顯宗北燕記。崔氏盡取而裁定之。勒爲百卷。外別有年表一卷。序例一卷。在後魏永安中頒行。而諸史竝絀。北史鴻本傳曰。鴻經綜既廣。多有違謬。如太祖元興二年。姚泓敗於改號弘始。而鴻以爲在元年。太宗永興二年。慕容超擒於廣固。而鴻又以爲在元年。太常二年。姚泓敗於

長安而鴻亦以爲在元年。如此之類多係不考。北魏書同。司馬溫公通鑑。蒼萃諸書。其記南北朝事。除晉宋諸正史外。以崔氏十六國春秋。蕭氏三十國春秋爲多。但晁說之述溫公語。謂當日所見。疑非原本。而鄱陽馬氏通考經籍考中。不列是書。則在宋時已鮮傳者。乃有明中葉以來。居然有雕本百卷行世。一二好學者。以其久沒不見。視爲拱璧。若以愚觀之。則直近人撮拾成書。駕託崔氏。并非宋時所有也。宋龔穎運歷圖。載前涼張寔改元永安。張茂改元永元。張重華改元永樂。張祚改元和平。張天錫改元太清。張大豫改元鳳皇。謂出鴻書。晁公武曰。晉史張軌世襲涼州。但稱愍帝建興正朔。其間惟張祚篡竊。改建興四十二年爲和平元年。祚誅後。復奉穆帝升平之朔。不知穎何所據。或云出崔氏書。崔書久不傳於世。莫能考也。愚以今本對之。並無此事。溫公通鑑考異引鴻年表。則當是時年表必尙未失。而今本並無有。又本傳稱鴻書皆有贊序評論。在通鑑亦多引之。今本但取通鑑所引附註傳尾。尙得謂非贋本耶。孔毅甫謂從古史法。兩人一事。必曰語在某人傳。晉書王隱諫祖約奕棋一節。兩傳俱出。爲文煩複。是乃史法紊亂之濫觴。若在崔氏今本。有同一事而三四見者。況其列傳大都寥寥數行。不載生卒。不敘職官。東塗西抹。痕迹宛然。是不辨而自見者。古今無此史例也。然且僮父不學。所有坊間漢魏叢書。再取今本芟之。百不存一。則卽係崔氏舊本。經此刊除。已不足觀。況其爲僞書乎。從古有好著僞書人物。如葛稚川西京雜記。柳子厚龍城錄。都屬後人假託。然究之。遇有目者。必不可掩。可謂徒費心力。率勒不旣。

答臨川先生問湯氏宋史帖子

明季重修宋史者三家。臨川湯禮部若士。祥符王侍郎損仲。崑山顧樞部寧人也。臨川宋史。手自丹黃塗



乙。尙未脫稿。長興潘侍郎昭度撫贛。得之。延諸名人。足成其書。東鄉艾千子。晉江曾弗人。新建徐巨源。皆預焉。網羅宋代野史。至十餘篋。功旣不就。其後攜歸吳興。則是書不特閣下西江之文獻也。亦於吾鄉有臭味焉。是時祥符所修。亦歸昭度。然兩家皆多排纂之功。而臨川爲佳。其書自本紀志表。皆有更定。而列傳體例之最善者。如合道學於儒林。梨洲先生論明史不當分立道學傳。本此。歸嘉定誤國諸臣於姦佞。列漢秀榮三嗣王。獨爲一卷。以別羣宗。宋史不爲榮王立傳。皆屬百世不易之論。至五閩禪代遺臣之碌碌者多。建炎以後名臣多補庶幾。宋史之善本焉。甲申以後。石門呂及甫。壻於潘氏。是書遂歸及甫。姚江黃梨洲徵君。以講學往來浙西。及甫請徵君爲之卒業。徵君欣然許之。及甫因取其中所改歷志。請正。并約盡出其十餘篋之野史。成言未果。及甫下世。其從子無黨。攜入京師。將卽據其草本開雕。無黨又逝。新城王尙書阮亭。僅得鈔其目錄。故嘗謂是書若經黃徵君之手。則可以竟成一代之史。卽得無黨刊其草本。則流傳亦易。而無如天皆有以敗之。花山馬氏者。無黨姻家。故是書旋歸花山。未幾時。花山之書散佚四出。海寧沈氏得之。歲在卯辰之間。某在杭。聞沈氏以是書求售於仁和趙上舍谷林。亟往閱其大概。力勸收之。而不果。壬子之冬。晤沈氏諸郎於京師。叩以是書存亡。則言已歸太倉金氏矣。然是書累易其主。所存僅本紀列傳。而其十餘篋之野史。則不知流落何所。可爲長歎息者也。是書在吳下。多誤以爲祥符之本。以昔所聞。則白石門而花山者。確然係臨川底稿。黃徵君之言可按也。某少讀宋史。歎其自建炎南遷。荒謬滿紙。欲得臨川書以爲藍本。或更爲拾遺補闕於其間。荏苒風塵。此志未遂。今倘得遣人向太倉求鈔副本。則尤斯文之幸也。寧人改修宋史。聞其草本已有九十餘冊。乃其晚年之作。身後歸徐尙書健菴。今

亦不可問矣。著書難。傳之尤難。言之曷禁惘然。

答趙徵君谷林問南宋雷樞密遺事帖子

宋史不爲雷樞密孝友立傳。宰輔表亦失其罷官之時。其立朝事跡無可考。但據諸列傳中。載其在嘉定初。歷詆開禧用兵諸臣。雖水心先生亦所不免。水心於用兵力辭草詔。而孝友尙捍彈及之。則頗疑其阿附史相以排正人也。及觀木筆雜鈔。言陳自強本太學服膺齋生。旣當國。孝友方爲學官。乃立魁輔碑以頌之。自強敗。孝友欲磨去之。以泯其迹。而諸生不從。一日諸生赴試。孝友急遣人撻落焉。嘉定更化。孝友乃反攻他人以表其不黨於韓。然則孝友之蒼黃反覆亦甚矣。然愚讀朱子文集。言黨錮之禍。則謂孝友能辭官而去。因舉以諛他人之戀位者。是孝友固清流也。黨錮之籍。本未嘗及孝友。而潔身不緇。大有類皇甫規之自免。然其後又何所見而出乎。孝友之由韓而史。不足怪。其由趙而韓。爲可惜也。嗚呼。古今人物之一失足而不可挽。以至於無所不爲者。類如斯也。豈獨孝友也哉。考之江西瑞州府志。孝友由南劍教授遷國子學錄。累官至祭酒。故得立碑磨碑一出其手。而自強罷相。孝友旋自中丞遷給事。拜參政矣。蓋其附韓在祭酒時。附史在中丞時。官愈顯則中愈熱也。其最初辭官。是學錄任中。爾時富貴之望尙未濃耳。通志謂孝友在光宗時已官祭酒。則又非也。孝友罷樞使。以大觀文知福州。亦無所見。其贈官。太師其諡。文簡。常考南渡之師儒。莫有聲於芮祭酒。莫醜於雷祭酒。宋史俱不能詳其事。以爲後世勸懲。不知其所排纂者爲何事也。

答臨川先生論慶元黨籍鄭湜帖

昨歲荷賜。問以慶元黨籍之第七人鄭湜。宋史無傳。令愚考其顛末。行篋中無多書。祇得覓福建通志。合之舊史。旁參以朱子語錄。得其大概。志云。湜字溥之。一字補之。閩縣人也。乾道中。成進士。光宗時。官祕書郎。所陳皆讜論。慶元初。以起居郎權直學士院。趙忠定公罷相。湜草制。有持危定傾。任忠竭節語。韓侂胄以其爲褻詞。大怒。出知本州。後爲刑部侍郎。隸名黨籍。卒諡文肅。按李枏嘗問朱子曰。溥之草趙丞相罷相詞。固佳。以某觀之。若當時不作。便乞出。尤爲奇特。朱子以爲不必如此。但後來旣遷之後。便出。亦自善。溥之卻不肯出。所以可疑。若不作而遽出。亦無此例。枏曰。如富鄭公繳遂國夫人之封。以前亦曾有此。朱子笑而不答。然則溥之草制之後。當遷一官。其後始被外轉耳。溥之又有與朱子論戢盜法。亦載語錄。宋史寧宗本紀。紹熙五年七月。遣鄭湜至金告禪位。金史交聘表。明昌五年閏十月。宋翰林學士鄭湜來考之。宋制。翰林學士承旨之下。爲翰林學士。學士之下。爲直學士。院承旨。不常置。以學士久次者爲之。他官入院。未除學士。謂之直院。溥之本直院。使金時。暫假學士銜以行耳。若陸文安公之卒。溥之祭文。以江淮總領署銜。然則以祕書出爲總領。以總領入爲直院也。忠定罷相。在慶元元年三月。次年。卽有僞學之禁。溥之旣斥知外郡。何以得遽入爲侍郎。旣召用。何以又遭禁錮。愚意或卽草制時所遷之官。而後人誤記之者。溥之於黨籍。列在高等。其生平歷官之詳。必尙有見於他書。宋史自荒陋耳。尙容陸續考索。奉正函丈。不備。

答陳時夏先生論鄂忠武王從祀帖

賜讀鄂忠武王從祀說。考據精博。無以行過。兼之位置井井。次第間無一參差。想見先生惓惓忠烈遺事。

雖千百年前人無不留意。假得位秩宗太常間。必能爲聖朝釐正祀典。夙夜寅清。以奉天子表章禮樂之旨。憶愚少時。亦曾以各史所書鄂王事奇零未盡。欲取新舊宋史兩編。及南宋諸稗乘。合之金陀粹編。考索一過。奄忽一紀。逡巡未踐。今於先生說中。得見崖略。可謂幸甚。其中尙有剩見。欲與先生討論者。資治通鑑續編。命大理卿周三畏。中丞何鑄。先勘飛事。尋命万俟卨等治之。則三畏亦不附和咸陽者。雖諸稗史所稱挂冠入丹霞山不返。以及翦頭仙人諸紀。或未可信。但要屬薛仁輔李若璞一流。不得因辨誣錄中所遺而竟去之。惟何鑄舊屬賊檜鷹犬。縱有後功。不補前過。若三畏。則非其倫。似當於薛仁輔下次設大理卿周三畏之位。道園集有題鄂武穆王墨蹟。出武寧湯盤藏其先世文林君軍中文書。武穆紹興元年所署。盤言武穆之死。文林上書論列。遂并受害文丞相嘗題其家之堂。曰忠節遺墨。故在。據此。則文林亦王幕屬。文山邵菴。以忠孝文學大儒。當皆不妄。似當於於鵬孫革下次設幕屬湯文林之位。金陀粹編。又有南劍布衣范澄之上皇帝書。其書亦慨摯。但不紀其與劉允升事先後何若。且上書後處分亦無可考。此屬編中疎漏。但以布衣仗義伏闕。自足千古。抑或卽西湖志餘所稱百二十人衆名。總不可問。要須大書以表之。似當於劉允升下次設南劍布衣范澄之位。至於大宗正士儂。以帝胄之尊。藩封之重。肯以百口相保。幽死於閩。與公不朽。亦復何辭。但恐天潢宗子。不當居兩廡之列。得毋鄂王神爽。或亦有不安者。愚意謂當於別殿中另奉大宗正安齊王趙士儂。并太傅樞密使蘄王韓世忠兩主。蘄王當鄂王寃死時。獨撓檜怒面斥廷爭。原應首居俎豆。但爲王前輩。勳高望重。垂世者。不僅在此。況亦萬無配食之理。莫如與宗正並祀之別殿中。未解先生以爲何如。若銀瓶小姐。附享祠祀。已非一日。但此是一大疑案。來

集之樵書曰。孝宗時。訪求岳氏子孫。襁褓以上。皆官之女。少者。候嫁。則官其夫。武穆有女安娘。女夫高祚。補承信郎。岳雲女大娘。岳雷女三娘。候出嫁日。各補其夫進武校尉。並載金陀粹編。則銀瓶殉孝。寧不經御旨追贈。且岳珂爲武穆孫。而編中曾不一及之。夫歷代以來。既有舉之。誰敢廢焉。然其疑有不可不存也。今於寢宮。旣欲以東廂列五子。而孫珂附之。西廂列五婦。而銀瓶附之。則安娘之明見譜系。顯膺恩命者。其不得不附。又可知也。他如門左欲設圍卒張寶之位。則此見傳奇妄語。恐不足信。況是編全據史傳。卽稗官亦未敢輕錄。何問傳奇。某頓首奉復。不旣。

奉浙東孫觀察論南宋六陵遺事帖子

昨謁幕府。蒙以南宋六陵遺事下問。卒卒未竟其語。冬青之舉。爲世人所豔稱。然祇唐玉潛。林白石耳。同時預其事者。雖不能一一著姓氏。如王修竹。鄭宗仁。鑿鑿可考。謝臯父。則陰移冥轉其間。草窗紀陵使羅誥事。雖與諸公不相謀。要亦先後奔走是役者也。獨厓山志所云。余則亮。尙當闕之以俟考。明初旣返穆陵遺骸。建雙義祠於鄉大夫祠之左。以祀唐林。已而移之陵右。凡有事於六陵。卽并及之。夫其祠之是也。而惜其於同義諸公有未盡者。某嘗走攢宮山下。摩挲宋學士碑文。所有享殿周垣。雖已摧殘殆盡。尙有約略可尋之跡。而徧問樵夫牧豎。獨失祠址所在。爲之茫然。當時江南舊臣。官上都者不少。曾不能出一言。以保橋山弓劍。至使楊髡縱其滔天之惡。玉匣珠襦。狼籍殆盡。諸君子以朝不坐燕不與之身。爲故君護龍髓。恆星晝隕。七度山南。踰垣折足。幾陷虎口。百世而下。卽分麥飯一盂。以酬明德。其亦誰忍替之。乃更有大不平者。楊髡西番謬種。原屬豺虎不食之餘。而同惡秦寧寺僧。則攢宮首禍所啓也。茲者西泠道。

上雖至五尺之童爭毀楊髡遺蹟。鑿飛來峯之塔。折六一泉之像。甚者貽禍地藏。波累天女。而泰寧殿宇。近在陵寢之側。巋然獨存。佛燈魚鼓。不隨麟辟邪石馬。並泯茂陵秋風。猶餘磨劍之輩。豈特冬青靈鳥。將共杜鵑泣血。山鬼有知。亦應髮指。夫祠祭載在有司。今唐林祠宇。鞠爲茂草。則興廢舉墜。是明使君之所以修典禮也。逆僧故址。犁其地而瀦之。抑亦厲風教之一端也。合當日扶義之羣。使其食於一堂。正明使君之所以表幽潛也。滄桑岸谷。又歷數百祀而遙。四山風雨之地。一望蒼茫。然而向蘭亭以嗚咽。索真帖於誰家。諸君子之魂魄。猶在此間。其柰何過而莫之問也。敢以告之執事。幸勿以其迂而棄之。

再奉觀察孫公帖

某前此致帖幕府。欲毀攢宮山之泰寧寺。聞者笑之。以爲是殆丁零盜蘇武牛羊。使曹公按其事也。不知其所以當毀者。不僅以其當日預於楊髡之惡而已。蓋所謂泰寧寺者何地乎。乃卽永茂陵之故址也。方寧宗之崩也。吏部侍郎楊垂奏曰。泰寧寺山岡偉特。五峯在前。直以上皇青山之雄。上皇村名。翼以紫金白鹿之秀。以此知先帝弓劍之藏。當在於此。詔遷其寺。而以其基定卜。仁烈皇后楊氏祔。是泰寧寺所以改爲永茂陵也。至元二十二年。楊髡言。會稽有泰寧寺。宋以之建攢宮。錢唐有龍華寺。宋以之建郊壇。皆係勝地。宜復爲寺。以爲皇上東宮祈壽。時攢宮已改爲寺。并勅毀郊壇。是永茂陵所以復爲泰寧寺也。嗟乎。吾聞攢宮之建。趙清獻公陸楚公二家先塋。皆包入焉。朝廷許其歲時墓祭。通道如故。天子錫類之仁且然。而寺僧之悖。一至於此。然愚竊怪明洪武間之遣官審視也。浙江行省繪圖以進。僅孝理二陵。尙有殿垣。其餘祇存封樹。於是置守衛之戶。嚴芻蕘之禁。而寧宗兆域。早已犁平。安得尙有封樹之可言。禁山

之中居然有侵龍穴以爲道場者。是有司特以漫言奉行。未嘗確爲清覈也。正統弘治兩朝亦嘗再行檢勘。欲復民間所占。豈知是寺本屬諸陵之一。非隙地所可比。而反縱而不治。其爲樵牧執有過於此者。方今雖再屬易代之餘。然故國之陵寢皆爲令甲所加意。明使君誠以此諭有司。使其清而出之。則有功於金粟之堆。豈淺鮮乎。嗚呼。一坏未築。雙匣親傳。當時義士之力不能勝逆僧。而今何有矣。愚意以爲當盡毀寺室。大題曰宋永茂陵故址。而爲周垣以藩之。至若冬青古樹。開花無日。近已梵宇雜糅。湮沒莫可蹤跡。若以整緝攢宮餘力。并及天章。是乃白衣之靈所深望於後世之志士者。敢復爲執事瀆言之。

答史雪汀問六陵遺事書

會稽縣攢宮山。舊名寶山。紹興元年。哲宗昭慈皇后崩。遺詔殮以常服。不得用金玉寶具。權宜就近吉地。殮殯。候軍事寧息。歸葬園陵。所製梓宮。取周吾身。勿拘舊制。以爲他日遷奉之便。朝議欲加陵寢名號。會紆奏曰。帝后陵寢。今存伊洛。不日歸中原。卽耐合矣。宜以攢宮爲名。從之。攢宮之名自此始。是年。徽宗顯肅皇后鄭氏崩於漠北。五年。徽宗亦崩。七年。何蘓還。始聞訃音。先上陵名曰永固。九年。高宗懿節皇后邢氏崩於漠北。十二年。金人以三梓宮來還。其時選人楊偉。貽書執政。乞奏聞。命大臣取神櫬之最下者。斲而視之。旣而禮官請用安陵故事。梓宮入境。卽承之以槨。仍納袞冕。輦衣於槨中。不改殮。詔可是年。合攢徽宗鄭后於昭慈太后。攢宮西北。改陵名曰永祐。攢邢后於昭慈之西。二十九年。高宗母顯仁皇后章氏崩。攢永祐陵西。三十一年。淵聖皇帝訃聞。遙上陵名曰永獻。乾道中。朝廷遣使求陵寢地。而不言及欽宗梓宮。金人自葬之鞏縣。欽宗后朱氏從北狩。不知崩所及歲月。高宗陵名永思。慈烈皇后吳氏。祔孝宗攢

永思陵。西成肅皇后謝氏祔。名永阜。光宗陵名永崇。寧宗陵名永茂。仁烈皇后楊氏祔。其孝宗成穆皇后郭氏。成恭皇后夏氏。光宗慈懿皇后李氏。寧宗恭淑皇后韓氏。以攢宮在山陵之前。神靈旣安。並不遷祔。理宗陵名永穆。度宗陵名永紹。此六陵大略也。元世祖至元十四年。續綱目在十五年。謝臯羽詩。知君種年星在尾。是十四年戊寅也。羅雲卿、張孟兼、並圭之。若十五年。乃己卯。元史又別以爲甲申。他如唐玉潛詩。謂犬之年羊之月。係甲戌六月。林霽山詩。謂羊之年馬之月。則癸未五月。孔希魯述霽山詩。又以爲丙之年子之月。則丙子十一月。唐林皆身爲其事者。而相參錯。希魯所述一詩。又有異同。周公謹癸辛雜志。別曰乙酉。陳善依綱目。貝瓊依元史。宋濂書穆陵遺骸。依癸辛志。元史亦濂所總裁。而所書又先一年。今從謝詩。番僧楊璉真珞爲江南總統。與丞相桑哥表裏爲姦。會稽有天長寺。故宋魏憲靖王墳院也。有閩僧聞號西山者。媚髡遂獻其寺。因發魏王家得金玉甚多。以此啓發陵之意。刻僧澤號雲夢者贊之。而前此永茂陵本泰寧寺故基。楊髡先令寺僧宗愷宗允。詐稱楊侍郎汪安撫。侵占寺地。呈告於官。旋嗾妖僧嗣占。妙高。上言南宋諸陵當毀。桑哥從中可之。十五年。大興人夫并番僧及諸凶隸發掘。時有中使羅誥者。守陵不去。與之竭力爭執。爲僧澤痛箠之。且脅之以刃。誥大哭而去。先發寧宗理宗度宗楊后四陵。嗣啓高宗孝宗光宗暨孟韋吳謝諸后攢宮。所取寶玩無算。徽宗陵得玉走馬。烏玉筆箱。銅掠撥。繡管。高宗陵得眞珠戲馬鞍。光宗陵得交加白齒梳。香骨案。理宗陵得伏虎枕。穿雲琴。金貓睛爲徽龍肝石爲軫。又綠玉磬一枚。係楊太眞物。度宗陵得五色藤絲盤。映魚黃瓊扇柄。其餘金珠萬計。爲屍氣所蝕。如銅鐵。然或有棄之不收者。理宗藏中尤多。開棺之際。有白氣亘天。蓋寶骸也。惟徽宗棺中無尸。僅朽木一段而已。蓋和議成時。金人祇以空櫬給宋。而道



君梓宮在五國城者自若。雲谷臥餘錄、全遼志、皆云。五國城頭有徽宗墓。癸辛雜志。作徽欽二陵。徽宗止一朽木。欽宗止一燈檠。野獲編。讀欽宗遺柩未還。安得燈檠。黃耒史以爲高宗后邢氏之訛。事或然也。理宗之尸如生。其下皆藉以錦。錦之下。丞以竹絲細篋。或攫取之。擲地鏗然有聲。則金絲所成也。有告以含珠乃夜明者。遂倒懸其尸林間。瀝取水銀。若此者三日。遂失其首。蓋西番之俗。以爲帝王燭體。可以厭勝致富。因盜去。是夜。西山有哭聲。凡諸番所發園陵與大臣墓。通一百有一所。他攘盜詐掠諸賊。共十一萬六千三百錠。占田三萬三千畝。他物稱是。其時有故宋將作監主監王英孫者。字才翁。別號修竹。會稽人也。富而好客。諸遺民如吏部架閣平陽林德暘。國子學正平陽鄭樸翁。布衣山陰唐珏。並集其家。相與合謀。乃具酒醴。市羊豕。邀里中少年。享之。酒酣。告之以事。皆曰諾。一少年曰。事發。柰何。珏曰。今四野多暴骨。可竄而易也。乃造爲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爲號。自思陵以下。隨號收之。德暘作丐者裝。背竹籮。手竹夾。遇物卽投籮中。先鑄小銀牌百十在腰間。遇番僧之隸。卽賄之。遂得高孝兩陵骨。樸翁等或謬爲采藥者。負草囊入陵上。見有棄草莽間者。輒拾焉。或乘夜潛入山。取野間骨相易。旣恐事覺。至有踰垣折足者。遂盡得諸陵骨。時或傳理宗顱骨爲北兵投湖水中。購漁人網之。竟不能得。厓山志。以此爲僣則亮事。踰七日。諸僧下令。哀陵骨。雜諸牛馬骼。築鎮南塔於臨安舊內。以爲厭勝。杭人悲感。不能仰視。時羅誥方懼害。亡匿民間。聞諸陵盡發。乃具衣冠求遺蛻。無所得。得孝宗頂骨小片。及諸后骨之未收者。大化之諸遺民。則潛瘞所拾於蘭亭山南天章寺前。每一陵爲一穴。上植冬青樹六本。以識。至元二十八年。諸僧事覺。詔遣脫脫塔喇海忽辛三人。追究僧官江南總統楊璉真。珣盜用官物。尋宣諭江淮民恃總統力不輸田租者。依例征輸。臺省

諸臣請治楊璉真珈擅發陵寢之罪。明正典刑。有旨貸死。僅給還人口田地之爲僧踞者。明太祖洪武二年。上與學士危素論史。素因具道發陵顛末。暨楊璉真珈截理宗顛骨爲飲器後事。敗入官。以賜西番僧之爲帝師者。上悽然曰。南宋諸君無大失德。與元又非世讎。旣乘其弱取之。何乃縱奸人肆酷如此。卽日御札丞相宣國公李善長。遣工部主事谷秉彝移北平大都督府。及守臣吳勉訪飲器所在。西僧汝訥監藏深惠奉詔獻至。詔付應天府官夏守忠。是年瘞諸南門高座寺之西北。次年浙江行省以宋諸陵圖進。命禮部尙書崔亮復瘞諸舊穴。九年詔浙江守臣令諸陵五百步之內禁人樵采。置守陵戶二人。每三年一傳制。遣道士齋香帛致祭登極。則遣官祭告。理宗頂骨有碑亭。亭側有義士祠。方諸僧發掘時澤以足蹴。理宗首以示無懼。隨得足疾。不數年潰爛死。聞旣得志復倚楊髡勢。豪奪人田產爲鄉夫二十人。伺道間屠鬻立盡。愷亦以他事受杖。凡得金玉之家非死卽病。鮮幸免者。而唐珏無子。於己卯上元夜夢黃袍人引一兒與之後生子珙。卒爲名儒。嗚呼。北宋諸陵始爲金人所啓。而後劉豫遂置河南淘沙官。遍取山陵中物。詳見劉豫事跡南渡後足以監矣。猶且窮奢極巧以貽身後之禍。可謂不智。雖然。豫本草竊之徒。卽前代如漢之赤眉。唐之溫韜。並係盜賊。元世祖以混一天下之主。其臣如廉希憲。伯顏等。布列滿朝。而使妖僧得以恣所欲爲。天地爲之震動。日月爲之晦蝕。固宜其國祚之不永也。謹備述其事。以復座右。外有考異數條附呈。不旣。

與史雪汀論行朝錄書

明末紀述自甲申以後。螢光燭火。其時著述者捉影捕風。爲失益多。兼之各家秉筆。不無所左右袒。雖正

人君子。或亦有不免者。後學讀之。如焚絲之不可理。夏彝仲幸存錄出。黃黎洲著汰存錄以訂之。以彝仲身仕歷朝。耳聞目見。寧有謬妄。而不免餘論。史事之難。一至於此。乃黎洲所著行朝錄。則亦頗有遺錯。請得援汰存例。略加考索。方以智從亡梧州。曾晉大學士銜。乃丁亥年事。是年從梧州遷武岡。以智扈從不及。入天雷苗。然未嘗爲僧。爲僧乃庚寅冬兩粵再破時。今錄云。丁亥三月。方以智棄妻子入山爲僧。誤也。是年劉承胤以武岡北附。桂藩踉蹌疾馳。遇雨。宮眷衣食俱乏。絕古坭口總兵侯性遠來迎。駕供給勅辦一切。三宮服御。及宮人衣被皆備。三宮德之。遂口授商邱伯。是後侯性遂無所見。未聞有進封事。今錄云。商邱伯侯性入衛。晉祥符侯。誤也。明行朝歷。與國朝新歷。晦朔閏餘。大有不同。國朝於辛卯二月置閏。而明歷於庚寅閏十一月。大學士瞿式耜以十一月初六日被執。以閏十一月十七日正命。今錄云。被執。明日遇害。戊子四月丙寅朔。其閏月乙未朔。今錄云。四月乙未朔。誤也。湖州諸生潘駿觀。以己丑春入覲。行朝詔授兵部主事。庚寅冬。以陳邦傳之難。死於扈駕。錄云。戊子。潘駿觀爲兵部主事。誤也。何吾騶。以己丑三月始至。詔令入閣。未久卽去。去後。黃士俊始至。與嚴起恆共事。庚寅。蹕遷梧州。始以老乞休而去。錄云。己丑正月二十八日。起舊輔黃士俊。何吾騶入直。誤也。焦璉駐平樂。在兩粵武臣中。最爲恭順。與陳邦傳不睦。卒爲邦傳所誘。取其首。降孔有德。今錄中所及。璉語。似全與跋扈者等。而於死節。則不書。嚴起恆。力阻孫可望。秦封。其後。可望挾駕南寧。有張護衛者。上起恆船。問王封。畢竟是秦。是他。起恆曰。將軍遠來迎。駕。其功甚巨。若問此事。是挾封也。張奮拳亂毆之。起恆赴水死。一夕。虎負其屍出水。今錄中無一語。凡如此等。尙屬崖略。不能盡舉行朝錄共十餘種。其最疏略者。滇黔紀年。當以所知錄也。是錄諸書對之餘不

既

答陸聚緝編修論三藩紀事帖子

三藩紀事本末。盡屬不經之語。其中人地之譌。時日之舛。不能更僕數也。適見執事所輯江西通志。間或引之。故昨曾徵及其說。而辱賜下問。以其詳未盡。謹批一册。奉到函丈。其中謬之大者。莫如監國魯王死於鄭氏一案。鄭氏之不奉魯王也。以隆武頒詔之隙也。故當時自丁亥至辛卯。海上原有二朔。成功在金門。援天復天祐例。仍稱隆武三年。而奉淮王爲監國。其所頒曰東武四先歷。錢忠介公在長垣。則頒魯二年歷。己丑。粵中使至。成功奉朔。淮王去監國號。舟山仍奉魯。辛卯以後。魯王盡失其地。壬辰。次中左所尋次金門。癸巳。亦去監國號。通表滇中。於是海上之歷始合。己而舟山舊臣日益消落。魯王竟依鄭氏爲寄公。丁酉。次南澳。己亥。陳光祿土京卒。遣人祭之。蓋成功黨不奉王。而其致餼仍以宗藩之禮。未嘗相陵。辛丑。成功入臺灣。壬寅。緬甸赴至。成功亦卒。海上遣臣復奉王監國。然成功子經。亦不奉王。徒然而已。甲辰。王薨。是不特成功無背逆事。卽其子亦無之。特相傳其致餼少衰於父。而紀事謂魯王在南澳。成功沈之海中。不亦謬歟。蓋嘗聞蒼水督師。自己亥喪師。孤軍懸海外。成功旣遠引。莫與同仇。自度不能有濟。祇以魯王尙在。未敢遽散軍。故是年王薨。卽入山。此先大父兄弟所藏蒼水手札。至今猶存。墓志中未及表章。此一節。然則蒼水固與王存亡者也。冰槎集中祭王文。明有十九年旄節之語。則謂其凶終者。果何據也。黎洲先生誚鄭氏。謂吾君之子在其家。而不能奉之。以申大義於天下。是王薨而其子猶依鄭氏也。成功父子。固爲周室之頑民。然其不負故國之誠。則有可原者。無故而加以戕虐宗藩之惡。則郢書所以害舊

史者其寃不少。故別具顛末。以告之執事。其餘大略見冊中矣。

與趙谷林辨嘯臺集中紀蒼水事迹書

吳農祥嘯臺集。其文散漫冗長。固不足言。而所紀明季事。尤失實。如謂劉閣部中藻。與李尙書向中。揮戈海上。瞿臨桂死黔中。陳大樽之殉節。隆武贈官。大樽死於丁亥。隆武亡於丙戌。章格菴爲閣部。章官少宰。信口妄言。欺世人之不知。愚不能屈指數也。請但以張侍郎一傳言之。其曰監國賜公進士出身。授兵曹。按公釋褐官檢討。掌制誥事。兼行人使闕。非部郎也。其曰改兵科。監張名振軍。出松江。颶風覆舟。六日。錢唐失守。扈監國出舟山。依名振。名振死。公領其衆。舟山破。扈監國至廈門。按公由檢討擢僉都。非兵科。錢唐破。監國至舟山。黃斌卿拒不納。監國入閩。至長垣。而公始監名振軍。出松江。斌卿敗。監國始入舟山。舟山破。名振尙未死。農祥所言。無一不錯。其曰是時隆武亡。鄭成功聞監國至而喜。來受約束。迎公廈門。按監國再由舟山入閩。成功起兵已六年。謂隆武至是始亡。異矣。成功以隆武與監國不相能。始終不奉監國。謂受約束。異矣。公與成功雖往還。而未嘗合軍。謂迎入廈門。異矣。其曰己亥之役。琉球日本師皆會。按周鶴芝嘗使日本。乞師不得。阮美又嘗乞師。俱在舟山未破之先。成功未嘗乞師也。其時成功全軍而出。公以所部別爲一營。無外番之師也。其曰河北圻南。響應輦下。議遷都以避。則野人之言矣。公師欲下九江。以取楚。聲息何能達近輔。襲曹魏畏關公之語。不知本朝威德之盛也。其曰公之散軍脫歸。九死一生。惜無記錄之者。然則農祥并公北征錄亦未見。而妄爲公傳。無惑乎其妄言也。至謂公屯田林門島中。被執。則不知公被執時已散兵。謂公子死白下。則不知其在京口。總之。無一語足據者。郢書燕說。混淆信史。吾

不知其何意也。農祥自負博物，近則方文軌、杭大宗，皆力推之。不知其言無足采也。

### 與紹守杜君札

執事軫念明故，殉難諸家後人，每歲予以賚卹，且使著爲故事，甚厚。所惜討論有未精者。丙戌，畫江之役，雖建國於越，而越人首事者，義興從亡，格菴行遯，其死者祇余尙書一人耳。故昔人謂尙書不死，則越且大喪氣，而甲申之倪，施周三君子，乙酉之劉、祁二君子，亦尙賴尙書爲之後勁。不知執事何以獨於尙書之後不一及之，而反及於王侍郎遂東，是一大錯也。遂東本官監司，丙戌始以詹事貳禮部，大兵渡江，遂東已病，避兵秦望山丙舍中，始寧倪無功，謂其本有意於筐篚之迎，以病不克，是雖不敢以此玷之，而要之未嘗死則審矣。蓋遂東之死，在丙戌之杪秋，其去尙書投水時，且十旬。蕭山徐涵之，言其生辰適在亡國之後，其家尙爲開筵稱慶，君子諛之，是則衆論所在，不可掩也。明亡野史最多，其中真僞雜出，多不足據。然未有言遂東之殉國者，惟婁江人楊陸榮所著三藩本末，內言遂東以絕粒而死。陸榮狂且也，其書誕謬不足信。世亦未有信其書者，而姚江邵念魯忽信之，據以立傳，是必王氏子孫以此郢書欺執事，而執事偶未之察也。甲申之變，句容孔閣學貞運亦適死於其際，梁谿鄒漪亦附會以爲盡節，而今孔氏後人不敢仞也，則以舊史之所關者重也。乃若尙書大節固不必言，卽以其居鄉而論，亦甚有功於溝洫，如重築三江閘，廣麻谿壩，左右劉忠正公築茅山閘，越人皆能言之。孫叔苟陂遺愛猶存，亦非遂東之放浪湖山者比也。愚略具始末，陳之執事，願更詢越之介衆，而審正之也。

### 柬萬丈孺廬問徐巨源事實書

昨趨侍高齋。欲以新建巨源徵士之死爲問。而座有他客。不及言。巨源之死。世多言其通家一先達。素爲巨源所薄。夜遣人刺殺之。其實非劫幣賊也。敬亭沈高士耕巖之孫樗崖。述其先世之言。亦以爲然。然愚竊有疑者。使巨源死於同里之怨家。不應牧齋誅中。竟不爲徵及之。況以所聞於夫己氏之爲人。雖有媿於不事二姓之言。而尙非顯然滅裂行檢者。是時江西雲擾。前有楊萬之師。後有金王之難。巨源以前代貴公子。嶄嶄持風節。足側焦原。手搏彫虎。其瀕死者數矣。其懂而免於死者。非巨源計之所及也。使夫己氏欲殺巨源。卽稍一舉手間。當已無可漏之網。顧乃計不出此。遲之又久。直至承平以後。翹車束帛。賁於其門。而方爲剗刃之舉。何其拙也。故竊意以夫己氏之於巨源。其相惡不必言。及其死也。哀巨源者。遂以弓影之疑加之。桑海之際。志士之危。如朝露。如世所傳。固多有之。而以巨源之蹤跡言之。則似有未盡然者。當是時。長洲徐隱君昭法。亦遭此劫。幾殞其生。巨源之死。乃夫己氏之不幸也。執事於桑梓文獻之傳。其見聞必有獨覈者。未審以爲然否。

# 鮎埼亭集外編卷四十四

簡帖四

鄞 全祖望 紹衣

奉臨川先生帖子一

讀閣下朱陸諸編。攷古最核。持辨最長。在不知者。或疑其過於申陸。而知者以爲未嘗有損於尊朱也。愚攷會同朱陸之說。今世皆以爲發源於東山趙氏。然不自東山始也。袁清容云。陸子與朱子生同時。仕同朝。其辨爭者。朋友麗澤之益。書牘具在。不百餘年。異黨之說。深文巧闢。淳祐中。番陽湯中民合朱陸之說。至其猶子端明文清公漢益闡同之。足以補兩家之未備。是會同朱陸之最先者一也。清容又云。廣信龔君靈松發憤爲朱陸異同舉要。於四書集陸子及其學者所講授。俾來者有攷。是元人之會同朱陸者。然亦在東山之前。二湯爲淳祐閒巨子。使其書存。必有可觀龔氏之書。不知何等。今皆無矣。雖然。四百年來。爭此案者。更勝迭負。愚以爲皆非知道者也。清容嘗云。朱子門人當寶慶紹定間。不敢以師之所傳爲別錄。以黃公勉齋在也。勉齋旣歿。夸多務廣。語錄語類爭出。而二家之矛盾始大行。清容生平不甚知學。顧斯言不特可以定朱子門人之案。并可以定陸子門人之案。朱子之門人孰如勉齋。顧門戶異同。從不出勉齋之口。抑且當勉齋之存。使人不敢競門戶。則必欲排陸以申朱者。非真有得於朱可知。推此以觀。陸子之門人亦然。舒公廣平之在陸氏。猶朱子之有勉齋也。聞人有詆朱子者。廣平輒戒以不可輕議。則必



欲排朱以申陸也。非真有得於陸可知。夫聖學莫重於躬行。而立言究不免於有偏。朱陸之學。皆躬行之學也。其立言之偏。後人采其醇而略其疵。斯真能會同朱陸者也。若徒拘文牽義。曉曉然逞其輸攻墨守之長。是代爲朱陸充詞命之使。卽令一屈一伸。於躬行乎何預。雖然。原諸人之意。欲爲朱陸紹真傳也。不知使勉齋廣平而在。將厭惡之不暇。必不引而進之共學之列。則亦徒自苦矣。明儒申東山之緒者。共推篳畝。而又有督學金溪王莫弘齋。著陸子心學錄。在嘉靖初年。閣下之鄉老也。又有侍郎李堂堇山。四明人也。陸子粹言。則出自臨海王敬所之手。是亦所當著錄者也。

奉臨川先生帖子二

蒙示陸子學譜。其中搜羅潛逸。較姚江黃徵君學案數倍過之。後世追原道脈者。可以無憾。陸子之教。大行於浙河以東。顧一時稱祭酒者。必首四明四先生。慈湖之祭徐文忠公。誼也。自言其見陸子。實因文忠之力。水心作文忠墓志。言公以悟爲宗。懸解朗徹。近取日用之內。爲學者開示修證所緣。至於形廢心死。神視氣聽。如靜中震霆。冥外朗日。無不洗然。自以爲有得也。此文忠有合於陸學之實錄。而宋史略而不書。今得閣下表而出之。善已。然文忠之爲陸學固也。其竟爲陸氏弟子。則書傳未有明文。東發黃氏日鈔。謂文忠見陸子。天地之性。人爲貴論。因令慈湖師陸子。與慈湖祭文合。然則文忠未嘗師陸子矣。而年譜有文忠侍學之語。恐未可據。古人師弟之間。相從不苟。故有展轉私淑。而不害其爲弟子者。如胡文定公之於大小程子。乃私淑之。楊謝諸公之學。又李文惠公之於朱子。是也。有及相隨從討論。而不得置之弟子者。如譙定之於程門。又陳止齋入太學。所得於東萊南軒爲多。然兩先生皆莫能以止齋爲及門。是也。

閣下於徐文忠公而下。牽連書蔡文懿公幼學。呂太府祖儉。項龍圖安世。戴文端公溪。皆爲陸子弟子。則愚不能無疑焉。浙學於南宋爲極盛。然自東萊卒後。則大愚守其兄之學爲一家。葉蔡宗止齋以紹薛鄭之學爲一家。遂與同甫之學鼎立。皆左袒非朱。右袒非陸。而自爲門庭者。故大愚與朱子書。且有江西學術全無根柢之言。而朱子非之。蔡行之曾見陸子。有問答。見年譜。然行之爲鄭監獄壻。少卽從監獄之兄敷文講學。而止齋乃敷文高弟。故行之復從止齋。今觀行之所著書。大率在古人經制治術講求。終其身固未嘗名他師也。肖望亦爲其鄉里之學。項平甫來往於朱陸之間。然未嘗偏有所師。要未有確然從陸子者。倘以陸子集中嘗有切磋鏃厲之語。遂謂楊袁之徒侶焉。則譜系紊而宗傳混。適所以爲陸學之累也。愚竊悚然懼之。至若羅文恭公點。劉少保伯正。李參政性傳。楊漕使楫。俱以集中偶有過從。而遽爲著錄。并列文恭之子爲再傳之徒。愚皆未敢以爲然。蓋此乃作考亭淵源錄者之失。凡係朱子同時講學之人。行輩稍次。輒稱爲弟子。其意欲以夸其門牆之盛。而不知此諸儒所不受。亦朱子所不敢居也。前日於講席中。數及南軒弟子。至趙方。閣下以爲趙方未必可指爲受業。某今日之言。亦卽閣下之意也。伏惟閣下之書。將以衍絕學而徵微言。其所係非小。願得獻其芹曝之愚。而不以爲妄否乎。豐宅之名。有俊。鄞人。清敏公稷之裔。有贖孤女事。見趙葵行營雜錄。鄭溥之。卽鄭湜。閩人。慶元黨籍之魁。諸葛誠之。名千能。會稽人。陳蕃叟。卽陳武。乃止齋從弟。亦黨籍中人也。其顛末有別紙詳之。而俱非陸子之徒。餘者未能盡知。容續攷得。再奉函丈。不備。

奉臨川先生帖子三

昨竊讀陸子學譜。其於劉通判淳叟遺事。尙似有未備者。撫州府志言淳叟以隆興通判卒官。而或傳其晚年嘗爲僧。觀陸子與止齋書。言其冒暑歸自臨江。病痢。踰旬不起。可哀。此卽年來避遠師友。倒行逆施。極可悼念。春夏之閒。某近抵城闔。見其臥病。方將俟其有瘳。大振拔之。不謂遂成長往。然則府志卒官之說。似諱其事。而爲之辭者。不然。何以有歸病城闔之語也。朱子亦謂淳叟不意變常至此。某尙往奏事。時來相見。極口說陸子靜之學大謬。某因詰之云。若子靜學術。自當付之公論。公何得如此說他。此亦見他質薄。然其初閒深信之。畢竟自家不知人。然則淳叟先已叛陸子之學。後乃歸佛乘耳。攷淳叟年十七卽爲陸子弟子。始師庸齋。繼師復齋。其於槐堂講席之誼最深。故朱子責之以薄也。朱子又言。向年過江西。與子壽對話。淳叟獨去。後面角頭坐。都不管。學道家打坐。某斥之曰。便是某與陸丈言不足聽。亦有數年之長。何故作怪。愚嘗謂陸子之教學者。諄諄以親師取友爲事。且令人從事於九容。而弟子輩多反之。雖以高足若傅子淵。俱有未免。斯所以累與朱子相左。要不可謂非弟子之失傳也。陸子嘗論門下之士。以爲淳叟知過最早。今觀草廬所作井齋藁集序。稱淳叟天資超特。人物偉然。而深悲其早達。不得久於親師。有微詞焉。則其叛教亦早也。淳叟之判隆興。事蹟不著。而朱子論治三吏事云。淳叟太掀揭。放生事。是卽陸子所云淳叟事殊駭聽。以爲後生客氣者也。淳叟與陳教授正己爲莫逆交。正己初學於陸子。已而學於同甫。已而又學於東萊。最後亦與淳叟同學佛。然朱子謂當淳叟用功時。過於正己。故及其狼狽也。甚於正己。則以淳叟直爲僧。而正己不過學其學也。淳叟初爲誠齋所薦。得預於六十人之列。稱其立朝敢言。風節固非苟然。孰意其末造之遷喬入谷。一至於此。是又與石應之曹立之諸君之以意見不同而

更學於他人者。不可同年而語。竊謂本傳似不應略此一節也。

奉臨川先生帖子四

讀陸子學譜。至趙與鸞袁詔傳。心有疑焉。四先生之講學吾甬。勾東無不從之游者。故其中不無非種之苗。慈湖弟子。則有史丞相彌遠及與鸞絜齋弟子。則有袁參政詔。卽史嵩之。亦嘗與和仲講學。閣下學譜。於史氏二相不錄。而趙袁則哀然大書。但與鸞少年。慈湖所以許可者甚備。觀其因求師之故。自苕霅遷居從學。是慕道誠勇矣。自其尹臨安以後。則大改素行。而本傳紀之不詳。蓋宋史自嘉定以後。凡蠹國諸臣之傳。皆缺略不備。顧與鸞本末。在全史中。猶可參攷。而見當史嵩之起復。舉朝攻之。是年正月。侍御史劉漢弼卒。四月。右丞相杜範卒。六月。右史徐元杰卒。物論沸騰。直學士院程公許。請究其事。不報。與鸞奏乞置獄天府。帝從之。公許繳奏。言與鸞乃嵩之死黨。乞改送大理寺。命臺臣董之。乃詔殿中侍御史鄭棗。改治。而棗亦史黨。事竟不白。嵩之終喪。正言李昂英。殿中侍御史章瑛。監察御史黃師雍。復連疏攻之。而昂英痛劾與鸞。至於牽裾極言。師雍又以葉闔乃與鸞腹心。與徐霖繼言之。於是昂英瑛去國。鄭棗引周坦。葉大有。陳垓入臺。盡擠師雍等。是嵩之實爲黨魁。而與鸞又附嵩之之魁。不特吳正肅公論沈炎爲與鸞爪牙。腹心甘爲搏擊已也。本傳言其所至急於財利。幾於聚斂之臣。閣下疑其事無所徵。按淳祐六年正月。置國用所以與鸞爲提領官。九年九月。詔與鸞提領戶部財用。置新倉積貯百二十萬石。淳祐倉許辟官四人。十一月。詔與鸞提領國用。以資政殿學士領浙西安撫使。已而歷守紹興平江建康三府。皆兼發運屯田等使。開慶元年二月。以觀文殿學士知揚州。兼知鎮江。又帶總領財賦之任。與鸞之以計臣自

見。又何所疑。其後嵩之死。灰已燬。賈似道日張。與憲復黨。沈炎以斥吳潛。遂釀似道滔天之禍。斯雖欲爲之辭而不能者也。其一時所相與協德者。鄭棗。周坦。陳垓。沈炎之倫。莫非宵人。則與憲之生平可知矣。吾鄉自元延祐至正。以至明成化舊志。并滎陽南山文獻諸錄。皆不爲與憲作傳。至嘉靖志始有之。時則其裔孫有爲達官者故也。與憲元籍青田。永樂處州府志。有與憲傳。亦言其善理財。以佐國用。而又言其尹京。善發擿。有趙廣漢之風。愚謂宋季之臨安。亦豈可以廣漢之治治之者。不過借此以恣其聚斂之威而已。至袁詔本傳。不詳其過。而卷末總論。以爲時相私人。其見於諸家奏疏者。皆指以爲彌遠之黨。似皆不當爲之諱者也。且大儒之門下。不必竟無不肖。前之則有朱子之傅伯壽。又前之則有楊文靖公之陸棠。又前之則有程子之邢恕。與其進。不與其退。斯亦聖賢之所無如何也。閣下以其爲慈湖之徒。而爲之辭。可以無庸矣。宋史於陸子之學。推尊未嘗不至。四先生後。如融堂。蒙齋輩。皆追溯其淵源。而稱美之。豈獨於與憲詔而周內焉。況與憲詔乃吾四明先正。寧敢故爲深刻之論。然公議不可泯也。與憲之諡。見於本紀。故傳略之。亦非宋史之闕文也。

奉臨川先生帖子五

荷來諭。以愚前所攷大愚呂氏官明州歲月。誤會宋史之文。因謂本傳止稱監倉。將上會祖謙卒。部法。半年不上者。爲違年。祖儉必欲終期喪。特詔改一年爲限。終更赴銓。改調夔州。是大愚始終未赴明也。卽朱徽公與滕德粹書。特以其有監倉之命。故并及之。愚重加攷索。竊以爲不然。深寧王氏作四明七觀。載大愚爲司倉。去倉中淫祠。是顯然有宦蹟可稽。及攷大愚東王季和詩云。晁景迂。大觀庚寅冬。爲四明船場。

後七十有餘年。某適以倉氏之職至此間。而王兄季和亦來作景迂官。相與訪問舊蹟。尙猶可攷。偶成數語。東季和并呈叔晦。其詩有曰。鄞江舊有船司空。小江晚望江之東。謁來海頭四閱月。塵埃滿袖生穠穉。是大愚初至明之作。其時慈湖方參佐浙西帥幕。廣平教授徽州絜齋。以德粹同年進士尉江陰。獨叔晦以國正家居。故往還者不及三君。其遊候濤山記曰。壬寅之冬。逐祿海東。距海六十里。友人潘端叔。主定海簿。相約偕遊。未果。今年夏四月。端叔因謝子暢自臨安至。會於太白鄞山之間。刻日。康炳道兄弟會於王季和家。炳道。名文虎。弟蔚道。名文豹。皆東萊弟子。李叔潤。方居敬。史丞相之幼子。開叔。楊希度。偕行。舒元英亦與其徒諸葛生來。東萊卒於辛丑。大愚以壬寅冬之官。正合期喪服滿之期。元英則廣平弟也。其題慈溪龍虎軒詩云。年來世路轉蹉跎。正大中庸論愈多。出本無心歸亦好。何須胸次自干戈。似屬大愚將去明之作。然則本傳所謂終更赴銓者。乃監倉考滿。別有新命。而非謂期喪之闕蒙上文而言之也。況大愚之赴銓也。本傳言平園方爲丞相。招之不往。宰輔表。平園自西樞入中書。在淳熙丁未春。二月。而朱子答大愚書有曰。對班在何時。今日既難說話。而疏遠尤難。且只收斂人主心念。是第一義。題注在丁未冬十一月。是大愚之赴任以壬寅。其去官以丁未。首尾六年。若德粹成進士。卽東萊卒之歲。釋褐尉鄞者五年。始遷鄂州教授。則及見大愚矣。斯事於先賢本屬末節。不足深攷。但在吾鄉文獻。頗有關係。故復爲縷陳之。

答臨川先生問淳熙四君子世系帖子

楊袁舒沈四公之學。皆出於陸子。而楊沈則兼得之庭訓爲多。文元公父廷顯。以道學爲後進師。舒文靖

公嘗受業焉。自序其學，謂南軒開端，象山洗濯，老楊先生琢磨，文靖嘗與朱子講貫，又諮詢中原文獻於東萊，而自序弗及，獨以老楊先生與張陸並稱，即其人可知。融堂作行狀曰：公狀臞臞然，而果毅，有識量，義所不可，萬夫莫回，繩己甚嚴，訓子弟有紀律，書訓累牘，字字可佩，然與物甚平恕，一言之善，樵牧吾師，省過甚切，毫髮不自宥，或至泣下。陸文安公揭其墓，謂年在耄耋，而學日進，當今所識，四明楊公一人而已。端憲公父銖，官至簽書鎮東軍判官，嘗從焦先生問學，蓋私淑於程門者。史忠定薦之於朝，稱其鄉行可推士大夫信服，與人交，而規其失，退無後言，有直諒風。文靖公父黻，紹興庚辰進士，官通直郎。見開慶四明志，今志失載。陸文安公常曰：舒公溫恭，足以儆傲惰之習，粹和足以消鄙吝之心，不詳其學所自。若正獻公之父文，則特博雅之士，所著有甕牖閒評一書，此四先生世系之可攷者。至端憲弟名炳，字季文，年未四十，棄去場屋，師事陸子，務窮性理。趙忠定公以遺逸薦之，不就，固窮終身，是亦學譜中所當附傳者也。

與鄭南谿論明儒學案事目

明儒學案，閒有需商榷者，愚意欲附注之元傳之尾，不擅動本文也。其有須補入者，各以其學派綴之，謹先具數則如左。

慈湖四傳弟子

楊文元公之學，明初傳之者尙盛，其在吾鄉，桂文裕公彥良、烏先生春風、向獻縣朴，其著也。是爲慈湖四傳之世嫡，宜補入遜志學案之前，以後如劉御史安、顏太僕鯨輩，系統不絕。今舍桂烏諸公，而錄劉顏莫

爲之前矣。

### 河汾學案

文清受理學於高密魏范。蓋魏姓而范名。故字希文。諸書皆同。先生以爲魏純字希文。別有一范姓者。恐誤也。純字與范字。其形相近而訛。此雖偶失攷據。亦不可不改正也。

### 鏡川學案

楊文懿公講學。不專主朱。亦不專主陸。深造躬行。以求自得。其所著五經四書私鈔。皆不苟同前儒。其大略見愚所作鏡川書院記中。鄞之儒者。前則南山。後則甬川。文懿之行。與之鼎足。而著書更富。宜爲立一學案。

### 陽明子之道昌而五星聚室子劉子之道明而五星聚張

閻徵君百詩曰。嘉靖初年。五星聚室。司天占曰。主兵謀。而先生歸爲陽明之祥。天啓時。四星聚張。先生以爲五星。而歸之叢山之祥。似當將此等語刪去。弗予後人口實。則愛先生者也。愚按百詩之言是也。其後先生之子百家作行略。又謂五星聚箕。而先生之學案成。愚亦嘗語黃氏。當刪去之。陽明五星聚室之瑞。出於董布衣石甫。

### 渭厓學案

王尙書阮亭疑渭厓不當入學案。愚以其集觀之。亦頗有講學語。至其立朝。則無論耳。然渭厓頗詆陽明。而學案取焉。則仇侍郎滄柱謂先生私其鄉人者。真謬語也。



史運使桂芳集

史惺堂集。愚嘗見之。其人乃狷者。而解經多自用。頗似季長沙一流。而又遜之。學案未嘗及焉。蓋未見其集也。可略撮其大旨補入。

陽明永嘉弟子

王鶴潭以永嘉五峯諸公並傳姚江之緒。不知何以不錄。按先生固言陽明弟子多失落不備者。五峯諸公。朴學淳行。不類龍溪之橫決。然所造似亦未深。附之浙中學案之後可矣。

近溪學案

胡宗正是諸生。學舉業於近溪。近溪與之談易。以爲大有所得。反從而師之。其人後亦無所見。胡清虛是門子。以有惡疾被逐。遂學道。近溪與之爲友。謂宗正卽清虛誤也。

陽明山左弟子

聊城王尙書汝訓。諡恭介。穆文簡弟子也。年十三。卽上書於其師。以聖人之學自期。其立朝甚剛正。嘗撫軍吾浙。愚曾見其集。可附入穆傳也。

忠端學案

忠端之名德。更何閒然。至其能舉繞朝贈策一事。甚無足奇。學案及之。無乃反失之淺耶。

吳霞舟學案

鄧潛谷分理學心學爲二。因明儒薛王二派也。說者已病其支。然理學心學。在明儒本有此說。霞舟語錄。

分道學理學。似以道學爲躬行。理學爲宋史儒林傳中人。則益謬矣。此語何可采也。

答諸生問南雷學術帖子

南雷自是魁儒。其受業念臺時。尙未見深造。國難後。所得日進。念臺之學。得以發明者。皆其功也。兼通九流百家。則又軼出念臺之藩。而窺漳海之室。然皆能不詭於純儒。所謂難而不越者是也。故以其學言之。有明三百年無此人。非夸誕也。惟是先生之不免餘議者。則有二。其一則黨人之習氣未盡。蓋少年卽入社會門戶之見。深入而不可猝去。便非無我之學。其一則文人之習氣未盡。不免以正誼明道之餘技。猶畱連於枝葉。亦其病也。斯二者。先生殆亦不自知時時流露。然其實爲德性心術之累不少。苟起先生而問之。亦必不以吾言爲謬。過此以往。世之謗先生者。皆屬妄語。否則出於仇口也。當湖謂夏峯與先生自是君子。惜其教學者不甚清楚。此蓋有朱陸之見存。故云然。當湖之弟子。其卓然可傳者。安在。并未見有萬公擇董吳仲其人者。以是知輕議前輩之難也。若謂先生以故國遺老。不應尙與時人交接。以是爲風節之玷。則又不然。先生集中。蓋累及此。一見之余。若水志有曰。斯人生天地之間。不能一無干涉。身非道開。難吞白石。體類王微。嘗資藥裹。以是歎活埋土室之難也。一見之鄭平子序。有曰。王炎午生祭文丞相。其風裁峻矣。然讀其與姚牧菴書。殷殷求其酬答。蓋士之報國。各有分限。正亦未可刻求也。是可以知先生之所以自處。固有大不得已者。蓋先生老而有母。豈得盡廢甘旨之奉。但使大節無虧。固不能竟避世以爲潔。及觀其送萬季野北行詩。戒以勿上河汾太平之策。則先生之不可奪者。又確如矣。是固論世者所當周詳攷覈。而無容以一偏之詞定之者也。先生始末。見於予所作墓碑。已盡矣。惟是所以備他山之

石者。則本不應見之碑文。故因明問而詳及之。

答諸生問榕村學術帖子

榕村在聖祖世宗實錄中。應有傳。外閒未之得見。然實錄亦不甚詳於學術也。榕村之學術。卽其相業。可以想見。倘謂其能推崇朱子。足接墜緒。則樛昧無知之言也。已。榕村於明儒中。稍立門戶者。皆加力詆。其於同里。尤諂石齋。具見其語錄中。其從弟廣卿。嘗爲述其言曰。石齋之人。則經也。其書則緯也。予笑而答曰。君家相公之書。其貌則經者。其人則純乎緯者也。廣卿失色而去。榕村又言。石齋雖遭大用。豈足靖天下之亂。予謂石齋風節有餘。幹略誠然不足。但榕村承眷之久。所以補天下之治者。幾何。以是諂石齋。得無有目而不見其睫者乎。榕村大節。爲當時所共指。萬無可逃者。其初年則賣友。中年則奪情。暮年則居然以外婦之子來歸。足稱三案。大儒固如是乎。賣友一案。閩人述之。過於狼籍。雖或未必然。而要其曖昧之心跡。至不能自白於清議。則亦約略有慚德矣。奪情一案。有爲之辨者。謂前此崑山徐尙書。深妬榕村之進用。讒於聖祖。言雖不遽信。然深被廉察。由院長左遷。輒使。故榕村懼甚。不敢更乞歸。但崑山雖忤。愚謂聖祖之時。不應有此。恐出榕村文過之口。外婦之子。其一以遊蕩隕命京師。其一來歸承祧。何學士義門。其弟子也。亦歎曰。學道人乃有是。其餘則未易殫述。吾鄉陳大理想心齋。嘗令漳浦。以爲所苦。莫如相門子弟。應接不暇。故予嘗謂石齋之學。卽萬不如榕村之醇。而似此數者。則閩中三尺童子。有以信石齋之不爲。斯則榕村有所不及也。雖然。此猶以其躬行之。卽以其經術論。惟律呂。歷算。音韻。頗稱有得。其餘亦不足道。而以籌算言圖書。則支離之甚者。言互體更謬。不合古法。榕村自夸其明文前選之精。曰。一鄉

一國士子有能熟於此者。可以永免兵火之災。嗚呼。相公紙尾之學。所以成中和位育之功者。盡在於此。然則固兔園制舉之本領耳。晚而取歐羅巴國之技術。自夸絕學。以爲是月窟天根之祕也。石齋恐不免嘻其笑矣。近日耳食之徒。震於其門牆之盛。爭依附其學統。殊爲可悲。愚故不禁其嘵嘵焉。

奉萬九沙先生問任士林松鄉集書

九沙先生閣下。大駕兩問粉榆。而鄙人羈栖荒嶺。願見之誠。何日一慰。夏中兩世臺至。聞近履以遠和靜。攝懸念之至。以不得常致問訊爲媿。某今年從寒食後。日讀衛湜禮記集說一卷。近已得七十卷。乃知草廬禮記纂言。純以是書爲藍本。但去其繁蕪者。因追記先生謂草廬所引注疏。疑多取衛氏刪本之語。爲不誣。近日從陳外翰所得見西湖七家詩。爲沈欒城吳尺鳧輩著。前有先生序例一篇。其詩亦不甚成家。而所引用書目。甚繁且夥。閒有宋元文集。爲某所未見者。每思一渡漸江。從諸君子訪諸書。得爲一瓶地步。俗務掣遼。逡巡未果。然某所急欲問者。莫如任士林松鄉集。任士林者。鄞人。當宋季元初時。其人與謝臯父唐玉潛友善。博學工文詞。當是時。鄞江稱著述手者。首學士袁公桷。而士林實與齊名。乃不知何故。四明新舊傳志。竝軼其名。惟葦山李司空四明文獻志中。附載袁學士傳尾。然其鄉落官爵字號。俱不可攷。愚少時讀謝臯父晞髮集。有士林所作臯父傳一篇。宋景濂極稱之。是後甚爲畱心。書鈔類纂。求其片字不可得。及讀雜事詩中。儼然有所引松鄉集在焉。其載贈玉潛詩。世上冬青高誼少。山中日錄好詩多。此佳句也。天下好書。未必盡傳。卽傳矣。或未必盡知之者。其究亦同歸塵草。求如袁中郎之於徐文長。林茂之之得白雲先生詩。何可多得。竊以爲著述家通塞。亦有幸不幸焉。方今甬東凋喪。文獻闕如。落落晨

星所稱魯靈光者。舍先生其誰問。則諸鄉先生地下之魂。均於先生是望。弗以予小子之淫癖爲不足重而棄之也。古稱搜羅之難。雖博學名儒。不無漏網。以臬堂後村兩君子。任甬剡耆舊之選。宜無遺憾。然唐文粹所載。有孫拾遺哭方玄英詩。而剡遺之宋文鑑。有豐清敏咏荷詩。而甬遺之矧其後世之不甚章著者耶。伏祈先生移札七子。問此書落誰手。以慰愚十餘年若渴之想。外有樓大防攻媿集。高似孫疏寮集。戴表元剡源集。袁清容集。皆屬甬川文獻之書。統望搜訪。不一。

奉萬西郭問魏白衣息賢堂集書

聞近得魏白衣息賢堂集。不勝狂躍。滄桑搶攘。文獻凋落。至有并姓氏不得傳者。何況著述。先生惓惓忠孝。出茶鐺藥竈閒物。親加拂拭。莢弘碧血。不至盪爲冷風野馬。卽此足扶宇宙一重元氣。兼聞白衣有從孫子良。能以表揚先世爲念。但以遺事湮沒。莫可攷索。稱恨。是亦金陀居士流。亞塵世中所不多得。記前此陶四律。天言渠里有白衣集。卽再拜託以訪購。蹉跎許久。未得消息。何幸先生已憫我求所下問。白衣死事顛末。在拙著滄田錄中。原有略節一通。但苦不甚詳悉。要其大略。則可攷耳。按白衣原名璧。字曰楚白。世籍慈水。以贅壻僑歸安。遂充歸安學弟子。後改名耕。別字白衣。又改名更。稱雪竇山人。白衣少負異才。性軼蕩。傲然自得。不就尺幅。山陰祁忠敏公器之。爲徧注名諸社中。其詩遠摹晉魏。下暨景純游仙。支遁讚佛。游行晉宋之間。近律純祖杜陵。已復改宗太白。嘗言詩以達情。樂必盡樂。哀必盡哀。一切樗蒲六博。朋友燕酣。城郭之所歷覽。金石之所辨索。有觸於懷。不期矜飾。務達而止。此見於竹垞詩話所述者。居吳興別鮮山中。爲高晉士沈楨避地。所居有渡。曰息賢。因以自題其寓。旣丁國難。麻屨草屨。落魄江湖。

徧走諸義旅中。當是時。江南已隸版圖。所有游魂餘燼。出沒山寒海槎之間。而白衣爲之聲息。復壁飛書。空坑仗策。荼毒備至。顧白衣氣益厲。方張司馬敗北時。延平出海。大江路斷。司馬躑躅。計無所之。白衣遮道上書。猶陳金陵形勢。請招集散亡。入焦湖。爲再舉計。語在司馬北征紀略。與屈翁山成仁錄。司馬旣遁。當道頗聞白衣前策。游騎四出。刊章名捕。白衣亡命潛行。望門投止。家大父懷所知。詩有廿年熱血埋鴛井。萬里桑田寄柳車之句。卽白衣也。癸卯。以海上降卒。至語連白衣。白衣遁至山陰。入梅里祁氏園。時忠敏子班孫。謀募死士爲衛。閑道浮海。卒爲踪跡所得。縛到軍門。抗詞不屈。死於會城菜市。同時與班孫匿白衣者。山陰李達。楊遷。竝戍邊外。事定。山陰張杉。葬之西湖。白衣之死。先張司馬一年。竹垞西河兩集。可攷。先生以爲甲辰。因司馬事同殉。則未盡合。其生平詩。有前後集。僕所見者。不過數十首。未知先生所得。乃全豹否。是時與白衣最善者。始寧錢霍。當世所稱魏錢者也。其集僕曾見之。古詩亦摹太白。顧近體頗不佳。爲人風概彷彿白衣。其後以事相繼死。前此陶四言。其里中本已刊就。乃諱其名。而以他姓填之。合魏錢爲一集。邏舟有過。託祭魯公。月表特書。借名季漢。是亦情理之常。不足致怪。特是黎邱幻影。或遭魚目之混。此則我兩人之所同慮者。當俟覓至。取先生書讐對。爲一定本。以付子良。先生其存僕此札。以當白衣小傳也可。

奉九沙先生論刻南雷全集書

九沙先生函丈。別後血疾稍紓。奈七月中。忽感毒氣。胸中有如礪礪之不可下者。又大病。八月間。冒寒。又大病。至重。九後。略就平復。悟從君西郭。備致懸懸。感荷不旣。聞越中富人。有肯梓黎洲遺書者。適丁先生

南雷文約告成之會。可謂天幸。但愚以爲黎洲之集。淘汰不可不精。黎洲經史諸書。網羅不可不備。向讀黎洲文定第四五集。其間玉石竝出。眞贗雜糅。曾與史雪汀言。黃先生晚年文字。其所以如此者。一則漸近崦嵫。精力不如壯時。一則多應親朋門舊之請。以諛慕掩眞色。苟非嚴爲淘汰。必有擇焉不精之歎。但古人文集。原賴有力高弟。爲之釐定。而後當世得無閒詞。如李侍郎之於韓吏部。方侍讀之於宋學士。亦有多歷年所。始得一私淑艾以傳。如虞山之於震川者。方今壇坫凋零。問黃竹浦高足。舍先生其誰歸。文約之書。我知其不媿於古也。至若黎洲一生精力。原不在區區文詞間。以某固陋所見聞。其在經學。則有若易學象數論。授書隨筆。春秋日食歷。四書私說諸種。其在史學。則有若待訪錄。行朝錄。思舊錄。汰存錄。從政錄。以至西歷假如測望諸種。其所未聞見者。尙應多有。此皆石渠天祿所當列身籤登玉軸之物。而翻以流通未廣。海內學者。或不及知。有是書。夫茫茫大造。蒼狗白雲。轉盼閒無所不至。故以列代藝文志攷之。漢書所載。至唐而去。其什九。唐史所載。至宋而又去。其十九。李長吉錦囊之祕。或至投之溷中。陸君實填海之編。祇可問之劫火。所仗斯文未喪。得有心世道者。出而搜拾之。庶前輩一生肝血。不與塵草同歸澌沒耳。倘先生不以妄言而斥之。請與南溪西郭。共謀此舉。某雖陋劣。當滌研秉燭。以從焉。予鄉先生如楊鏡川。豐人翁。都有經學。豐氏五經世學。先王父云曾見之。今舍閒祇有魯詩世學一書。而其餘雖博訪。已不可復得。若鏡川五經私鈔。則片紙無存者。純按。楊氏豐氏所著。先生後皆訪得。此書蓋作於雍正初年。先空弱冠時。此某所以太息旁皇於海內有心之士。而不能不大聲以呼也。今秋從書賈得吳草廬春秋纂言。是書海內不可多購。以玉峯徐氏之力求之。無有。而某得之。不敢自祕。請以公諸同好。程泰之禹貢

圖論。劉三吾書傳會選。俱奉上。江雲渭樹。何時爲尊酒之遊。臨緘茫然。

與盧玉溪請借鈔續表忠記書

玉溪先生函丈。不晤四閱月矣。邗江遼闊。遙望懸懸。每從李元音家信中。詢道履消息。知近日興居佳暢。天祐靈光。爲鄞江護碩果。幸甚。某前者再四敦請。欲爲弗菴先生續表忠記三集鈔一副墨。蒙先生亦以見許。而終未拜賜。某知先生所以遲疑者。一則名山祕乘。或多嫌諱。一則都尉史編。非其人不可妄傳。所當遲遲。以俟桓譚侯芭者流。斯二者皆是也。雖然某竊有一說於此。嘗聞諸毛西河曰。天地間奇物。久抑鬱而不彰。必爲物怪。故勿謂好書可必傳也。當其始。或未必流布。迨遲之久。光芒掩於牙籤。細軸之中。而莫之展。則其怒氣。或能召風雷。致水火。遂爲大造收還。以爲化工之用。彼鄭所南井底鐵函。浸以三百年之枯泥而不朽。明遜國記之傳。得之蕭寺承塵者。此天幸耳。不然者。則以陸君實之海上日記。鄧光薦之填海錄。吳立夫之桑海錄。而或不傳。不特此也。以謝承華嶠諸公之漢書。以何彥鸞孫盛諸公之晉志。裴子野魏澹諸公之南北史。而或不傳。夫其不傳。乃是書之不幸也。其以日星河岳之書。而聽其浮沈湮沒。至與草木俱腐。則後死者之咎也。以某之不才。自分何足傳前輩之書。其爲先生所嗤。固宜。然終願先生之勿深閤也。若夫嫌諱之慮。則采薇叩馬諸公。何害應天順人之舉。卽或少有當避忌處。不妨及今稍爲商酌。如近世魏徵君冰叔。黃徵君黎洲諸集。其間多空行闕字。可援比例。不必過爲拘忌。明野史凡千餘家。其閒文字多蕪穢。不足錄。若崢嶸獨出。能以史漢手筆備正史之藍本者。紀事則梅村綏寇紀略。列傳則續表忠記而已。梅村之書。被鄒南漪改竄芟削。非復舊觀。表忠記則全豹未窺。均爲遺憾。若以鄙言可



采不加棄斥所望歸帆得假受業先生亦老矣一日風波意外遺書孰問令我曹抱杞宋之悲斯則所大懼者也是以不避唐突頓首上請

# 鮪埼亭集外編卷四十五

簡帖五

水經湛水篇帖子東東潛

水經第六卷。自汾水以至晉水。皆異源而同入於汾以達河者也。顧獨強附湛水於其末。其爲錯簡無疑矣。乃卽本篇中道元亦深疑之。勉爲疏釋。而後悟曰。原經所注。斯乃汨川之所由。非湛水之閒關也。是經之誤證耳。自是以後。雖善讀水經。如國初胡黃顧閻諸老。至是篇亦復未有折衷。但所謂汨川者。道元旣實有所指矣。而求之是書。汨川安在。卽旁攷經傳。皆無是川。則道元果安所指。予反覆思之。汨川者。溟川也。溟訛而爲汨。汨又省而爲汨。而聲又近。是則道元所謂字讀俱變者也。何以知其爲溟川也。道元於濟水篇中及溟矣。曰。溟水出原城西北原山。又東南。堽溝水注之。水出軹縣西南山下。北流。東轉入軹縣故城中。又屈而北流。出軹郭。又東北流。注於溟。是卽此經所云。湛水出河內軹縣西北山者也。蓋必湛水所出之處。原與溟水相近。故混也。濟水篇曰。溟水又東。逕波縣故城北。是卽此經所云。湛水又東。過波縣之北者也。又曰。溟水東南。逕安國城東。又南。逕毋辟邑。西。是卽此經所云。又東。過毋辟邑南者也。道元故從而正之曰。斯乃溟川之所由。非湛水之閒關也。又曰。溟水又南。注於河。是卽此經所云。又東南。富平陰縣之東北。南入於河者也。豈意遞誤遞變。遂成汨字。而莫有悟而正之者乎。然則何以強附之汾水之末也。

鄞 全祖望 紹衣

曰。溟水一篇。作經者蓋以類次之。濟水之後。在第九卷。清水之前。夫清水卷中。皆河內之水。則溟水亦其氣類也。而傳寫者忽移之。濟水之前。遂廁於第六卷。晉水之後。而不知其蹤跡具在。濟水注中也。不然。道元明言其爲汨川所由。而讀盡水經四十卷。杳然無所謂汨川者。亦可怪矣。道元能指其誤。而不知後人之更誤也。得余言。應見賞於千古耳。

水經潞水篇帖子東東潛

職方冀州之川曰漳。其浸曰汾。潞。漢書地理志。上黨郡長子縣鹿谷山。濁漳水所出。東至鄴。入清漳。上黨郡沾縣大叟谷。清漳水所出。東北至阜城。入大河。過郡五行千六百八十里。冀州川。其於汾水則亦大書爲冀州浸矣。而潞水獨不著其地。不知其何以脫遺也。康成之說職方。則曰。潞出歸德。賈公彥曰。歸德。郡名。攷之。漢無歸德郡之目。師古亦曰。潞出歸德。按地理志。北地郡歸德縣有洛水。是雍州浸。非潞水也。康成師古亦未嘗明言潞之爲洛。然舍洛水。則歸德無水矣。將毋誤認洛爲潞。豈非輿地中一笑枋乎。夫使潞水果出秦之北地。則必歷鄜坊度同華。如洙之伏流過河而後入晉。其源遠而且阻。秦晉閒無此水道也。所以漢人曾無一道及之者。然則所謂潞水者。究安所指。善長引闕駟十三州志之言。以爲濁漳水卽潞水。其說甚合。故李衛公亦取之。蓋潞之以水氏國也。可無疑也。近舍赤狄。而遠求諸北地。義渠所出道梗絕不相接之水。可謂曠曠。而潞子之都。適在濁漳水之發軔。善長以爲更無大川可以當之者。是也。然善長之言甚略。予意自壺關水一帶。皆屬潞水之上流。其下流。則直接蒼溪水一帶而止。其在春秋。則自黎邢二國故封。以至甲氏留吁之屬。接乎銅鞮之沁水。皆屬潞水之所浸也。然則衡漳二水。清者爲川。濁

者爲浸。禹貢之不及潞水也。其在衡漳中已包舉之矣。康成說職方。大段疏略。善長此條。足采入周禮注中。同時劉昭注續志。亦言濁漳之爲潞。引上黨記以證之。乃知是說由來已久。然昭又旁及於曹魏洵河鑿渠之役。則大謬矣。蓋此乃涑易開晚出之支流。非古潞水。杜佑不審而采之。所當糾正者也。

水經列葭水帖子東東潛

列葭水一名長蘆水。一名長蘆淫水。實卽絳水之別目。而其在衡漳支流中最大。今本水經濁漳清漳二篇。缺失最甚。則列葭津瀆所宜旁攷諸書以補綴之。漢志廣平國南和縣。列葭水東入瀝。隋志亦有瀝水。然不詳。按許氏說文。瀝水出趙國襄國。東入渦。許氏曰。禹聲。而顏師古以爲藕聲。顧祖禹曰。麴聲。宜從許氏。渦水亦出趙國襄國之西山。東北入浸。是卽今本漢志譌爲渠水者也。渠渦同聲而譌耳。浸水出魏郡武安。東北入呼沱。漢志同。漢志則襄國別有蓼水馮水。東至朝平入渦。又有中邱之渚水。東至張入渦。是皆列葭水道可以牽連疏通證明。而不當聽其脫落散漫無稽者矣。乃太平寰宇記所引酈注。則皆有之。以是知足本之所具者多也。其曰南和縣有瀝水。今本譌瀝作使。一名鴛鴦水。卽魏都賦中所云鴛鴦交谷者也。曰渦水出襄國。曰蓼水入渦。曰中邱有蓬鵠之山。則渚水也。曰漳水亦兼有浸水之目。蓋皆與諸書互相貫穿。雖完文不得見。而猶幸其蛛絲馬線之可尋也。瀝水至鄭州之高角城。裏城角而過。故又稱裏角水。而渦水卽今內邱之百泉水。酈氏以爲一名澧水。蓼水一名達活水。皆今注所脫落也。長蘆之目。百世未湮。則攷古者不應翫置也明矣。

水經渚水帖子東東潛

漢志常山郡中邱縣蓬山長谷。渚水所出。東至張入澗。說文亦云。渚水出常山中邱蓬山長谷。入澗。今本  
酈注。澗水僅得一見。而渚水則竟無之。至漢志常山郡元氏縣。沮水首受中邱西山窮泉谷水。東至堂陽  
入河。則益茫然。不知所攷。蓋濁漳清漳二水之屬。其不可問者多矣。說者因謂陵谷變遷。莫可蹤跡。而不  
知其水尚在也。中邱。今順德之內邱也。太平寰宇記引舊本酈注。中邱有蓬鵠之山。今其地之山固巍然。  
是漢志所謂蓬山長谷者也。舊本酈注。又載其龍騰鶴渡諸山水。今內邱圖經亦載之。則舊本固自有西  
山諸水之原委。蓋蓬鵠諸山綿延數百里。隨地異名。直接太行。通謂之西山。而水亦分道以出。長谷窮泉  
谷。皆其一也。故內邱至今有渚水一名礪水。而張縣之地。今并入任縣。有曰渚陽。則渚水之陽也。晉書段  
疾陸眷爲王浚攻石勒。屯於渚陽。至今稱爲渚鄉。是蓋其自張入澗之道。然則渚水固無恙耶。乃胡梅磧  
注通鑑。亦不能詳渚陽之爲渚水。而泛以州渚之水解之。則其時所見之酈注。已多闕漏。殆與今本不甚  
相懸也。若元氏之沮水。則自漢以來。杳無可證。近人作元氏志者。亦不能攷索及此。及讀郭氏山海經注。  
方知沮水乃泚水之訛。何以知之。郭氏曰。今泚水出中邱西山窮泉谷。則知漢志誤以泚爲沮。原非別有  
沮水也。千年誤字。爲之一豁。其說別見予漢書地志稽疑中。

水經斯浚水帖子東東潛

斯浚水之與浚水。不可溷也。漢志太原郡上艾縣。綿曼水。東至蒲吾。入虓沱。常山郡蒲吾縣。太白渠水。首  
受綿曼水。東南至下曲陽。入斯浚。眞定國綿曼縣。斯浚水。首受太白渠水。東至鄴。入河。此斯浚水之源流  
也。山經泚水出房子縣敦輿山之陰。而漢志常山郡石邑縣井陘山。浚水所出。東南至瘦陶。入泚。山經泚

水東流。注於彭水。此洩水之源流也。今世水經非足本。濁漳清漳二篇。脫失尤甚。斯洩水之附於篇中。尚幸詳悉。而洩水則無之。猶幸太平寰宇記所引舊本酈注。足以存其一線。愚攷斯洩水與洩水並行於常山。鉅鹿之間。首尾亦時相貫輸。而卒之各自爲水。酈善長曰。綿曼水逕樂陽。右合井陘山水。世謂之鹿泉水。逕陳餘壘。而又東注綿曼水。夫陳餘壘卽泚水也。故顧氏方輿紀要引舊本酈注云。泚水卽井陘山水。是斯洩上流之與泚通者。善長又曰。斯洩水分於和城。曰百尺溝。其水入於泚湖。是斯洩下流之與泚通者。然皆其津渚之分支。及泚水東至壘陶。而洩水與石濟水之出自贊皇者同入之。而石濟水之分支。則彭水也。泚水又合洩水東注之。其時斯洩已東至鄆入漳矣。蓋其與洩水終不可溷者如此。若太平寰宇記之誤以洩爲汶。傳寫之謬也。古今注云。永平十年。作常山呼沱河。用太白渠水以通漕。亦謂之蒲吾渠。蓋用斯洩水者也。其至善長之時。稱爲故瀆。則已廢而不用。而長編咸平五年。河北漕臣景望開鎮州南河入洩水。至趙州。以利漕。則用洩水者也。

水經雍水帖子東東澮

澮。沮。兗州水也。爾雅。水自河出爲澮。則稍可通融其地。不必專指兗州之澮而言。夫兗州之澮。亦至今無能言其地者。然要其序於雷澤之下。則可意而得也。故孔傳以爲二水同入於澤。鄭注以爲二水相觸而入於澤。孔疏亦同於傳。康成又欲破職方盧維之維以爲澮。用當兗州之一浸。而杜岐公終守漢志之說。不肯從。魏王泰括地志。以二水在雷澤西北平地中。元和郡縣志則曰。在雷澤縣西北十四里。雖其說未必實。要之不敢舍雷澤而他求。則皆同矣。惟許氏說文曰。河澮水在宋。又曰。汧水出陳留浚儀陰溝。至蒙。

爲灘水。東入汝。於是附之者。以爲梁之雎。卽沮也。灘之下流爲沮。實一水也。斯其說非不工。然浚儀有渠。所謂商魯之溝。出自黃池。盟主之役。以是當禹貢之灘。恐禹貢不受也。豈意熟於水道。如善長。忽取以當左馮翊之雍水乎。則五尺之童。謬不至此。故曰。以爾雅之灑。解雍水。可通也。以尙書之灘。解雍水。必不可通也。善長之序雷澤詳矣。而竟以互受通稱之說。移灘而西。是非人所及料也。足下其將何說。以爲善長起茲廢疾焉。

水經滹水篇帖子東東潛

漢志詳於水道。師古又善爲之釋文。如園水之本爲園水。慎水之本爲滇水。皆大有功者。乃京兆南陵縣之下。沂水出藍田谷。北至霸陵。入霸水。霸水亦由藍田谷。入渭。師古曰。沂。先歷翻。則沂字而涅聲。歷攷諸書。未聞霸上有沂水也。因質之爲地理之學者。亦莫能證其目。或曰。沂者。溼之通也。溼水亦出藍田。西逕嶢關。而復會於霸。今世多以省文作泥。其音之轉爲涅。是說也。迂迴曲折以求之。予未之敢信。且漢志泥水出北地郡。郁郅縣北。蠻中。則其來遠矣。而於六書。又絕無據。乃近以解水經之故。取其滹水篇讀之。則再引地志之文。直曰滹水。而非沂水。乃知六朝舊本固滹水也。夫玄霸。素滹。古以二水齊稱。而漢家列之命祀。所謂長水者也。是在地志。例必竝書。而溼水之以青溼軍得名於史。其出稍晚矣。況善長生於師古之前。專門治水經之學。其引漢志最審。寧復有可疑哉。或曰。然則師古寧漫然無徵乎。曰。善長所見之本。諒非師古所能爭矣。且師古雖爲班固功臣。而亦時有失檢之語。卽以水道一節言之。大渡之有泝水。明見於許叔重之說文。乃漢志累經傳鈔之後。破泝爲滹。而師古亦遂從而實之。前輩嘗糾之矣。然則滹之

爲沂亦其例也。

水經夏肥水帖子東東潛

夏肥水在淮北。導原於沛郡之城父。南至下蔡入淮。肥水在淮南。導源於九江之成德。北至壽春入淮。其入淮有南北之分。而夾岸適對。故淮人至今以東西二肥河目之。原非謂夏肥水能伏流潛達與肥合也。若合肥又在壽春之東二百餘里。乃九江之肥所經由。其於沛郡之夏肥水。風馬牛不相及也。應劭乃曰。夏水出城父。東南至此。與淮合。故曰合肥。闕駟亦曰。夏水至此合爲肥。則沛郡之水。既能伏流潛達。又能引而長之。以至於芍陂之間。眞異事也。於是善長疑之。以爲夏肥水無通肥水之理。曲爲之說。謂肥水之同源而出者。尙有施水。已各分流。注於巢湖。若夏水暴漲。則復合。故以名其水。然則沛郡之夏肥水。得自爲川。而九江亦不礙於夏肥水之目。斯固騎郵之支詞。雖然。是說也。善長亦自有見於夏肥之出自沛郡者。更無踰淮而東之理。而別爲之說也。而其下又曰。施水出自城父。至於九江。則可怪已極。夫肥與施同源者也。肥出九江。而施獨發於踰淮之沛郡。則自背其說矣。夏肥出沛郡。不能踰淮。而施何以獨能之。則又自背其說矣。然則沛郡有夏肥水者二矣。是其欲調停應闕之謬。而墮於大悖者也。而胡梅圃附和之。何也。夫淮水篇中。善長於沛郡之夏肥。別有詮次。源流了然。正自不錯。其曰。淮水於壽陽西北。肥水注之。淮水又北。夏肥水注之。水上承沙水。卽杜預所謂夷田在濮水者。沙水。濮水。夏肥水。互舉通稱。然則夏肥水者。葺蕩渠之支流也。濁河。清濟。皆有津逮。不止一淮而已也。苟知夏肥之出自葺蕩。諒無有以九江之水。溷而列之者。顧不知善長何以前後舛戾若此。足下於是書力爲護法沙門者也。必將以爲誤文。或後



人補綴之失。有足代之解嘲者。其幸有以語我也。

水經播冢山帖子東東潛

水經之末。歷數禹貢山川澤地所在。其第四十五條曰。播冢山。在弘農盧氏縣南。道元注曰。穀水出其北。林是自亂其例之言。禹貢之山。未有所謂播冢也。禹貢之水。未有所謂穀也。朱中尉解之曰。是蓋引山經之文也。吾亦固知其爲山經之文。然豈可以充禹貢之乏乎。且山經何獨引此一條也。旣而思之曰。是非舊本之文也。太史公作禹本紀。然不敢稍以之攙入禹貢一語。而謂作水經者。乃補綴一至此乎。夫經文當云。熊耳山在弘農盧氏縣南。注文當云。洛水出其西。如是。則合乎禹貢矣。或曰。據漢志。則洛水出上洛。其出熊耳者。伊水也。曰禹貢係熊耳於洛。必非苟然。殆猶導河之於積石也。況地說以熊耳之山爲地門。其望尊矣。固不必以漢志疑禹貢也。且是卷於禹貢所導之水。河、濟、淮、江、漢、黑、弱、渭。已志其八。不應獨遺熊耳之洛明矣。是必舊本脫去熊耳洛數字。好事之人。偶讀山經。自以爲博。因奮筆以有此誤也。然而元祐重行開雕。以至於今。竟未有言及之者。則校讎之疏甚矣哉。

答沔浦房師一統志彙書

再讀來諭。欲定常德府之武山。是後人以辰州之山誤屬之者。其說似有未盡。在常德府者。本武陵山。乃首縣所以得名者。卽河洑山。又名太和山。而支山則爲高吾山。一名西山。又有鹿山。是其連岡接隴。氣象不小。特世多從其省文。稱爲武山。而黃閔武陵記。遂混攙以辰州磐瓠之語。方輿勝覽因之。此其失原不自石倉始也。酈道元樂史王存。雖未嘗謂武陵山卽平山。然酈氏云。平山西南皆臨沅水。今縣中之山。

自桃源縣之綠蘿山以下西南兩面皆臨水者。舍武山更無以當之。而常德府舊志河汭山一名平山一名武山。所以東海尚書湘潭侍郎竝以爲然。是固非不攷桑經之注。竟妄爲騎郵者。樂史謂武陵山頂有閣黎寺道德觀。其下有德勝泉。亦頗與平山寒松上蔭。清泉下注之景約畧相符。新通志漫然不攷。遂兩列之。固未爲當。而因黃氏一言之失。遂舉常德一府之望山湮沒其名。恐不可也。山川之在地望。山經而水緯。因其有武陵山。所以有武陵溪。今去其山。則溪之所自出者湮矣。故竊以爲但當博引諸家之文而定取舊志之說。不必有所疑也。

### 答陶穉中編修論江省志彙書

昨奉命覆審江省志稿。至貴池反覆於南江分江水故道。茫然者久之。是二水自隋唐史而下。皆無一言及焉。近人之語焉而詳者。莫如胡處士朮明。然其言亦過於自信。因指漢書之誤。而欲刪去水經本文。則亦未見其必然。漢書於丹陽郡石城縣下云。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縣入海。是卽十三州志所云。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者也。於會稽郡吳縣下云。南江在南。東入海。是卽地志所云。江水自石城東出。經吳國南。爲南江者也。據漢書言是石城之水。其東北一支入松江者。爲南江。其東南一支入浙江者。爲分江水。水經合而序之。則曰。沔水與江合流。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爲北江。其一爲南江。南江東與貴池長水合。又東逕臨城縣。又東合涇水。又東與桐水合。又東逕安吳縣。又東旋溪水注之。又東逕宛陵縣。又東逕寧國縣南。又東逕故鄣縣南。安吉縣北。又東北爲長瀆。歷湖口。東則松江出焉。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於海。郭景純曰。南江支分。歷烏程縣。南通餘姚縣。與浙江合。是水經以分江水爲

南江之支流。謂南江既貫震澤。赴吳淞。而又有分行自餘姚入海者。非謂南江已至吳淞。復趨而入浙也。景純正懼人牽連錯會水經之文。故申言以明之。蓋分江水所以得名。正謂其自南江而分。然其與南江判也。自安吉始。則自石城以至故鄣。不應先有分江水之口。漢書遠爲載之。石城之下者。誤也。既至安吉。與南江判。自當別標分江水之名。水經猶蒙長瀆之文言之者。亦誤也。兩家書法。各有所失。臚明遂謂漢書誤以松江爲南江。水經本直以分江水爲南江。而東則松江以下十五字。乃注之誤。混於經者。臚善長欲援水經以合漢書。故攙入松江於其間。夫使石城之水。既合長瀆。而歷湖口。則其入松江也。蓋亦自然之勢。而迂道南行者。不得不爲支流。臚明反欲指爲正派。而抑其震澤之大川。何哉。是故水經之南江。卽漢書之南江。特未有取兩書而詳爲疏證者。所以啓善長之疑。況夫支分之說。原自景純發之。則篤信漢志者。亦非善長一人也。特是水經謂石城之水合溧陽之瀨水。以入荆谿。乃漢書中江之水。非南江之水也。若夫爲高淳之胥溪。匯於丹陽石臼諸湖。又合溧陽之瀨水。以入荆谿。乃漢書中江之水。非南江之水也。若夫以今日之地按之。則自貴池而東。中高不能通安吉。不知漢時石城之水。何由以達太湖。是南江之道可疑。自安吉而東。中高不能通海寧。不知漢時安吉之水。何由以達東浙。是分江水道可疑。斯則岸谷變遷。誠有難以臆度者。而兩書言之鑿鑿。恐亦非無稽也。今姑亦據古人所載。收之於志。則愚以爲在貴池。恐祇應載南江。而移分江水於安吉。庶幾得之。執事以爲然否。

奉馮茗園前輩論姑蘇姑胥地名帖

日知錄謂姑蘇卽姑胥。古文胥蘇通用。因引國策毛傳證之。按陸德明釋文。胥固讀蘇。而文選蘇亦訓須。

亭林之說是也。姑胥又號胥母之山。越絕書闔閭晝遊胥母。不以子胥明矣。至酈善長釋松江。水引虞氏。謂今胥山上有壇石。長老以爲胥神所治。魯哀公十三年。越使疇無餘謳陽伐吳。吳人獲之。兩大夫死。一立廟於胥山。一在丞山。是立說之最妄者。春秋內傳。是年六月丙子。越伐吳。爲二隊。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王孫彌庸。以見其父之旗。屬徒獨出。王子地助之。乙酉。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會越子至。復戰。大敗吳師。丁亥。入吳。然則兩大夫雖俘。而句踐次日告捷。固不應死於吳。卽死。不過敗軍之將。安得有廟。況善長釋浙江水。又據史記之言。謂是子胥之祠。引吳錄以證之。一人之口。前後矛盾。予故特爲辨之。以申亭林之緒。又據善長。則臺固闔閭所造。以望太湖。吳越之竟。以笠澤爲鴻溝。闔閭之望。不爲無意。嗣子驕荒失道。於是先施。鄭旦。以爲歌舞之區。轉盼而麋鹿窺之。百世而上。可浩歎也。

答陳時夏先生論漢壽得名帖

古有兩漢壽。一在荆之武陵。見續漢書。一在益之葭萌。見蜀志。楊用修。陳仲醇。指爲犍爲者。固妄。卽葭萌得名漢壽。攷華陽國志。在昭烈時。壯繆之封。蓋前乎此。其爲荊州無疑。況益之漢壽。一入典午。便改晉壽。歷代未有以爲封國者。荆之漢壽。則東漢以來之郡治。惟孫權會稱吳壽。而入晉。仍還舊名。晉書王鎮惡。沈林子。梁書蔡道隆。皆封漢壽。嗣壯繆而分茅者。實代有之。直至隋文帝平江南。漢壽之名始易。諸史班班可攷。不特唐劉夢得詩足證也。

與施東萊論明代以北京爲行在帖

明太祖之元年。詔以建康爲南京。大梁爲北京。又遣懿文太子之秦中。相度形勢。以漕運不便而止。尋詔

建鳳陽爲中都。曰吾鄉也。然則太祖之意。固未嘗終宅吳中也。成祖以藩邸發祥之地。定鼎燕山。始猶以巡幸爲詞。再返舊京。迨永樂十八年後。則定都矣。顧歷代猶託以暫駐之名。以示將返舊京之意。其命官勅命中。皆有行在二字。如部僚則曰行在某部尙書。府衛則曰行在某府都督。正統六年。復申定都之旨。然尙有稱行在者。以後始漸去。然則英廟以前官南京者。原未嘗有南京之目。後世妄加之耳。但古者天子所居。卽名行在。蔡中郎曰。天子以四海爲家。故謂所在爲行在。所史記衛將軍傳。大將軍同蘇建詣行在所。漢書趙充國傳。詔徵充國詣行在所。孔光傳。供養行內。注曰。行在所之內中。猶言禁中。然則後世所稱沿習失攷。惟歸熙甫曾言其訛。故偶因論有明官制及之。

答張石癡徵士問四大書院帖子

尊諭所及四大書院。攷據未覈。以愚觀之。當以王厚齋玉海所定爲是。蓋嵩陽、睢陽、嶽麓、白鹿也。然予嘗攷其始終盛衰興廢之詳。有北宋之四大書院。有南宋之四大書院。而北宋之四大書院。諸家紀載互有不同。嵩陽書院。建自五代周時。及宋王沂公請額於朝。至道二年。賜額及經。戚同文講學睢陽。生徒卽其居爲肄業之地。祥符三年。賜額。晏元獻公延范希文掌教焉。白鹿洞者。唐李渤與其弟涉讀書精舍。南唐卽其故宇。建爲國庠。而宋初太平興國二年。賜額者也。嶽麓者。宋太守朱洞所建。而山長周式講學之地。祥符八年。賜額。馬端臨職官攷。與厚齋同。而其學校攷。則取石鼓而去嵩陽。一人之言。前後相舛。范石湖衡山記。始諸郡未命教時。天下有書院四。徂徠、金山、石鼓、嶽麓。又一說也。衡陽圖志。亦取石鼓而去睢陽。愚攷石鼓者。李寬之精舍也。宋景祐中。賜額。未幾改爲州學。則其爲書院不久。石守道與孫明復相師友。

講學力行。魯人宗之。稱爲徂徠先生。然較之睢陽、白鹿、嵩陽。則稍晚出。金山當是茅山。在江寧。天聖二年。所賜額。其後無聞。自慶歷修舉學校。而書院之盛。日出未已。大略北方所置。則仿嵩陽、睢陽。南方則仿白鹿、嶽麓。莫之與京。是之謂四大書院。然自金源南牧。中原板蕩。二陽鞠爲茂草。故厚齋謂嶽麓、白鹿。以張宣公朱子而盛。而東萊之麗澤。陸氏之象山。竝起齊名。四家之徒徧天下。則又南宋之四大書院也。足下以爲是乎。

答趙誠夫論褚塘小誌帖

讀誠夫所纂褚塘小志。其辨河南公世系甚善。褚塘在杭城中。里社之小者耳。誠夫表章桑梓。使得與益都錦里竝傳後代。可喜也已。不揣弁陋。請得牽連書所聞。以爲誠夫疏證之一助。誠夫據趙德甫金石錄。言元和姓纂。錢唐別有褚氏。本與河南族系不同。以愚核之。錢塘固別有褚氏。然亦出自陽翟。特南遷有先後之不同。此在元和姓纂言之甚析。而德甫攷之不詳耳。褚氏之居陽翟。自後漢之重始。漢末有鹽官長盛。徙居由拳。盛生泰。仕吳。封錢塘臨平侯。按臨平當是鄉侯之爵。遂居錢塘。裔孫陽。蕭齊民部尚書。駙馬都尉。錢塘侯陽生遼民。梁鄱陽王國常侍。遼民生仁弘。陳始興王法曹參軍。暨陽令。仁弘生範。隋豫章郡丞。範生義宗。義宗生無量。唐左散騎常侍兼侍讀。贈禮部尚書。舒國公。諡曰文。此錢塘褚氏自漢南遷之一支。其留居陽翟者。晉初有安東將軍揚州都督關內侯招。招孫碧。晉安東將軍。徙居丹陽。碧生洽。晉武昌太守。洽生哀。晉中書令。衛將軍。錄尚書事。贈太傅。都鄉侯。諡元穆。哀生歆。晉散騎常侍。祕書監。歆生爽。晉義興太守。爽生秀之。宋太常。秀之生法顯。齊鄱陽太守。法顯生炫。齊散騎常侍。贈太常。玄生漂。梁中書

侍郎、湘東王府諮議參軍、灑生濛、梁太子舍人、灑生玠、陳御史中丞、玠生亮、唐左散騎常侍、陽翟侯、諡康、是爲河南公之父、徙居錢塘、此錢塘、褚氏自六朝南遷之一支、然愚又攷舒公自遷錢塘以來、皆居臨平、蓋從其遠祖始封之地、其累世塋域、亦在臨平山中、據

記、載湖中龍戲、舒公晏坐讀書一事、則城中之褚、確爲河南公所居、而晉初有九真太守陶、其末有始平太守含、含之子征虜參軍、邊、邊之子伯玉、爲高士、梁有五經博士仲都、其子武陵王參軍修、其末有褚雅、亦高士、隋有太學博士輝、則皆自漢南遷之裔、舒公三子、廷詢、駕部郎中、廷誨、給事中、廷賓、渭南尉、族姪思光、虞部郎中、子鉅、司助員外、其族實與河南公一支競爽云、愚又讀唐彥謙集、言河南公之柩、至咸通中、始得蒙恩歸葬陽翟、其時以平徐肆赦、始賜其孫八品官、扶護以歸、而傳中不載此事、表亦不載所賜八品官之孫爲誰、則唐書之罍漏、固有不、僅如誠夫所舉者、況仁和志又安足據歟、

答萬九沙編修問史參政遺事帖子

承問南宋史參政軼事、吾鄉自南渡紹興而後、方有登政府者、而史氏一門五人、相終始焉、史氏宰執、自參政始、吾鄉宰執、亦卽自參政始、然參政在宋史既不立傳、而乾道開慶、寶慶、延祐四志、皆未詳其顛末、惟宋會要、言其爲右諫議大夫時、上言浙西民田最廣、而平時無甚害者、大湖之利也、近年瀕湖之地、多爲軍士侵據、累土增高、長堤彌望、名曰壩田、旱則據之以溉、而民田不沾其利、水則遠近泛濫、不得入湖、而民田盡沒、望詔有司究治、盡復太湖舊跡、使軍民各安、從之、今載入宋史河渠志、參政之可傳者、祇此而已、秦檜傳、言自檜獨相、執政二十八人、皆世無一譽、柔佞易制者、如孫近、韓肖胄、樓炤、王次翁、范同、万

俟高程克俊、李文會、楊愿、李若谷、何若、段拂、汪勃、詹大方、余堯弼、巫伋、章夏、宋璞、史才、魏師遜、施鉅、鄭仲熊之徒，率拔之冗散，遽躋政地。既共政，則拱默而已。又多自言官聽檜彈擊，即以政府報之。由中丞諫議而陞者，凡十有二人。然甫入，卽出，或一閱月，或半年，卽罷去。洪文敏曰：秦檜見人能助我，自小官不三二年至執政，如史才、施鉅、鄭仲熊、宋璞，最捷，然不能數月而罷。今攷史氏家傳，參政方爲御史、檢法官，超右正言，劾吏部尚書林大鼐，進右諫議大夫，再劾簽書樞密院事宋璞，遂代其位。明年爲御史中丞，魏師遜所劾罷官，代參政者卽師遜也。更勝迭負，蓋與宋史之言符合。參政立朝時，朝端無事，故雖同在秦氏臭味之中，而其阿附之迹較他人獨少。然攷朱子語錄，言林大鼐當秦檜被黜閒居之時，對策盛稱其乞立趙後之功，及檜再相，遂不次擢用，尋以講筵獨邀玉帶之賜，爲檜所忌，嗾言官論罷之，則參政之所以自通於檜可知也。特不知其後竟以何事不當於檜而被斥，而家傳遂欲躋之忤檜諸賢之列，則欺人矣。水心先生嘗曰：凡秦檜時執政，吾未有言其善者，是二十八人之定案也已。家傳又言參政以紹興三十二年卒，恩例猶爲檜黨所抑，僅以本官加贈金紫光祿大夫。此其說愈不然。當是時，和議方壞，秦氏之遊魂餘息，斥逐殆盡，而居揆席者，陳康伯、朱倬，皆賢者也。當此潦水之盡，而潛德不揚，此豈尙可信哉！且參政之於文惠，其親則猶子也，文惠之於孝宗，則甘盤舊學之契也。參政之卒也，是年七月，文惠已由翰林學士入政府，豈有從父果以忤大姦屈抑終其身而不爲一言者？文惠非賢者矣。參政字德夫，一字聞道。政和八年，王嘉榜進士，由遂昌丞改餘姚尉，丁父艱，服闋，知餘杭縣，倅溫州，以李莊簡公薦，除右正言，進右諫議大夫，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權參知政事。既罷，以舊職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四明宰執攷云。



其諡康肅者。無據。竊嘗謂志乘有美而無惡。然如曾任大臣者。雖法不應立傳。亦當旁見其始末。不當使漫然無可稽。茲因下問。謹參攷大略。以備采錄。

答九沙先生問史樞密兄弟遺事帖子

地志之佳者。正以其能爲舊史拾遺。況南宋一百五十年中事。史冊斷爛。尤當博採舊聞。以使後學有所攷據者也。史樞密兄弟事。在宋史祇見於理宗本紀。紹定六年。忠獻臨終時。所賜出身官爵而已。其後樞密入政府。則有宰相拜罷表可稽。而觀文以散僚。遂不概見。攷樞密左右其父最早。寧宗大漸之夕。忠獻定策禁中。得與聞其謀者。祇鄭清之與樞密。見安晚集。及忠獻爲師相。一切詔誥詞臣。必先呈稿。或不愜。則令樞密竄改。陳篔窗坐是解直院。不肯爲。見吳氏木筆雜鈔。樞密之長郡司。方行履畝之政。多用貪暴爲耳目。文移所及。田里騷然。或以一家之田。追及數家。湖秀之民歌曰。無田一身輕。有錢萬事足。見太學生裘堊疏。括浙右虛籍田幾百萬。後按其田。皆諸道舊隸。始罷征。而田籍不去。宋亡。民猶以爲累。延祐志。忠獻既卒。鄭清之陽與相結。而陰排之。見黃氏日鈔。然理宗終以其父定策之功。下詔保全之。賜第湖上。引入西府。且有意相之會。以疾卒。見史氏家傳。其官三爲侍郎。四爲尙書。知平江府者三。知紹興府者再。知嘉興隆興各一。皆以殿閣學士兼安撫發運銜。遂由樞密簽書進同知。贈太師。初諡恭惠。改諡忠清。是樞密之大略也。觀文爲忠獻愛妾林氏子。紹定賜官時。年尙少。以其婦洪氏不得於林。而出之。杜範在給舍。言朝廷當戒諭史氏。弗使醜聲有聞。理宗不問。見杜丞相集。改尙郡主。見家傳。林氏卒。觀文請恩澤。卹典極盛。見鄭氏四明文獻。賈氏當國。惡其諸舅。不復用。見王深寧集。其官亦三爲侍郎。四爲尙書。歷知處嚴溫

婺四州。紹興建寧寧國三府奉祠洞霄。此觀文之大略也。忠獻二子大抵皆不理於人口。然就其生平則亦有可采。淳熙四先生之沒。廟堂賜諡。祇及楊袁沈而未及舒。樞密始與本道節使言之。令其上請。而力贊於朝。廣平得諡文靖。又回授己子恩澤以與族子。見四明文獻。其所爲雲麓稿亦有時名。見家傳。觀文頗謙儉。不事執綺。冬日猶葛幘。見延祐志。其守括蒼會稽皆有惠政。見後村集。後村最惡史氏。此言乃公論也。國亡杜門養疾。人罕得見。見深寧集。此皆先正所節取者。執事倘爲分別書之。各不相掩。是春秋之史法。而亦吾鄉校之定論也。敢因下問而陳之。

答九沙先生問史學士諸公遺事帖子

史文惠教諸子孫從遊於楊袁二先生之門。又延沈先生之弟季文於家。故其諸子孫雖有大墮家聲者。然亦多以不附宗袞有聲者。宋史罍漏漫無攷索。故如固叔南叔定叔風節一例而不能備錄。爲可惜也。固叔於同叔爲共產。吳鶴林草其閣學告身。有曰在熙寧則如安國之於安石。在元祐如大臨之於大防。其帥潭州也。平土寇。興義倉。蔚爲能吏。以勸其兄辭政。不見聽。遂奉祠祿以老。幾二十年。而宋史略焉。然四明志中尙載之。定叔爲文惠從子。最不爲同叔所喜。交游之來言時事者。輒退之。釋褐寧海縣尉。罷歸。不出。陳和仲曰。予外家赫奕寵榮。蟬鼎相望。獨舅氏嘗權譏退。閉門求志。行吟空山。有詩數卷。宣惠難之所志。則定叔一尉寧海。卽以具錦受困者也。其自樂山吟。則宋梅礪所開雕。稱以爲耿介拔俗之語。瀟灑出塵之作。其人如此。宋史或以其官小略之。而四明志亦無傳焉。然鄭千之文獻集中尙有之。朝奉大夫守之。字子仁。則文惠長孫也。方叔之子。心非叔父所爲。主管紹興府千秋鴻禧觀。中年避勢遠嫌。退居月

湖之松島著升聞錄以寓規諫。詔書累起之。力辭不出。杜門講學。又學古文於樓攻媿。同叔每有所爲。必曰。弗使十二郎知否。寧宗御書碧沚二字。賜之。斯則僅見於清河書畫舫。及史氏家傳而已。故愚以爲苟有作者。改撰宋史。則此三公者。豈在南叔之下。而可略之。然此特不附同叔之子弟也。其後嵩之爲相。則固叔少子賓之。方以敷文待制轉運湖北。未老遽乞休。歸老滄洲。滄洲固叔引身時所居。亦寧宗御書也。是當附之固叔之後者。南叔之孫蒙卿。以傳朱子之學。宋史入之附傳。而蒙卿弟芳卿。博學著書。仕至司戶參軍。元人改授。不赴。其時尙有世卿。損之子也。亦不仕元。皆當附之蒙卿之後者。璟卿死於嵩之。宋史見之。嵩之傳中。璟卿無子。從子綜。伯爲後。宋亡。歎曰。時事如此。修身齊家。以俟太平。可也。綜。伯從弟彥伯。亦遯跡不出。皆當附之璟卿之後者。嗚呼。固叔以下諸公。當日不能不爲宗袞所抑。而今則反以此而使人推求其軼事。則甚矣顯晦之不足爲重輕也。

與沈徵君彤論沈氏家傳書

清門世澤之盛。中吳世家所不易得。辱示家傳。不禁肅然起畏也。獨葉星期作君庸先生傳。則多誣者。不敢不告之。足下速爲改正。傳謂袁督師崇煥。擁兵不朝。中樞募人入其營探之。先生應募。予以兵騎。卻之。隻身前往。說督師曰。公前殺毛帥。人言籍籍。當亟入朝。督師許之。曰。明日卽請覲。先生又言。城中人恐懼。當俟宣詔而後入。督師又許之。先生復命中樞。次日宣督師入。賜貂玉。再見。卽縛下獄。以此爲先生之功。何其悖也。大兵以己巳之十月。分道入京。所經自龍井關。大安口。其地原非督師所轄。而聞警赴援。千里勤事。此固有功無過者也。其抵京也。卽時召見。奉有溫旨。其時督師與滿桂分禦大兵。廣渠門之戰。督師

親執桴鼓。斬獲千人。六王子傷焉。而督師亦集矢肋下。於是以夷傷多。請移營入城休息。而是時中官素不與督師相能。毛帥之客從而煽之。以圖復仇。輔臣錢公龍錫。則督師之內主。而中官尤深恨之者。相聚而謀。欲以傾督師者及輔臣。而大兵亦忌督師之能。思以反閒去之。於是縱降卒歸。謂督師將爲內應。中官實其言曰。此入城休士之奏所由至也。莊愍大驚。而督師罹重辟矣。曹公能始謂關口遣師助禦。在敵未入口之先。迎敵克捷。在已迫畿之後。其所以雪督師者甚至。夏公彝仲言亦畧同。鄺舍人湛若。於粵中追理督師死事。復官賜諡。而本朝檔案出。備書反閒之語。於是督師之冤大白。夫督師以求入城被譴。而今謂其擁兵不朝。異矣。且督師抵京卽入見。又何有於中樞之探乎。滿武愍亦嘗入城小休。特不以所部入耳。亡國之後。稗史雜出。有漫以不經之語爲案者。此正墮晉鄙門客之術中。星期亦薄有名。不期史學荒陋如此。君庸先生好兵任俠。原屬同甫稼軒一流人物。其逆知天下有事。造漁船千艘。以防未然。卒使舍人兄弟得資之以舉義師。卽此足以傳矣。後人不必妄爲烏有之事。以誣之也。至於崇禎賢良辟召之舉。在乙亥。而庚辰特用。又是一事。先生之薦而不就。係乙亥。非庚辰也。蓋無一不誤者。敢敬陳之。而弗我罪焉否。

### 答董愚亭兄弟論董氏宗譜書

辱以高門宗譜見示。此乃四百年文獻所係。不可不慎也。世家支系。至今日而紊亂殆盡。亦更無博物如劉向宋忠者出。而爲天下扶此局。遂使家家戶戶。皆以謬本流傳。悲夫。吾鄉董氏蓋數宗。大抵皆祖徵君。而派別各分。其最先著。莫如奉化泉溪一支。建炎航海之難。布衣董之邵。與李侂。任戡起義兵。金人旁徇。

屬縣至奉化。三戰三卻之。故是時甬上諸縣塗炭。而奉化晏然者。之邵三人之力也。然是時張俊棄明州而走。抑三人之功不上聞。而三人亦不自言功。身後蔡文懿公始言於朝。皆追贈修武郎而已。之邵之孫曰仁澤、仁聲、仁森。相繼以進士官。至殿閣侍從。曰子焱。亦進士。又累傳而遷鄞。是爲明洪武中進士。恭禮登第後。以養母隱慈水之黃楊壘。卽葬焉。里人呼爲孝子。明末殉難兵科都給事中志寧。其裔也。其甯居於奉者。是爲明洪武中徵士清禮。官至監司。其羣從亦多以薦辟至大員者。是奉化董氏之顯於宋者也。其與仁澤兄弟先後登甲科者。有董彌明、董亨復、董淮。則鄞人也。是鄞董氏之顯於宋者也。元之初。大有文名於時者。曰董復禮。清容先生所最傾挹者也。復禮亦奉化人。然非修武之後。自其曾祖庭堅以來。無仕者。復禮始振之。而惜其不壽。是奉化董氏之顯於元者也。高門居慈水。蓋在三宗之外。別爲一支。顧不甚顯。直至梅隱先生遷鄞而大。若由梅隱先生追溯之。不過三四世可攷耳。今觀譜中。自徵君而下五十餘世。絲連繩貫。名位科第。無一佚者。將無蹈沈約魏收之失。唐之董晉。本庸相耳。昌黎客其門。遂爲之狀。多溢詞。蓋不足重。且歐陽公唐宰相世系表。竝不言其出自四明。而譜中入之。是一失也。宋之董儼。亦庸人。且吾鄉宋時官宰執者十八人。更無容增加者。而譜中入之。是二失也。董鼎父子。私淑朱子之學。其所作易解。明之大全。盡采之。近日徐尙書通志堂又雕之。乃番陽人。而譜中忽稱爲甬上宗長。且有世德錄之序。能無失笑。其餘不能枚舉。卽其以甬上諸宗之董盡爲編入。而於仁澤兄弟。上不及其祖之邵。使別自有祖。下不及其孫恭禮。使別自有孫。橫穿而強附之。又以亨復與淮爲其諸子。不亦武斷荒陋之甚耶。今幸有賢昆仲汲古精於攷索。且以尊祖合宗之意。必求其言之可信者以傳。不棄芻蕘。賜以下問。而惜

乎僕之非其人也。雖然，由此一舉，廓清之功，爬梳叢誤，得以盡正舊譜之失，是高門文獻之幸也。抑亦吾甬上世家文獻之幸也。

此  
页  
空  
白

# 鮎埼亭集外編卷四十六

簡帖六

鄞 全祖望 紹衣

說杜工部杜鵑詩答李甘谷

承問古今之箋杜鵑行者紛紛異同。當何所主。愚反覆此詩。當係玄宗劫遷南內。肅宗不朝而作。首四句故爲錯落。不欲顯其意也。其曰我昔遊錦城。結廬錦水邊。有竹一頃餘。喬木上參天。杜鵑暮春至。哀哀叫其閒。我見嘗再拜。重是古帝魂。蓋指玄宗之去國。雖奔竄蒙塵。而蜀人戴之無貳心也。其曰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噴。仍爲餒其子。禮若奉至尊。蓋指肅宗在靈武。李郭諸將爲之盡力。番戎亦皆助順。一如所以事玄宗也。其曰鴻雁及羔羊。有禮太古前。行飛與跪乳。識序如知恩。聖賢古法則。付與後世傳。君看禽鳥性。猶解事杜鵑。蓋指玄宗還京。都人聚觀涕泣。及居興慶宮。父老過之。多呼萬歲是也。其曰今忽暮春閒。值我病經年。身病不能拜。淚下如迸泉。蓋指玄宗逼遷而崩。肅宗以病不臨喪是也。蓋國家君臣父子之際。難以訟言。而又不忍默而已。故託之杜鵑。況前此玄宗幸蜀。正與望帝有關。會晚年遭變。工部自歎遠羈蜀中。不得維持調護於宮闈之閒也。夫百鳥因杜鵑而奉其子。而爲杜鵑之子者。反漠然。則百鳥之不若矣。前人解此詩。亦有指南內之事者。特未能逐句闡明其意。或更疑玄宗崩於辛丑。而工部以乙巳至雲安。其事相隔已至四年。頗於是歲不合。然予嘗讀李端叔姑谿集。則云工部追念開元之盛。屢見於詩。



及張李劫遷上皇。遽爾殂落。流傳至蜀。固已踰時。且爲尊者諱。亦不敢遽形篇什。迨至雲安。有觸於杜鵑。因不覺言之淋漓。至是耳。其論真可謂先得我心者。今并錄之。以復足下。

答胡復翁都憲論義山漫成五章帖子

辱示義山漫成五章箋釋。以爲義山生平出處自敍之略。故隱詞以寄意。實發前人所未發。顧尙令構昧覆審其閒。因取唐史及本集證之。則亦略有足以引申尊意者。義山蒙負恩無行之謗。長洲朱長孺始暴白之。謂義山之爲令狐絢所惡者。以其就王茂元鄭亞之辟。而二人爲李衛公之黨故也。當時黨論。牛曲李直。義山之去就。不可謂非。且衛公雖惡絢父楚。而於絢則固嘗有補闕之任矣。絢因其失勢。而力排之。如此險人。而必始終依之。是且流爲八關十六子。而後不爲負恩。不爲無行也。其論核矣。然不知義山於漫成五章中。已自道其心跡也。首二章謂沈宋王楊。不過屬對之能。而志其歸依於李杜。蓋自喻其少年雖學章奏之文於令狐楚。而非其所願。誠如執事之所解矣。然其歸依。不徒在李杜之文章。而推本於其操持。則有慕於太白之忤中官。少陵之每飯不忘君父。而感歎於蒼蠅之惑。以致傷於異代之同遇者。情見乎詞。是非徒以文章言之也。中二章謂茂元以將種克繼家聲。擬之征虜。而其擇壻。則自比於右軍。且喜其能用己於草萊。亦誠如執事之所解矣。但其所云偏師裨將。則當是茂元會討澤潞時。蓋茂元帥河陽。是全軍。非偏師。是大使。非裨將也。若討澤潞時。則何弘敬王元逵爲招討。茂元特偏師耳。裨將耳。其時義山在軍中。爲之草檄。故喜其能用草萊也。然其云不妨常日饒輕薄。則又指令狐輩誹謗之口。以見茂元能爲國討賊。豈真締交浪子者而已之非輕薄亦可見矣。此正與次章操持之說互相剖晰者也。末章

以張郭比衛公亦良然。但其賦此詩恐是因杜悰之再復維州而發。方文宗時衛公復維州牛僧孺以開邊覺抑而阻之。衛公深以爲恨。大中三年悰卒復之。而衛公亦卽於是年卒矣。維州爲西番要地。復之本非黷武。而卽所以和戎。特見阻於黨人之門戶。今悰成衛公之志。而衛公卒不及見也。故垂淚而傷之。義山贈悰詩有曰。人言眞可畏。公意本無爭。亦卽此詩之意也。合而觀之。則義山生平沈屈。歷然可見。然向非執事發其蒙。則亦無從遽致也。義山閨房諸詩。蓋其所以招輕薄之論。然攷其悼亡後。柳仲郢予以樂籍。而義山固辭。以爲早歲志在玄門。此都更敦夙契。南國妖姬。叢臺妙妓。雖偶涉於篇什。實不接於風流。乞從至願。賜寢前言。使國人盡保展禽。酒肆不疑阮籍。則又可以見諸詩之未足定其生平也。并請質之。

奉答謝石林侍御論碑版故事帖子

會典五品以上用碑。五品以下用碣。庶人祇用壙銘。卽柳州所引唐令也。然以今之官制攷之。正難以一例拘。內官則京卿而外。翰詹之講讀諭洗。新升五品之科道。用碑宜也。部郎及內閣侍讀諸官。其可乎。外官則僉事以上。用碑宜也。府貳州牧諸官。其可乎。至右班則非總兵以上。亦難用碑。蓋唐宋時官至五品甚難。與今日稍不同。柳州爲楊郎中作墓碣。謂郎中於品第五。以其秩不克偕。故降從碣。然則古人於此原有裁量。不肯紊也。自明以來。不論秩而論望。故如郎中之秩不爲卑。而望甚淺。是又當斟酌而用之。穆堂詹事謂今雖開府以上。苟非有詔賜碑。皆不得稱碑。但可曰墓表耳。故其應陽城相公家之請。但曰墓表。此未嘗詳攷會典而遽爲之說者也。會典固有賜碑之禮。但止爲重臣而設。此自唐宋以來皆然。若五品以上之用碑者。不必俱邀君賜也。賜碑亦有數等。或御製碑文。或但用御篆。或勅詞臣撰文。或但給碑

價而已。其御製文與篆者。非輔臣助臣不能得。其給碑價者。則賜葬之臣皆得之。若五品以上之用碑者。則特以其官應立碑。卽無卹典。亦得立之。歷攷唐宋以至今。所同也。至於墓表。則碑碣所通用。墓碣稱表。柳州爲其父侍御府君及陸給事是也。墓碑稱表。歐公爲其父崇公是也。徐師魯謂碑碣有尊卑。而表無之。蓋碑碣之變稱是矣。而潘蒼崖謂碑高不過丈二。碣高止四尺。表之高與碣同。是竟以表爲碣。而黃梨洲祖其說。雖本之家禮。然實非也。攷之漢人之制。士庶皆得用碑。自唐以後。則截然獨香山爲長城縣崔令遺山。爲費縣郭令。皆作碑。此其僭不可訓。至元人。則其誤用益多矣。碑碣之變稱。攷之漢人文字。有曰神道闕銘。曰墓闕銘。曰墓石柱文。曰墓幢記。曰冢闕銘。曰穿中柱文。曰殯表。曰靈表。曰神誥。曰哀讚。曰哀頌。曰哀辭。皆金石例所未備也。卒復不罄。

與唐丈南軒論漢隸書

漢隸本末。前日席閒未竟其說。大略其難定者。有數節焉。往者嘗聞吾友趙君谷林之言矣。其引蕭子良曰。秦時王次仲作八分書。漢靈帝時。有上谷王次仲。與秦時人同姓名。亦作八分書。鍾繇謂之章程書。李陽冰論篆本之。谷林謂古今之見於同姓名錄者多矣。不應兩次仲皆能作八分書也。且旣已作於秦矣。何以又作於漢耶。豈其法之失傳耶。抑別有進於古者耶。若稽之酈道元水經注。則所謂大翻小翻者。正在今之上谷。又不應兩次仲皆居上谷也。然則東漢時之次仲。乃傳之者妄也。至歐陽子誤以八分爲隸。不解其所以致誤之因。及攷晉衛恆四體書勢曰。秦旣用篆。奏事煩多。篆字難成。卽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漢因行之。隸書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靈帝時。師宜官爲最。梁鵠竊得其法。授之毛弘。今

八分皆弘法也。夫次仲作八分法，未嘗作楷法。卽衛氏亦於下文明言毛弘所精之法爲八分，則上文當言次仲始作八分。歷傳宜官，以至於弘，何忽云作楷法也。其言宜官之書，大者一字徑丈，小者方寸，千言是直以楷書當之，非八分也。然則衛氏誤以八分爲楷，而歐氏又誤以八分爲隸。此亦殊不可解者也。楷書作於程邈，自漢以來，皆無異詞。而道元謂其自出於古，非始於秦，又異聞也。

### 辨隸古書分書眞書答董霖圖

隸書、分書、眞書、漢魏而下，筌錯難攷。趙德甫辨歐陽公以分書爲隸之謬，謂唐以前，皆指眞書爲隸。其言似核而未盡。故洪盤洲五隸，仍用歐公所稱。予攷之諸書，如洛陽伽藍記曰：三字石經爲古篆隸三種字。其所云隸，則是眞書。然又曰：別有四十八碑，皆隸書。其所云隸，則是分書。水經注曰：程邈作隸，是眞書。然又云：王次仲作今隸書，則是分書。是似乎分書與眞書皆得稱隸，不特此也。卽楷書亦不得專屬眞書。如衛恆隸勢曰：王次仲始作楷法。江式曰：熹平石經楷法，多蔡邕書。其所云楷，是分書。而蕭子良曰：鍾繇始作楷法，則是眞書。是似乎分書與眞書皆得稱楷。然則金石錄之言未足定也。蓋嘗攷東京以前，未有分書之稱。蔡琰始有隸八篆二之說，而分書之稱自此起。孔安國尙書序，謂以今文讀古文爲隸，古定之隸古者，謂雖隸而近古，兼有篆體二分存其中也。然則程邈所作是眞書，王次仲所作是隸古書。漢人惟文移案牘用眞書，此外皆以隸古行之。故漢人所謂楷法者，隸古也。而眞書最賤。曹魏以後，眞書之用漸廣，而眞書亦得稱楷法矣。眞書進而混於楷，故隸古亦降而混於眞。其實漢人以隸古書爲楷書，而眞書則祇稱隸書。自魏以後始混之。故隋志有楷書又有隸書，不相混也。隸古書大略卽含分書，而隋志以爲始於魏。

則漢之隸古。又微不同於分書。洪盤洲云。漢字有分有隸。其學中絕。不可分別。則以分書亦出於漢。與隋志異。而洪容齋云。隸古變於魏。而後有分。以分視隸。猶康瓠之於周鼎。則已不同於盤洲矣。吾邱衍曰。分書。隸古之未有挑法者。比秦隸則易識。比漢隸微似篆。以篆筆作漢隸。卽得之。以吾邱之言推之。又似分書先於隸古。要之。隸古之不得竟稱分書。則有明徵。竊以爲漢人石刻。皆隸古書。其入魏者。始爲分書。袁清容云。大篆最忌雜小篆。隸古最忌雜八分。是矣。明乎此。則隸古書分書眞書判然。而歐趙洪三家連環之結可解矣。鋪案。張懷瓘謂八分、篆之捷。隸、八分之捷。郭忠恕云。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蓋皆以隸古爲八分。先生此辨。可以折衷羣言。答南軒書。係少作。此乃晚歲定論也。

與厲樊榭論機神廟祀書

機神非命祀。足下所作碑文。甚有援據。顧於祀禮中。天人正配之故。尙未分析。古者上祀則天神之祭。配以人鬼。如五天帝。則以五人帝配之。社神配以勾龍。稷配以柱。郊祀亦配以始受命之先祖。蓋天道遼遠。恐吾無以接之。故籍人鬼之有功於人者。以通幽明之郵。而默致其氣類。下此則不盡求之天神。如耕有先農。先畜。蠶有先蠶。竈有先炊。牧有先牧。但祭先代。卽始之人。以爲神。所以致其報本之意而已。天下無物不有天神。以尸之。而其祭則不徧爲推及者。禮有等也。故古禮配位可以變易。如句龍至漢而易爲禹。柱至商而易爲棄。但以其功計之。則不妨取舍也。報本之際。爲正位。百世不改。蓋以其始事者定之。則更無人焉可進易也。昔人嘗誤以天駟爲先蠶。不知天駟司蠶之氣。則有之。然非始蠶之人也。稱之爲先蠶。舛矣。近來織造之局。特蠶事之一則。但以始機之人配之。先蠶於禮已足。然攷之周禮。有典絲。有杼氏。有

職染諸官。非僅蠶事之所能盡也。后稷之外。別有先農先嗇。則先蠶之外。別有機神。比例以觀。亦未爲不可。樊榭引淮南子爲證。以黃帝之臣伯余爲機之始。是已。而又引唐六典。織染署曾有七月七日祭杼之文。而疑今所祀與唐異。則不知織女之爲杼。神在天者也。昔人於祀禮。天人之故不甚分曉。旣誤以天駟爲先蠶。則卽以織女爲機神。而不知先蠶之非天駟。猶之織女之不可爲機神也。況其祭以七月七日。則附會七夕牽牛之說。是世俗乞巧之祀。非報本之祀也。今之祀猶幸其非玉柳雲桂之飾。則亟當講明唐制之非。而以淮南之說正之。庶使其免於不著不察之咎。不然。恐有讀唐典而反謂冕服之非者。不已舛乎。足下以爲然否。

寄江都朱憲齋戲語祀司命帖子

前者嶧陽爲僕言。江都風俗。於除月二十四日。修司命祭。以新秫作飯供之。蓋因諺言。司命將至。帝所言。各人善惡。新秫食之。膩口。使不能語耳。僕時笑以爲愚。偶閱東京夢華錄。汴京人以年夜請僧道看經。備酒果送神。燒合家替代紙。貼竈馬於竈上。以酒糟塗抹竈門。曰。醉司命。蓋卽祖道之意。而竹垞醉司命詞。司命入覲。行步偶旅。覲覲兩目。醉不能語。則與足下里人所見略近。乃知天下俗事。總有來歷。旣與嶧陽述之。并以語足下。屈指書到時。應值司命祭期。左右茶香豆熟。亦足資盍噲也。

答施東萊問明代誥勅帖

昨賜札。問明大臣誥勅中。有專與夫封。不及其妻者。是蓋其嫡母生母並存者也。明制。嫡母在。其生母不得受封。則子婦亦停。出陸鉞病逸居漫記。在唐宋時無此例。倘以上下一體言之。則藩王入正大統。卽尊所

生何獨臣子不爾。似亦可不必也。

巡撫不得稱中丞帖子示董生

今世以巡撫稱中丞者。不學之人。所沿幕賓游客之妄語也。而近雖洽聞如堇浦。亦襲之。夫中丞者。漢唐宋之官也。漢以御史大夫爲副相。爲亞公。而其下則有中丞。漢之中丞不甚顯。唐始爲要官。宋遂稱中丞。今世之官。無足比御史大夫者。但可比例於古之中丞。則總憲、副憲、僉憲。皆中丞也。今世不學。欲以總憲稱大夫。副憲僉憲稱中丞。非也。總憲九卿耳。不可以言副相。言亞公也。明之巡撫。例用僉憲。稍進之。則爲副憲。於是多稱中丞者。然有功則更進之。而以侍郎兼憲節。卽不復稱中丞矣。比來官制又不同。撫臣加銜。以其省之大小爲差。如江南二撫臣。江蘇定以部銜。江安則但用副都銜。浙撫以部銜。閩撫但用副都銜。而二廣皆用副都銜。此其以省爲定者也。然亦有不可以一定泥者。如今之安撫鄂君。由甘撫而浙撫。皆部銜。而忽移安撫。則不得去其部銜矣。今之廣撫鶴君。由倉場總督改廣撫。則亦帶部銜矣。此以其所任之人之資爲定者也。夫旣加部銜。而猶稱中丞。是反削其官也。況憲司豈遂無中丞乎。左憲使爲九卿。留京。而右憲使出持節。爲督撫。今溷曰中丞。何以處夫九卿之留京者也。故曰一矢口而文理皆有未安者。此之謂也。曰然則今之呼巡撫者。宜何稱。曰以其地。如浙撫某公。蘇撫某公。可也。否則但稱曰撫軍。亦可也。世疑撫軍之名。見於國語。以爲太子之稱。而不知晉時固有撫軍將軍之官。與今之巡撫。足相比例。用之可無礙也。乃若不學之徒。更從而躋之。有所謂大中丞者。謬之尤也。中丞之名。以承大夫。猶之詹事大理。太常。國子之有丞。皆以承其長官。非疑丞之丞也。故丞相可稱大。以所承者天子也。中丞不可稱大。

以所承者大夫也。其亦弗思而已矣。嗟乎。官制不明。稱謂日紊。故巡道之加副使者。明人稱曰憲副。以避副都御史也。加僉事者。明人稱曰憲僉。以避僉都御史也。今則直曰副憲僉憲。以外臺而混內臺之官矣。固宜其日益進而大也。

### 答陳南臯論太守稱明府帖

昨承枉過。僕以奉中憲孫公辭保舉帖呈覽。蒙賜教以明府之稱不宜加之郡守。竊謂明府本郡守之稱。其以之加縣令者。乃通用耳。請於兩漢史傳略舉數條爲例。渤海太守龔遂被召。議曹王生從至京師。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東郡太守韓延壽。常出欲罰騎吏之後至者。門卒請曰。今早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受罰。潁川太守嚴翊被召。官屬爲設祖道。翊伏地哭。掾史曰。明府吉徵。不宜有此。後漢李郃謂漢中太守曰。竇將軍椒房之親。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張綱爲廣陵太守。喻郡中賊張嬰。嬰泣下曰。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鍾皓爲郡功曹。辟司徒府。太守問誰可代者。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蓋無不指郡守言者。至若西漢之京兆尹。東漢之河南尹。皆位在郡守之上。然而孫寶爲京兆尹。老吏侯文謂曰。明府素著威名。梁不疑爲河南尹。尙書張陵謂曰。明府不以陵不肖。然則雖尊於郡守者。尙且稱之。惟搜神記。由拳縣。秦時長水縣。有大水。欲沒縣。主簿令幹入白。令曰。何忽作魚。幹曰。明府亦作魚。遂淪爲湖。益都耆舊傳。閻憲爲綿竹令。有男子杜成。夜得遺裝。明早送吏。曰。縣有明府君。犯此則慙。太平御覽。北齊魏州刺史元暉。爲衛國令。郎茂曰。長史言。衛國人不。敢申訴者。畏明府耳。是則縣令稱明府之始。於是唐人據之。遂成通稱。如杜少



陵集中所贈崔明府、蕭明府、王明府、郭明府、嚴明府、終明府、狄明府、趙明府詩，皆縣令也。沿至今日，遂無敢以明府稱郡守者。斯前輩所以有觚不觚之錄也。漢時太守亦呼府君。如張邈爲陳留太守，高柔稱張府君，孫堅爲長沙太守，王叡稱孫府君，王朗爲會稽太守，虞翻稱王府君，臧洪呼廣陵太守張超爲府君，孫策呼豫章太守華歆爲府君。其見諸金石者，晉孫楚有雁門太守牽府君碑，孫綽有潁川太守口府君碑，宋傅亮有安成太守傅府君碑，不一而足。卽刺史亦或稱府君。北周庾信有幽州刺史豆盧府君碑。若以是行之近世，其有不駭愕者幾希。其在一家稱尊者爲府君，古焦仲卿妻詩：媒人下牀去，諾諾復爾爾。還部向府君。下官奉使命，言談大有緣。府君得聞之，心中大歡喜。後漢孔融造李膺門，語門者曰：我是府君通家子弟，豈若唐宋以後，專以府君爲先祖之稱乎。俗尙相承，習焉不察，非敢怙過，亦求以明其是耳。

答族人祭始祖以下書

古者天子得祭始祖，諸侯而下則否。此三代時所可行之禮。今世必不可也。程子、朱子皆謂冬至應祭始祖，立春應祭先祖。然於始祖以下之不可不祭，則未之及也。夫今世之氏族紊矣，世系闕矣，非猶三代之世有官司以掌斯民之譜牒，而使人秩然其可攷者，庶以祭祀維之，使人於版祝之中，知吾始祖以下二世三世，以至於高曾，其代數幾何，其宗派若何，而且祖爲誰，妣爲誰，不至瞀然爲籍父之徒也。吾家得姓受氏之始祖，已無可攷者。其居鄞之祖，自侍御府君始。其暨於今二十四傳，而侍御府君以下十四世，向未有祭。子孫遂莫有知者。一二妄人，竟欲以十五世祖直接侍御府君，其謬至此。先君按家乘，定世數，特爲侍御府君以下，重置栗主。然栗主藏於影堂，卽家乘亦掌於宗子之家。子姓不能常見，不若祭時祝版。

凡與祭者。皆得耳而目之。今定議。祭侍御府君。則其下諸祖配食。庶吾後人。知有此十四世之祖。夫以古禮而言。因祭始祖。而兼及諸祖。幾於干祿。誠失之僭。然今世祀先之禮。本無定限。況不出於此。則人且將於其世系之遠者。而妄之。尙何由導吾後人以尊祖敬宗之義歟。彼妄人不足論。今稍知學者。又援古制相疑。故敬陳之。

### 與厲樊榭勸應制科書

董浦來京。始知樊榭之病已脫然。爲之欣慰。愚自去年有婦之喪。方寸淒楚。春試不捷。意中固早知之。科名之得當與否。自是吾身外之事。唯是東西南北。不能不奔走於路。以謀高堂旦夕之養。可謂長喙者也。近奉明詔。特開制科。以求三館著作之選。吾浙中人才之盛。天下之人。交口推之。無異辭。樊榭之姿詣。吾浙中人。交口推之。無異詞。乃聞樊榭有不欲應辟之意。愚竊以爲不然。穀梁子曰。心志旣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旣聞。而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今樊榭爲有司所物色。非己有所求而得之也。而欲伏而不見。以爲高。非中庸矣。且自有是科以來。吾浙人不居天下之後。宋之制科。初猶累易其名。其復博學鴻詞之舊。自紹興三年乙卯始也。而吾浙人相山王公冠場。自紹興以至咸淳。如說齋、東萊、深寧。皆一代儒林之圭臬。越四百年。爲國朝康熙己未制科。而吾浙人羨門彭公冠場。其同年者。如竹垞、西河。皆一代文苑之圭臬。其餘則尙未能累舉而悉數之也。是吾浙人之於制科。如春秋之世。主夏盟。未有能先晉者。迄今先輩之典型尙整。二三兄弟。皆足鏃厲而進於古。可弗懼吳楚之爭長。齊人之歌代興也。嗣世繼霸。吾願樊榭與董浦諸君勉之。夫是科固天下膏粱之望也。紹聖廷議。以爲是學者之勸率。而世人竊呼爲選

定兩制以足下之才應之。亦未始非盛事也。愚之才不足以爲樊榭之役。同好諸公阿私而許之。亦欲使預於邾滕之末。前望古人退而上下於諸君之間。欲然不覺其自失也。是則由衷之語。而非樊榭所可援以爲例者也。諒浙中當道必不容樊榭之請。薦章之出。指日可待。吾將求樊榭所業而觀之。

答姚薏田書

觀三北上拜受惠書。因憶松吹草堂連牀之話。目前事耳。而忽忽已七年。及與立甫聚京邸。晨風夜雨。未嘗不相念也。自不見薏田來。東馳西騖。索然無所得。少時造詣。本未嘗有所成就。日復荒落。宜其茫然。古人謂客四方者。足以助文章之氣。此以壯遊言之。若吾輩頻歲謀食之行。能使人嗒然喪其生平而已。薏田來書盛稱僕文。以爲日進於古。是殆傳聞之譌耶。日者摺撫陳作。定爲三十二卷。因憶盱江之言。謂天將假我以年。與必尙有所進也。如其不然。亦足藉手以見古人。僕文豈敢求古人而見之。而懼其不復有進。聊復存之。以充異日覆瓿之用而已。近聞制科之詔。浙中當事多相屈致。而薏田謝病未能。今天下之求一當於是科者。豈勝指屈。蓋固有竭其力而得之矣。然其胸中不過數卷抽青儷白之文。無足當於有無之數者也。薏田以古誼自期。則真其人也。雖然。苟足稱是科。則應世之求。而不必過以鳴高。自宋南渡而後。吾浙東西詞科極盛。而吳興則莫氏一門。多以是科發跡。若其文章風力。卓然足爲大科取重。必推倪文節公。薏田居蓮花莊上。莫氏之故址也。至於所學。則繼文節而起。庶幾不媿。茲者有司再奉詔。以延訪未至。更事博採。薏田必復爲當道所敦迫。而賓友南來。皆云薏田必無出山之想。僕以爲不必也。浙中朋輩多應車乘。而獨至薏田有遐心。是又吾朋輩中之憾也。僕之文。雖自知其不足傳。然亦欲待薏田之

來。或有良藥。爲我發而瘳之。則又僕之私也。立甫山居近狀何似。幸爲我寄聲問之。

### 與趙谷林兄弟書

久不得君家伯仲消息。昨於堇浦寓寮。長跪接一紙。備悉起居清吉。下走春闈一戰。正在悼亡傷逝之餘。蕉萃心情。分宜折北。時已戒期返棹。會疾動不果。歲月如駛。又復匆匆度歲。學不增長。文不加充。無可爲故人道者。乃者天子鼓吹休明。特開大科。將求非常之士用之。東南竹箭之叢。其燕躍鵠踴而出者。諒非可以更僕盡也。而蓴花競爽。如谷林兄弟。則恐未可多得。嘗讀宋紹聖以後詞學題名。其預選者百有七人。景定壬戌以後未考。深寧先生兄弟。以寶祐丙辰開慶己未繼起。詔書褒美。以爲學者之勸。顧前此亦尙有吳茲、吳玨、滕康、滕庾、李正民、李長民、袁植、袁正功、莫沖、莫濟、陳貴謙、陳貴誼。特文采不大著於後世。惟洪文安、洪文惠同榜中於紹興壬戌。而文敏以乙丑繼之。其詞學之盛。爲二百年中所未有。相傳深寧少時。讀洪氏試帖而豔之。卒能偕其弟追驅而與之齊。有志者事竟成也。夫墳簞協應。固科名之佳話。然非如洪王家學。要何足爲國家重哉。國朝己未之役。嘉興柯徵君崇樸兄弟竝應薦書。而以丁內艱未得預試。今倘以賢兄弟當其選。堪爲是科生色。小山堂之牙籤。伐山網海。足以補天祿石渠之闕。而以西湖鷺咏詩才出而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花磚綾被之間。時助春草池塘之思。是直一代之光。非僅吾黨之幸也。下走失學多年。重以稠桑之痛。一二朋好。如堇浦輩。猶欲推轂其間。不知臨軒召試。大典也。待詔承明。未央之廷。極選也。倘以風塵濩落之人。濫廁於末。鮫函雉扇之下。百寮千騎。環共而觀。其落筆有不驚心動魄。竟日不成一字者哉。但使吾諸故人扶搖而上。疲甲凋戈。祇爲壁上之觀足矣。花溪五代史注。其嗣

君音信浮沈。當再爲索之也。

奉方望溪先生辭薦書

伏荷尊諭。以某被放。欲留之三禮局中。備纂修之一席。感佩感佩。館閣諸臣。原以經術爲上。詞章爲末。某於經術。雖嘗致力。然自分終慙。瀆劣。至詞章。則似不至在同年諸公之下。今以明試詞章被放。尙敢以經術求進乎。若謂某之被放。原不由詞章。某不敢知。然執事旣已知之。執事尙欲以經術援之。其可得乎。目今與纂修之任者。人人自以跨鄭王而過之。其中原有素曾究心於此者。亦有竝未嘗讀四十九篇。十七篇。及五官之文。而居然高坐其上者。執事爲總裁。蓋亦知之矣。然則無論某於經術瀆劣。眞令有一二可采。未必不如詞章之見誦。是非執事所能保護也。況某刻期南下省覲。切於晨昏之戀。若一入薦章。則行程阻矣。但交好中有堪此任者。不敢不爲執事告。前福建興化通判吳君廷華。其留心三禮。蓋二十餘年。於五官已成書。某皆曾見之。在局諸公。莫之或先。向嘗欲致之執事。以爲纂修之助。且其人久在京師。亦苦拓落。執事若能挈其人而登之。某之受賜多矣。歸期當在冬初。遠違講席。曷勝依戀。

與友人絕交書

某頓首。某少時從家君子受禮記正義。至原壤之母死。登木而歌。孔子若爲弗聞也者而過之。曰。親者無失其爲親也。故者無失其爲故也。卽憤然請曰。是非夫子之言也。所貴乎聖賢者。植天經。扶地義。曾有彼自忘其父母。而我尙念故舊之誼者。是非夫子之言也。家君子曰。善哉。孺子之問也。檀弓多誣聖語。先儒詳言之矣。顧於此條。未有及者。但卽以爲聖人果有此。則不磷不緇。唯聖人乃可。若學聖人之博大而自

流於比匪之傷。此斷不可者。孺子志之。去年足下從淮海歸。赴試。甫及第三場。染瘡症。時某來。訊足下號房中。尊大人握予手。戰栗周章。無措。某時心危。尊大人將因足下致病。及試事竣。某先波江。聞足下病未起。肩輿就道。尊大人之勞瘁。百端交集。故抵家而已不起。某因以危尊大人者危足下。謂足下以身故喪厥考。呼天搶地。從死固當。但祖宗嗣續之傳。老母弱弟俱從。足下肩其事。則一綫之承。不可徒死。是以聞訃疾趨。哭尊大人於靈座。卽訊足下喪次。以此意相慰。且并屬諸好友。共爲解諭。乃至今日。而始自笑前言之愚且拙也。方足下於卒哭後。赴淮揚而復歸也。內衰而外襲緇裘。某是時卽駭愕。謂庶見素冠。庶見素衣。豈在吾黨中。卽有此歎。隨以此責足下。而足下謂不幸作旅人。多謙諱。故不得不出此。豈料未踰年而有子也。夫尊大人之死。死於足下。則足下之居喪。尤不當與凡爲人子者同例。又況足下是時病尙未愈。衆方憂其不保。是以一切擗踊哭泣。皆加裁節。而足下喪心至此。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足下亦追思當是時。麻衣菲履。頭顛亂髮。斬斬長三五寸。西階殯所。噫咳如聞。慈寢哭聲。淒其未絕。而乃以代哭之閒。合歡同夢。在足下。或以繼嗣義重。欲慰死父含飴之望。是或一道。非固陋者所能知。然亦太匆匆矣。嗟乎。當今日而言居喪。固君子所大不忍觀者耳。斬齊之服。孰有持之二十七月者。而寢苦枕函。置之不問。食稻衣錦。揚揚自如。惟御內生子一事。稍知廉恥者。或尙有所不爲。此蓋夜氣之存。蛛絲馬綫。一息未絕。天地所以不崩裂。人物所以不滅亡。而別於禽獸之幾希者。今某不幸而與足下交。見有此事。天乎。某亦何罪而致此。足下旣舉子。與某相見。某曰。君家祥祭。有呱呱兒稱阿孫。大是奇事。足下若弗聞者。某又問曰。君家舉子。隔小祥忌日。幾何。足下又若弗聞。及雪汀正色斥足下。而足下仍無忤色。徐曰。不知何故。湊成

是事。足下喪心至此矣。某亦何不幸而見此。昔嘗謂宋元凶劬弑父弑君。天地間何以有此亂臣賊子。及讀宋書。知文帝以居廬中生此子。乃瞿然曰。天道昭昭。一至於此。而小說家有謂商之受辛。明之武宗。其生皆類元凶。是以亡國破家。先後一轍。雖其說未有攷。然孝子之後。必有孝子。簪溜涓滴。不可移易。則不孝之後。其有不孝起而報之。覆宗絕祀。理所固然。夫復何怪。是以唐宋以來。服內生子。載之律文。獨明太祖起於草莽。不知詩書。其所著孝慈錄。削去此條。反詆古禮爲不情。而當時大臣若劉基、宋濂輩。不知引君當道。力爭以摧其說。萬季野以爲一時小儒。無復人心。今足下可稱明太祖之功臣哉。某幼而失學。長而無行。至於如足下者。亦在交游之列。則庭幃之慝。必有不減。足下者。是以怒焉如擣。不能昂首一望日月。今請足下自此與某絕。足下善自愛。雖十年友誼。耿耿難忘。但足下知某分量。必不以聖人之博大望某也。

# 鮪埼亭集外編卷四十七

雜問目

答杭堇浦石經雜問

問金石文字記謂開成石經左傳文公宣公卷字更濫惡而成字城字皆缺末筆穀梁襄昭定哀四公儀禮士昏禮亦然當是朱梁所補刻攷宋劉從乂黎持二記但言韓建劉鄩移石而不言補刻然成城缺筆其爲梁刻無疑愚恐朱梁未必有補經事

朱梁篡竊西都方有邠岐之逼日不暇給況全忠豈知重經者其時佑國節使繼韓建者王重師劉悍劉鄩康懷貞亦皆賊徒愚意移石之舉出於尹少卿玉羽而自天祐以來佚失必多則補之者卽玉羽此外恐更無人也藥林所見亦然

問崇文總目九經字樣一卷書錄解題五經字樣一卷此似當爲兩書

唐元度之書無兩種崇文目所云是元度正本唐志亦然直齋書錄所云是田敏重修而以張參之書并入其中書錄不詳其本末遂與崇文目相混至其卷帙亦不當止唐本之舊而惜今之不可得見

問中興藝文志婁機廣干祿字書謂其書以蔡邕五經備體張參五經文字田放九經字樣爲主蔡邕之書想卽熹平石經之藍本顧何以不見於歷朝藝文目又以字樣爲田放所作何也

鄞 全祖望 紹衣



中郎並無此書。其書石經原非備體。後人依附爲此書者。以前史誤指熹平本爲三體也。田放當是田敏之訛。以長興時敏嘗刻是書也。

問。成都石經。或避唐諱。或否。讀書志遂有未叛唐既叛唐之分。果否。

成都石經。刻於廣政七年。又七年。而工畢。明有歲月可稽。其去知祥之死遠矣。知祥未叛唐時。涪蜀日淺。其既叛。又無暇可知也。甫稱號而遽殂矣。避諱與否。實係參差。是必寫經諸人。或守高曾之規矩。或竟忘之。無他故也。周平園作文苑英華序。謂其於唐人諱。本朝諱。或去或存。竟未畫一。此其證也。晁氏不知而強爲之解。

問。讀書志詆宋宣和閒。席益所補孟子。其言似有過當者。

昭德諸公。自說之拾疑。孟之緒餘。時有異論。故公武亦云然。其謂諸經大備於孔氏。寧復有闕。則謬語也。禮記爾雅。豈言孔子之書。獨斷斷於孟子何耶。至謂席本多謬誤。想不免耳。

問。宋儒多稱成都石刻。不及西安。豈西安本遜成都歟。

西安本遜成都。果然。觀容齋深寧。皆博物君子。亟稱成都本之精謹。故朱子所引石經。成都本也。昭德書庫所藏。成都本也。卽當時諸路學宮所貯石經。亦成都本。予家有宋本四明舊志。其中書目石經。皆蜀刻也。蓋不比西安本有蕪累之誚。而惜其無一存者。

問。丹鉛錄謂淳化石經。至今猶有存者。不應明中葉及見之書。而今竟無之。

開封石經。始於至和。成於嘉祐。淳化時則未聞也。惟孟蜀降臣勾中正。曾於淳化寫三體孝經。刻石表進。

而餘無之。至淳化帖中所有，乃太宗之草書，非石經也。楊慎多漫言，不足信。

問。開封石經，今隻字不存。同年王延年謂靖康之亂，金人載之而去。劉彥宗於侵宋日，謂宗翰宗望曰：遼太宗入汴，載路車法物石經以歸，合則也。二帥納之，是可爲金人攜去之證。其說似乎有據。

彥宗之言本妄。德光未嘗至西安。今西安之石經具在，則德光所載者何物。周密癸辛雜識曰：汴學卽昔時太學舊址。九經石版山積，一行篆字，一行眞字，是臨安亡而石經尙存也。汴於宋末未嘗有所屠雍，如楊髡臨安之毒，則石經當亡於元末之亂。不然，明有周邸翦桐，其地世擅風雅，不應及見遺經而聽其忽焉以亡也。

### 答杭堇浦北齊書雜問

問。齊文宣帝九錫文，其事多無可攷。今列所疑以問，未審有可疏證否。

如云淮楚列城，灌然桑落。

按通鑑：太清三年，東魏使金門公潘樂等將兵五萬襲司州，刺史夏侯強降之。於是東魏盡有淮南之地。胡三省曰：太清二年，東魏使辛術略江淮之地。至是方盡有淮南。然則二年所云獲地二十三州，蓋究其終言之。

如云關峴衿帶，跨躡蕭條。腸胃之地，岳立鷓峙。偏師纔指，渙同冰釋。

通鑑：侯景之絕宇文而專歸梁也。西魏丞相泰恐東魏復取景所部地，使諸將分守諸城，及長社陷，泰以

諸城道路阻絕。皆令引軍還。按平長社。乃文襄事。既平兩月。而有柏堂之變。則西魏棄城。正在文宣之時。如云晉熙之所險薄。江雷命將鞠旅。覆其巢穴。

前此梁鄱陽王範。以合肥與東魏。求援師以討侯景。東魏取其地。而不出師。範走江州。已而範卒。世子嗣保餘軍。在晉州。東魏使儀同武威牒雲洛迎之。將令鎮皖城。嗣未及行。而任約以侯景軍至。洛等引去。嗣遂戰死。然則文宣前不成救範。後不成救嗣也。文宣居霸國日淺。本無功績可敘。故捉風捕影以誦之。

如云茫茫涉海。世敵諸華。

高麗入貢於東魏。見北史高麗傳。

如云秦川作阻。尚作仇讎。爰挹椒蘭。飛書通好。

此則直無其事而妄言之。關中自宇文護以前。未嘗通使。西魏孝武帝殂。神武傳檄聲罪而已。東魏清河王亶卒。宇文亦討其鳩殺之罪。以報之。長社之失。其釁方深。豈肯先屈。前此檄梁。矯稱獨孤。信據隴右。叛宇文。以示國無西顧之憂。此亦其類也。

如云荆川十郡。俄而獻割。

據通鑑。則梁元帝之通鄴。在文宣受禪後。然是時荆益已相攜貳。或先嘗求援。未可知也。

答李朝陽唐書雜問

問。高常侍贈李苾征蠻歸朝詩云。餉道忽已遠。懸車垂欲窮。野食兼田鼠。晡餐並夔僮。則苾軍之敗可知。但通鑑以天寶十三年苾敗死。而高詩序在十二年苾歸朝。不同如此。洪景盧曾疑之。未

知孰是。

今滇中尙有蒙氏紀功碑。李苾以十一年南征。其敗還在十二年。是年楊國忠復使之南征。次年敗沒。高常侍所贈詩。是前事。通鑑所紀。是後事。皆非誤文。宋時滇中爲段氏所有。文獻不通。故景盧無可攷證耳。問。玄宗之崩。新舊本紀皆云。李輔國逼遷以後。怏怏不懌。以棄天下。而南雷引晏元獻語。謂輔國實弑逆。且有腦骨成玉之語。不知史家何以失之。

是時肅宗已疾亟。而輔國忽與張后有隙。宮闈之中。彼此詭脆。弑逆之事。蓋或有之。故代宗之誅輔國。投首溷中。取其一臂。以祭秦陵。報其毒也。然謂玄宗曾受葉法善藥。腦中有丹骨作磬聲。刺客因抉骨取丹。則稍誕矣。溫公攷異。撫拾極博。亦未嘗及此。殆以其怪也。

問。通鑑所書王思禮事。與唐史背。通鑑固不盡主正史。然杜詩於此事。卻與唐史合。如何。

通鑑以哥舒旣敗。玄宗至金城。思禮奔至。卽授河西節度。思禮至平涼。河西軍亂。不得入而還。玄宗以爲行在都知兵馬使。此事不知所出。然通鑑非無所本者。唐史謂思禮奔至靈武。肅宗責以失守。將斬之。房琯救之。而免。攷潼關之敗。以六月。而房琯至靈武。在九月。潼關去長安近。而於靈武遠。思禮當失關時。安得不遽歸長安。而竄伏數月。始至靈武乎。是唐史之可疑一也。思禮雖爲潼關都將而敗。然其時哥舒降。而思禮束身自歸。則其罪可以不死。當危急時。思禮素名健將。其勢亦不當輕殺之。是唐史之可疑二也。故愚以通鑑爲是。曰。然則杜公同時之言。亦不足信歟。曰。此其中閒。蓋有闕文。而今不可攷。思禮旣自平涼還。玄宗軍中。不聞其同入劍閣。亦不知其何時至靈武。意者旣受都知之命。玄宗使之引軍東出。而又

有敗衄。遂奔靈武。故肅宗欲斬之。而以房瑄救免耳。通鑑得其前一節。杜詩唐史得其後一節。而中間之事則俱失之矣。

問平淮西碑。或謂係李涼公夫人爲唐安公主女。得訴其事於禁中。然則石孝忠有所恃而爲之。乃小人耳。唐人竟爲之傳。不亦過乎。

此事吾直謂傳聞之妄。以涼公囊鞬見宰相之虛懷。肯使其夫人訴功。而故吏仆石。甚於王濬所爲乎。卽云故吏自以所見爲之。涼公亦必辭於朝。以安裴韓諸公之意。不應嘿爾而已也。況憲宗英主也。涼公請判官大將以下百五十員。輒嫌其過多。使其所爲如此。必上累涼公矣。況果如此。又何以安李光顏輩。是殆憲宗胸中未盡以韓作爲愜。而改命段作。原未嘗以韓作上石也。好事者妄造其事以實之。甚有碑石流汗成泥之說。則妄之尤者。世固有憑空捏造流傳爲眞者。此類是也。其後知蔡州陳晌。仍磨段作勒韓作。

問今雲中晉王李克用墓旁。有代州刺史李公殘碑。秀水朱氏以爲李克讓碑。而疑歐薛二史并通鑑攷異之不合。未知別有可攷否。

有之。唐宰相世系表。克用之弟。別有代州刺史克柔。是殆碑中所稱太保次子者也。李嗣昭卽其假子。克讓之逃入南山而死。當依通鑑。則無墓道矣。又按懿祖紀年錄。尙有克儉。亦乾符中所補誅者。而克用將討朱溫。使其弟克勤待命河中。是克用之弟不止如家人傳所紀者。秀水攷之未備也。

問梁蕭方等作三十國春秋。未詳其目。唐武敏之亦有是書。乞示之。武敏之者何人也。藝文志亦

不詳。

深寧謂三十國者。以晉爲主。而遍紀割據之國。并上紀孫皓殘吳時事。然深寧亦不詳三十國之目。似亦未見此書。今歷數之。不當有三十國之多。太略當首晉。附以孫吳。次劉宋。次蕭齊。五胡則劉淵劉聰爲漢。而別出劉曜爲前趙。石勒石虎爲後趙。而別出冉閔爲魏。拓跋前爲代。後爲魏。亦分爲二代。亡之後。二劉分據雲朔。亦爲二。五燕也。五涼也。成也。夏也。合以遼西之段。仇池之楊。共得二十九國。而河西吐谷渾雖未改夷號。亦據中土。故隋志有吐谷渾史。合之始得三十。然亦以意擬之。未知果是否。武敏之乃則天甥。本賀蘭氏。未知卽是人否。

答臨川先生雜問

問。永樂大典所引諸家。有謝湜。列於胡文定公之前。謝氏顛末。有可攷否。

謝湜於宋儒林中無所見。尹和靖語錄云。蜀人謝湜。以所著春秋請正程子。程子答以更二十年方可講。此則當與劉絢同時。胡氏行輩稍後之矣。今觀其書。亦無甚精蘊。以之備春秋一種可耳。湜嘗赴京。先至洛。見程子。問以何往。答曰。將試學官。程子曰。求爲人師。而試之乎。湜遂不行。事見遺書。則當以布衣終也。

問。臨川王順伯厚之。往來朱陸之間。有盛名於乾淳閒。未知是荆公之裔否。

是也。順伯乃魏公和甫之裔。見陳直齋書錄。尤長碑碣之學。今傳於世者。有復齋碑目。宋人言金石之學者。歐劉趙洪四家而外。首數順伯。歷官侍從。出爲監司。以剛正稱於時。

問。洪文惠公五隸。今完者祇隸釋。而隸續已闕。未知諸書尙有存否。

隸續二十一卷。自第五卷至第十卷。乃當日之隸圖。而附入隸續者。觀書錄解題已云然矣。愚已別理而出之。隸圖本止此數卷。當屬足本。而隸續之闕。則恐無從補也。容齋謂五隸惟韻未成。而昭德晁氏志中有隸韻七卷。則當日未成之本已行世也。隸纂蓋文惠帥越時。摹於蓬萊閣下。乃石本見寶刻叢編。吾子行尙見之。而今無矣。

問永樂大典所引李滴水集。愚意卽李信仲。而聞足下以爲不然。乞示之。

滴水是關中之李復。在元祐紹聖時。極稱博學。關中之有文名者也。字履中。信仲與之同名。時之相去則甚遠。執事欲置之江西文乘。誤矣。滴水議論容齋采之。晦翁辨之。其集見於書錄解題。信仲僅見於水心集耳。

問陳清瀾以家有壬癸神。日供萬斛水。見佛書中。愚嘗閱藏經。徧無此語也。果何出。

二語元不見於佛書。一時亦不能記其所出。大略當在道經。故今巫祝家禳火。嘗用此語。若儒家之語。則必不作此氣象也。

答沈東甫徵君文體雜問

問昨聞臨川侍郎語。以爲正史列傳外。不應擅爲人作傳。試觀八家無此體。其或寄寓遊戲爲之。可耳。然否。

臨川侍郎之說。本於亭林。亭林之說。本於任氏文章緣起。然攷之於古。立傳之例有六。其一則史傳是也。史傳之外。有家傳。隋書經籍志中所列六朝人家傳之目。則八家以前多有之。蓋或上之史館。或存之家。

乘者也。又有特傳。蓋不出於其家之請。而自爲之。如歐公之桑懌。南豐之徐復洪渥是也。又有別傳。則或其事爲正史所未盡。如太平御覽所列古人別傳之類。或舉人一節。以見其全體。如韓公於何蕃。東坡於陳慥是也。又其次始爲寄託之傳。如韓公坊者。柳州梓人種樹之類是也。又其次爲游戲之傳。如韓公之毛穎是也。若必謂非史公不應爲人作傳。則張中丞傳。韓公已爲之題後。而歐陽生傳。卽韓公友李翱所爲。皆不聞其以爲非也。若明吳江徐氏辨文體。卽以歐曾所作桑洪等傳爲家傳。又非也。

問。哀詞見於古人者亦少。但當爲傷逝之作。而臨川以爲卽墓表也。又謂但可加之失意之人。然否。

哀詞、哀讚、哀頌、皆起於東漢。本不過傷逝之作。而閒有以充碑版之文者。蔡中郎爲胡夫人作哀讚曰。仰瞻二親。或有神誥。靈表之文。作哀讚書之於碑。是竟以當墓碑也。南豐作老蘇哀詞曰。將以鑱諸墓上。是竟以當墓表也。廬陵作胥夫人墓志曰。爲哀詞一篇以弔。而藏諸墓。則又以哀詞當墓志之銘也。推此。則張紘之哀頌。亦其類也。其但以傷逝而作。而不用之墓者。不在此內焉。所當分別觀之。哀詞之見於古者。大都傷其德之未成。或才之未展。或名之未達。故稍近乎失意之人。近世竟以挽詩當之。則謬甚矣。

問。杜牧之燕將錄。乃傳體也。何以不曰傳。而曰錄。古今文章家有之否。

古今諸家皆未見。牧之蓋謙言之。不敢遽爲之傳。而託於稗官別乘之流。但錄其事。以俟論定。是亦傳之流也。

問。墓碑出於子孫葬時所立。否則門生故吏爲立之耳。相去遠者。可作之否。



張曲江集有徐徵君孺子碑。是相隔數百年而爲之者。姚牧菴有陳太常神道碑。以其七世孫之請。明鄭千之集。有朱徽公子在碑。亦幾及二百年。如徐陳二碑。蓋其前此者既毀而重立也。如朱碑。則補立也。

問。清容題跋文字。竟以題詩入於其中。如此。則與散文亂矣。愚疑其非。

題詩自在韻語中。不得歸跋卷。唐文粹凡詩之有序者。皆入序內。昔人以爲非。今清容所題并無序。則誤之尤者。

問。潛邱譏南雷不當以行狀行述預碑版中。其說甚是。然南雷何以不及別白。

魏晉人所著先賢行狀。是傳類耳。其後唐人則有太史之狀。以上國史。有太常之狀。以請諡。有求碑志之狀。原非金石文字也。然尹河南集自十二卷以下。首狀。次碑。次表。次碣。次述。次志。竟以狀述雜碑版中。初嘗疑其例之未合。其後乃知古人之爲狀與述者。雖不盡刻石。而石刻亦有之。輿地碑記目。廬州有唐旌表。萬敬儒孝行狀碑。化州譙國夫人冼氏廟有行狀碑。故潘蒼厓金石例。多本昌黎。而亦以行狀入金石。乃知行狀固屬碑版文字之一。而高僧尤多以行述刻碑。或直謂之墓狀。然則南雷所據。未可非也。

答厲樊榭宋詩人問目

問。孤山社全泉翁。足下先世。其系本家傳。尙有存否。乞詳示。

先侍御公。以宋太平興國中。由錢塘遷甬上。而侍御公弟遷山陰。已而無子。侍御以次子後之。七傳爲太保。唐公安民。生太傅。越王份。份長子爲太保。申王大中。次子爲太師。徐公大節。徐公。卽宋史所謂保長者也。大中無子。以從兄思正子爲後。是爲太師。和王昭孫。女爲度宗后。泉翁於和王爲再從兄弟。宋時嘗官

侍從國變後。徙居孤山。剡源先生至杭。嘗與相贈答云。

問高疏寮爲開禧閒詩人。其居姚江。或曰居甬上。孰確。

疏寮乃憲敏少師之從孫。翰林學士文虎之子。居甬上。晚年始遷姚江。而諸弟如尙書衡孫。仍居甬上。至今甬上之南湖。有長春院。桂芳橋。皆高氏物也。

問劉叔贛者何名。有與坡谷倡和詩。

仲原父者。公是也。叔贛父者。公非也。二公皆以三言爲字。晚年人止呼原父。贛父。叔贛卽贛父耳。

問陳西麓爲咸淳閒詩宿。其遺事無徵。未知尙有可攷否。

西麓曾爲制置使參議官。臨安亡後。或告變於元人。謂慶元與海上接應。西麓爲內主。被拘得免。見袁清容集。

### 答諸生問思復堂集帖

近來文士大半是不知而作。如邵念魯爲是集。其意甚欲表章儒先。發揚忠孝。其意最美。然而讀書甚少。以學究固陋之胸。率爾下筆。一往謬誤。後生或見其集。而依据之。貽誤不少。當時如吳農祥之誕妄。直是欺人。念魯非其匹也。然其爲不知而作。則略同。今偶拈數條以奉答。

### 王門弟子徐珊

徐珊初侍陽明。以不對試策著。及官辰州。以墨敗自裁。時人爲之語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縱死也。姚江書院尙以珊配享。至梨洲始斥之。念魯曾問文獻於梨洲。而不及此。乃以高弟推珊。舛矣。

劉門弟子熊汝霖

此言本之劉伯繩。宜不錯。但有可疑。梨洲於劉門弟子。無不序其源流。獨不及熊公。其所作熊公行狀。亦不及。則似乎熊公以鄉里後進。往來劉門。而未爲弟子也。伯繩所列劉門弟子。如劉公理順。亦未覈。當從梨洲刪之。爲是。

陳潛夫會稽人

陳公是錢唐產。非會稽人也。至今其後人尙居杭。

王思任死節

遂東並非死節。別有辨正。

金廷詔糾張安

楊機部招四營兵。張安其一也。謂出自曾應遴一人之意。其言亦未確。此事宜更攷之。

萬履安之子八人著者斯年斯大斯同

萬氏八子。最能紹葢山之學。爲梨洲高弟者。曰斯選。當時以康齋比之。斯大、斯同。皆精於經。斯同並精於史。又其一曰斯備。工於詩。而斯年最長。非諸弟匹也。

黃百家用鄭寒村文立石化安山墓門

寒村未及爲此文而卒。

林霽山鄭朴翁

二君何從得其卒之年月此郢書燕說也。

陳邦彥以諸生起兵

陳公是孝廉

王山史不應詞科薦逃之江南八年

山史何嘗逃江南真大誣也

張不二逸其名

不二名秉純

謝時禋蹈海死

時禋是遺民。然是遇盜索金不遂。被拷投水死。非蹈海死也。謝氏子弟欲附之殉難之列。乃以之誑世。而梨洲信之。遂比之皇甫東生。念魯又襲之。

張閣部肯堂是謝歸昌所葬

非也。閣部是鄞人。聞性道所葬歸昌。竊其名。梨洲亦誤聽而載之。念魯又襲之。

西河謂宋儒講學者無一死節亦適不會其時

西河不喜讀宋以後書。故於朱陸弟子文獻茫然。一無所知。信口狂言。念魯欲爲之救過。然亦不甚了了。夫宋儒死節多矣。蘄州死事。李誠之最在理度。二朝忠臣之先。東萊之高弟也。歐陽巽齋爲朱門世嫡。其弟子爲文山。徐徑畷爲陸氏世嫡。其弟子爲疊山。二公爲宋之大忠。其生平未嘗有語錄行世。故莫知其

爲朱陸之私淑者。文山尤不羈。留情聲色。而孰知其遠有源流也。是豈空疏之徒所得語此。況朱子後人有浚。南軒後人有唐。而唐震者。雙峯之高弟也。許月卿者。鶴山之高弟也。其餘如趙淳。呂大圭之徒。不勝指屈。而曰無一死節。是夢中麤語也。潭州之陷。嶽麓三舍諸生。荷戈登陴。死者尤多。史臣不能博訪。附之李芾傳後。今乃反見謗讟於妄人。可爲軒渠。念魯但曰不會其時。夫宋儒豈但以乾淳之前爲限哉。

奉答萬九沙編修寧波府志雜問

問。陳太博本堂世系。存吾黃氏嘗疑之。足下方攷正諸家世譜。以爲何如。

據本堂之子作綱目。則三尙書皆直臣。戶部論蔡京而罷。吏部爭韓侂胄黨禍。并諫開禧兵事而罷。工部論濟邸而罷。本堂劾賈似道而罷。然其事但見綱目。存吾謂作綱目序者。歐陽圭齋。修宋史者。亦圭齋。而不采綱目之文。況延祐志亦未見。良可疑已。愚今攷之。直恐其無是事。蓋史志雖未必無漏。然清容作陳觀墓志。謂陳氏自居奉化以來。最著者爲本堂。則本堂以前三尙書雖達官。其不著可知。安得風節稜稜如此。

問。前所諭甬東王太古易說問答。見於何書。其人之顛末若何。

會稽胡一中。有河圖洛書作範宗旨。其序中引及太古易說。但不詳其名。據胡氏序。則太古亦以九爲圖。十爲書。不甚可啓蒙者。是朱子以後人。按舊志。惟王進士宗道有易說。不知其卽爲太古否也。

問。仇待制泰然。有子而才。未知所出。諸志俱未有及之者。乞詳示。

泰然有子達材。名車。負異稟。摸碑一讀。卽能背誦。終身不忘。人呼之爲仇摸碑。見剡源先生集中。

問戴九靈寓慈谿之永樂寺存吾所述大與牧齋不合如何。九靈詩文率皆黍離麥秀之感其不肯屈身異代無可疑者謂其授官缺望而逃誤也。

問陳侍郎瑜出身諸志不同何者足據。

南山僉事集中謂是洪武乙丑進士官至刑部侍郎而其作志則失之楊安成志則曰甲子歲貢東沙則曰是科孝廉致四明進士名籍則乙丑也聞蕊泉志疑以爲辛未陳裕之混亦非侍郎本堂之孫學士之姪。

問豐司業寅初以遜國棄官足下斷以爲考功之妄乞詳示。

寅初本名初以洪武二十七年歲貢官江西德化教諭其子慶以宣德中用父宦籍自江西中式則謂遜國已棄官者非妄也耶考功最喜作僞其謂寅初由薦舉入官亦謬。

問楊廣文實子孫甚貴盛廣文修成化府志而其人不可傳何也。

據南山集中有贈其子發解序言其世紹慈水家學則固文元裔而儒林之耆宿也。

問陸副使少石其平日講學未聞其詳所諭留心儒林者何出。

曾見副使書其近作乃懷龍溪緒山青湖師山中離五子其中論道甚摯不知行狀何以略之。

奉寄萬九沙編修論寧志補遺雜目

接手教以寧波府志列傳目錄寄來恐有漏遺令加增補從前乾道寶慶延祐三志過簡故人物之可傳者原多脫落但今日亦無從攷索愚留心桑梓文獻久其爲諸志所失者已多以文章表之今盡錄奉上。

其未及成文者，尙得十數人，并附於後。

李璜當列隱逸

深寧七觀，以爲避世之士。其自咏曰：此身便是龐居士，也更無人賣簾籠。最博學，爲文嘗用僧騰客事。或問之曰：梁人臺城事也。簡文帝募敢死士，登山禦侯景，謂之僧騰客。所著有白文公年譜，見攻媿先生集。今亦失傳。延祐志中載其重修明州學記。

清容師友淵源錄三人寄公一人

安劉、汴人居鄞之小溪，以詩義冠多士。善清言，三歷祕丞郎官，嘗爲賈相客，而以科名自持，卒不得用。按安公官至吏部，其詩學得慶源輔氏之傳。

應文煒，奉化人，精史學。年六十入太學，早遊江淮。吳毅甫作相，其兄守建康，文煒作書諷之。其兄卽謝事去。毅甫奇之，招入相府，不顧而去。史嵩之罷相，其姪璟卿上書，或云文煒教之。嵩之諷所屬掠治文煒，益忿，卒不屈得免。其言時事得失多中。按文煒宋亡時尙在，爲遺民。

樓儻，鄞人，宣獻之族孫也。精於歷言，宋司天氣朔盈虛，當改章法，未之信。後授時歷頒，言始驗。四十年中，日布算持籌，疑多財者，以貧死。

葛慶龍，南康人，寓鄞居僧舍中，精唐律，酒酣飛筆數百言，極精警，然多棄去，不復錄，有什一集。

陳吳二詞家

西麓先生陳允平，曾爲制置司參議官，宋亡，有告慶元遺老通於海上，西麓爲魁，僅而得脫，蓋亦遺民之

望也。其他事蹟不可攷矣。吳文英以詞遊公卿間。晚年困躓以死。甬上填詞。當以二家爲祖。而西麓兼稱詩人眉目。

#### 月泉吟社詩人二

吟社中變姓名爲唐楚友者。白湛淵也。名珽。本奉化舒文靖公後人。少孤。隨母養於杭之白氏。其後亦仕元。官毗陵教授。剡源嘗勸其復姓。

青山白雲人者。陳養直也。亦奉化人。見剡源集。吟社謂其居杭。大抵僑寓也。

#### 汪灝當入文苑

汪灝亦奉化人。有蠟臺集。愚未之見。但得其爲雪竇寺諸勝詩。又元哈討不花祀田碑。文甚工。王洪卿曰。蠟臺之父懋卿。叔森卿。皆宋遺民。而吾鄉談文獻者皆不知。今晦溪有汪氏。或是蠟臺之裔。當訪之。

#### 白苧里社一人

殘元之際。天台徐一夔。僑居嘉興春波門外白苧里。桐廬姚桐壽。崑山顧德輝。溫州陳秀民。閩卓成大。江陰孫作。東平牛諒。河南高遜志。江都邱民。錢唐陳世昌。會稽唐肅。江漢皆避地在禾中。而吾鄉周業。以宣公書院山長。留梨林。唱酬最多。詳見朱竹垞禾錄。

#### 四明洞天寄公一人

張憲在明初。以淮張舊僚。避地四明。變姓名爲僧寺奴。手攜一冊。嘗以自隨。卽玉笥集也。死後。始有人見之。與今顧俠君所作玉笥傳不同。



奉容萬九沙編修寧志糾繆雜目

舊志之謬極多。辨之幾不勝辨。其爲蕪文所駁正者。亦得十五。辱賜下問。姑舉夙昔所見及而未盡錄出者陳之。

小江湖異同

深寧之言詳矣。然亦尙有未盡。唐志以小江湖在鄧縣南二里。溉田八百頃。開元中。令王元暉置。是今城外它山之湖也。但此語本有謬誤。它堰以太和中始立。非開元也。古句章城嘗在溪上。古鄧城不能接溪上也。而謂其二里而近。是以古句章之地望混於鄧也。舒中丞引水記。據圖經。以小江湖在鄧縣南二里。正觀中。王君照修。則是城中之湖。清容謂今千丈鏡河之惠光塔院。舊名小江塔院。則小江湖自它堰直至鏡川。皆其地。蓋元暉所置也。而城中之湖。特以其東有小江里。因亦誤稱爲小江湖。其說近之。或曰在城外者。小江湖。在城中者。小湖。亦非。更有謂君照所修。卽它堰者。益非。

南湖西湖小湖異同

城中雙湖。其始但稱南湖。錢公輔衆樂亭序可攷也。其後乃有西湖之名。而割長春門右一帶爲南湖。因以西湖爲月湖。南湖爲日湖矣。南湖之中。又自採蓮橋取捧花橋一帶五十八丈爲小湖。嘉定閒圖可考也。小湖卽細湖。舒中丞誤以西南湖皆名細湖。非也。蓋由西湖而南湖。至細湖爲最深處。

章谿

聞蕊泉謂莊谿卽章谿。蓋音之相近而譌。其說近是。然謂舊志初無章谿之目。則非。至正四明志云。鄞之

章谿出皮紙是也。但城中之章谿則烏有耳。

### 袞繡感聖觀音三橋互混

袞繡橋一名緩帶橋。崇教寺南者是也。今名水仙廟橋。感聖橋一名虹橋。以在感聖寺南也。觀音橋在今周觀察第。以在觀音寺南也。其河已塞。橋亦無存。然掘地尚有河岸遺址。可考。嘉定閒圖。豐尚書宅至觀音橋。五十六丈八尺。感聖橋至碧泚西岸。二十四丈九尺。其界甚明。蕊泉以袞繡橋爲感聖橋。而以觀音橋爲虹橋。歷考諸志。皆無此語。自成化四明志。已不載觀音橋。蓋其道久塞故也。

### 土埭廟神官爵

唐天祐中。錢鏐兼領鎮海鎮東兩軍節度。不應有鄭準得領鎮東之節。其時黃晟以鎮東行軍司馬守明州。則準亦非刺史也。其築土埭有功奉化水利。恐是奉化縣令。否則鎮將耳。況其官爲殿中侍御史。唐末節度資望雖淺。亦必加常侍等官。殿中非其職也。

### 靈濟廟神象山

謂陳元帥係宜中從子。出於附會。若宜中有姪殉難。豈有不見於宋史者。況二王入閩。乃由溫州登舟。不聞由象山。伯顏亦未嘗追二王也。近人無稽之語。大率類此。

### 竹湖

今蔣家帶巷之腰帶湖。卽竹湖也。舊有竹湖坊。在南湖深處。與細湖接。今淤爲小池矣。

### 陳藏器日華子本末

陳藏器唐開元中人也。著有本草拾遺。是爲四明醫學之初祖。吾鄉唐人傳者甚少。藏器官京兆三原尉。然非是書。則幾莫之傳也。日華子宋開寶中人也。著諸家本草。不知姓氏。嘉祐本草所載二人甚明。其云陳藏器卽日華子者。出於明之豐吏部。以世有陳日華談諧也。不知別是一人。近或以日華子之姓氏爲大明。則更謬也。

白附子

陶隱居曰。白附子出芮芮。久絕。無復真者。今人作之。唐本草云。本出高麗。今出涼州以西。本經出蜀郡。南中記云。出東海及新羅。皆不言出吾鄉。獨唐六典。以爲吾鄉貢之。或者是時適出。而旋絕產耶。諸志皆未載。近有欲以烏頭當之者。非。

高氏醫學

吾鄉之高有二。其一爲憲敏公之裔。衣冠極盛。似孫衡孫衍孫。皆名人。其諸子一清。以醫學著。見袁清容序。其一爲萬竹先生之裔。則明之志齋一派也。近有與宋時高氏之醫牽合者。未之攷耳。

答葛巽亭日湖故事問目

問。薛氏義門久矣。嘉靖府志。何以云始於提舉明道。豈明道之前不居湖上耶。

薛氏有宅在張村。有園在新莊。然其湖上之城居。則衡州以來。業已有之。特明道重修義門耳。樓宣獻瑞堂二字。本在張村。其後失火。而瑞堂二字無恙。移入城中。

問。蔣金紫巷之蔣氏。有可攷耶。湖上有坊曰連桂。爲蔣璿蔣琬立。未知卽此蔣氏否。攷二蔣皆籍

奉化坊在湖上。則當居鄞。

是也。慈湖先生作蔣存誠墓志曰。蔣氏世居小湖之西南。所云金紫。蓋卽二蔣之父浚明。以子累贈至金紫光祿大夫。今奉化縣北三嶺山。尙有浚明之墓。而左朝議大夫璿。宣奉大夫琬附焉。蔣氏世籍奉化。而居鄞最早。清容所云。吾鄞士族之先。莫如樓袁楊蔣。是也。蓋唐末已居鄞。其自丹陽來之蔣。乃宣和學士猷之後。另爲一宗。建炎降。臣蔣安義。自剡來。又一宗。浚明在奉化志中有傳。蓋豐清敏所薦士。而清容作蔣曉墓志有云。忠肅陳公。謫明絕朋。俾子允師。連桂以登。則朝議兄弟。皆尊堯弟子。金紫之世學可知矣。中奉有三江亭詩。亦佳。存誠則與慈湖講學。蔣氏科名之盛。在宋亞於樓史諸家。諫議峴。將作曉。皆名人也。

問。湖曲袁學士橋。其名最古。然未知其爲正獻耶。爲正肅耶。爲文清耶。乞示之。  
正獻居在長春門外二里。正肅移居城中鑿橋。其居日湖者。文清也。文清家自越公以來。卽居此。特是橋以文清名耳。然文清集中。於湖上景物甚略。其所謂南園者。反在城外。不知其何意也。

問。成化志。湖上有蔣園。不詳其地。今予家巷北有茹園。不詳其人。願聞其略。

蔣園卽金紫所築。在採蓮橋。王亘陪明州戶部遊蔣園詩有云。採蓮橋下路。阜蓋拂雲來。是也。成化志以爲將作所築。蓋攷之未詳。茹園則不見於掌故。吾鄉世家之中無茹氏。

問。東發先生避地寶幢。見於謝臯羽晞髮集。而尊教以爲嘗寓湖上。果何所據。

延祐志云。東發歸寶幢山中。誓不入城府。所居日湖圖書器籍。掠取亦不問。攷東發又嘗避地桓溪。自號

仗錫山居士見剡源集。又嘗居定海之澤山。見汪翔龍詩。而湖上則宋未亡時所居。

鄞江廟神。東沙以爲卽鄞江王公也。其說果有所徵否。

四休居士周鏐亦稱鄞江先生。見定海瑞巖山石刻。則未可定其爲王也。是地以鄞江名門。又以鄞江名橋。則舊謂因地得名者。亦未可遽非。倘卽其司土之神。而必以王當之。不亦鑿乎。

答蔣生學鏞問湖上三廟緣起

寶奎廟或以爲祀梓潼之神。或又以爲里名。以奎章奎墨例之。則宸翰也。究何所自。

寶奎廟在平橋之南。嘉靖志云。寶慶圖志。但載寶奎二字於平橋之南。不言有廟。及攷其記市舶云。樓昇創高麗使行館。今寶奎精舍卽其地。則寶奎先以宸翰得名。後卽祀其神以爲廟。由志所言。似高麗使館嘗有宸翰。足下之問。殆卽據嘉靖志之說耶。以愚攷之。殊不然。寶奎精舍蓋史氏藏御書之閣。史氏自忠定築別業於湖南之竹洲。光宗在東宮。嘗書四明洞天四字賜之。而前此高宗孝宗所賜御墨尤多。忠定之真隱觀。雖在竹洲。其實跨湖而東。迤邐至均奢橋之西。直接平橋。所謂世祿坊者。乃其賜第。忠定卒。是宅歸於長孫子仁。卽朴齋侍郎子也。不滿其叔彌遠所爲。退居築園於湖北之碧泚。寧宗亦御書碧泚二字賜之。則所謂宸翰者。於高麗使館無預。先是。忠定於閣之旁。又立城隍神祠。惠濟神祠。卽鮑仙。其迎奉祝文曰。昔爲驛亭。以舍使星。旣遭兵火。酒罈是名。是寶奎建閣時。使館之蕪久矣。旣有是閣。遂以寶奎爲里名。故圖經但載二字。而不及廟。蓋是時不過史氏第中之物。本無廟也。史朝甫募修真隱觀。疏云。地接寶奎。湖通碧泚。是寶奎爲里名之證。諸史之別宅月湖者。衰繡坊最在湖之西北。世祿坊在湖之東北。

竹洲在南。寶慈寺在西。花菓園在東。碧沚在北。石窗居又在碧沚西北。十洲三島半屬平泉。其盛如此。今皆廢矣。袁繡坊之橋。明時撤以爲保豐。礮石世祿坊歸於方國珍。爲花廳。後歸張布政。竹洲之觀。改祀晏公。後爲陸康僖祠。尋歸吾家。報慈寺爲廣盈倉。碧沚菴歸范侍郎。獨是閣及花菓園。里人訛以爲神祠。故至今尙存。夫宸翰何神之有。而梓潼之祀。自袁學士清容始。其盛也。自袁尙寶靜思始。今且浸淫遍於天下。或以爲北斗之六星。或以爲張仲。或又以爲卽蜀中之張仙。而是廟則因寶奎二字而附會之。幸文獻不至無徵。爲詳其始末如此。

花菓園旣係史氏之業。而嘉靖志以其神爲杜愷。近人復記其墓在太白山。方建炎南渡。寓居史氏之園。按忠定八相。在孝宗時。其築是園。當在退歸之後。安得於建炎初及交杜愷。且早有是園而居之。但東沙不應竟無稽。或杜愷果有其人否。

花菓園廟在湖心寺之西岸。其廟神卽史氏園中之土公也。明中葉以後。忽傳爲建炎將軍杜愷。此本委巷之語。而張司馬修嘉靖志。遂載之。司馬里第。於是廟最近。漫不攷索。可爲一笑。且其志中無稽之言甚多。不止此也。近有費緯社者。一村學究。作廟記。更敷衍其說。謂將軍以扈從至鄞。舍於史忠定之園。將軍本籍祥符。忠定曾令祥符。故相善。將軍卒於是園。因立廟祀之。并有墓在太白山之說。攷忠定乃紹興十五年。劉章榜進士。而謂建炎已令祥符。其誰欺乎。足下以時代駁之。良是。或謂忠定之叔曰史才。官參政。乃重和元年。趙楷榜進士。祥符之任。當屬參政。則時代適當。後人訛以爲忠定耳。今按建炎扈從諸公。如鄭世忠。張麟。潘迪。李顯忠。皆有後人居鄞。大率南渡初留此。固不敢謂杜將軍必無其人。顧又攷史氏自

忠定以前本居湖上。迨越公遷大田山中而葬下水。子孫皆居焉。其復歸湖上。直自忠定始。是園之建。確在忠定退居之後。其於參政無預也。然則將軍寓園之事。絕不足信。況自寶慶開慶延祐至正。成化諸舊志無載之者。其謂將軍官鎮東將軍。世襲金吾。不知四鎮係六朝官制。宋時並無此官。尤不攻立破者矣。

湖上之靈順廟。鏞家世居其側。蓋二百年矣。立廟不知所自始。廟神本五座。聞父老言。康熙間。勅毀五通祠。恐以此見疑。遂增塑一座。竊攷先儒以五通爲五行之神。而五顯尤非五通也。未知是

否。

是也。五顯之神不著姓氏。宋時有勅封爲王者。曰顯聰。曰顯明。曰顯正。曰顯直。曰顯德。此所以呼爲五顯廟也。明初亦祀之。載於會典。其建於湖上。則自宋徐侍郎守徽州。迎其香火歸。始立廟。尊家先世舊宅。卽徐侍郎故第。是以廟旁徐侍郎橋之名。至今存焉。其以五通爲五行之神者。本於李旰江。其集中有記曰。江南地熱濕。多厲疫。病革。醫禱不可解。則皆謂五通者。能有力於其間。牲牢酒醴。狼籍其室。景祐元年。里中大疫。吾家染焉。使人請命於五通。決以杯筴。時老母病不識人。妻子暨予。相繼困甚。惟五通諗以無害。疾之解去。皆約日期。雖寶龜泰筮。不是過也。五通不名於舊史。不載於典祀。學士大夫未之嘗言。而有功於予。其可以廢乎。蓋疾疫本五行之沴氣。五通者五行之神。故能司其柄。以轉移生死。若此。按旰江以經術爲文。故其記不無委曲。然直曰五通。而不曰五顯。則無論五通之果司五行與否。而其與五顯自不相涉明矣。足下欲爲里社辨。反引旰江之說。未讀開禧勅書及明會典故也。又攷成化志。元時封五聖爲惠佑侯。五聖或卽五通。而五顯則宋時已加王號。豈有降封而爲侯之理。是又五顯非五聖之一證。近世五

通之祀。遍大江南北。妖誣日甚。康熙時。湯文正公奏毀之。顧前乎此。吾鄉桂訓導璉。當弘治中。官巢縣。明倫堂。偪近五聖廟。巫覡朝夕不絕。亟毀撤其祠宇。有司惑於巫覡之說。訓導遂去官。此非端毅如湯文正。不能繼狄梁公之跡也。若以五顯署祠者。則宋時舊廟。里人不知其本末。而增塑之耳。



此  
页  
空  
白

# 鮪埼亭集外編卷四十八

雜著一

鄞 全祖望 紹衣

## 武王不黜殷辨

或有問於予曰。謝疊山上劉丞相書。謂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師。不能抗夷齊二子之論。武王太公。糜廩無所容急。以興滅繼絕。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竝。王使三監淮夷不叛。則武庚必不死。殷命必不黜。殷之位號。必不奪。微子未必以宋代殷而降。爲上公也。如疊山言。則是殷周之際。有二王竝立也。有諸。予曰。子亦嘗知天人之旨乎。以有天下者之子孫而言。是祖宗所世守也。斯卽一成一旅。不可輕以予人。是固在人之見也。自天言之。則國非一家之私也。雖繼世嗣統者。或未嘗不爲之少恕。而至於貫盈。則訖其命。而非爲過。是以爲之臣者。得應天順人。而取而代之。故使武王未嘗黜殷。則必受辛之惡。未絕於天。確然有不當黜之義。而渡河之舉。反爲逆節。當黜而黜。武王固已奉天命而行之。安有東帝西帝之謬。而見於大聖人之世者。或曰。殷周固不得竝。王使武王誅商之後。立武庚繼殷。而退就藩服。不稱尊號。迨小腆自作不靖。然後不得已而黜其命。豈不更善。予曰。爲斯言者。總有一武王非聖人之論。橫於胸中。而疑乎黜殷之非者也。夫令武王果執臣節。亦必不立武庚。何也。受辛之惡。不止蔡叔。而有天下之與有國。又不可同年而語也。罪人之餘。斷無君臨萬方之理。或求微子於遼荒之中而立之。以箕子。微仲。商容。膠鬲之徒。左

右而先後之。武王退居於鎬，不必別爲善後之計也。豈俟立之監而置之輔哉？武王之所以不出此者，洞見夫天人之故，革命而無所嫌也。既不出於此，受辛既死，姑封其後，以主既屋之社，以延六百年之祀，可也。其不遷之異地者，以累世之宗廟陵寢在焉。此武王之仁也。說者以南巢之放，未嘗封夏後於故都，夫聖人之事，亦豈必相襲乎？且子將以伯夷之事果有之與否，叩馬之辭，雖未足據，而不食周粟，則古今所傳也。使殷實未嘗黜，則粟固未屬周也。伯夷誣武王矣。曰：然則疊山何以有此言也？予曰：疊山當元人既下江南，思延宋祚，特言爲言之也。不然，曾是民無二王之旨，而儒者乃未之聞也哉。

江源辨

河源遠而江源近。江源之不始於岷山，猶河源之不始於積石，昔人所同辭也。雖然，謂不始於岷山，則可。離岷山以求江源，則不可。自明崇禎間，江陰徐霞客謂河源在崑崙之北，江源在崑崙之陽，常熟錢氏爲作傳，盛稱其言，而吾鄉萬處士季野已力辨以爲妄，或曰：霞客所指，殆卽金沙江也。然錢氏述霞客語，謂江源與金沙水相竝南下，環滇池以達五嶺，則似乎別有可以稱一江者。今以輿地按之，殆卽鴉礮之泉，霞客未知其名耳。至近日李侍郎穆堂，則直以金沙爲江源，乃祖霞客而復變之。按方輿路程圖，西番之阿克達母必拉，西番人云必拉者，江也。南行千八百里，始有金沙之名。又東南九百里，至雲南之麗江府，又行千四百里，至四川境，又行千二百里，有打冲河來會之。又行千四百里，至馬湖府，又東行二百里，至敘州府，與岷江會。凡六千九百餘里，而岷江自羊膊嶺至此，僅一千八百餘里。故侍郎謂水必以源遠者爲主，而近者從而附之，今不以六千九百餘里之水爲源，而反主一千八百餘里之水，其勢不能以相統。

然無如禹貢明文。確不可易。如侍郎之說。當自金沙入四川以後。穴山通道。直抵羊膊嶺。而後與岷山導江合。且可與河源之自崑崙而積石者相比。不然。姑無論岷山之不得以羊膊盡之也。卽羊膊以來之水。已由松而茂而敍。歷一千八百餘里矣。安得忽指金沙之自滇來會者以爲之源也哉。且侍郎旣以金沙爲江源。而又自狐疑其辭。謂西番之查楚必拉。亦發源於岷崙。南行二千餘里。納東西大水十餘。名鴉礮江。又南行六百里。卽所謂打冲河。又八百里。而會於金沙。凡五千里。而至敍。似亦可以爲江源。特以視金沙較近一千餘里。故弗取。按此卽霞客所云。與金沙竝行南下者。更就其遠近以爲定說。夫以四瀆之在天壤。且明著其文於遺經。而可任吾之擇。而取之乎。且以洪武間宗泐之言證之。其云西番抹必力赤巴山者。東北爲河源。西南爲江源。然胡處士肅明。以是山爲共龍山。非崑崙。若據都實昂霄所記。以西番朶甘思之西爲河源。雖不知其卽抹必力赤巴與否。要之。去崑崙尙遠。斯皆前代史書與方輿圖之可考者也。然則侍郎所謂高山聳峙。因據之以爲崑崙者。侍郎自以意定之耳。況累代之窮河源也。皆以天子之力。不能得其要領。是故漢武張騫所定。則唐人非之。薛元鼎都實所定。則明人疑之。今欲鑿空求一江源。視河源爲更遠。不亦過歟。陸放翁曰。吾嘗登岷山。求江源。不可得。蓋自蜀郡之西。大山廣谷。谿牙起伏。走蠻箐中。皆岷山也。李贊皇曰。岷山連嶺。西不知其極。薛士隆曰。今自岷洮松疊以南。大山峻嶺。班班可考者。皆岷山之隨地立名者也。括地志謂岷州溢樂縣。南連至蜀。幾二千里。皆名岷山。肅明墨守班志。以爲必在氏道西徼之外。方可當之。亦非通人之論。近有引江源記者。謂在臨洮郡之木塔山。肅明駁之。然木塔亦岷山之支峯。必有水入江。故云然也。愚最取范石湖之說。以爲大江自西戎來。自岷山出。舉其大略。

而不必確求所證於大荒之外。蓋河山兩戒。南紀以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爲越門。北紀以三危積石負地絡之陰。爲胡門。而河源江源。竝在極西。以其九州之表。故禹貢略而不書。必指其地以實之。恐如宋孝宗之所以誚程泰之者矣。侍郎之學。淹貫古今。方今人物。愚以首推。而江源考失之好奇。故不敢不辨。

辨宋祁漢書校本

景文漢書校本。今不得見其全。監本引入寥寥。杭堇浦從勵文恭家。見宋槧漢書。則其中引之甚備。喜而鈔之。予亦以得所未見。及細閱之。乃知非景文之書。南渡末年。麻沙坊中。不學之徒。依托爲之。何以知其然也。崇文總目。景祐二年。祕書丞余靖。上書國之監。所收史漢本。訛誤極多。請行校正。詔翰林學士張觀。知制誥李淑。宋祁。與靖泊直講王洙。讎對。靖等悉取三館諸本。及先儒注解訓傳說文字林之類。數百家之書。以相參校。凡所是正增損者。數千言。逾年。上之。稱爲新校史記前後漢書。靖等又自錄其讎校之說。別爲三史刊誤四十五卷。是諸公固共有刊誤之作。而非景文一人之書也。而是本實頻引景祐刊誤本。則或者景文晚年別爲一書以行。亦未可定。然使景文果別有是書。則晁陳趙簿錄中必載之。馬竹村通考。亦必載之。而絕無有。況景文既身預於刊誤之役。而其引之。儼如易代前輩之書。何也。是其可疑者一也。又其頻引陽夏公之言。陽夏公者。謝希深也。景文爲歐公前輩。希深。歐公之友。景文卽引其語。何至尊而稱之。若此。是其可疑者二也。三劉漢隸。雖發之自原父。直至仲馮始卒業。觀劉跋所跋尾。則出行於世。甚晚。景文卒於嘉祐六年。於原父亦前輩。乃頻引而駁之。是其可疑者三也。司馬公生前祇封河內郡公。身後乃贈溫公。今以景文引其語。而亦稱曰溫公。景文安得至哲宗時。其可疑者四也。朱子文者。陋儒也。

其論漢書最可惡。雖不知其時代。然而於南渡以後。景文安得引之。其可疑者五也。景文之學極博。倘出於其所校正。必有可觀。今鹵莽庸劣之甚。至不知漸江之爲浙江。而疑以爲誤字。則是水經注尙未寓目者。曾謂景文而有此。其他可發笑者。蓋更僕數之。而未能盡也。然則其中所引南本浙本越本邵本。安知其非信口捏造者乎。堇浦方爲疏證。故以此書之大略告之。

### 辨南史陸法和傳

陸法和之與王琳。皆自梁入齊。史臣遂置之同傳。非也。法和豈王琳之比。蓋一庸人耳。其破武陵王紀也。由任約之功。其破任約也。由胡僧祐之功。法和無力焉。跡其好言未來之事。不過鹵莽道士伎倆。忽自稱司徒。元帝以其素號能前知。遂授之。已妄矣。江陵之陷。史稱其自郢州入漢口。將赴難。而元帝止之。謂此閒自能破賊。不須離郢。則尤捏造之言。當元帝夜登鳳凰閣。見翼軫閒有客星。徙倚太息。憂其必敗。故徵王僧辨於揚州。王琳於廣州。徐世譜於信州。以至任約劉藥之兵。無不召焉。豈有郢州最近。而反遣之之理。其詔僧辨曰。吾忍死待公。可以至矣。豈有以破賊自誇。而止郢州援兵之理。當時宇文之兵甚盛。以王僧辨之宿將。裴回不前。奮不顧身者。止王琳耳。而以道遠不及。彼法和者。固未嘗勤王也。胡身之謂法和。卽至江陵。豈能制魏兵之攻圍者。其徒托爲之言。以見其能知來。斯真論世之識矣。史又言其反郢也。著衰絰。聖城門坐葦席。以爲喪君之禮。法和進不成勤王。退不知城守。已有改事二姓之心。尙何持服之有。蓋是時荆楚諸臣。俘入關中者十九。而法和降於鄴下。故得任爲虛誕之言。而無人以質之。雖然。李百藥之徒。非良史才。不能辨法和之妄。固也。通鑑又從而紀之。不亦惑乎。賴有身之之註。能正其誤。吾故爲之。

申其說。

辨鄞江先生墓誌

鄞江先生極爲荆公所重。其墓誌係荆公作。然不載於集中。惟舊志引其語曰。四明立言之士。自先生始而已。至聞藥泉作鄞縣志。始盡錄其全文。予疑其冗蔓不類荆公文體。及觀其所記門下弟子。自豐稷袁穀周師厚諸人外。又稱遊學者有張機張邵張郊張祁。考郊祁皆邵之弟。邵係徽宗宣和三年進士。建炎初。假禮部使金。補其弟祁爲明州觀察推官。遂家焉。邵於紹興十三年歸自金。二十五年卒於廣德。而鄞江先生卒於至和二年。邵兄弟能遊學其門。最少亦不下弱冠。而自至和以及宣和。凡六十七年。始登第。又八年。始使金。留十四年。乃歸。又十二年。始卒。抑何其長年也。以豐尚書之輩行。相去幾三世。而謂其同門。不亦謬乎。此蓋王氏後人之不學者。僞爲此文。載之家乘。而藥泉修志。遂錄入焉。或曰。桃源先生爲鄞江之猶子。邵兄弟或嘗經受業。而誤以爲鄞江。此於時代尙不甚遠。然卽如此說。而誌文之出於依托。亦可知也。

崇教寺楊義婦事紀疑

吾鄞崇教寺。在湖曲。其中有女伽藍像。雙珥弓鞋。而鬚眉則男子。所稱楊義婦之子德順也。寧波府志鄞縣志。載其始末極詳。顧不見於成化以前諸志。至嘉靖志始有之。據云。義婦係唐乾符時人。又云。義婦之子。控於有司。不得直。乃赴汴。訴之朱溫。行營卒報其父讎。子竊疑事在唐末。而歷宋至元。胡以諸舊志皆漏遺。且乾符。唐僖宗紀年也。其時安得有朱溫。遽領行營。倘謂係朱溫據汴時。則錢鏐已立國。黃晟已領

明州。雖浙中嘗羈縻於中原。而不過遙奉正朔。況中隔以淮南之楊氏。亦非朱溫威令所能及也。近讀宋徐仲車集。中有淮陰義婦詩序。與楊義婦事極相肖。序謂淮陰商人之妻李氏。有姿色。同商者見而悅之。道殺其夫。厚爲棺殮。持喪以歸。給云溺死。盡歸其財。無毫髮私。於是伺其葬畢。除服。遣人請爲婚。自陳有義於其夫。婦亦感之。遂許嫁。生二子矣。一日大雨。庭下積水。水有浮漚。其人顧之而笑。義婦問之。不應。固問其人。以伉儷已固。不虞其有他。因以實告曰。汝前夫之溺。我實爲之。已溺復出。我以篙刺之。始沈。其時浮漚之狀。正如今日。義婦默然。乃伺其夫出。卽奔告有司。卒正其獄。夫讎旣復。自念以色累夫。以身事讎。讎人之子。義不可容。乃縛二子投之於淮。已而自投焉。斯事與嘉靖志所載一一符合。獨謂楊義婦有遺孕。其後夫將商於外。囑曰。所生女也。育之。男也。必不舉。已而生德順。托言得女。因爲女妝。故寺中之像如之。又謂楊義婦死。德順念以母故。死其父。復以父故。死其母。遂就崇教寺出家。此一節爲稍異耳。里中至今呼爲纏足祖師。遺塑猶存。事跡亦非鑿空所能撰。古今人固有前後如合券者。風教所關。亟宜表章。不敢以嘉靖志爲誣。特疑人代之有舛誤耳。仲車復曰。或者以其生事二夫。不得謂之義。是大不然。義婦之嫁。初謂其人果能殮其夫。不私其財。故感而許之。迨生二子。房帷之好已篤。顧能復讎殺子。又自殺其身。昭乎如白日之照九泉。可不謂義乎。斯言也。卽移以作吾鄉楊義婦之定論可也。

### 辨李國楨事

明甲申以後死事諸臣傳。傳聞異詞。多不可信。然無若李國楨之妄者。先是懷宗念寇禍亟。用人屢不效。思委任勳衛。曰。畢竟是吾家世臣。於是使魏國徐弘基。成國朱純臣。襄城伯李國楨。分掌兩都兵柄。而國



楨得京營總督。國楨不曉軍務。京營兵數十萬。舊例每一堞守兵五人。戰兵列近畿要地。國楨省軍費。每五堞實一人。其餘散遣居鄉。戰兵反居城內。事亟九門晝閉。守兵不得入。戰兵不得出。國楨遂束手無措。賊入城。遽降於賊帥張能。索金繒數萬。國楨唯唯歸寓。而所居已爲他帥入踞。一無可得。賊怒。榜掠之。兩脛俱折。以荆籬擡之。國楨不勝痛楚。夜解帶自縊。死。或盛以柳棺。置道旁。血淋漓於地。見者指曰。此李總督也。北平王錦衣世德嘗親見其事而記之。弘光定六等逆案。尙書解學龍秉筆。國楨在降賊諸臣之列。及阮大鍼更定南京。諸勳衛爲之請。謬稱殉義。儼然贈爵賜諡矣。前此京城未破時。都院李邦華請南遷。實爲國楨所阻。見南都姜閣學曰。廣疏中野史不知。反謂國楨力請南遷。又云。帝后葬日。自縊其旁。考左侍郎懋第北使密鈔。及趙吏目一桂紀事二書。載帝后之葬甚詳。初不及國楨一字。然世猶以當日謚議與野史所載爲疑。予故爲按其實而歷辨之。

原緯

偶讀竹垞說緯。嫌於其顛末尙未盡。因更爲考索。以疏證之。其見於竹垞所述者。不復具焉。

緯書之說。爲吾黨所差稱。然除災祥怪誕之外。不無可采。如律歷之積分。典禮之遺文。旁羅博綜。其言有物。但使擇焉而精。未嘗不極有關於經術也。按隋書經籍志。漢世緯書大行。言五經者。皆爲其學。惟孔安國。毛公。王璜。賈逵之徒。獨非之。相承以爲妖妄。故因魯恭王。河閒獻王所得古文。參而考之。以成其義。然則讖候流傳。直出諸經師箋故之前。後世以爲始於東京者。尙考之不詳也。銅符金匱。萌於周秦之世。王澤旣衰。僞言日起。但百家雜流。不過自名爲子。而緯則竊附於經。是以儒者不免爲所惑。以聖人春秋之

筆削重以子夏之謹守也。而再傳之公羊。遂有善識之名。然則其淵源不亦遠乎哉。是故秦有公孫枝之册。而兆西戎之霸。趙有董安於之册。而兆孟姚之亡。陳寶之祀野雞。萇弘之射狸首。或識三戶之復楚。或徵二世之亡秦。夫孰非圖籙之微言也。且夫天垂象。見吉凶。是不易之理也。五行之運。如環無端。是自然之運也。爲緯者未嘗不竊是意以炫飾其閒。豈知其惑世而誣民。一至此哉。吾觀西漢大儒。雖以董仲舒。劉向。尙不免於災祥之說。則隋志所云。果爲不誣。又未嘗不歎儒者之不善讀緯。而反以其所學陷溺其中也。若鄭康成於緯。或稱爲傳。或稱爲說。正義以爲漢時禁緯。故特諱之。則未必然。隋志。漢時。詔東平王蒼。正五經章句。皆命從識。安在其禁之也。觀康成答張逸曰。當爲注時。在文網中。嫌引祕書。故隱其名。然則康成因已黨錮之故。有所忌而不言耳。非漢世禁緯之明文也。獨隋煬帝焚緯書。而唐初諸公。如孔穎達。李善輩。皆淹通貫穿。則其在民間者。亦未能盡毀也。經學旣昌。彼妄誕者。將何所用之哉。

### 原命

古人之談命者多矣。王魯齋言。以日計時。得命一十有二。次其六十之十二。得命七百二十。計之以月。又六十其七百二十。得命四萬三千二百。又計以歲。六十其月。則得命二百五十九萬二千。宋景濂謂一日之內。同時生者不少。而顯晦吉凶。壽夭或懸絕。故趙普與軍校。蔡京與粉兒。高叔嗣與陳友諒。皆同命。童軒亦言。高穀與李昂。單昂與王稽。皆同甲子。而絕不相似。余中之衍皇極經世之說。推其淵源於王天悅。謂某甲之年月。必得某甲之日時。而後富壽。苟得某甲之日時。而遂貧賤。水陸舟車之所產。東西南北之所居。莫不有合。此其所以有同物而不同運者。莊定山曰。如此。則福善禍淫之語不足信也。黃梨洲調停

之曰。支干之不足。言命審矣。顧大賢如橫渠、西山，亦喜談星歷之學，以推驗事變，豈其見不及此。善言天者，徵之人事，善言人者，驗之天命。夫善與人同，卽爲合德，知過再犯，卽爲轉趾，聞善不信，卽爲孤神，財不儉用，卽爲耗宿。此以人合天者也。日月之交食，星辰之凌犯，陽九百六之厄，君子以恐懼修省。此以天合人者也。天不能以一定之數制人事之萬變，星翁欲掃除其萬變者，而拘繫於墮地之俄頃，固不足信。然并俄頃而去之，則天豈以空券枉矢，如周赧、曹髦之在上乎？兩者皆失，故必合天人而言之。則卽俄頃亦天之八柄也。梨洲之言，欲通兩家之郵，而未免依違爲調人之見。其於天人之際，未盡焉。夫天自有八柄以馭人，而不在于支干甲子之間。蓋天之所以賦人者，理也。顧理不能不乘氣以行，氣凝而成質，而後爲人。理純而氣駁，氣猶虛而質則實。天亦不能求其齊矣。原天之心，上之豈不欲人之皆聖賢而無不肖乎？而不能也。次之豈不欲聖賢常居后王君公之位，以臨治一切黎庶之不肖，使天下常治常安乎？而不能也。又次之豈不欲人之皆康強而無短折，皆溫飽而無飢寒乎？而不能也。夫天亦豈有所厚而聖賢之，而后王君公之，而康強之，而溫飽之，亦豈有所薄而不肖之，黎庶之，短折之，飢寒之，不特此也。方且若有老耄昏聩之顛倒，而聖賢而黎庶之，短折之，飢寒之，不肖而后王君公之，康強之，溫飽之，則皆命也。天之所無可如何也。夫以天之所無可如何者，而以是爲其八柄，不亦誤乎？曰：然則八柄安在？曰：天亦但能操其常而不能操其變，故天亦有時而窮，然而其變也，究亦未嘗不合乎常。彼儒者福善禍淫之說，時亦有不驗者矣。而不知無不驗也。回而夭，跖而壽，回若劣於跖矣，夷齊而餓，景公而有千駟，夷齊若屈於景公矣。文謝而死，留王而顯，文謝若拙於留王矣。此一時之禍福也，千百世之是非昭然。華袞斧鉞，施於蓋棺以

後。此一定之禍福也。彼據目前易過之跡。如朝露。如冰山者。而以是爲天之八柄。淺之乎言天矣。夫富貴貧賤壽夭之變。天有時窮於無可如何。則區區支干甲子。豈反有常數之足憑。若求其足憑。則惟盡其在我。而他無預焉。故孔子於伯牛之死也。始言命。於公伯寮之愬也。始言命。聖人之言命也。必其窮於無可如何。而後以命聽之。非如言星歷者有覲乎將來之休咎也。是卽孟子所云不謂命者也。故梨洲之言天也。固其談命也支。

### 原社

今世重社祀。一府一州一縣皆有之。而又有城隍之神。又有所謂府主之神。何以多歟。全子曰。是未攷古之社禮而失之者也。古者大社之外有國社。有鄉社。有里社。今天下府州縣之社。皆足以比古之國社。其鄉社里社無聞焉。社神者。府州縣之士神也。古人之祭也。必有配。故社之配也。以句龍。降而國社鄉社里社。則以其有功於是國是鄉是里者配之。今世之社無配。而別出爲城隍。又岐爲府主。是皆古國社之配也。又降之而一都一鄙皆有境神。是卽古鄉社里社之配也。古人合之。而今人分之。且失其正而存其配焉耳。夫古之得配食於社者。必官於其土。而遺澤足以及民。禮所謂勤事而得享者也。或以鄉老。韓子所謂歿而可祭於社者也。此卽今之所謂名宦。所謂鄉賢。而附祀於學宮者也。古皆附之於社。今人一變而爲特祠。再變則盡入之於學宮。而又於其外別標所謂城隍。所謂府主。而與社竝列。則分之中又分焉。是皆禮之迭失而不復能正者也。尤可怪者。世之城隍府主境神。必求其人以實之。又不就昔之賢守令及鄉之賢士大夫。而反妄指漫無干涉之古人。且撰爲降神之蹤跡以欺人。乃不經之甚者也。大抵今世不

奉天神而信人鬼。故諸祠之香火。其視壇壝奚翅什伯相過。無他。天神冥漠。苟非誠敬之至。無從昭假。而人鬼則有衣冠像設。足以爲愚夫愚婦之所趨。故今世而欲正祀典。惟正社祀而已。其果足配食乎社者。則存之。否則汰之。世有深於古禮之士。其必以予言爲然也夫。

釋輿

古者原有輿神。禮器所謂燔柴於輿者也。蓋老婦之祭。歷世奉以爲先炊。中夏則祭竈。而以輿配之。又有專祭。則禮器所云是也。太史公封禪書。亦記先炊。是漢時尙傳其祭。輿之司火令。雖同於竈。但當時以爲卑者之祭。禮文一切簡殺。故祭竈必用特牲三體三黍。又制心肺肝爲俎。先設主。後迎尸。祭輿僅盛於盆。尊於瓶而已。康成謂輿當作饜。後世皆祖其語。然康成改字多不可信。而攷古人饜祭之禮。其神一爲饜。饜宗婦祭之一爲饜。饜烹者祭之。俱在廟祀尸卒食之後。而不聞先炊有二。是則古人蓋別有輿神。康成之說非也。由此推之。則王孫賈之意。蓋指蘧伯玉。顏籬由之徒。不過備員。未若己之炙手可熱。獨當時而用事。而亭林顧氏有輿果何神之疑。亦可以釋之矣。亭林別謂輿竈當以地言。同一媚也。與其將順於朝廷之上。不若逢迎於燕閒之區。竊謂如以地。則室西南隅最爲幽隱。所稱輿援之力。未必不與煬竈相上下耳。

釋竈

竈以掌火爲事。實與門井戶雷各有專司。而其他無聞焉。不知後世何故加以司命之稱。謂其能言禍福於帝。是在宋孟元老夢華錄云然。蓋由來久矣。按天官書。文昌六星。有司命。卽周官太宗伯樛燎所祀者。

也。在武陵太守傳。又以爲三台之星。若祭法七祀。其一曰司命。鄭康成以爲小神。居人之閒。伺察小過。作譴告者。是與文昌之星不同。熊安生作義疏。據之以闢皇侃之說。愚謂七祀所列。亦不得謂之小神。要與天官書所云有別耳。援神契謂司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有遭命。以譴暴。有隨命。以督行。趙邠卿曰。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惡。曰遭命。行惡得惡。曰隨命。夫行善得惡。似未可言譴暴。若白虎通所解。又微不同。要其大旨。則無殊也。漢制。掌之荆巫。民間則刻木爲人。長尺二寸。居者別貯小屋。行者攜置篋中。每以春秋之月祀之。是古者原有司命之神。特巫覡所爲。以之解七祀。尙非今加之於竈。則愈舛矣。

### 先聖前母祀典或問

乾隆二年。副都御史海寧陳公。疏請崇祀先聖前母施氏。事下廷臣集議。舉朝不以爲然。禮部侍郎桐城方公獨爭之。衆莫聽。御史桂林謝公。初亦以爲宜祀。而次日以疾不至。遂更無爭者。客或以問予。予曰。吾聞諸公之阻斯議也。據奏先聖前母見家語。而今家語無其文。則不足信也。夫小司馬所引。誠不見今家語。然今家語出於王肅。顏師古註漢書。以爲非復劉向所定。則小司馬尙及見劉向之書也。今因王肅之書所無。遂據之折劉向。何也。客曰。此孔氏家事。使其果有。衍聖襲公已久。何以未嘗上請。予曰。國家追崇先聖至五世。聖裔之官。且萬年。皆孔氏家事。不必盡出其子孫之請。況孔氏譜系之古。莫如祖庭廣記。首引劉向家語。諸公乃概未之見耶。客曰。是則然矣。顧今家語後序。有聖父出妻之文。得母所出者之卽前母耶。果爾。則追崇亦未可輕議。予曰。此何言也。而可信耶。孔氏三世出妻。稍有識者。無不知其妄也。古人固不諱出妻。然不應聖門獨如是之多。彼爲此語者。始於檀弓。檀弓之誣先聖及諸高弟。不一而足。而此

爲甚。且鄭康成之解亦與王肅異。康成言先君子喪出母。是聖父出妻。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是先聖出妻。子上之母死不喪。是子思出妻。而子思之母死於衛。則以爲伯魚死而嫁。是聖門四世三出一嫁。亦不幸之甚矣。王肅又變其說。謂聖父出妻。卽子思所言先君子喪出母也。伯魚出妻。卽子思之母死於衛也。子思出妻。卽子上之母死而不喪也。而於先聖之出妻。則爲之混其事。乃後人之言。又與鄭康成王肅異。謂子思所云先君子指伯魚。是先聖出妻。而伯魚子思亦皆出妻。則聖父又幸免。不特其事之誣妄。又可見其說之倏移而上。倏移而下。初無定也。此本不足當儒者之辨。而欲據之以議祀禮。不亦異歟。客曰。先聖前母旣無子。則其出未可知也。子曰。古者妾媵有子女。君得免於出。聖父之筵生孟皮矣。施氏不應出也。且先聖之配拜官氏。亦鄭康成之妄指以爲出者。今未嘗不祀也。何獨於前母則信之深也。客曰。凡國家典禮。定於大宗伯。今尙書張公取羣議而折衷焉。子以詞館新進。曉曉置辨。是爲出位。子曰。漢時有大議。雖太學生亦得預聞。宋則三館兩制。竝在集議之列。今固無此例。而子辱以下問。姑陳其所見耳。且吾見尙書之議祀典矣。近者方侍郎請湯文正公從祀聖廟。此天下之人皆以爲當從祀者。尙書有憾於侍郎。謂文正公行誼節概。雖無愧儒者。而平生未嘗著語錄。不得與陸清獻比。首揆從中主其議。遂格不行。今者因侍郎之爭而力排之。猶前事也。客變色逡巡而去。因詮次其語。以質後世議禮之君子。

左氏諡說

春秋之諡。宗周而外。晉魯齊衛最具。鄭之七穆。皆不書諡。最後始有罕武子。國桓子。而馮簡子不知其爲公族與否。且其人雖賢。顧本末不甚詳。并佚其名。而存其諡。子產之諡。別見外傳。以宋諸卿之多賢。其諡

無一見於傳者。陳之書諡者三。而司馬桓子、公孫貞子，名無可攷。獨轅宣仲名存而事略備。其餘惟邾有茅成子耳。吾於是疑左氏於諸國之史亦未得見其全也。尤有不可解者。王子帶而諡曰昭，召伯奭暨其子盈而諡曰莊，簡魯之公子慶父暨其子敖而諡曰共，曰穆，公子牙暨其孫僑如而諡曰僖，曰宣。衛之石惡而諡曰悼，齊之高張而諡曰昭，國夏而諡曰惠，然猶可曰：諸臣雖以罪或死或奔，而業爲之置後，故徇其後人之請，得良諡焉。亦已謬矣。晉之狐鞫居而諡曰簡，卻鞮而諡曰成，欒盈而諡曰懷，齊之崔杼而諡曰武，衛之寧喜而諡曰悼，晉荀寅士吉射而諡曰文，曰昭，魯邠伯而諡曰昭，則其爵已翦，其族已絕，誰爲賜之。豈其遺臣故吏妄爲立議，當時因而傳之，而左氏亦遂從而載之。則是出於亂賊之徒之口，而竟以登於史乎。其間惟齊之國佐諡曰武，魯之臧紇亦諡曰武，紇之後從亡而出者，諡曰哀，衛太叔疾諡曰悼。此其罪未甚而宗未覆者，或稍可寬也。子家羈之諡曰懿，則以其人有大節，而又野死，或出於魯人之公論而追賜之，未可知耳。吾以是時諸侯之例攷之，唐成公、陳懷公皆弱小亡國之君，顧皆有諡。是其出於遺臣之私諡無疑。諸人殆亦其類乎。嗚呼！遺臣不忘其君，而諡以哀之可也。大夫之有罪者，而餘黨竊爲立諡，史氏遂據以相稱，可乎哉。安得百二十國寶書及古世本而遍攷焉。

文說二首

作文當以經術爲根柢。然其成也，有大家，有作家。譬之山川名勝，必有牢籠一切之觀，而後可以登地望。若一邱一壑之佳，則到處有之。然其限於天者，人無如之何也。唐宋八家而後，作家多，大家不過一二。周平園、樓攻媿，力爲恢張，微近於廓。水心則行文有蹊徑，同甫尤多客氣。其餘瘦肥濃淡，得其一體而已。有



元一代規矩相承而氣魄差減。明初集大成者惟潛溪。中葉以後真僞相半。雖最醇者莫如震川。亦尙在水心伯仲之間。獨蒙叟雄視晚明。而擬之潛溪。遜其春容大雅之致。此又有隨乎國運而不自知者。語曰。文章天地之元氣。豈不信哉。

揚子雲之美新。貽笑千古。固文人之最甚者。餘如退之上宰相書。潮州謝上表。祭裴中丞文。京兆尹李實墓銘。放翁閱古泉南園記。西山建醮青詞。爲皆白圭之玷。就中言之。放翁二記。尙有微詞。然不如不作之爲愈也。水心應酬文字。半屬可刪。吾故曰。儒者之爲文也。其養之當如嬰兒。其衛之當如處女。

禁原蠶說

周禮夏官馬質禁原蠶。鄭康成謂天駟主蠶。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原蠶者。懼其傷馬。臨川李詹事嘗語予曰。此最漢儒不經之談。吾嘗試之矣。一院之中。飼蠶於東。秣馬於西。曾不見其傷也。予曰。是固然。天下之以兩大而傷者。必其力足以相抗。原蠶雖多。不過女紅之餘分閨位耳。而謂其足以爲馬政之累乎。然所以必禁之者。則專爲蠶事計也。今天下蠶利莫盛於浙東西。吾故熟知其不可也。凡桑柘之生。三月而茂。旣翦之以供蠶食。則其木之津液爲之流者數日。歷兼旬而漸有生意。以復其初。原蠶多則必復取新生之葉。斬艾無遺。而桑柘之氣大剝。況其成絲於夏者。爲質亦薄。不足當春時之十五。是欲博其利而卒并蠶之氣而耗之。行之數年。蠶且漸減。桑亦盡枯。非贊化育之道也。四時之序。成功者退。是以桑柘用之於春。而休之於夏。不竭蠶之力。非於馬政有所預也。若夫天南極壤。固有收八蠶之繭者。斯則物產之奇。不可以爲常。故聖人於中國必禁之。或曰。掌之於馬質何也。曰。周禮蠶無專官。而天駟實以馬祖兼。

蠶神則禁原蠶者。馬質掌之。夫豈以兩大之故哉。

說蘋婆果

蘋婆果來禽皆柰之屬。特其產少異耳。蘋婆果雄於北。來禽貴於南。柰盛於西。其風味則以蘋婆爲上。柰次之。來禽又次之。新城王氏羣芳譜。尙攷之未晰。佛書所謂蘋婆果。肖如來之唇。正指北方之種而言。非柰也。王氏因廣志而誤耳。秀水朱氏以蘋婆果爲甘棠。來禽爲杜。則益謬矣。白棠赤杜實皆如棟子。豈柰類乎。閩之漳浦一帶。又別有蘋婆果。甚堅而劣。其殆媠母之唇耶。

此页空白

# 鮎埼亭集外編卷四十九

雜著二

鄞 全祖望 紹衣

## 記項燕事補註六國年表後

史記始皇本紀云。王翦虜楚王。楚將項燕。立昌平君爲楚王。以江南距秦。次年。王翦擊破之。昌平君死。項燕自殺。而六國年表。楚世家。王翦列傳。皆云。始皇二十三年。王翦擊破楚軍。殺其大將項燕。遂虜楚王。不言立昌平君事。予謂當從本紀。蓋項燕於國亡之後。扶義立君。力竭而殉。國人哀之。故陳勝猶假其名。以爲收集人心之計。卽後此項梁一呼。而八千子弟響應。亦燕之餘烈耳。若戰敗遽死。雖不失爲忠。感人不若是甚也。竊歎秦滅六國。其世臣無能與國同患者。收餘燼以相抗。止楚之項燕。狙擊諸博浪沙中。以報故國之讎者。止韓之張良。究觀秦所以亡。陳勝假之以發難。項藉因之以成事。而張良卒收其功。世臣爲故國重。於此見之。當取以補六國年表之闕。

## 拾漢豫章太守賈萌事

新莽篡命。首舉兵南陽討之者。安衆侯劉崇也。次年。舉兵東郡討之者。翟義、劉信也。其謀劫殺莽。立漢宗室者。期門郎張充等也。俱在莽卽真之前。旣卽真。舉兵東膠討之者。徐鄉侯劉快也。班氏不能特表之。合爲忠義列傳。故其事之詳。不可得聞。然其名俱得見於通鑑。獨鄺善、長水經注。載豫章守賈萌殉節。與翟

義同。其爲安成侯張普所賣。與張竦同。亦見太平御覽。而班書并其名不列於史。故通鑑亦失載。世之熟於鄙註者寡矣。因記之。

記王荆公三經新義事附宋史經籍志

荆公三經新義。至南渡而廢棄。元祐時。不過曰經義。兼用註疏及諸家。不得專主王氏之解。所禁者。字說耳。獨莆田黃隱作司業。竟焚其書。當時在廷諸公。不以爲然。彈章屢上。按山堂考索。所載元祐元年十月癸丑。劉摯言。國子司業黃隱。學不足以教人。行不足以服衆。故相王安石經訓。視諸儒義說。得聖賢之意爲多。故先帝立之於學。程式多士。而安石晚年字說。溺於釋典。是以近制禁學者無習而已。至其經義。蓋與先儒之說竝存。未嘗禁也。隱猥見安石政事多已更改。妄意迎合。欲廢其學。每見生員試卷引用。輒加排斥。何以勸率學校。同時呂陶亦言。經義之說。蓋無古今新舊。惟貴其當。先儒之傳註。未必盡是。王氏之解。未必盡非。隱之誦記王氏新義。推尊久矣。一旦聞朝廷議科舉。則語大學諸生不可復從王氏。或引用者。頗多黜降。諸生有聞安石之死。而欲設齋致奠。以伸師資之報者。隱輒忿怒。欲繩以法。尤可鄙也。於是上官均等。皆乞罷隱。慰公論。由此觀之。元祐諸賢。平心亦已至矣。嗟乎。蔡京之欲毀通鑑。蓋隱有以啓之。韓忠獻所云。鬼怪輩壞事也。二疏不載於宋史。特錄之。以附於經籍志之後。

記先少師事

宋穆陵嗣統。吾宗會稽全氏。自太師申王而下。皆以戚畹承恩澤。其由進士出身者。則少師府君諱清夫也。少師爲越公次子。一門貂蟬相望。獨習詞賦。取科第。已而屢遷至少師。判湖州。頗以盛滿爲懼。未老乞

休會稽唐氏者。亦舊家。其遠祖通議公神道。在山陰縣旌善鄉故城山中。先是寶祐時。唐氏之裔。以券求售。少師以閒壤畜之而已。不知其爲先塋也。久而知之。瞿然曰。梓里先正。雖其孫支零落。然得無有議我者乎。乃命守者禁其樵牧。而通唐氏之灑掃如故。越二紀。而少師致政歸。唐氏有名班者。謀於宗老。引古誼。致書來請。少師謝而諾之。再至。卽歸其券。且爲標其山徑之廣袤。繪圖致唐氏。唐氏感少師之德。特勒石墓旁。而剡源戴帥初爲之記。夫以少師當時之力。於此空山。固無足愛。揮而還之。直敝屣耳。顧吾以觀世之有力者。雖以一畝之區。甚或數弓之地。必竭其智計以爭。抑思陵谷推移。吾家所強據而有之者。能保其如帶如礪。永弗失乎。以視少師。春然雅量。廣錫類之思。卽以沛及枯之惠。相去何如也。適仁和張秀才誠然。以祖墓爲勢家所奪。力爭之。幾致奇禍。其後幸而得直。請予書其事。予因有感於剡源所記。嘆世風之日下。并以告吾宗人。載之譜乘。補家傳之所未備焉。

記宋湖心寺浮屠妙蓮治錢唐江事

錢唐江潮。其捍禦者爲海塘。此外不聞其爲患。獨宋理宗朝一見之。顧舊史亦不甚詳其事。祇杜正獻集中奏疏。其陳穆陵卽位以來大變五。大幸五。而以浙江之決爲一變。其平爲一幸。然亦僅曰江潮失道。摧陷衝擊。已迫城闈。幾不可以爲國。而怒濤復殺。寢安故流。未嘗言其所以治也。四明至正志云。妙蓮者。湖心寺僧。有道術。史衛王當國。錢塘江變大作。延妙蓮治之。乃趺坐閉目誦咒。江潮頓平。予平生不信二氏之學。然推原其故。深服先儒之說。以爲釋本於道。至道何所本。則未有言之者。不知道家之祖。蓋出於三代以來。巫史卜祝之官。歷古聖王。固嘗用之。而其末流愈遠而愈失其真。夫聖王通天地人以立教。故典

三禮者。其屬有巫。有史。有卜。祝。斯其官不可視之爲賤者之流也。苟非有齋戒神明之德。何以知鬼神之情狀。而相與昭格。昭格有所弗通。何以聯天人於一氣。是其術誠不得而賤之。但聖王語常不語怪。任德不任術。如商之巫咸。巫賢。或謂其以官爲氏。而七年之旱。祥桑之拱。但以修德禳之。不聞其以術也。世教衰。人心壞。卽史巫卜祝。亦非三代之舊。而道家之徒。乃以其清淨之胸。竊取而運之。夫然後有驅役鬼神之法。蓋斯人日役役於羣。動其志氣。不復能感通。而道人輩。寂坐槁暝。反成旁出之伎。至於釋子之所爲。則又本道家。而小別其門戶。如妙蓮者。殆亦苦身持力。積久深造。而後能之。非聊爾之術所可幾也。當是時。君若相。日耽湖山之樂。格天之政。夫復何有。非是僧。江患固未可知。嗚呼。以古聖王參贊化育。貫通幽明之所寄。官不能守其職。而流入於異端。彼拘墟之儒。方斥以爲誕妄。不知夫庶子之紊宗。閭位之冒統。其源流有所自出哉。吾聞元泰定間。海岸大崩。浮屠天岸。取海沙。詛之。遍擲四隅。足跡所踐。海濤皆止。是亦妙蓮之流也。

記王之明事

江陰白孟新夢鼎。其言王之明事。係所目擊。有足資參考者。孟新曰。初傳太子南來。予卽同友人往跡之。甫出城。卽有百餘騎馳來。云往衛太子者。至某寺。其門鍵嚴甚。有窺者。騎輒以白梃擊之。俄而有勳戚數人至。亦不得入。內傳語曰。太子勞。諸公倦甚。請以明日皆去。雖寺僧亦不得見太子何狀也。西時。馬士英遣人至。卽入之。漏五下。錦衣馮可宗以騎至。言迎太子。戒僧無動。有起者。卽殺之。遂以太子去。明日使朝官雜識。則皆言非矣。南京失守。士英走。有人其第者。得馮可宗一緘。自稱門生。言密啓獄事。恐動人耳目。

當早決。其月日正太子獄時事也。然則王之明事。其蹤跡誠屬可駭。竊意方流賊破都城。戈甲雲擾。太子何由脫身南奔。故後人亦多疑其僞。但士英輩之所爲。則妄甚矣。

### 記馬士英南奔事

士英奔至杭。擁所謂太后者來杭城。士庶皆得入見。太后身長。衣黃。南面立。問以國家禍亂及宮府事。皆不能答。或曰此士英母。或曰宮人也。其後士英走。太后不知所終。吳農祥云。

### 記許都事

許都之禍。交口稱其誣屈。而陳公大樽。何公愨人。徐公關公。言之尤甚。大樽身在行閒。至以殺都爲負。辭給事之擢。棄官去。闇公尙責大樽不能力爭。而愨人爲職方。薦都知兵。兪旨之下。在都死後數日。南都史公。時亦以檄召之。故黃南雷。吳梅村。毛西河所言。皆祖諸公之說。獨吳徵君慶伯。以爲不然。言都本無奇才。特以喜結市井無賴。得人心。健兒俠客。暨方外之不逞者。皆歸焉。都所結多不能給。遂肆劫奪。至宣平之官庫。亦爲所掠。又假中貴之符召兵。事發。自知不免。遂反。果如此。則都不容誅矣。竊疑華亭諸君子。以立功自喜。誤信都。或有之。史公更歷事多。豈有不審其才行而遽爲檄召之理。慶伯之父中允。預於討都。官司聲罪之詞。容有過實。而慶伯亦遂詆之已甚。總之。都旣揭竿爲賊。則下流蒙謗。終難洗雪。但尙讓張元洵非端士。設得如史公者。駕馭之。亦或可收其用。而有司復爲激變。此紛紛之論。所以尙爲之惜者也。

### 拾中丞高公鄖陽舊卒事

流賊之攻鄖陽。吾鄉高公。以疲兵扼之。賊屢至屢挫而去。思陵用公爲陝撫。南中又用公爲湖撫。時大兵



已下陝。公至。不得前。還鄖。則亦內附矣。時尙有老父在堂。公乃閒行歸家。齎志而卒。方公守鄖。有四卒。最勇。專任劫營事。賊至。輒令出劫之。四卒分啖生牛一隻。火酒各一樽。夜去。竟入賊營。但操一鐵鞭。所擊立碎。賊以刃禦。爲鞭所格。或折或墜。皆不支。又往來倏忽。諸營爲之驚擾。四卒及旦而還。無傷者。賊乃終夕嚴備。不得休息。而四卒出入自如。非邏者所能遏。其歸城也。手中鞭皆牢不可開。瞑坐移時。旣而張目大呼。齊擲之。公旣歸。亦不知四卒流落何所。其後有族弟故孝廉斗階。以計車北行。宿酒肆中。主人翁老矣。問知爲公族。大不以其應試爲然。斗階叩之。不肯道姓名。固問。則曰。吾昔從公鄖陽。卽所謂四卒之一也。因言公事甚悉。且出鐵鞭示之。嗚呼。方公自鄖歸。天下猶多事。以四卒之技。何難改投。以圖進用。而埋身恐後。觀其責斗階之言。諤諤有古人風節。斯不當僅以健兒相目者矣。因記其事。附之公傳後。

記方翼明事

鄒氏明季遺聞。穢誣不堪。其爲張縉彥、李明睿、王燮、各曲筆增飾。是思以隻手掩天下目也。然其中亦有一事可探。謂南都翻逆案時。奉化方翼明上疏諫。發刑部擬罪。此事他野史不載。獨見鄒氏之書。予初不甚信。近始訪得其諫疏。又知其爲李梅岑先生弟子。梅岑故遺民風節之高者也。當更博考翼明之平生而傳之。

記石齋先生批錢蟄菴詩

石齋先生在南都。學人稱爲誠明先生。蓋用昔人以加之橫渠者也。吾鄉錢蟄菴尙少年。以通家子請業。取所作詩求先生點定。先生批其卷首曰。詩甚可觀。然其中有贈女校書作。近來此等習氣。皆元規之塵。

也。錢氏至今藏之。明人放浪舊院。名士多陷沒其間。雖以范質公、吳次尾、方密之、姜如須、馮躋仲、黃太冲亦不免也。王玄趾爲葢山先生門下。尤狎於此。又狎伶人梁小碧、小碧以此名重一時。諸公賴有後來所造。不至終爲此累耳。讀方望溪記先生拒顧媚事。真可謂峨嵋天半。巖然獨絕者矣。予選甬上耆舊集。就錢氏求蟄菴詩。獲見先生手批之語。爲肅然再拜而記之。

### 浙西分地錄

浙江之地。自明洪武中。定爲杭、嘉、湖、寧、紹、台、溫、處、金、衢、嚴十一府。東寬而西迤。其實自秦置會稽郡以來。皆以江南之蘇、松、常、鎮四府爲西境。直達於大江而止。漢志會稽郡治吳。領二十六縣。曰吳、曰曲阿、曰烏傷。曰毗陵。曰餘暨。曰陽羨。曰諸暨。曰無錫。曰山陰。曰丹徒。曰餘姚。曰婁。曰上虞。曰海鹽。曰鄞。曰剡。曰由拳。曰太末。曰烏程。曰句章。曰餘杭。曰錢唐。曰鄞。曰富春。曰冶。曰回浦。則今江南四府之地皆在焉。後漢順帝永建四年。始分會稽置吳郡。而移會稽之治於山陰。蓋唐浙東分道所由起。吳郡則又今蘇州所由起。會稽則又今紹興所由起。孫皓寶鼎元年。又分吳郡合丹陽郡之地。置吳興郡。是今湖州所由起。晉武帝太康二年。又分吳郡無錫以西毗陵校尉之地。置毗陵郡。惠帝永興元年。又分吳興之陽羨。合丹陽之永世。置義興郡。是今常州所由起。元帝初。又分吳郡海虞北境。置南東海郡。寄治曲阿。是今鎮江所由起。陳後主禎明元年。分吳郡錢唐縣置錢唐郡。是今杭州所由起。隋平陳。置遂安郡。是今嚴州所由起。蓋六朝揚州封內。以丹陽爲王都。而吳郡乃其近畿。故多合二郡爲揚州。而以會稽爲東揚州。又於吳郡之京口。別置南徐州。以毗陵、義興度屬之。其後又置吳州、震州。以壯形勢。然開府屯兵。則仍以丹陽自爲一局。吳會

稽自爲一局。是以宋顧琛爲吳郡。得合吳興王曇生。義興劉延熙。晉陵袁標之師。以應袁顛。而尋陽王子房應之於會稽。梁杜龕爲震州。得合吳郡王僧智。義興韋載之師。拒陳。而張彪亦起會稽。是也。唐之江南東道治蘇州。始復合古會稽郡之舊。惟昇州則古屬丹陽。而唐始割隸之者。迨肅宗乾元二年。又分浙江東西道。則西道於昇。潤。蘇。杭。常。湖之外。并領宣。歙。饒。江。四州。蓋兼有古豫章郡之地。東道於越。衢。婺。明。台。溫。處之外。并領西界之睦州。其後西道卒罷。領宣。歙。江。饒。而以睦州屬之。東西各領七州。浙西鎮海軍使之治。自憲宗元和而後。皆在潤州。其後楊行密。錢鏐。爭浙西。潤。常。兩州。皆歸楊氏。故僖宗光化元年。吳越移鎮海軍治於杭。而吳亦仍置鎮海軍於潤。一如山東兩昭義軍之例。吳越寶大元年。不通中國。於是以前蘇之嘉興縣置開元府。是今嘉興所由起。宋平江左。浙江西路復合。但不領江寧。蓋復古丹陽之舊。南渡後所分軍州。亦猶舊界也。元至正開始分嘉興。置松江府。蓋會稽之西土。自罷侯置守以來。雖其中離合不一。而蘇松常鎮之合於浙西。則未有異者。若以地勢民風言之。則杭州而西。應與蘇松四府爲一部。江寧而東。應與徽州諸府爲一部。揚州而北。應與廬鳳淮徐爲一部。據大江而三分之。是畫野之至當者。唐以昇。宣。歙。饒。江。并入浙西。未免有鞭長不及之勢。而明初則嘉湖亦當歸直隸。將浙西不過百里。胥失之矣。嚴州自六朝以來。俱屬西界。唐時暫隸之東。不久卽歸之西。其東屬者亦非也。

浙東分地錄

浙江十一府。以秦置會稽郡之封計之。西雖縮而東則贏。蓋秦時會稽之東。自浙江隔岸爲烏傷諸縣。迤邐至於山陰。又東自餘姚句章。至於鄞而止。秦之置郡三十六。而閩中郡弗與焉。今閩中之南境。蓋有秦

南海郡之地。其西境蓋有秦豫章郡之地。非盡秦之故封也。而吾浙之台溫處三府。則實秦閩中郡之北土。秦之亡也。故越王無諸。閩君搖。以兵從漢滅秦。高帝卽位。封無諸爲閩越王。惠帝時。又分閩越之地。封搖爲東海王。無諸之所王者。當卽今泉建諸府之地。搖所王者。當卽今溫處諸府之地。而福州則爲兩國之交。若漢初。會稽之屬。原祇二十四縣。太守治吳。其親轄者。爲曲阿毗陵陽羨無錫丹徒。西部都尉治錢唐。其分轄者。當爲婁海鹽烏程由拳餘杭富春烏傷太末。烏傷太末在東。然由富春而上。則在部內。東部都尉治鄞。其分轄者。當爲餘暨諸暨山陰餘姚上虞剡句章鄞。皆秦之舊也。吳地記曰。東甌亡於漢武帝建元二年。漢遷其民於江淮。其後遺民稍稍復出。於是始立爲回浦縣。其時閩越猶未亡也。十六年。復有事於閩越。分其國爲二。東越王餘善。與越繇王丑竝立。元鼎二年。二國盡平。亦遷其民而虛其地。以其遺民稍出者。立治縣。於是增設會稽南部都尉。治回浦。而以治屬焉。後漢旣分吳郡。錢唐非復會稽之有。始置西部於太末。而東部由鄞而徙章安。南部由回浦而徙侯官。司馬彪云。章安卽治。然則臨海亦治地也。分治地爲東南二都尉。東部治臨海。南部治建安。晉書曰。建安。武帝時名東治。後漢改爲侯官。合二史之言考之。東治卽治縣也。東部之由鄞而徙者。蓋搖之封。南部之由回浦而徙者。蓋亡諸之封。竟以秦閩中郡之全地。附於會稽。孫亮太平二年。始分會稽東部。置臨海郡。則今台州所由起。孫休永安三年。始分會稽南部。置建安郡。晉武帝太康三年。又分建安。置晉安郡。則今福泉諸州所由起。明帝泰明元年。又分臨海。置永嘉郡。則今温州所由起。唐之興也。豐建汀漳竝建。而猶屬江東。采訪使之治。蘇者領之。用漢制也。其置福建經略司。自玄宗始。其置福建節度使。自肅宗始。於是侯官都尉之地。遂獨爲一道。而東部則竟隸

浙東蓋自天寶元年分温州置處州計地而論直盡得回浦縣之境福建一道僅得治縣耳考漢太康記有回浦鄉在鄞縣南當卽南部故治然則回浦亦在台州之境與治相接當時以二縣包舉全閩也若孫皓寶鼎二年分會稽之太末諸縣置東陽郡是今金華所由起唐高祖武德四年分東陽之信安置信安郡是今衢州所由起玄宗開元二十六年分會稽之鄞縣置餘姚郡則今寧波也是乃秦會稽郡之東境其時如金華之永康寧波之象山則尙係閩中之地所度屬者是浙東分地之顛末也以甌閩之界言之踰仙霞越杉關可以別爲一道若東甌允宜屬之浙中者也

百粵分地錄

百粵之於越蓋自無余裂土以來傳國踰千年子姓繁衍分闢天南之士凡職方不錄者皆爲所據芋區瓜疇各以成部其在允常句踐之先已有然者正如白狄赤狄之同出於狄舒庸舒鳩之同出於舒太史公乃謂越亡之後宗支分散或爲君或爲長以臣於楚非也閩越揚越甌越略越之名甚古不自七國後始也周禮夏官有七閩則閩越之自爲一種舊矣史記當周夷王之時楚熊渠興兵伐揚越則揚越之自爲一種舊矣永嘉爲東甌鬱林爲西甌故輿地志曰東南有二越則甌越之種不同又可知矣呂覽越駱之箇則駱越又一種矣安得如太史公之言以爲越亡之後所分乎況以罷侯置守之界言之百粵之地所謂閩中南海桂林象郡四守不在三十六郡之數者也國語句踐之盛西至於太末東至於鄞此僅僅秦會稽郡界而於閩中以下四郡無預也將謂其時四郡未有屬乎則沃野六七千里陸與楚之長沙豫章黔中三面壤地相接水可由海道以通齊之膠萊不特三江五湖之利也以句踐之生聚教訓肯虛此

而置之乎。將謂句踐滅吳後所并據。則淮泗之地。卒棄之而不終守。況四郡之隔以險阻。且廣袤而不及控馭乎。然則百粵之舊。有君有長。可知也。百粵之種。本出於無余之後。故當越之強。則臣於越。越亡。則臣於楚。蓋自楚衰而吳盛。吳亡而越盛。江湖以南。漸通於上國。而百粵介在荒服以外。尚仍僻陋之區。風氣未開。故庇民於強者耳。漢書注則謂自交趾以至會稽。綿亘南東。道里絕遠。各爲種族。未必皆夏少康之裔。斯固未可定。然據其所云。是百粵與越。初非一姓。而史記以越爲楚滅。宗支散處。而後有百粵之稱者。益不足信也已。

### 鄞西湖十洲志

鄞西湖之勝。至宋元祐開而極盛。南渡以後。皆遭變置。劉戶部所作圖。已無存者。嘉定開縣境圖。則闕之。近修鄞志者。開有所指。或合或否。予爲捃拾舊文。約略故跡。大抵中央得四。而東西兩岸各分其三。舒亶十洲圖記曰。因湖上之積土。廣爲十洲。而做壽聖之閣以名之。是十洲閣在壽聖院中。王亶題閣詩曰。山川如幻閣長秋。一鳥飛來伴九洲。是壽聖院爲十洲首。卽花嶼也。前輩張瑤芝。以爲芙蓉洲。謬已。王亶柳汀詩曰。臨流截得虹蜺住。留作憧憧兩岸橋。西憧憧橋。卽今尙書橋。東憧憧橋。卽今館驛橋。是逸老堂卽柳汀也。聞性道誤以爲月島。舒亶芳草洲詩曰。小雨如酥露下晞。嶼花汀柳自相依。明范侍郎指爲碧沚。其說是也。蓋碧沚最居北。柳汀在其南。花嶼又在南。自史氏構別業後。始改名碧沚。舒亶松島詩曰。歲晚何人同寂寞。水西我有讀書堂。舒氏嬾堂在巖底。而松島在東。則眞隱觀乃松島。自史忠定築觀。改名竹洲。張瑤芝遂疑爲竹嶼。非也。是中央之四址也。由松島絕湖而東。爲竹嶼。劉理詩曰。清影扶疏月際來。以

其接月島也。晝錦橋當其南。牢家橋當其北。橫河一道今已塞。在七牧廟旁。竹嶼之下爲月島。劉琨詩曰。衆樂亭前月滿洲。以斜對柳汀也。牢家橋當其南。均奢橋當其北。月島之下爲菊洲。史氏寶奎里在焉。直至平橋而止。近人誤以爲松島是東岸之三島也。由松島而西爲煙嶼。劉琨詩。溶溶曳曳拖輕素。遮盡漁簑。與釣槎湖上漁人皆居巖底。錦里橋當其南。觀音寺橋當其北。橫河一道已塞。在周觀察第旁。煙嶼之下爲雪汀。卽報慈觀音寺也。王亘詩曰。梁公宮裏舊池臺。蓋指錢康憲朱邸而言。觀音寺橋當其南。感聖寺橋當其北。聞性道誤以觀音寺卽感聖寺。遂并二橋爲一。雪汀之下爲芙蓉洲。直至衮繡橋而止。近人又有謬以橋北隔河一帶當之者。是西岸之三址也。嗚呼。陵谷尙有變遷。何況湖上之區區者。特據當日十洲之詩。參以志乘。尙可彷彿其大概云。

甬上寓公偶志

吾鄉僻在海上。然累代星移物換之際。必多四方避地之士。其後或留或去。要足以增吾鄉文獻之重。不可遺也。國初如北平梁鶴林。居鄞城東。青神余生生。桐城方子留。崇沙宋菊齋。皆居湖上。不波航中。休寧江子雲。居城西。華亭徐闇公。居定海之柴樓。張子退居浹口。而其隱於僧寮者。不預焉。方明之初。西域丁鶴年。居定海。金華戴九靈。居慈谿永樂寺。曹南吳志淳。居鄞東湖山陰。張玉筍。居四明山中。永嘉高則誠。居鄞樸社。今尙有瑞光樓故址。龍子高亦居慈谿。南昌揭伯防。錢唐楊彥常。會稽盛景章。魏郡邊魯生。永嘉柴養吾。俱居鄞。而玉筍埋名備於僧寺。至死始有知之者。其跡尤奇。方元之初。閩中謝臯羽。以遊錢塘。張玉田。以下天台。舒閩風。劉正仲。以授經。胡梅礪。以注通鑑。葛慶龍。以詩。皆居鄞。而慈谿黃東發居湖上。又

居同谷。居小溪。奉化曹泰宇亦居鄞。此雖同郡。而在甬上則爲客寄。更追溯之。爲南渡。如魏山房、張雪窗、張於湖、朱濤山皆定家焉。不在此列。若山東焦先生以理學居鄞。大函山中吾鄉得私淑伊洛之傳。自先生始。晏尙書敦復居湖上。又常寓昌國。有昌國梵慧寺碑。咏梵慧方丈梅花詩。猶載於舊志。浦城黃子游則居奉化。皆寓公之生色者也。嘗思蒐輯諸公軼事遺文。別爲一錄。以附圖志之後。而卒卒未暇。姑舉所知者。牽連記其名籍。以俟後之博雅者成予志焉。

### 招寶山鐵符志

招寶山本名候濤山。居民以其當海口。商舶所經。百珍交集。因以招寶名之。或以爲因山下蚌珠者。妄也。相傳宋政和間。沈鐵符山下。按況達豐惠廟記。政和七年四月。樓异造畫舫百舵。置海口。專備高麗使臣之用。又造二乘舟。錦帆朱鬣。威耀若神。投鐵符於招寶山之海中。以鎮之。時有巨魚出現。長數丈。鱗角耀日。觀者駭之。然則當時所製凌虛致遠。凌飛順濟神舟之屬。皆在是山下也。其鐵符殆林靈素等之所爲。道君方崇術士。尙符瑞。而巨魚之祥。守臣以此迎合邀再任矣。嗟乎。病鄉井以博一官。又造爲詭異。誣惑耳目。异之罪不足責。特外夷貢使。曾未幾至。而燕山已塵起矣。嗣君航海。奔迸於金鼈背上。鐵符能少效其靈。却琦頭犯駕之師否耶。樓氏畫錦堂世譜。特變其說。以爲是時海潮坍溢。民田乃以鐵符自山投之於海。泛濫以定。因以名縣。是樓氏子孫自愧其廢湖給貢使之失。而欲以此掩之。不知定海之得名。在朱梁時。又可見其後人之不學也已。

### 志懸磁葑廟緣起



懸磁何以名廟。因懸磁之葑也。懸磁何以名葑。肖葑形也。泉深不能及膝。以竿探之。自葑以下。可至數丈。歲旱。諸溪俱涸。而葑泉湧不竭。說者以爲自葑以上。如從空中懸磁者。吾攷懸甕之山。見於山經。則懸磁卽懸甕之類。皆取於象形歟。廟之神爲誰。殆葑神也。葑神則不應有衣冠面目。而流俗廟必有像。有像。則設爲衣冠面目。因其衣冠面目。而別求其人以實之。於是紛紛不一其說。或曰是蠶峯逸民。乃萬歷末年。有神扶鸞而降。自道其生時事。頗類漢之董徵君。里人咸曰。懸磁者。懸慈也。因孝而得慈。猶慈谿之以徵君也。然尙未質言其姓氏。或以爲宋殿前巡檢張寶。建炎扈從來鄞。會金兵迫。避難。重趼負其母入山。其母度不兩全。投井而死。寶亦殉焉。故曰懸慈。蓋因慈以愍孝。予攷張寶乃衛士。非巡檢。扈從以鼓噪伏誅。非投井。無一合者。而里人信之尤篤。至大署其神曰張公。或又以懸慈乃老僧之名。有道術。嘗居於此。歿而里人神之。因爲立廟。是三說者。皆改磁爲慈。遂并其地名而易之。然不直曰懸慈廟。而係之以葑。則其爲祀葑神也。彰彰矣。予故爲之志其緣起。

志阿育王寺舍利始末

南雷舍利辨。謂吾鄉阿育王寺舍利。自明嘉靖以來。一失於胡制府防倭之師。再亡於山民李氏。三入於酒家。其故物杳然矣。因進溯前此數千年。流轉不一。其譎張爲幻。當更何如。吾讀魏倂聞見小史。鋪按。倂。甬上人。言寺僧爲舍利求放光。多以夜半安排。次日卽有微驗。則南雷之前。已有言其僞者。然二家尙未原其始而詰之。阿育王舍利。其最著者在丹陽之長干。李延壽扶南傳曰。晉簡文咸安中。造長干寺塔。其後有西河離石胡人劉薩訶。遇疾暴亡。七日而蘇。自言見觀世音。語云。洛下齊城。丹陽會稽。有阿育

王塔可往禮拜。因出家。名惠達。遊行至長干。有阿育王塔。掘入一丈。得金函。盛三舍利。及佛爪髮。乃遷於簡文所造塔之西。別爲塔。梁武大同三年開之。因重修塔。帝親幸寺。設無礙食。此事溫公紀之通鑑。扶南傳又云。先是二年。改造會稽鄞縣塔。開舊塔。出舍利。遣光宅寺僧迎至臺。帝禮拜竟。卽送還院。入新塔。此舍利亦薩訶所得。則卽今在甬上者也。然考會稽記云。王導初渡江。有道人神采不凡。謂曰。昔與阿育王同遊鄞縣。置安身舍利塔。阿育王捧塔飛行虛空入海。弟子攀引不及。一時俱墮。化爲烏石如人形。至今寺前數里有壘名烏石。又十五里有塔嶼。據此謂王導初渡江。是在簡文帝咸安之前。又釋感通傳曰。晉太康中。離石劉薩訶。業弋獵。病死而蘇。云冥中見一梵僧。告以宿業甚重。今洛下齊城。丹陽會稽。有阿育王古塔。當勤求禮懺。可以免厄。乃祝髮名惠達。東詣鄞縣訪之。一夕聞土下金鐘聲。越三日。見梵僧七人行道。空中涌地。形爲方壇。神光照映。因勵土求之。得石函。中有舍利。六僧騰空而去。其一化爲烏石。夫一薩訶也。忽而爲東晉咸安以後之人。忽而爲西晉太康閒人。蓋欲附合會稽記王導之時代。故不得不改咸安而爲太康。而蕭梁大同修塔之歲。亦或改而爲普通。是其荒誕不經何足詰也。且其異同尙不止此。據釋氏書佛涅槃後。得舍利八斛四斗。阿育王起浮屠於佛涅槃處。諸國各齎少許歸國。以造寺塔。是阿育王自起之塔。及諸國所分造。猶專指西域言之。此其說尙不甚怪。自中國人爲之增飾。如李延壽謂阿育王一日一夜造八萬四千塔。則遍於天下矣。卽以薩訶所舉四塔。惟丹陽見重於前。鄞縣代興於後。蕭梁之地。不及洛下齊城。故二塔無聞焉。河南志雖紀嵩少有阿育王塔。而不著其異。卽長干之舍利。自蕭梁亡而亦無復豔稱之者。吾甬上之後起。則以錢氏之佞佛也。彼爲之紀述者。旣已顛倒人代。恣其附會。

而逃儒歸墨之徒亦略不攷其始末膜拜頂禮惟恐不及吾故詳著之以補南雷之所未及。

吳綾志

吾鄉自唐至宋皆貢綾。唐國要圖云貢交梭綾。貞元十道錄云貢吳綾。元和國計圖云貢吳綾。白附子。宋九域志云貢綾一十四匹。寶慶志云貢大花綾一。深寧先生七觀亦誇交梭吳綾之精。據舊志言吾鄉風俗不甚事蠶桑。故縑帛俱貴。何以登貢物耶。惟奉化絕絕密而輕如蟬翼。獨最他產。象山苧布獨細。曰女兒布。見寶慶志。明時稱慈谿葛布。見於縣志。近則鄞之林村絹。見於萬徵君季野鄞西竹枝詞。而交梭吳綾已失其傳。鄞之南湖舊有紡絲織紗諸巷。殆卽貢綾時所呼。蓋杼軸羣聚之地。而後遂沿其名耳。

車螯志

今天下車螯莫如淮南。然謝康樂山行記永嘉車螯不如北海。南朝之北海則膠萊也。是車螯以齊產爲上。吳產至歐公始稱之。而同時王荆公所咏則鄞產。豈地氣先後之不同。抑待人而始著耶。荆公詩謂其殼可入藥。則又方書所未言者。

大算袋魚志

大算袋魚爲吾鄉土物。卽所謂望潮者也。其大者曰章舉。亦曰章距。俗傳以秦始皇東巡棄算袋於水中。化而爲此魚。固不足述。而羅端良稱博物。其爾雅翼以大算袋魚爲魴之別名。何其舛也。魴之出以夏。大算袋魚之出以秋。時旣不同。種類亦判。予嘗聞海上人語。望潮亦能以鬚纏物而食之。羅氏殆因此而誤耶。因戲爲詩云。祖龍并六王。多算仗斯袋。持以贈海若。百谷計可會。算囊作墨囊。是亦蔡謨輩。豈知五曹。

郎不登十笏隊。鋼能吐墨汁。望潮則未之聞也。

儲琦亭集 外編 卷四十九



一四三七

此页空白

# 鮎埼亭集外編卷五十

雜文

祝萬九沙前輩七秩序

節逢獻歲。正星野之北還。序在履端。方斗杓之東指。慶初元而撤荔。家傳太乙之占。撫令節而傳柑。戶作紫姑之卜。乃有天生碩果。恰逢杖國耆年。神祐靈光。適值傳家初度。詢皇覽庚寅之日。當攝提姬訾之垣。時則河洛梅開。湖陰柳綠。普天門舊。爭逐神鐙。佛火而來。一介書生。亦隨明月。暗塵以至。請諸君之並坐。聽賤子之一言。恭惟九沙萬老先生前輩。南潞勛舊名宗。東浙耆英世冑。豐沛風雲之種。歷四忠三節以傳家。英稟棨戟之門。兼六鎮九邊以建節。是以王姬下降。貳室宏開。帝妹來歸。盈門有爛。至若數廿陵之圭臬。比跡膺滂。推汐社之宗盟。追踪方謝。叢山理學。薪火籍之長存。竹浦文章。枹鼓因以不替。積十六朝之喬木。萃五百里之德星。夫明德之後有達人。然極盛之餘難繼起。先生則拔軼於過庭之日。已歷時流。操觚於就傅之年。便驚前哲。覩稽侍中之狀貌。知爲叔夜之兒。聽陳司空之議論。識是元方之嗣。雕成講義。洛陽之箋素俱空。選就文鈔。鄧林之棗梨都盡。於是挾天人之三對。信筆彤廷。揮時務之萬言。含毫紫禁。翰墨映螭頭之日。早朝罷後。承蕉露以研磨。奚囊載雉尾之雲。退食歸來。葵蘭膏而排纂。詩成珠玉。新聲播在六宮。袖惹氤氳。香氣攜來五夜。光芒萬丈。凌轢一時。文苑揭爲斗樞。藝林驚以天半。乃復掄才冀

鄞 全祖望 紹衣

北俱登天駟之羣。校士黔南。大啓夜郎之陋。羨珊瑚之結網。絳帳增輝。喜桃李之登門。縑幃生色。豈期素乏宦情。遽興歸思。念故園之松菊。厲晚節以相需。急舊國之蓴鱸。訂佳期以未艾。北高峯下。別業三椽。南屏山前。遺書百卷。窮年阜帽。訂豕虎之訛。添十載藜牀。考蟲魚之細碎。杜元凱集春秋之解。夢魂自膏肓。墨守而成。衛櫟齋成。戴記之書。精力從繭絲牛毛以出。野鈔國史。羅網於枯函。墜簡之中。秦篆漢文。摩挲於斷碣殘碑之下。芒寒色正。笑石渠天祿之非精。日曜霜清。嫌棗竹絳雲之未博。凡此蓋巨公元夫所希有。寧祇薦紳學士所未能。更有一端。尤爲獨感。以蕪文之陋劣。久慙荒落於三冬。況末學之伊吾。長媿空疏於七錄。則是此閒僮父。了不異人。何意閒世明公。竟爲側目。殷勤訪戴。倒皮傾筐。恍慨推袁。班荆贈紵。開稚川之文籍。盤三壩以借縹緗。啓曹氏之書倉。醉一甌而檢部帙。道旁苦李。得荷陶成。爨下焦桐。還加拂拭。是則古人知己之恩。所以盟之肝膈。而志士神交之感。直以等諸生成者也。茲當春日之登龍。幸際稀齡之稱兕。爲蒼生而屬望。甫申嶽降。尙期下北闕之徵車。戀未契而從遊。黃綺籌添。願長作西谿之逸老。三杯藍尾。聊當泛粥之卮。一唱陽春。好作看鐙之曲。

李甘谷五十序

甘谷去年秋。以脾泄病甚。醫師視之。皆曰不治。卽親友望問。見其狀者。亦皆曰不治。予謂老友陳丈南臯曰。甘谷無死法。南臯蹙額應曰。固幸其然也。但病甚劇。奈何。予曰。砌里李氏在吾鄉。蓋文獻之職志也。自櫟軒棟塘以來。十餘世矣。賓父子年封若。戒菴昭武。世其學弗替。而杲堂先生集其成。其中若侍御之清望。黔撫之懋勛。儀部農部之死事。李氏之名德。固不僅以文章。而杲堂以晞髮吾汝之風節。出而紹之。又

能以文章發明先世之忠孝。斯其立言所以獨尊。況是時也。李氏之難亟矣。呆堂以一身支柱其間。使九宗七族得保於飄搖簸蕩之中。其功尤巨。是又積慶在風節文章之外者也。呆堂傳之東門。東門傳之甘谷。一綫之寄。舊德是憑。當有所以昌大之者。而謂如嗇夫之喪之。有是理乎。張安世懸記丙吉之有瘳。古人不我欺也。且甘谷之生也。其先太孺人夢有菊花盈谷。菊恬而壽。所謂傳延年者也。寒香晚節。正未有艾。故曰甘谷無死法。於是南臯浮白起舞曰善。已而甘谷之病綿延九死。浹歲而果愈。今年秋坐蝸廬。祓除松梧。開開雲嶺。招予與同社諸公。尋去年句餘土音之盟。踰月其五十生辰也。南臯令畫師爲寫菊英圖。甘谷曰。吾今將悟無生之妙。以祛浮生之累。神遊於無何有之鄉。屏當一切。惟是膏肓之痼。不能盡療者。此枯吟之積習也。其爲我論定之。予曰。夫槁木死灰。別窺夫義山法海之界。洞徹元微。此寒山石門二氏之詩境也。鳶魚之飛躍。沂雩之風咏。曠然天放。此擊壤江門儒者之詩境也。兩者俱非僅詩人之詩。而其中有別。儒者雖一物不足以嬰其心。而無一息不求盡其心之所當爲。正非二氏之遺棄世事者比。甘谷行年五十矣。呆堂之薪傳所萃。侍御黔撫以來之門戶所膺。櫟軒棟塘以來之弓裘所託。天之所以不死甘谷者。謂其所當爲者重且艱也。非謂冥心忘機。僅博一悟於茶鐺藥竈之間。以盡八又三變之能而已。歐王爭秋菊落英之說。解之者曰。落始也。甘谷之所以丕承舊德者。方自此始。前此之詩雖工。未足以盡其境也。請卽以此爲甘谷壽。予與甘谷爲十世通家兄弟。先贈公遭易代之厄。嘗向呆堂先生假館而居。非尋常交好比也。疇昔少年。追隨長者。均有碧梧翠竹之聲。今俱老大矣。力追先正。以永終譽。願與同社諸公鏃厲之。



錢芑庭七十序

老友芑庭錢先生。以今年杪春爲七十慶辰。諸子頓首乞言於予。古無祝年之禮。有之自末世。其言大率浮誕不可道。故予於應酬文字。十九束閣。而祝年其尤也。至於芑庭。則不禁有焉。五百年來。甬上系家。莫如楊張屠陸四姓。而錢氏以名德起。而齊之導源於紀善。大於方伯。又數世而爲臨江使君之直節。清溪觀察之講學。寧國使君之大孝。於是明社且屋。則有若太保忠介公。暨其弟檢討樞部監紀。其子尙寶之破家殉國。而錢氏亦以此覆巢毀室。至於東西逃竄。不可復支。然且寒灰澀村。讓水諸老之固窮支守。柴桑之節。各以變徵之音。鳴於汐社。而又有東廬徵君。以雄才出。而重支門戶。而錢氏之破碎於滄桑者。始得復疇曩之盛。芑庭則清溪先生之冢孫。東廬先生之子。予於諸老。皆不及侍。僅得交芑庭兄弟。雅不媿王謝後人之目。二十年前。芑庭五十。其仲弟春圃尙無恙。同人集於正氣堂下。共爲詩以壽之。時予年少。齒於席末。曾未幾時。而春圃死。其少弟盲隱。以廢疾不能出。諸錢之衰日甚。芑庭隻輪孤另。行吟於荒江。寂寞之濱。欲以三旬九食之餘。支東廬先生當日之舊。良亦苦矣。然芑庭不以老而衰。不以蕉萃而喪氣。及予采詩之役。甬上文獻星散。芑庭爲予飲助。陸走重山。水浮絕壑。其所得最多。歲時佳日。烹雞醞酒。必與同人唱酬爲樂。而以予之表章其先世之大節也。尤傾倒不能自己。嗚呼。以近日衣冠之式微。求如芑庭者。豈不爲故家之眉目哉。諸子試以吾文爲尊人誦之。并以聞之盲隱。以爲何如。

董鈍軒六十序

董氏於余家。在前代並稱朱輪華轂之望。其中師友之淵源。科名之譜系。姻眷之締連。不可以指屈也。年

來甬上喬木消沈。新秦子弟日以狡狴而甲第之凌夷。至於莫來莫往。亦不獨董氏爲然。予罷官歸。諸董耆舊如晨星。其昕夕過從者。祇鈍軒兄弟三四人。鈍軒之少子秉純。年甫踰冠。頗有志於稽古。來問學。今年七夕。鈍軒之六十也。秉純先期郵書至杭。乞予言以奉觴。余念鈍軒壯時。隨其先公永昌使君北走燕岱。東至萊海。南抵滇雲。西遊華嶽。其時董氏方當鼎盛。鈍軒負奇氣。斬斬所與往還。大半騎馬試劍之豪。胸中不肯以閉目合眼之書生自待。年運而往。永昌宦海風波。家門摧蕩。鈍軒亦復蹭蹬不遇。返智於拙。抑才於恬。置身於槁項黃馘之中。所有詩歌。聊以自遣。何其困也。世無蘇子瞻。誰識陳季常。世無呂伯恭。葉水心。誰知陳同甫。王道夫。鈍軒雖欲不杜門息憊。亦何可得。況復一二交遊。相顧俱無善狀。卽數年以來。過從老友。南臯以窮死。苟庭三句九食。甘谷巽亭。長年病憊。予亦頻歲奔走江淮之上。詩酒風流。渺然契闊。秉純卽欲乘初度之良辰。爲高堂謀燕喜。吾恐其擊破唾壺。反增感慨也。雖然。窮達命也。枯菀時也。而吾曹之所以自立者。非命之所能縛。鈍軒其借此暮景之消廖。益勵其進修之堅忍。是則吾粉社契家諸兄弟。所可籍手以無慙先人之舊德者。秉純方有志於學古。其不以吾言爲迂。則啜菽飲水。莫非白華之潔也已。

### 董遜齋母李太君七十序

說者謂古無祝年之文。其列之爲序也。自元之虞楊諸公始也。猶未以加之婦人。其援例而起也。自明初諸公始也。榕邨李文貞曰。魯侯燕喜。援壽母以及令妻。則古人未嘗不及此。然耶否耶。恐未足以爲近日之文例也。惟是人子之情。其於陔堂南北。有不能嘿而已者。但求其無愧詞焉。斯已矣。今年九月。董母李

太君七秩。太君、蓼存先生之繼室也。董氏爲吾甬勾甲族。四百年來。施行馬者連門。蓼存先生言有坊表。而行有壇宇。歸然爲董氏宗老。斯固通國所共知。方中年時。胤嗣未廣。思得淑女。以助葺氏之篋。而太君來歸。其於四行七誡十二訓。從容中之。已而攝行中饋之事。累世素封。門戶旣大。蓼存先生又勤施不怠。其綜理庶務。以爲內助。百口之所仰成。九宗三鄰之所待命。千倉萬箱之所司錄。漏四下而未寢。雞三號而遽興。非僅僅酒醪魚菽之是議已也。而太君井井有條。不大聲色。咸歸節度。至於珠璣之飾。紈綺之製。非不充物篋笥。而蕭然守林下之風。未嘗以嬰情。紙簾竹閣。戶跡未嘗踐廳屏。而僕從無不歌其淑德。蓼存先生下世。所生子三。俱已頭角嶄然。各有成立。太君泫然流涕曰。所望於若輩者。寧止是守爾父之田園已也。出則克自樹立。以追踪先世之勛。閱入則毋忘爾父樂善好施之懿德。以替其弓裘。斯則若輩之所以慰我矣。及諸孫漸長。亦是以此語三致意焉。故其子若孫。皆循循守禮。不墜其家聲。宜乎彤管之譽。聞於閭史。而旣壽且康。以享福履。膺遐算也。今太君鶴髮且種種矣。拜前拜後者。其翠竹耶。碧梧耶。芳蘭之茁耶。晨羞夕膳。其白華之潔耶。董氏之宗親。陪彩衣而舞。捧兕觥而前者。其松之欣耶。柏之悅耶。諒哉。其足以颯然而稱慶者也。太君第三子。乞言於予。予生平不敢妄爲祝年之文。以蹈震川橫目二足之誚。但以太君之生平。實有不愧於中壘蔚宗之所稱者。約略詮次之。以爲序。

祭蒼水張公文

嗚呼。十九年之旌節。此日全歸。三百載之瓣香。一朝大去。漢皇原季布。聖朝之大度如天。柴市瘞文山。異世之孤忠若一。爲問南屏深處。孤魂已爲忠武忠肅之隣。試看朱鳥飛來。野祭半在重三重九之日。惟茲

粉社。雖甲乙之侶無存。瞻彼螭灘。顧蘿鷲之遺未替。適逢忌日。薄薦生芻。溯遺事於七十八歲之遙。若存若歿。夸豐功於三十一城之捷。可涕可歌。固知此志之長存。更幸熙朝之不諱。重歌薤露。以當平陵。

錢忠介公大像繪成重題栗主入祠祭文錢濬恭作

嗚呼。百年桑海。已埋骭髀之腸。再世影堂。重肅清高之像。痛當時之忠憤。貶秩僅用白鷗。考身後之褒崇。依例應加赤芾。忠介遺命。用五品飾。已遵之以殮矣。然監國追贈太保吏部尙書之命。則在其後。是不應以遺命而格之也。故予主仍用一品服飾之議。倘漢官儀而可問。稱唐宰相其何疑。乃準諸通家後輩之公言。非敢違烈考臨終之末命。前者炎威肆虐。栗主遘災。夷伯震驚。自慙負慝。新宮慟哭。又已歷年。雖生有所自。去有所爲。神明無所不周。而魂則已升。魄則已降。憑依究將安託。嗟茲孤子。亦已七齡。爲念衰門。兼承諸父。敬求佳植。旣卜吉之可庸。改用新題。庶栖神之有地。嗚呼。四忠一節。偕騎箕尾。以翱翔。上穆南昭。望駕雲車。而胖饗。又況捧指南之集。編次甫成。招蹈海之魂。碑銘初備。時予勸公子爲昔檢討諸公行。大招之禮。血三年而已。碧恨終古以何窮。敢曰維馨。庶幾不吐。

合祭錢張二公文

錢公以六月五日卒  
張公以六月九日生

嗚呼。琅琦江上。溯往事以魂消。雍睦堂中。問遺年而腸斷。豈意上相歸魂之日。正值元樞降嶽之辰。前輝後光。同符合撰。悲風來黃蘗。百年尙有孤兒。夜雨落南屏。一綫更歸何處。古稱忌日。不著生朝。屬在故人。何妨合席。敬陳二簋。以迓雙車。

合祭錢張二公於砌街李氏文

嗚呼。義公魯公。爲梓里忠貞之重。此堂此祭。原砌街文獻之遺。黯淡南雲。魂魄化爲朱鳥。蕭寥北郭。精英猶在蒼宮。唯甲乙之子弟尙存。卽蒿薤之哀思弗替。敬陳明水。酌茲忌辰。謹以李氏宗海先生。杲堂先生。配席尙享。

祭楊元徽明府文

嗚呼。哲人萎而浩歎。雄圖蹴而悲鳴。望西靡於咸陽之樹。瞻東隕於太華之精。是固通國爲之心惻。千人爲之神驚。而況乎誼實關於門舊。譜幸託夫友朋。伊明府之令德。實盛世之芳型。語闕閱則原跨西海。問門第則宿著東京。乃以毓雀銜環之德。世召升鱣集舍之禎。弱歲而玄亭奪纛。髫年而崑體齊稱。德祖之機鎔閃鑠。盈川之頭角崢嶸。而且凜四知於暮夜。戒三惑於生平。允不愧而不怍。抑有物而有恆。早列賓興之席。遂登天子之庭。惟神明之則哲。獨相賞於羣英。謂往哉其汝諧。特簡爾以專城。翳甬東之彈丸。爲濱海之戶局。旣商舶之雜處。坊奸宄之易乘。況積年之凋敝。又荒饉之薦更。民力困而未蘇。人心震以不寧。譬鴻翼之見折。擬魚尾之將頽。迨明府之下車。沛雨露於風靈。以爲張弛之有道。在於溫肅之並行。不有懲也。何以勸。不有摧也。何以興。彼小民之椎魯。驟心悸而目眩。及積久以共喻。羣沐浴於和平。故孰殺之。謗止而誰嗣之。頌興出東城之百里。本斥鹵之縱衡。困潮汐之出入。且有田而莫耕。爰陳書於開府。啓帑藏焉。計程相流泉以置閘。觀夕陽而建磴。羨泥塗之可化。慶膏腴之漸登。至若葺千尋之雉堞。壯百堵之藩屏。觀子來之畢集。何鼙鼓之克勝。凡此皆興作之要務。而卽爲賑恤之大經。夫惟仁則有勇。誠則生明。是以胥吏絕舞文之隙。苞苴杜由竇之萌。竿牘爲之不作。城社爲之肅清。并無暇援琴而弄鶴。祇有事

戴月與披星。因之三異聞於制府。上攷達於中丞。輅車錫之章服。御屏志其姓名。在我輩固皇皇乎借寇之慕。而使君亦戀戀於用趙之情。方且徼福星之長在。願弗令璽書之見徵。胡三尸之爲虐。羌兩豎之頓嬰。借諸生以問疾。望公所而怵怵。忽臯某之大呼。已升復於東榮。招芳魂兮不來。徒躑躅而屏營。問遺言於侍者。述餘憾之未瞑。感恩之深厚。徒結草於三生。遠盼山南之喬兮。腸斷近撫堂北之護兮。淚零鄭公之渠莫竟。張令之鄂誰成。迨彌留而大漸。向哲嗣以丁寧。戒持身之維正。毋隕墜夫家聲。是亦可以想見。夫表忠裏孝之敦摯。而追信夫臨深履薄之戰兢。論彭殤之一致。縱達觀於蓬瀛。齊死歸與生寄。寧粘滯於骸形。又況其來也。斯民之父母。其去也。大造之精靈。所可朽者骨肉。所不泯者汗青。而獨是望棠陰之如昨。埋玉樹以何能。不能不怪夫天道之無知。而悵彼神聽之難憑。

剡源二哀有序

予嘗窮六詔諸山水之勝。各爲詞以侈之。然皆宋元以前語爲多。載思因國之季。陸觀察周明募兵塞。在榆林。周貞靖囊雲草瓢。在小盤谷。是二蹟者。皆足爲剡源稱重。而又皆鄞產也。乃補述之。以爲他日圖經之據。

榆林風景兮清且嘉。山人住其中兮餐流霞。在昔宋元厄會兮遭陽九。公棠置砦兮勞防守。三百年來兮龍蛇爭。不驚草寇兮驚義兵。彈丸兮海角。隻手支天兮力薄。乃有夸父兮奮戈。不遠鄞林兮逐逐。我祖兮我父。五世相韓兮登系譜。購力士兮無椎。訪滄海君兮無所。碧血兮浸淫。耿耿兮此心。此心兮不移。肯與崦嵫兮俱沈。觀察初立寨時。本爲馮王二督師犄角。兩公軍敗。觀察尙思支吾。久之。軍潰。我過遺寨兮弔故蹟。

嗟土花兮如墨。呼空谷兮蕭寥。聆荒谿兮於邑。誰謂洞天兮不幸。屠雲割瀑兮遭薄命。彼忠孝兮所過存。縱歷劫兮非病。吁嗟乎。芳魂兮其可招。猶凜然兮山之臯。

草瓢大於斗。吾髮之所儲。披緇不傳衣。此意將何居。試瞻雪竇兮密邇。有故相兮登堂。謂林閣學增志也。生徒兮雲集。我獨掉頭兮別。有行藏不爲異姓之臣兮。肯爲異姓之子。笑彼逃禪者流兮。久假不歸。而忘所止。白雲兮一鋤。蒼松兮一笠。愛泉流兮齒齒。跳足而前兮寧病涉。長齋兀兀兮。不關佛祖之法輪。時或返我邨居兮。不妨一過夫細君。步懸崖兮有奇木。拾野燒兮得餘材。斲爲養和兮。擁爲鑪。山靈亦憐我之寡諧也。吁嗟乎。樵灣樵樹猶如故。邈高風兮其誰邇。

哀石將軍廟古樹辭有序

城西六里有石將軍守信廟。其雙椽樹。相傳以爲建炎時高橋之戰。將軍帥神兵出。樹葉俱變爲蜂。以助陣者也。其說雖似誕。然如六朝侯景之難。杜稜夢大雷。雷池君周何二神。乘朱航以甲仗下。稱討景。則亦容或有之。國初一樹先萎。周先生鄧山爲記。末引諺語。猶以再生望之。雍正丙午。大風并隕其一。社木消沈。爲可悵也。乃摛詞以附鄧山之餘。

入故國而下車兮。愛喬木之蒼蒼。況神爽之所依兮。歷千載其有耿光。溯將軍之佐命兮。吳越尙阻於南。荒暨浙東西之聲教來同兮。將軍已騎箕而上翔。求立廟之故而無徵兮。意者如水之行地而無疆。既不鄙夷我下邑兮。敢忘薦誠於椒漿。乃茲廟樹之插天兮。與古社木以爭芳。我聞建炎之蒙塵兮。泊蠟灘以旁皇。彼女真之猛勇兮。幾所向其莫當。渡揚子以東下兮。不血刃而踰錢唐。惟第九洞天之在海隅兮。久

未罹兵革之殃。凜先聲其豕突兮。欲追風於六龍之飛航。將軍之靈赫斯怒兮。橫長刀而慨慷。彼葵心之未死兮。矧粉蔭之難忘。乃戒嚴於二樹兮。曰爾固以良木稱豫章。其爲我洩此憤兮。率蜂蟻以啓行。迨高橋之接刃兮。彷彿神將之堂堂。樹青銅之柯以爲斧兮。驅鐵幹以爲旂。飛霜葉以効靈兮。敵兵爲卻走而踉蹌。嗚呼。以風雲之神物兮。而震驚於桑海之天狼。君臣之際會亦遠兮。遺庇尙令人慨想於甘棠。我嘗痛哭於當時之諸將兮。三十六策之莫知所從。望塵而遠遯兮。不有其國有其躬。彼張俊之請海舟兮。早定計於伏戎。幸相如之仗策兮。殆卽將軍之神誘其衷。卒之欲再舉而膽落兮。致城郭之一空。雖報慈之古佛兮。亦避地於別宮。想將軍爲彈指而出血兮。二樹亦闔然其有戚容。然館頭之得以遠颺兮。尙藉此一戰之功。向令諸將之肯前兮。神力將倍致其奮庸。三江七堰之難誥兮。何患不啜泣於途窮。彼大酋將何恃兮。有如鳥之在籠。車廄之寨可殲兮。築京觀以崇封。豈不爲藝祖吐氣兮。更奚勞黃天蕩之交鋒。嗚呼。神勇則已鼓兮。奈人力之弗同。嗟茲二樹之競爽兮。謂當天長地久以幘幘。當一个之初弱兮。或望南枝之再葱。胡憇遺之卒難兮。又喪之以暴震。豈如莫邪之招干將兮。終有合於雌雄。殆天年之必有所盡兮。不辨夫猿鶴與沙蟲。不然。胡不震張俊之廟兮。我將訟風伯於天公。

五嶽遊人哀詞 同陳南阜李甘谷

嗚呼。四窗於邑。五嶽沈昏。誰裂清聲。誰貫大椿。鶴浦潮汐。有淚同吞。南阜陳汝登老成幾盡。學統將淪。黎洲慎獨。用徵求仁。誰更灌灌。揭之斯人。謝山全祖望二老悽愴。半翁酸辛。何況我輩。能無斷魂。爲位而哭。天喪斯文。甘谷李世法在昔世父。莫逆寒村。兩家子弟。並茁蘭蓀。追隨講會。連袂接茵。相期和鳴。以光師門。豈料



所造。成否各分。一迥長風。直抵天津。一困中流。失船遭屯。瞠乎其後。莫逮絕塵。廿年以來。泥水沈湮。困窮雖樂。十口紛綸。胡奴之粟。耳不欲聞。三旬九食。誰爲過存。素心吾友。古誼惟殷。出之沍凍。賚以陽春。每來訊使。強飯是詢。瞻念老伴。晨星難捫。相期晚節。白頭如新。庶幾夙夜。葆茲天真。嗟哉世父。宿草已陳。再世玉樹。猶臥荒雲。麥舟之致。歲必諄諄。聽之邈邈。嗟彼僂民。而今已矣。我益隻輪。涸轍之魚。長橐其鱗。陳南 臯予年十五。隨侍先君。杖履之來。於西湖濱。曰予今日。特訪阿羣。愛此孺子。拔俗嶙峋。句餘清氣。萃於宿根。從此忘年。以執友親。征夫奔走。京洛逡巡。魚雁往還。相接以神。勗予匡時。道在反身。二曲之教。亟宜持循。緇素之戒。尤書諸紳。予罷官歸。扁舟角巾。叩所新得。挑鐙細論。商榷行藏。定山是噴。實獲我心。願言卜隣。謂能如此。道高而尊。積年荼苦。慰唁良勤。予賦絕糧。以擬戲賓。流傳函丈。四顧而呻。曰此誰恥。急輸十困。雖學微生。不厭其頻。精英宛在。咳唾如聞。河海之迹。窮流難因。豈予之私。天下所云。全謝山 砌里世好。自祖及孫。惟四詩伯。才力適均。擬之蕙芷。同心共薰。松梧閣下。握手欣欣。有花連枝。有酒合樽。八叉已就。永夕相醺。不肖兄弟。亦荷陶甄。時聆緒論。儉染墨痕。白華失怙。獨雁離倫。塊然小子。屈而不伸。況復多難。瘦狗狺狺。況復沈疾。三彭斷斷。應憐孤另。何以自振。仗庇夫子。有來溫溫。挾我以續。飲我以醇。臭味所及。橐木回曠。序我先集。憂我後昆。中心藏之。莫報厥恩。粟蘭在架。手澤未泯。胡忽告逝。赴者在關。病魔驚起。涕洟浹脣。泉臺長夜。舊雨重敦。偕我父輩。再咏寒筠。爲言孤子。日墜零氛。李甘谷 嗚呼。所可惜者。驟丁不辰。雖開八秩。未屆庚寅。嚴風颯颯。冷露沄沄。南臯 所不慊者。南嶽逡巡。方遲履齒。不接清芬。靈其過之。洞庭之濬。謝山 南臯有狀。既清且馴。雙非有志。中穿勒珉。我亦和淚。輓茲孤墳。甘谷

叢山講堂策問

問學者所以求廣其未知未能也。山長空疏荒落。慙不足以爲諸生師。方望教學相長。或得補炳燭之光焉。再發問而莫對也。不知則其不對也。固宜。然何以課後亦不問也。方且譁然咎山長。敖以所不知。則非求益也。今山長更端以敬問於諸生。諸生去念臺先生之世。如此其近也。其肄業之地。卽念臺先生之舊塾也。是亦易知也已。念臺之學。本於許敬菴。敬菴出於甘泉。甘泉出於白沙。白沙出於康齋。其門戶蓋與陽明殊。世之混而一之者。非也。然康齋之門。以白沙爲別派。念臺最服膺康齋。而白沙則有貶詞。甘泉則無稱焉。何歟。是其五世之澤。異同純駁。諸生能言之歟。念臺之高弟。卽其居近叢山者。左顧則解吟軒有朱綿之。右顧則石家池有陳敬伯。其生平顛末。亦有能言之者歟。是豈亦荒遠而無稽者乎。夫循循誘人。山長之事也。教玉人琢玉。非學者所宜言也。試言之。

端溪講堂策問一

掌教敬問諸生。蓋聞講堂之立。學統最重。古禮所謂必釋奠於先師。否則必有合。蓋先師者。其一邦之宿德。嘗有功於道者也。有合。卽以其國無足當此統者。而近而合之隣。封之祀也。粵中先師。如唐之趙。如宋之梁。與陳。華路藍縷。以啓山林。尙未登大儒之壇也。白沙陳文恭公者。出超然自得。其學雖出於吳康齋。而別爲一家。粵中學統。殆莫之或先也。白沙授之甘泉。其門戶益盛。受業著錄。四千餘人。當時稱爲廣宗。同時與陽明分講席。當時稱爲浙宗。終明之世。學統未有盛於二宗者。而河汾一輩之學。幾至遏而不行。然浙宗與廣宗。亦極有異同。互相可否。以廣人而爲浙學者。薛中離。楊復所。其魁也。浙宗至是始並行於

廣中掌教浙人也。諸生廣人也。溝澮本通。宗支可合。其家數倘得而詳之歟。白沙之學。非可輕議。而甘泉則後人不能無疑之者。謂其到處建立書院。門庭雜沓。實啓隆萬以後講學之弊。若鈴山堂文集一序。似不可謂非晚節之玷。因謂白沙弟子。特以位望先甘泉。而能得白沙之傳者。當推林緝熙。或曰當推張東所。李子長。謝天錫。諸生能述其人之淵源乎。甘泉弟子。在粵中者。龐弼唐。其巨子也。實能和會浙宗。使二家異同之旨。疏通證明。而無所礙。今累經兵火之後。林氏、張氏、李氏、謝氏、龐氏遺書。尙有存否。其與龐氏同時講道於嶺嶠者。葉石洞。唐曙臺之徒。而曙臺亦頗攻浙學。其與龐氏孰是而孰非歟。諸生其亦嘗講明之歟。卽薛楊二家爲浙學。亦孰醇歟。乃若泰泉黃文裕公。於白沙爲後出。於甘泉則同時。顧并浙宗廣宗而皆不以爲然。是又粵中別一學統也。泰泉之窮經博物。明儒中葉。未有出其上者。其論學不合於湛王。亦各有所見。諸生能言其略歟。然而泰泉之高弟盧冠巖。則頻問難於甘泉。而以不得侍陽明爲恨。是又何歟。冠巖之所著曰獻子偶存。其中大有見到之言。今之廣東志乘。泯然不爲立傳。是何文獻之闕失歟。瓊山大學衍義補。其言粹矣。然而妬定山。排三原。修實錄。則毀白沙。何其行之舛也。涓厓以大禮蒙謗。而論學之言有可采。同時醇儒如莊渠。亦頗稱其人。其故安在乎。至於東莞陳清瀾。則俗儒也。巧徇政府之意。而攻陽明。并隱譏曰沙。以自附於河汾之統。蓋有窺見其底裏。直斥爲小人者。然而當時則涇陽序之。近日則亭林稱之。稼書諸公尤尊之。則又何歟。唯端溪講舍。向未有先師祠宇。可謂禮典之大失。今掌教且言之有司。特舉其禮。將與諸生薦溪毛以行釋奠之文。而其源流不可以不曉然也。諸生試一一縷陳掌教且束帶而聽焉。

端溪講堂策問二

掌教敬問諸生。夫輿地之學。讀史者所最重也。諸生粵人。其於粵中之文獻。諒所留心。請以五嶠言之。湖南得其一。廣東得其一。廣西得其三。然其第三嶠之郡龐。漢志以爲九真。故九真郡有都龐縣。宜無可疑。鄧氏南康記本之。而水經則以爲桂陽之南平。裴氏則以爲在揭陽。若揭陽之說爲信。則廣東多其一矣。而厚齋王氏。又謂都龐宜在湖南。諸生能折衷之否。滙水出於都龐之嶠。粵之大川也。其實卽滙水。亦卽滙水。乃滙以滙之字形而譌。滙以滙之字音而譌。而且滙之累變爲滙。滙爲滙。滙之累變爲滙。滙爲滙。不。可究詰。鄒誕。顏師古。丁度。皆爲之溷。諸生其悉數所自出否。況滙水又別名桂水。又名鍾水。其隨所在而異稱。則又何歟。秦泉謂尉佗嘗改南海爲南武。而引南武侯織以證之。夫織乃騶王無諸之族也。非尉佗之臣也。其以南武名國。或南海境中舊有地名南武者。爲織所據耳。若謂卽尉佗所改。織安肯取以名其國乎。其說無據。秦泉博雅君子也。獨於是說。則予未之敢信。諸生以爲然否。尉佗旣據南海爲王矣。漢人尋又封南武侯爲王。文穎曰。蓋遙奪佗之一郡以虛封之。而織實未得王其地也。夫百粵君長在域外。無可虛封之理。況南海王在文帝時。嘗入貢於朝矣。其後謀反。淮南厲王滅之。遷其軍於上淦。遷其民於廬江。未幾。廬江之遷者復反。厲王復滅之。則確然非虛封矣。旣非虛封。則豈別有一南海郡者乎。其與尉佗分疆而王。史漢皆失之。今雖不能得其詳。然約略之。當在何地。粵人從無能言之者。以故二千餘年。但知粵之開疆者爲尉佗。而不知尙有騶織。何也。諸生其曾參稽而考核之歟。抑又聞都龐嶠水。一爲滙水。而入海矣。其一又自湘水而入江。夫五嶠大川。不通南瀆。說者以爲地絡之所限也。而亦竟有會七澤以來。

歸者。然則於岷峨未嘗非通津也。諸生少長之地。亦能言其源流否。其尙各據所知以對。無負掌教踞觚之勞也。

端溪講堂條約

一 正趨向

書院與學校相爲表裏。學校盛則書院與之俱盛。書院衰則學校與之俱衰。宋明以來。歷可徵也。今聖天子宏作人之化。憲府大臣實宣布之。葺講堂。萃圖籍。以成文明之盛。粵中遠在嶠南。不遠五千里。延掌教以莅之。所望於諸生者甚重。固不僅區區章句之學。博一科舉而已也。況此閒前哲張文獻、崔清敏以來。魁儒時出。白沙、才伯、南川、甘泉、弼唐、中離、曙臺諸先生。學統迢遙。弓裘不替。而邱文莊、梁文康、海忠介、陳文忠。並以助業風節起而翊之。雖諸生未必遽足語此。然豈無中人以上之資。尋墜緒之茫茫。苦質疑之無自者乎。掌教願進而語之。

一 勵課程

院中藏書不下萬卷。雖無祕冊。而實皆諸生布帛菽粟之需。苟通是。是亦足矣。掌教固不敢薄待諸生。然諒近來士習。沈溺於帖括之學。未必留心及此也。夫學問豈在帖括。然卽以帖括言。亦非讀書不工。諸生卽未能遽讀十三經注疏。通志堂九經解。然於五經四書大全。其會熟復乎。卽未能遽窺廿三史。然於資治通鑑綱目。文獻通考。其會詳觀乎。卽未能徧覽諸儒之語錄講義。然於性理大全。其會研究乎。自今以始。願諸生分曹定課。日有章程。其有疑義。拈籤以問。每人各置一考課冊。填寫所業於其中。掌教五日一

升堂。或墨或覆講。其必能啓發神智。蒼萃古今。從此更上一層。讀盡諸書。不僅以帖括之士終。而亦必不爲尋常庸劣之帖括也。掌教其待大叩小叩之至而應之。

### 一習詞章

功令以帖括取士。諸生之汲汲於此。亦其勢也。然功令未嘗專任帖括。二場之表。以觀其駢體。論以觀其散體。判以觀其律令之學。三場之策。以觀其事務。進而爲翰林。則有館課之詩賦。以觀其韻語。苟能是。是亦足矣。諸生倘能如掌教之言。通明經史性理。其於表論判策。已非所難。然而行文之體。或尙未嫻。仍不出帖括家數以應之。亦非矣。則八家文集。及朱子文集。不可不讀也。亦須時時習之。掌教當爲別裁。其體之不合者。詞氣之駁雜者。媿羣雅而歸於大醇。是所厚望於諸生者也。詩賦則粵中自有嫡傳。張文獻公以來。世有其人。近而南園五先生。廣州之三家。皆驚代才也。向例院中二課。止及帖括。今掌教添古學一試。各具策問詩賦表論諸題。諸生能者。各報名赴課。不必求備。亦不強人以所不能也。掌教當自捐筆資。以爲獎勵之助。

### 一戒習氣

士子束身敦行。未有不守禮教而能至成立者。泰山安定二先生。所以能啓兩宋文明之盛。由於立教之有法也。向聞院中課試。陋習極多。試藝則不在公堂列坐。各歸其舍。是卽鈔襲等弊所由生。而且卜晝不已。繼以卜夜。甚至更漏過午夜。相沿成風。以致督學使者。試日有所降黜。大爲掌教之辱。甚至遷延至次日始繳卷。豈非荒唐驕慢之一大徵乎。掌教向主浙之叢山。嘗力禁之。不許給燭。今念諸生因循已久。姑

稍寬之。每試自未牌卽升堂。親自監收。許諸生以上更爲度。旣上更。掌教卽退。其過此而交卷者不閱。三次犯規卽移咨斥出講堂。先三令而五申之。諸生勿怨也。其諸生告假銷假自有冊籍。至於每日不無出入。在掌教亦無不情之阻遏。但皆須稟知。無得率情任意。是卽禮教之一端也。至於掌教之來。乃憲府所資給。諸生以師弟之誼。或少致時物。非不知其雅意。然而人心不古。物議易生。絳帳青氈。不可以受藏垢納污之語。爲此亟行諭止。萬勿過於多情。諸生但能奮然自拔於流俗之中。不爲俗人而爲端人。不爲俗學而爲正學。他日院中著錄。足爲掌教之光。掌教卽拜諸生之賜矣。更不須其他也。至於諸生聚處樂羣。友朋鏃厲。最是樂事。友其賢者。矜其不能者。當戒澆漓。消嫉妬。相接以虛衷。相勉以古道。相期以遠大之業。是非但掌教之厚望於諸生。亦卽憲府牧伯諸公之所有同情者。其或造言生事。分門結黨。飲酒狎邪。試藝則代倩傳遞。種種疵謬。以致斥逐譴責。在諸生諒必無此。但掌教不得不戒之於豫也。





天政局印書局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1515B

